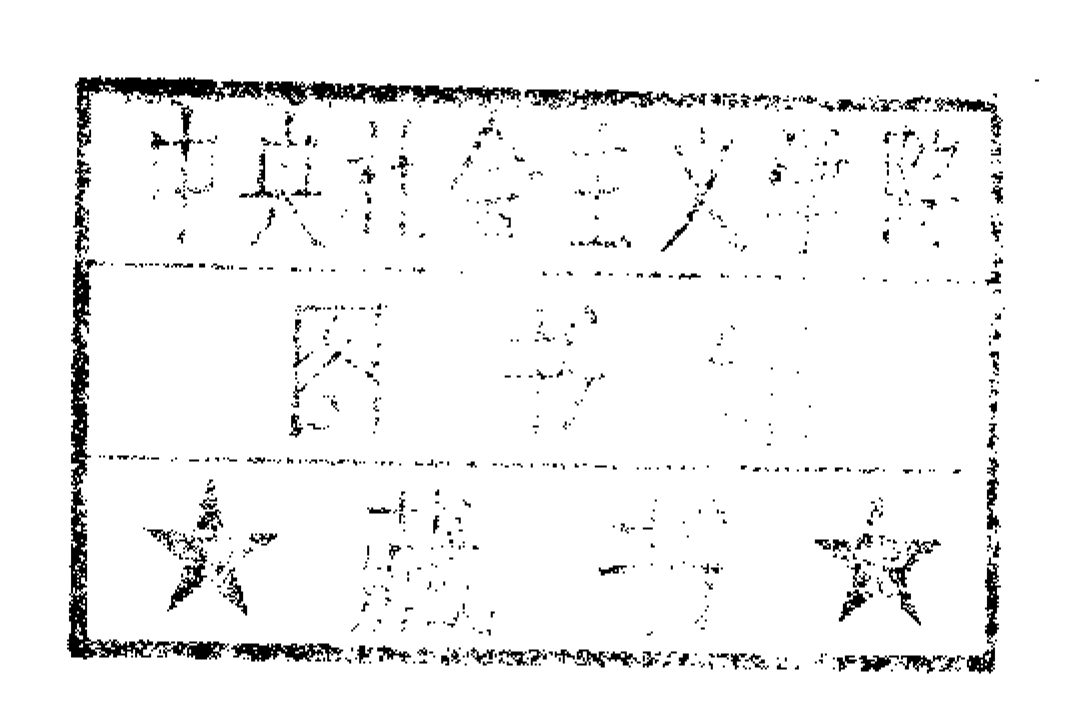


福 楼 拜

包 法 利 夫 人

李 健 吾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

Librairie de France, Paris 1921.

插图选自"福楼拜诞生百年纪念全集"，

法国画家拉波那德（Pierre Laprade）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包 法 利 夫 人

Bāofǎli Fūré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8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3}{16}$ 插页 3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湖北第5次印刷

印数 141,501—196,000

书号 10019·886 定价 1.25 元



福楼拜在解剖包法利夫人

译本序

I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居斯达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生于法国西北部卢昂的市立医院。他的父亲是市立医院外科主任兼院长。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社会的时期度过，使他受到极深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摈斥这种影响。他本来攻读法科，由于害了一种奇怪的脑系病，回到家里休养。这反而称了他的心愿，得以安心写作。他的父亲在一八四六年去世，他陪着母亲住到卢昂远郊克瓦塞。他在国内游历，又去中东一带游历，但是他不爱活动，一直在克瓦塞待到他一八八〇年五月八日去世。父亲给他留下一些地产，他过着安适的生活，晚年外甥女的丈夫的船公司破产，为了挽救，他卖掉自己名下的地产，生活有些紧张。他严格要求自己，豪爽，正直，热诚，埋头写作，教育莫泊桑，忠于朋友，过独身生活，憎恨资产阶级的伪善作风。

一八五一年九月，他开始写《包法利夫人》，直到一八五六年四月，才有定稿。原稿分卷不分章，直到付印前夕，为了便利读者起见，他才分章。所以上下章并不断气，分章也并不妨害一气呵成的感觉。脱稿之后，他送了一份稿本给他的朋友杜刚，预备

在他和劳朗·皮沙主编的《巴黎杂志》上发表[1]。经过三个月的搁置，他们决定从十月起，开始分期刊登，同时他们写信给初出茅庐的小说作者（福楼拜当时三十五岁），要他把删削的全权交给杂志，因为他们认为极有删削的必要："你把你的小说埋在一堆写得好然而没有用的东西底下；人看不大清楚；需要解脱开来；这是一种容易的工作。"福楼拜没有写回信，仅仅在背面写了这么一个大字，译成中文就是："荒谬绝伦！"[2]他最后得到同意，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若干我不赞同的考虑，促使《巴黎杂志》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加以删削；现在这一期，杂志方面又有了顾虑，以为应当再取消几节。为此，我宣布否认下文的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段，不是整体。"这份经过宰割的发表本，他留作纪念，在末一页注道："依照杜刚，必须取消全部婚礼；依照皮沙，必须删削或者至少大事节缩，从头到尾重写'农业展览会'！杂志方面一般意见，'跛脚'未免太长，没有用。"

对帝国政府说来，《巴黎杂志》已经就是一个不太顺眼的刊物，现在刊物上又发表了一部连主编人也认为是很有问题，应当大加删节的小说，这部小说怎样要不得，也就可想而知了。拿破仑第三的官吏不等小说出书，就注意到了它的内容倾向。福楼拜很快就收到传票，罪名是败坏道德、诽谤宗教。公诉状要求法官减轻发行人和印刷者的处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从严惩办！"

今天看来，官方控告《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实在不足为奇。统治者本身岌岌不安，处处小心提防，且不说它。我们只从小说方面来说，例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女主人公怎样走到服毒自杀的道路的？随便一个读者（官方当然也不就那样嗅觉不灵！）都会看出：统治阶级和它的社会制度要在这里负重大责任。

为了说明作者的态度，我们顺便举几个例看。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农村姑娘，在修道院受到贵族教育，一心向往贵族生活，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惯作风。她在渥毕萨尔的舞会上见到了贵族。作者这样冷峭地形容一群老、少贵人的肤色："肤色是阔人肤色，白白的，其所以能这样白而又白，显然是饮食讲究，善于摄生的结果。"英国舰队在特拉发耳卡打败了法国舰队。可是这些法国贵族半夜用点心，就用"特拉发耳卡的布丁"！点心名称有的是，作者何苦选择这种丢国家体面的点心名称？福楼拜不主张作者在自己的小说里面表示意见，可是我们不得不说，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意见。中卷第八章的农业展览会是一篇文字上的交响乐，作者在这里狠狠地挖苦了一顿资产阶级和它的上层人物。他对教会人物同样不客气。谁读了中卷第七章包法利夫人和布尔尼贤教士的谈话，也会为她感到啼笑皆非。这只是一些片段的例证。整个小说的内在倾向性是异常鲜明的。

福楼拜仰仗辩护律师塞纳[3]的声望和词令，免却处分，但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包法利夫人》的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却因而更加确定下来。

Ⅰ

但是《包法利夫人》的绝高造诣，却是作者自己给自己争到的。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一艾威林在她的英译本[4]的"导言"里讲起的："完整无缺的《包法利夫人》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这种异常完美的风格，——福楼拜象考勒律治[5]一样，认为散文应当象诗一样有自己的节奏，——还有这种观察与分析的奇异的力量、这种结合科学论文

的有诗意的形式、这种作者人格完全隐匿的情况、以及全部人物的现实性(最小的人物也是一个有血肉的、有嘘息的生命):这一切在帝国当时是新颖的。”《包法利夫人》出现在时代迫切需要它的时际。圣·勃夫轻易不推许同代作家,读到《包法利夫人》,立刻明确它的历史意义道:“作品处处打着它出现的时间的戳记。……我相信看出一些新的文学的符志:科学、观察的精神、成熟、力量、一点点严酷。这似乎正是感染新一代领袖的特征。”[6]福楼拜去世,布吕季耶尔在作全面估价的时候,强调这种千载难逢的际遇,也说:“在法兰西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日期。它点出某些东西结束和某些东西开始。”[7]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在《包法利夫人》问世的时候,巴尔扎克去世已经六年多了。个个小说作者希望自己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但是读者望眼欲穿,发现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在这方面满足他们的热望。于是一个僻居乡间的无名作者,鄙视壮刚的社交生活,信奉波瓦洛那句写作的格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8],同时接受布封的指导:“写好,就是同时想好、感受好、表达好”[9]。同时斯宾诺莎的哲学,永远活在他的灵魂深处,作成他的世界观的基本部分,——我们只要读到《圣安东的诱惑》末尾,就会从安东关于物质的颂词听出了自然界是自身原因的无神论者斯宾诺莎来。[10]于是僻居乡间的福楼拜,出乎人人意料之外,以他的《包法利夫人》继续了《人间喜剧》的小说传统。继续在这里不止于是字面上的意义,而是就小说艺术说来,也包括着发展。巴尔扎克去世的时候,福楼拜二十九岁,正在土耳其旅行,写信给朋友,表示沉重的哀痛:“巴尔扎克死了,我为什么极其难过?死了一个我们仰慕的人,我们总是伤心的。我们原想以后认识他,为他所爱。是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曾经透彻了解他

的时代。他曾经对妇女有过深刻的研究，不料才一结婚，就故世了。而他所熟悉的社会，也开始在瓦解。路易·腓力普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而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11]他对巴尔扎克唯一的指责，就是不注意文字："巴尔扎克要多伟大，如果他懂得写的话！而他短的也只是这个。话说回来，一位艺术家不见得会写那样多，会有这种广阔。”[12]我们不妨指出，巴尔扎克在最好的时候，行文如有天助，只有比福楼拜更其有声有色、更其具有艺术的深度。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福楼拜希望自己能象巴尔扎克那样发掘现实，忠于现实，而又在他的每一部小说里，能在艺术上达到应有的完美。《包法利夫人》作为小说的历史意义正在这里。左拉评论福楼拜，开门见山，肯定了这一点道："《包法利夫人》一出现，就形成了整个一种文学进展。近代小说的公式，散乱在巴尔扎克的巨著中，似乎经过收缩，清清楚楚表达在一本四百页的书里。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包法利夫人》的清彻与完美，让这部小说变成同类的标准、确而无疑的典范。”[13]

现实主义小说作家重视观察，把这作为创作方法的一面，从巴尔扎克起，就肯定下来。精确的观察和科学的发展有关。一八六二年，福楼拜读完《悲惨世界》，感到莫大的苦恼，尤其因为小说作者是他衷心尊崇的当代巨人，不过他依然指出雨果反科学的精神道："观察在文学上是一种二等品质，不过当我们是巴尔扎克和狄更司的同代人的时候，就不许可这样错误地描绘社会。题材虽然很美，可是多需要心平气和、多需要科学胸襟！雨果老爹看不起科学也是真的，而且他也证明了。”[14]福楼拜求学的时候，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在浪漫主义的风浪中打过滚，而他之所以能平安到达海岸，科学对他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认为小说是

生活的科学形式。[15]而《包法利夫人》的出现和成就，在它的社会意义之外，也正说明科学进展，在小说方面，对观察现实和处理材料所起的影响。而郝麦这个完美的半调子科学家形象，作为历史人物，最先在《包法利夫人》里出现，也正说明科学在当时开始普遍发展这一事实。郝麦完全属于十九世纪。郝麦是一个放在任何不朽的想像人物一旁而无愧色的典型。[16]我们不打算在这方面多占读者的时间，但是作为时代精神，我们必须在指出继承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同时，也把这第二个主要意义交代一下。

而第三个主要意义，紧接着也必然就是，作为艺术实践，《包法利夫人》的造诣稳定了现实主义运动在当时文坛上的摇摆局势。现实主义在《包法利夫人》问世的时候不是一个什么好听的名词。[17]法官宣判福楼拜无罪，就一连两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认为属于它的范畴的作品，一定"不堪入目"，"否定美与善"。我们知道，浪漫主义运动打开形式主义的枷锁，给感情生活找到一个出口，然而很快就连首当其冲的战士，也觉得基地不够坚实。雨果提出文学必须有用。[18]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早年帮他打定浪漫主义天下的戈及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就在资产阶级艺术趋于分裂的时候，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实强迫艺术家予以注意：新兴的无产阶级，以浩大的声势，参加一八四八年的政变，作为基本队伍，推翻旧王室幼支奥尔良系的统治。工人们斗争来的共和国，不几个月，又在资产阶级的阴谋操纵之下变了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流血的酬谢就是六月的大屠杀。最后，卑鄙的资产阶级又把共和国送给拿破仑三世改成第二帝国。可是这并不妨害无产者的存在逐渐在艺术家的创造意识中取得明显的位置。包法利夫人的女儿，我们从小说结尾

知道，就“为了谋生”，被送进“一家纱厂”。作者没有宣扬无产阶级，但是处处表现了他对本阶级的憎恨。他歌颂的人物永远只是一辈子都在无声无息地劳动着的奴仆。形象世界扩展了，现实有了坚实的基地，这些人物开始成为艺术家有好感的对象。资产阶级品鉴家大起反感，把这种新倾向叫作“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运动，和福楼拜初不相干。它和另外一位来自内地的艺术家发生直接关系。他是一位画家，名字叫作古尔拜[19]。他在工人阶级此仆彼起的一八四九年画了三幅闻名遐迩的油画：«砸石子的»、«葬仪在奥尔囊»和«饭后在奥尔囊»。工人、农民和一般百姓在画里出现了。他们是活生生观察来的人物。资产阶级的展览会拒绝展览他的作品。正统思想的批评家骂他：“想作一个现实主义者，真实还算不了一回事：要紧的是丑！”[20]他拾起这个骂他的名词，充作战斗的旗帜，设了一个“现实主义画馆”，展览他的不合资产阶级口味的作品。他的军师是小说家尚夫勒里[21]。后者从一八五五年以后，又把现实主义这个旗帜用在文学运动上。福楼拜僻居乡野，埋头写作，和运动毫无往来。然而在没有作品足能说明现实主义的正确内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也正是这样，圣·勃夫才把它们拉在一起，认为“作品处处打着它出现的时间的戳记”。而我们今天简直忘掉了这段曲折的经历。

Ⅰ

«包法利夫人»有一个副题是“外省风俗”。我们的确在这里看到大量关于风俗的描绘，真实的程度，只有绘画上现实主义大师古尔拜勾勒故乡的出色写照，可以相提并论。但是绘画上难

以具体做到，只要作者有意，而文学上就可以组织进来的，却是风俗因时而异的变化痕迹。这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人物活动，从来不会遗忘时代与环境所起的重要影响。作家的希图不仅是写出支配情节的几个主要人物，而是连他们周围和背景的男、女、老、少，以至于可能结合的当代事件，都在不超越规定下来的典型环境之内，栩栩如生，一一提供出来。《红与黑》的副题是“一八三〇年纪事”。巴尔扎克的成就，象他说的那样，是“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兰西的作品”。[22]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的局面远比《包法利夫人》的局面复杂、宏大，但是《包法利夫人》却也并不由于故事局限在一个乡村的狭小地面上，就忽略重大思潮的渗入。正相反，读这部关于一个医生太太自杀的艺术记录，我们的深刻印象完全和时代与环境分离不开。故事的完整和结构的严密，把传奇成分从小说里一干二净地洗刷出去。它的概括力和现实性跃然入目，就在作者最后严厉惩罚他的女主人公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写出了罪不在她一个人，而陷她于罪的，反倒置身局外。作者具体追溯成长的原因，十足说明他的用心。维护“世道人心”的所谓“正人君子”也不会看不出来的。福楼拜听说本区神甫从妇女手里抢掉他的小说，欣喜欲狂：“对我说来，这下子就十全十美了：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恨！”[23]而这一向待在象牙塔里不出来的隐士，居然在说：“就目前而言，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24]

小说的历史背景正好吻合波旁王室幼支的十八年统治。这也正是《人间喜剧》大部分现实小说的背景。包法利夫人本人的故事从上卷第二章开始，到下卷第十章结束，前后整整占了九年：从一八三七年一月六日起，到一八四六年三月止。一年用在求婚和订婚上，八年用在婚姻生活上，四年半过着沉闷的妇道

生活(一八三八年四月到一八四二年九月)，十一个月和罗道耳弗过着偷情生活(一八四二年十月到一八四三年九月)，随后养了几个月的病，最后又和赖昂·都普意过了将近两年的偷情生活(一八四四年夏季到一八四六年三月)。如果按分卷来说，上卷从一八三七年一月六日到一八四〇年三月，正好三年多一点点；中卷占了四年；下卷从一八四四年夏季起，约莫两年[25]。准确的年月增加真实感觉，是季节变换、景物描写与心理交流的界碑。但是作用仅止于此，年月的框架并不反映时代和环境对人物的重大关系，也就不能说它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

爱玛·卢欧是一个富裕的佃农的独养女儿。佃农在这里是"以官册为凭的土地持有者"[26]，实际属于地主阶级。由于卢欧老爹并不离开土地，所以笼统说来，他是一个农民或者农民中间的头面人物，然而不是庄园贵人。旧贵族和大革命制造出来的这种"土地持有者"之间，还有着不小的距离。这拦不住这种特殊佃农(尽管生活日趋下降)企图改变阶级成份的野心。他们是在复辟时代。大革命前的贵族又回来过着耀武扬威的日子，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人物，于是不能希望于自身的，他们希望于子女。修道院附设的寄宿学校是一个准备子女进入贵族生活的现成机会。巴尔扎克曾经说破这种爬向社会上层的方式道："大革命前，有些贵族家庭，送女儿入修道院。许多人跟着学，心想里头有大贵人的小姐，女儿送去，就会学到她们的谈吐、仪态。"[27]爱玛受的正是这种陶铸贵族思想、感情的不切实际的修道院教育。一个女红老姑娘、"大革命摧毁的一个世家的后裔"，[28]常来修道院对女学生讲前一世纪的故事，低声唱一些情歌。这个必须在农村过一辈子的农家姑娘，没有任何希望进入贵族社会、甚至于连在城市住家的机会也没有，却一脑门子贵族思想、感情

与习惯，在家里"一点没有用处"，[29]嫁给一个乡村医生，过着小资产阶级的不如娘家殷实的索居生涯。而这个乡村医生，"谈吐就象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30]

福楼拜随时在小说里点醒贵族教育对她的祸害。上卷第六章说起的修道院教育，对爱玛一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第八章又肯定了她走进贵族社会的可能性。侯爵的舞会是她实现愿望的开端(不料也竟是末一次!)："渥毕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上，凿了一个洞眼，如同山上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只一夜工夫，就成了这般模样。她无可奈何，只得看开，不过她的漂亮衣著，甚至于她的缎鞋，——花地板滑溜的蜡磨黄了鞋底，她都虔心虔意放入五斗柜。她的心也象它们一样，和财富有过接触之后，添了一些磨蹭不掉的东西。"[31]陪她跳舞的子爵成了她理想中可能再现的美男子。罗道耳弗勾引她的时候，她"不由想起在渥毕萨尔陪她跳回旋舞的子爵。"[32]罗道耳弗之所以能勾引成功，老实说，子爵的憧憬在暗中帮了他相当的忙。她给情人写信，"见到的恍惚另是一个男子、一个她最热烈的回忆、最美好的读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33]福楼拜的笔墨是残酷的。他要子爵这个有诱惑性的幻影一直跟她跟到她死。她到鲁昂没有借到一文钱，眼看身败名裂的悬崖就在眼前，心身交疲，走过礼拜堂，"眼泪在面网底下直淌，头昏脑胀，眼看就要软瘫下来。一辆马车的车门正好开开，里头有人喊道：

"——当心!

"她收住脚步，让过一辆提耳玻里，当辕一匹黑马，一位貂皮绅士赶车。这人是谁？她认识他……马车向前驰去，转眼不见了。

“这人就是他、子爵！她转回身子；街空空的。她又难过，又伤心，靠住一堵墙，免得跌倒。”[34]

她的头一个情人不是贵人，然而至少也有庄园贵族的身分。每况愈下，她的第二个情人是一个练习生。婚后她第一次跳舞，是在侯爵的庄园，而第二次、也是末一次，却在四旬斋狂欢节，和一个练习生、两个医学生和一个商店伙计在一起，妇女“十九属于末流社会”。[35]教育离她的实际生活十万八千里远！而更糟的是，修道院把她教育成了一个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闺秀。身体是农民的结实底子，里头来了一付歇斯底里的气质。婆婆老于世故，对儿子一语道破她的病根：“你知道你的女人需要什么？就是逼她操劳、手不闲着！只要她象多少别人一样，非自食其力不可，她就不会犯神经了。”[36]

复辟社会又给爱玛带来第二个后天性格的根源。那就是一八三〇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在这里不是作为文学运动出现的。也不是作为要求个性解放出现的。而是我们谈起它来，经常忘记的一种属于反动性质的浪漫主义。它紧密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社会活动。宗教被虚伪的感情美化了，然而神秘色彩无时不在透露庸俗的、甚至于病毒的气息。福楼拜在这方面同样决不吝惜他的鞭挞的笔墨。正如贵族心性的养成来自修道院的寄宿学校，这种不健康而又同样使人脱离实际的浪漫心性，也来自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布道中间，往往说起的比喻，类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久的婚姻，在灵魂深处，兜起意想不到的喜悦。”爱玛的稚弱心灵，整个浸沉在夏多勃里昂的忧郁之海和“拉马丁的蜿蜒细流”。作者没有因为拉马丁还活着，人望高，就避而不用。她的最好的读物要算司各脱的历史小说了，然而也只使她向往中世纪和它的女庄主与骑士的虚

伪社会。她从田野来，浪漫主义的风景对她没有吸引力，然而她喜好感情的渲染，把满足感情看成生活里的真实东西。于是“热狂而又实际，爱教堂为了教堂的花卉，爱音乐为了歌的词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反抗信仰的神秘，好象院规同她的性情格格不入，她也越来越忿恨院规一样。”[37] 这就是修道院教育的悲剧，培养了她的贵族与浪漫缅想，实质上她却变成了宗教叛徒！

然而贵族与浪漫缅想，不是穷困所能担负得了的。金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一个人可以为爱情而死，但是对于一般人（爱玛是其中的一个）说来，死在债台高筑上，却更合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发生在穷乡僻壤，但是正如“农业展览会”在永镇这个小地方出现一样，无孔不入的资本家代理人照样要在任何有利可图的角落活动。布尔尼贤教士给爱玛守尸，听见远远有狗叫唤，对一同守尸的药剂师道：“据说，它们闻的见死人气味。”[38] 商人勒乐的鼻子比狗灵多了，一见爱玛，就闻出了她心里的偷情气味。他的名字有“快乐”的涵意。他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有前程的人。而幸福就建筑在逼死邻居的高利贷手段上。他在爱玛面前出现，总在无巧不巧，发现她有私情勾当可能之后。福楼拜写一次爱情生活，就掉转笔锋，写一次高利贷者的钻营行径。爱情和金钱看起来好象各自为政，但是一到两股力量扭成一股的时候，戏剧紧张了，爱玛迅速走到她的生命的终点。爱玛追求精神生活，末了总遇到肉体餍足：“爱玛又在通奸中间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了。”[39] 福楼拜打击这脱离实际的少妇，不就到此为止。他剥下来她的情人的绅士脸皮，让他们个个露出资产者见死不救的自私自利的吸血灵魂。庞大的债务把她逼到死路，可是使她不得

不死的，九九归一，仍是由于爱情的幻灭。他们在本质上和奸刁的商人并无二致。“她不记得她落到这般地步的原因了，就是说：金钱问题。她感到痛苦的，只是她的爱情。”[40] 她想到自尽，也就服毒自尽了。

“什么人也不要怪罪……”爱玛的遗嘱这样说。

作者不给我们机会读全她的遗嘱。也许她接着要说：怪罪只好怪罪她自己。也许她象她庸庸碌碌的丈夫一样，说一句达观的话：“错的是命。”[41] 不过作者不肯这样如实写出来，显然是要我们细想想真正使她自杀的原因。他找了一个瞎子抒情地、象征地唱着民歌给她送终。她其实只是一个瞎子。是谁害的她在人生的严肃的道路上双目失明的？这不是个别问题。在她之前，乔治·桑以革命者的毅力，冲出不合理的婚姻的轭制。妇女开始觉醒。然而不是每一个妇女都能这样远走高飞的。正相反，大多数妇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封建之网，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又象胶一样，把她们粘在上头。还不提修道院教育所给的毒害！这些错综复杂的落后的社会因素，在她盲目要求满足的时候，让她不折不扣，变成一个“正人君子”耻与为伍的“淫妇”。所以爱玛希望自己生一个男孩子，“她过去毫无作为，这种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就象预先弥补了似的。男人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欢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要处处受到法律拘束。她的意志就象面网一样，一条细绳拴在帽子上头，随风飘荡。总有欲望引诱，却也总有礼防限制。”[42] 这样我们就知道，她丈夫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却那样沉重！）落在她的头上罢了。和他一道落在她的头上的，还有那些远不是她本人所能理解的社会因素。

然而作者具体入微地分析了这些因素。爱玛受到资产阶级的谴责，可是作者从来没有放过谴责者本身的丑态与罪行。福楼拜憎恨本阶级是有名的。“农业展览会”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爱玛死前哀求公证人和税吏，更锐利地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以作者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犯的典型形象的期间，说什么：“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43] 他反对作者在作品中表示意见。但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形象，并不因而就少泄漏他对时代的看法。不然他也不会又说什么：“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了。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主教，说起《包法利夫人》来，就以见证人的口吻道：“对在外省听过忏悔的人说来，这是一部杰作。”[44] 这话说明它的真实性，也说明作者的概括力。

李健吾

1 杜刚(Maxime Du Camp；1822—1894)和劳朗·皮沙(Laurent-Pichat；1823—1886)主编的《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创办于一八五一年，一八五八年由政府勒令停刊。

2 “荒谬绝伦”的原文是 Gigantesque。

3 塞纳(Sénard；1800—1885)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国民议会主席与内政部部长。他在第二帝国初期是巴黎律师公会会员。

4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Eleanor Marx Aveling；1856—1898)是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她译的《包法利夫人》一八八六年在伦敦出版，后来收入《万有文库丛书》。

5 考勒律治(Coleridge；1772—1834)是英国诗人。

6 圣·勃夫(Sainte-Beuve；1804—1869)的《包法利夫人》书评，收在《星期一漫谈》第十三册内。“新一代领袖”只就小说方面而言。

7 布吕季耶尔(Brunetière；1849—1906)是法国批评家，引文见《法兰西自然主义》第二节，收在《自然主义小说》内。

8 见福楼拜与高莱(Louise Colet)夫人书(1854年3月25日)。波瓦洛(Boileau)是法国十七世纪的批评家。

9 见福楼拜与乔治·桑书(1876 年 3 月 9 日)。布封(Buffon) 是法国十八世纪的自然学家与风格论者。

10 福楼拜热爱斯宾诺莎(Spinoza)，终生诵读，曾写信给乔治·桑说："什么样的天才!"说他比康德与黑格尔伟大到三倍以上(1872年 3 月梢)。

11 与布耶书(1850 年 11 月 14 日)。

12 与高莱夫人书(1852 年 12 月 17 日)。

13 引自«居斯达弗·福楼拜»一文，收在«自然主义小说家»内。

14 与皆奈特(Roger des Genettes)夫人书(1862年 7 月)。

15 参看与马利古尔(René de Maricourt)书(1865年 8 月)。

16 福楼拜的好友屠格涅夫，在他的«烟» (1867) 的第三章里，也写了这样一个人物，名字是伏罗希洛夫；但是篇幅不多，印象不深。

17 普通说一个人是现实主义者，就往往指他有功利思想。

18 参看他的«莎士比亚»(1864)第二卷第六章«美为真理服务»。

19 古尔拜(Courbet；1819—1877)后来拥护巴黎公社，死在瑞士。

20 参看布维耶(E. Bouvier)的«现实主义战役»(La Bataille réaliste) 一书第七章。

21 尚夫勒里(Champfleury；1821—1889) 是当时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

22 引自«人间喜剧»的"前言"。

23 与布耶书(1857年 10 月 8 日)。

24 与浦拉及耶(Pradier)夫人书(1857年 2 月)。

25 参看包外(E. Bovet)的论文«福楼拜的现实主义» 一文，对年月有详细分析，登在«法兰西文学史杂志»一九一一年第一季度。

26 参看正文上卷第三章译者第九注。

27 参看正文上卷第六章译者第二十一注。

28 引自正文上卷第六章。

29 引自正文上卷第三章。

30 引自正文上卷第七章。

31 引自正文上卷第八章。

32 引自正文中卷第八章。

33 引自正文下卷第六章。

34 引自正文下卷第七章。

35 引自正文下卷第六章。

36 引自正文中卷第七章。

37 参看正文上卷第六章。

38 引自正文下卷第九章。

39 引自正文下卷第六章。

40 引自正文下卷第八章。

41 引自正文下卷第十一章。

42 引自正文中卷第三章。

43 与高莱夫人书(1853年8月14日)。

44 说这话的人是奥尔良主教杜邦路(Dupanloup;1802—1878)。见于考勒(Pierre Kohler)的«法兰西文学史»第三册第五七四页。

献　給

路易·布耶*

---

* 路易·布耶(Louis Bouilhet;1822—1869)是福樓拜的摯友。

上　　卷

1

我們正上自習，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沒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書桌的校工。正在睡覚的学生惊醒了，个个起立，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

校长做手势叫我們坐下，然后轉向班主任，对他低声道：

“罗昔先生，我交給你一个学生，进五年級[1]。学習和操行要是好的話，就按照年龄，把他升到高年級好了。”

新生站在門后墙角，大家几乎看不見他。他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光景，个子比我們哪一个人都高。他的神情又懂事又很窘。头髮順前額剪齐，像一个唱賛美詩的。肩膀不算寬，可是他的黑鈕扣綠呢小外衣，在台肩地方一定嫌紧，硬袖的袖口露出裸惯的紅腕子。背带抽高了浅黃褲子，穿蓝袜的小腿露在外头。他穿一双鞋油沒有怎么揩好的結实皮鞋，鞋底打釘子。

大家开始背書。他聚精会神，像听布道一样用心，連腿也不敢蹺起来，胳膊肘也不敢支起来，两点鐘的时候，下課鐘响了，班主任要他和我們一道排队，不得不提醒他一声。

我們平时有一个習惯，一进教室，就拿制帽扔在地上，騰空了手好做功課；必須一到門檻，就拿制帽扔到凳子底下，还要恰好碰着墙，揚起一片塵土；这是規矩。

可是不知道他没有注意到这种作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新生还拿他的鴨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这是一种混合式的帽子，具有熊皮帽、騎兵盔、圓筒帽、水獺鴨舌帽和睡帽的成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寒傖东西，它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明其妙的傻子的脸。帽子外貌像鷄蛋，里面用鯨魚骨支开了，帽口有三道粗圓滚边；往上是交錯的菱形絲絨和兎子皮，一条紅带子在中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紙板剪成的多角形的帽頂；帽頂蒙着一幅圖案复杂的彩綉，上面垂下一条过分細的长繩，末端系着一个金綫結成十字形花紋的墜子。嶄新的帽子，帽檐閃閃發光。

教員道：

"站起来。"

他站起来：他的鴨舌帽掉下去了。全班人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拾帽子。旁边一个学生一胳膊肘把它捅下去了；他又拾了一回。

教員是一个有風趣的人，就說：

"拿开你的战盔吧。"

学生哄堂大笑，可怜的孩子大窘特窘，不知道应該拿着他的鴨舌帽好，还是放在地上好，还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把它放在膝盖上。

教員繼續道：

"站起来，告訴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嘰哩咕嚕，說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說一遍！"

全班嘩笑，照样听不出他嘰哩咕嚕說的是什么字母。

先生喊道：

"声音放高！放高！"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的决心，张开大口，像喊什么人似的，扯嗓子嚷着这几个字："查包法芮"。

就見轟的一声，乱烘烘响成一片，强音[3]越来越强，还杂着尖叫（有人号，有人吠，有人跺脚，有人重复："查包法芮！查包法芮！"），跟着就又变成零星音符，好不容易这才靜了下来。笑声堵是堵回去了，可是有时候还沿着一排板凳，好像爆竹沒有灭净了一样，又东一声，西一声，响了起来。

不过由于大罰功課，教室秩序逐漸恢复了；教員最后听出查理·包法利这个名字[4]，經过默写、拼音、再讀之后，立刻罰这可怜虫坐到講桌底下的懶板凳。他立直了，可是行走以前，又逡巡起来。

教員問道：

"你找什么？"

新生向四围左张张，右张张，怯生生道：

"我的鴨……"

教員喊着：

"全班罰抄五百行詩！"

一声怒吼，就像 Quos ego[5] 一样，止住新起的飓風。

"不許鬧！"

教員从瓜皮帽底下取出他的手絹，一边揩额头的汗，一边气冲冲接下去道：

"至于你，新生，罰你給我抄二十遍动詞 ridiculus sum。[6]"

然后声音变柔和一些：

"哎！你的鴨舌帽，你回头会找到的；沒有人偸你的！"

人人又安靜下来，头俯在笔記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

小时，尽管笔尖不时弹出一个小紙球，飞来打他的脸，可是他揩揩脸，也就算了，低下眼睛，一动不动待到下課。

夜晚他在自習室，从書桌里取出他的套袖，把东西理齐，小心翼翼，拿尺在紙上打綫。我們看見他学習認真，个个字查字典，很是辛苦。不用說，他就仗着这种意志坚强的表現，才不降班；因为他即使勉强懂了文法，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堂长开的蒙，父母圖省錢，尽迟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查理·代尼·巴尔道劳麦·包法利先生，原来当軍医副，一八一二年左右，在征兵事件上受了牵連，被迫在这期間离职，当时就利用他的长相漂亮，順手牵羊，捞了六万法郎一笔嫁資：一个帽商姑娘爱上他的仪表，給他带过来的。美男子，說大話，好讓他的刺馬距發响声，絡題鬍鬚連髭[7]，手指总戴戒指，衣服要颜色鮮艳，外貌倒像一个勇士，說笑的兴致却像一个跑外的經紀人。結婚头两三年，他靠太太的財产过活，吃的好，起的迟，用大磁烟斗吸烟，夜晚看过戏才回家，常到咖啡館走动。岳父死了，几乎沒有留下什么来；他生了气，兴办实業，賠了些錢，随后退居乡野，想靠土地生利。可是他不懂种田，正如不懂織布一样，他騎他的馬，并不打發它們耕地，一瓶一瓶喝光他的苹果酒，并不一桶一桶卖掉，吃光院里最好的家禽，用他的猪油揩亮他的猎鞋，不久他看出来，頂好还是放弃一切投机。

所以他一年出两百法郎，在茍和畢伽底[8]交界地方一个村子，設法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从四十五岁起，就悶悶不乐，懊恼万分，怪罪上天，妒忌每一个人，閉門不出，說是厭恶塵世，决意不問外事。

他的女人从前迷他，傾心相爱，百依百順，結果他倒生了外心。早年她有說有笑，無話不談，一心相与，上了岁数，她性子就

变的(好像酒走气，变成酸的一样)别别扭扭，喊喊喳喳，急急躁躁的。她看見他追逐村里个个浪蕩女人，夜晚人事不省，酒气冲天，多少下流地方叫人把他送回家来！她受尽辛苦，起初并不抱怨，后来自尊心怎么也耐不下去了，索性不言語，忍气吞声，一直到死。她奔波、忙乱了一个不停，去見律师們，去見庭长，想起期票到期，办到了緩付，在家里又是縫縫补补，洗洗熨熨，监督工人，开發工錢，而老爷無所事事，始終負气似的，昏天黑地挺尸，醒轉来只为对她說些無情無义的話，在爐火角落吸烟，往灰烬里吐痰。

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必須交給别人乳养。小把戏回到家，慣的活像一个王子。母亲喂他蜜餞；父亲叫他赤脚跑，甚至于冒充哲学家，說他可以学学幼畜，全身光着走路。他对教育兒童有一种男性理想，所以排斥母亲的影响，試着按照这种理想訓練，用斯巴达方式，从严管教。他打發他睡覚不生火，教他大口喝甘蔗酒和侮辱教堂行列。可是小孩子天性馴良，辜負了他的心力。母亲总把他拖在身边，帮他剪裁硬紙板，給他講故事，喋喋不休，一个人和他談古道今，充满了憂郁的欢乐和閑話三七的甜蜜。日子过的孤零零的，好胜心思支离破碎，她把希望統統集中在这孩子身上。她梦想高官厚祿，看見他已經长大成人，漂亮，有才情，成了土木工程师或者法官。她教他讀書，甚至于弹着她的一架旧鋼琴，教他唱两三支小恋歌。可是包法利先生不重視文学，見她这样做，就說："不值得！"难道他們有錢讓他上公家学校，給他頂进一个事务所[9] 或者盘进一家店面？再說，"一个人只要蛮干，总会得意的"。包法利夫人咬住了嘴唇，孩子在村里流浪着。

他跟在农夫后头，拾起碎土塊，赶走飞来飞去的烏鴉。他吃

沿沟的桑椹，拿一根竿子看守火鷄，收成期間翻谷子，在树林里跑来跑去，雨天在教堂門道玩造房子，遇到盛大节日，就央求教堂听差，代他敲鐘，为的是整个身子吊住粗繩，上下来回摆动。

所以他长的如同一棵櫟树，手臂結实，膚色健康。

十二岁上，母亲給他爭到开蒙，請教堂堂长教。可是上課的时間，又短，又不固定，不起什么作用。功課不是忙里偸閑，站在聖衣室，匆匆忙忙，赶着行洗礼和出殯之間教，就是在做晚祷以后，堂长不出門，叫人把学生找过来教。他們上楼，到他的房間坐下；蚊子和蛾子兜着蜡烛飞翔。天气热，孩子睡着了；老头子手搭在肚子上，昏昏沉沉，跟着也就张开嘴，打起鼾来。有时候，堂长給邻近病人做临終聖事回来，望見查理在田地撒野，喊住他，开导他一刻鐘，利用机会，叫他在树底下变化动詞。落雨了，或者过来一位熟人，打断他們。其实他一直对他滿意，甚至于說：年輕人記性很好。

不能讓查理这样下去。太太下了决心。老爷慚愧了，或者不如說是疲倦了，不抗拒就讓了步。他們又拖了一年，等孩子行过他的第一次聖体瞻礼。

一晃又是半年；第二年这才决定把查理送进卢昂的中学。約模十月梢，赶着聖·罗曼集时期[10]，父亲自己带他来。

我們現在沒有一个人能想起他当时的情形。他是一个性情溫和的男孩子，游戏时間玩耍，自習时間用功，在教室听講，在寢室睡的好，在飯厅吃的好。他的保証人是手套街一位銅鉄器皿批發商，星期天鋪子不做生意，每月一次，把他接出来，打發到碼头散散步，看看船，然后一到七点，晚飯之前，送回学校。每星期四夜晚，他用紅墨水給母亲写一封长信，拿三塊小圓面团子封口；随后他就溫習历史笔記，或者讀一本扔在自習室的《阿納喀

尔席斯》[11] 老書。散步中間，他和校工閑談，校工像他一样，是乡下来的。

他靠死用功，在班上永远接近中等，也一直保持下来；甚至于有一次，他考博物，得到表揚。但是临到第三学年[12] 末尾，父母叫他退学讀医，深信他单靠自己，就会得到学位。

母亲到洛拜克河附近相識的染匠家，給他在五楼挑了一間屋子。她講定他的房飯錢，弄来几件木器：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另外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个小生鉄爐子和一堆劈柴，为她的可怜孩子取暖用。随后她待过一星期，再三叮嚀他正經作人，今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才回乡。

布告牌上的課程表，他一念，就覚得头昏脑悶：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葯理学、化学、植物学、診断学、治疗学，还不提衛生学、葯材論，沒有一个名詞他晓得来源的，一个一个全像庙門，里面庄严而又黑暗。

他完全不懂；听也白听，他跟不上。可是他用功，他有成本的笔記。他每課必上，一次实習不缺。他干完一天的乏味工作，好像拉磨的馬一样，两眼蒙住，兜着一个地方轉，不知道磨了些什么。

母亲要他省錢，每星期托邮車給他带来一塊灶火烤的小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一边鞋底打墙，一边拿它就午飯吃。用过午飯，他該朝教室、解剖室、救济院跑了，然后穿过一条又一条街，回到住所。他用罢房东的菲薄晚飯，又上楼回到房間，埋头用功，他的湿衣服当着熊熊的爐火，直在身上冒汽。

夏季黃昏美好，郁热的街巷空空落落，女佣人在大門口踢毽子，他打开窗戶，胳膊肘靠在上头。小河[13] 在他底下流过桥和栅栏，顏色發黃、發紫或者發蓝，把卢昂这一区变成一个破旧的小

威尼斯。有些工人，蹲在岸边，在水里洗胳膊。搁楼頂撑出去的竿子，晾着成把的棉綫。从对面房頂望过去，一輪西沉的紅日，衬着一片清澄的天空。那边[14]該多好啊！山毛櫸底下要多凉爽啊！他张开鼻孔去吸田野的清香味道，但是沒有吸到。

他瘦了，个子长高了，脸上显出一种哀怨的表情，几乎惹人好感了。

早先下的决心，自然而然，他就漫不經心，統統丢到脑后。他有一次不实習，第二天不上課，尝出了偷懶味道，索性漸漸不去了。

他养成坐酒館的習慣，爱上了牙牌。每天夜晚，鑽进一家肮脏的賭窟，在大理石桌上，擲着有黑点的小羊骨头：他覚得是他得到自由的一种珍貴凭据，提高他对自己的尊重。这就像初入社会，初尝禁臠一样；他往里走，拿手放在門扶手上，心头兜起一种近乎肉感的喜悅。于是心里許多被压抑的东西冒出来了：他学会几个小調，唱給女伴們听，迷上了貝朗瑞，[15]能調五味酒，最后，懂得了爱情。

多亏这些准备工作，他当医生的考試[16]，完全失敗。当天黄昏，家里等他回来，庆賀他当上了医生！

他一路走去，在村口停住，托人找母亲出来，一五一十，講給她听。她原諒他，把失敗推到考試人員身上，說他們不公道，勉励了他两句，負責安排一切。五年以后，包法利先生这才知道实情；过去的事，他也就由它去了，再說，他不能設想他生出来的孩子会是蠢才。

于是查理埋头用功，坚持不懈，預备他的考試項目，事先記住全部問題。他录取了，分数相当高。这对他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喜日子！他們大摆酒宴。

他到什么地方行医呢？道特[17]。那边只有一个老医生。許久以来，包法利夫人就盼他死，老头子还沒有卷鋪蓋，查理作为繼承人，就在对面住下了。

但是把兒子教养成人，讓他学医，帮他在道特挂牌行医，还不算完：他需要一位太太。她給他找到一位：她是第厄普一个承發吏的寡妇，四十五岁，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

杜比克夫人尽管长的丑，像柴一样干，像春季發芽一样一脸疙瘩，的确不缺人嫁。包法利太太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一个一个挤掉，甚至于有一个卖猪肉的，有教士們撑腰，她也别出心裁，破坏了他的詭計。

查理滿以为結过婚，环境改善，他就自由了，身子可以自主，用錢可以随意。然而当家作主的是他的太太；他在人面前，应該說这句話，不应該說那句話；每星期五吃素；順她的心思穿衣服；照她的吩咐逼迫不付錢的病人。她拆他的信，窺伺他的行动，隔着板壁，听他在診室給妇女看病。

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要他一个劲兒疼她。她不住口抱怨她的神經、她的肺、她的气血。脚步声音刺激她；人走开了，她嫌寂寞；回到身旁，不用說，是为了看她死。查理夜晚回来，她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胳膊，摟住他的頸子，要他在床沿坐下，开始对他訴說她的苦恼：他忘掉了她，他爱别人！人家先前同她講的好，她会不幸的；說到最后，她为她的健康，問他要一点甜葯水，再多来一点爱情。

2

有一天夜晚，約模十一点鐘，来了一匹馬，当門停住，响声吵醒他們。女佣人打开擱楼天窗，問明下面街上一个男子的来意。他带了一封信来請医生。娜絲达席打着寒噤，走下楼梯，一道又一道，开鎖，拔門閂。来人下了馬，跟着女佣人，一直上来。他从他的灰冠子毡帽，取出一封旧布包着的信，小心翼翼，呈上査理。査理拿胳膊肘支住枕头看信。娜絲达席在床边举着灯。太太害羞，脸轉向墙，露出后背。

这封信用一小塊蓝漆封口，求包法利先生立刻就来拜尔斗田庄，接一条断腿。可是从道特到拜尔斗，經过长鎮和聖·維克道，走小路也要十足六古里[18]。夜晚黑漆漆的，少奶奶担心丈夫遇到意外。所以决定下来，厩夫先打前站。査理等月亮上升，三小时后动身。那边派一个小孩子迎他，帮他指点田庄道路，开栅栏門。

早晨四点鐘左右，査理披好斗篷，向拜尔斗出發。人刚离开暖被窝，还迷迷糊糊的，由着牲口的安詳脚步，顚上顚下。靠近田垄，掘了一些荆棘围着的窟窿，馬走到前面不走了，査理身子一聳，惊醒过来，立时想起断腿，試着記忆他知道的种种接骨方法。雨已經不下了；天开始發亮，有些鳥动也不动，栖在苹果树的枯枝子上，晨風峭厉，斂起它們的小小羽毛。平原展开，一望無际，田庄周围，一丛一丛树木，远远隔开，在这灰灰的广大地面，形成若干黑紫点子。地面在天边沒入天的陰暗色調。査理不时睁开眼睛，后来精神疲倦，又困上来了，沒有多久，墜入一种

昏迷境界，他的新近感觉和記忆混淆了，看見自己变成两个：同时是学生，又是丈夫，就像方才一样躺在床上，又像往常一样走过一間手术室。在他的意識上，药膏的热香和露水的清香混合起来了；他听見床頂鉄环在帐杆上滑动，太太睡着……走过法松鎮，他望見沟沿草地坐着一个小男孩子。

小孩子問道：

"你是医生嗎？"

查理回答一声"是"，他拿起木头套鞋，就在前面跑开了。

路上听向导談話，医生理会：卢欧先生一定是一位最富裕的农民。昨天黄昏，他在邻居家里"过三王"[19]，回来摔断了腿。太太死去两年，身边只有他的"小姐"，帮他料理家务。

車轍更深了。他們到了拜尔斗。就見小孩子鑽进一个籬笆窟窿，不見了，过后由一座院子紧里回来，开开栅栏門。馬走湿草地，朝前滑溜；查理弯着腰，在树枝底下过。看門的狗在狗舍拉起鏈子吠叫。他走进拜尔斗，馬一害怕，来了一个大閃失。

这是一家外表殷实的田庄。馬厩敞开，从門上望过去，就見耕田的大馬，安安静静，吃着新槽的草料。沿房有一大堆肥料，直冒水汽，五六只孔雀——苟这地方田家的奢侈品，站在上头，在母鷄和火鷄当中，啄东西吃。羊圈长长的，倉庫高高的，墙光溜溜的，就像人手一样。車棚底下放着两輛老大的大車、四把犁，还有鞭子、套包、全副馬具，楼上谷倉落下浮塵，污了馬具的蓝羊毛。院子越上越高，种着行列整齐的树木，池塘附近，响徹一群鵝的欢叫。

一个年輕女人，穿着鑲了三道花边的"麦里漏斯"[20]蓝袍，来到房門口，接住包法利先生，讓到厨房坐。厨房生着旺火，伙計的早飯，盛入高低不齐的小悶罐，在四周沸滚。灶头烘着几件湿

衣服。鏇子、鉗子、吹筒；都大的不得了，明晃晃的，好像鋼一样發亮，沿墻摆了許多厨房器皿，大小不等，映着通紅的灶火和从玻璃窗那边射进来的曙光。

查理上到二楼去看病人，就見他躺在床上，蒙着被窩出汗，睡帽扔的老远。他是一个五十岁矮胖子，白皮膚，蓝眼睛，秃額头，戴耳环。旁边有一张椅子，上面放着一大瓶烧酒，不时喝一口，給自己打气；可是他一看見医生，就意兴索寞了，十二小时以来，他一直都在咒天駡地，如今却輕輕哼唧起来。

腿伤簡单，情形并不复杂。查理作梦也沒有想到这么容易。他于是想起师长在病床旁边的姿态，用各种好話安慰病人，——外科医生的溫存，就像抹手术刀的油一样。人到車棚底下找来一捆板条，当夹板用。查理挑了一塊，劈成几小塊，用碎玻璃磨光了，同时女佣人撕开床单作绷带，爱瑪小姐試着縫小墊子。父亲嫌她找針綫盒找久了，一不耐煩，說了她两句；她沒有頂嘴，不过，縫的中間，扎破手指头，后来就放在嘴里嘬。

指甲的白净使查理惊訝，亮晶晶的，尖头細細的，剪成杏仁样式，比第厄普的象牙还潔净。其实手并不美，也許不够白，关节瘦了一点；而且也太长了，周围的綫条欠柔。她美在眼睛：由于睫毛緣故，棕顏色仿佛是黑顏色。眼睛朝你望来，毫無顧虑，有一种天眞無邪的胆大的神情。

包扎完了，卢欧先生亲自邀医生，在走前"用一口东西"。

查理下楼，来到底層厅房。里头有一张华盖大床，挂着印花布帐子，帐子上画了土耳其人物[21]；床脚放一张小桌，摆了两份刀叉和几只銀杯。他聞見蝴蝶花和面窗的櫟木高橱發散出来的湿布气味。角落靠地，直挺挺排了几袋小麦。它們是附近谷倉多出来的。有三層石头台阶通到谷倉。墻上裱糊的綠紙受潮，

剝落了；黑鉛画的米奈尔如[22]头像，装飾房間，挂在墻当中釘子上，鑲了鍍金框子，下面用哥特字体[23]写着："献給我的亲爱的爸爸"。

他們起初講病人，后来就談天气、严寒、夜晚在田里跑东跑西的狼。卢欧小姐在乡間幷不开心，尤其是現在，田庄几乎归她一个人料理。厅房冷凄凄的，她一边吃，一边打哆嗦。她一吃东西，就露出一点她的丰腴的嘴唇。不説話的时候，她有咬嘴唇的習慣。

白領子朝下翻，露出她的頸子。一条中縫順着脑壳的弧綫，輕輕下去，分开头髮；头髮黑烏烏的，光溜溜的，两半边都像一塊整东西一样，几乎盖住了耳朵尖，盘到后头，挽成一个大髻，又像波浪一样起伏，朝鬢角推了出去。这在乡下医生，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看見。她的脸蛋是玫瑰紅顏色。她像男子一样，在上身衣服两顆鈕扣中間，挂了一只玳瑁眼鏡。

查理上楼，向卢欧老爹告辞，然后在走以前，又回到厅房。她站着朝花园望，額头貼住窗戶。先前起風，吹倒园里的豆架。她轉回身，問道：

"你找什么东西？"

他答道：

"对不住，我的鞭子。"

他开始在床上、門背后、椅子底下寻找；原来掉在口袋和墻壁之間的地上。爱瑪小姐瞥見了；她伏到小麦口袋上。查理表示殷勤，連忙跑过去，也同样伸出胳膊，女孩子弯在底下，他覚出他的胸脯蹭到她的后背。她涨紅了脸，立直了，朝后望，遞鞭子給他。

原来答应三天过后再来拜尔斗，但是第二天他就来了。此

后，他一星期經常来两次，还不算他有时候意想不到的偶尔探望。

其实，一切順利，病按步就班好起来了；四十六天之后，大家看見卢欧老爹試着独自在他的“破屋”走路，开始把包法利先生看成一位名医。卢欧老爹說：伊如斗[24]、就連卢昂的头等医生，医病也不見其医的更好。

至于查理，他并不追究他为什么喜欢去拜尔斗。万一想到这上头的話，不用說，他把热忱不是說成由于病情严重，就是也許說成为了貪圖厚利。不过平日業务猥瑣，难道去田庄看病，成为可喜的例外，眞就由于这些理由嗎？去的日子，他老早起来，騎上牲口，打着它跑；接着他就下来，在草地揩干净脚，进去之前，戴上黑手套。看見自己来到院子，覺得栅栏門随着肩膀轉，公鷄在墙上啼，小伙計們过来迎他，他就欢喜。他爱倉庫和馬厩；他爱卢欧老爹拍着他的肩膀，喊他救命恩人；他爱爱瑪小姐的小木头套鞋，踩着厨房洗干净的石板地；她的高后跟托高了她一点点，她在前面走，木底飞快掀起，牵动女靴皮，嘎吱直响。

她送他永远送到第一層台阶。馬要是还沒有牵来，她就待在这里。再会已經說过，他們也就不再言語；風兜住她，吹乱后頸新生的短髮，或者吹起臀上围裙的带子，仿佛小旗，卷来卷去。有一次，时逢化冻，院里树木的皮在滲水，房頂的雪在溶解。她站在門檻，找来她的陽伞，撑开了。陽伞是緞子做的，鴿子咽喉顏色，陽光穿过，閃閃爍爍，照亮脸上的白净皮膚。天气不冷不热，她在伞底下微笑；他們听見水点，一滴又一滴，打着紧綳綳的閃緞。

查理初去拜尔斗，少奶奶免不了打听病人的底細，甚至于为卢欧先生，在她的复記賬簿，选了又白又干净的一頁。但是她一

得知他有一个女兒，就四下打探，听說卢欧小姐是在庽徐林修道院长大的，据說受过好教育[25]，自然也就懂得跳舞、地理、素描、刺綉和弹琴了，这还了得！

她向自己道：

“那么，就是为了这个緣故，他去看她，这才脸上發光，这才穿上他的新背心，不怕雨淋坏？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

她本能地恨她。起初她悶不下去，說暗話試他。查理听不懂；后来她偶尔挖苦几句，他怕吵鬧，权当沒有听見；最后，她当面指責，他不晓得怎么回答。——卢欧先生已經病好了，医金又沒有付，他凭什么还去拜尔斗？啊！因为那边有一个人兒、一位能說会道的人兒、一位刺綉家、一位女才子。他爱的就是这个：他要的是城里小姐！她接着道：

“卢欧老爹的女兒，一位城里小姐！去她的罢！他們的祖父是放羊的，他們有一个亲戚，同人吵架，差点兒吃官司。她犯不上那样瞎神气，也犯不上星期天上教堂，穿一件綢袍子，活像一位伯爵夫人。再說，可怜的老头子，去年不是油菜，就許还不了旧欠！”

查理嫌煩，不去拜尔斗了。艾芳伊絲爱情大發作，哭了吻，吻了哭，之后，叫他賭咒，手放在他的弥撒書上，說他再也不去，他只得依順；可是欲望强烈，他不甘心奴顏婢膝，就此屈服：这道禁止看她的閫令，在他看来，通过一种天眞的虛伪想法，反而成为爱她的权利。而且寡妇瘦括括的，牙又长，整年披一件小黑披肩[26]，尖尖头搭在肩胛骨之間；骨头一把，套上袍子，就像剑入了鞘一样；袍子又太短，露出踝骨和大皮鞋的交叉搭在灰袜上面的带子。

查理的母亲不时来看他們；可是待不了几天，刀口对刀口，

媳妇像是把她磨快了一样，于是好比两把刀，你一言，我一語，她們扎过来，刺过去，拿他出气。他吃东西不該吃的那么多！为什么不管誰来，总請他喝酒？死不穿法兰絨背心，多固执！

就在开春，安古鎮一个公証人、杜比克寡妇財产的保管人，有一天，带了他的事务所的全部現金，搭船卷逃了。不錯，除去值六千法郎的船股之外，艾劳伊絲还有她在聖·福朗斯瓦街的房子；可是这份产業，尽管吹了一个天花乱墜，除去几件家具和几件旧衣服之外，就沒有别的再在家里露过面。事情必須查究明白。原来第厄普的房子，連打地基的桩子，都抵押掉了；她在公証人那边存了一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船股也決多不过一千艾居[27]。原来她撒謊来的，好娘兒們！公公一怒，在石板地上，摔坏一张椅子，罵老婆禍害兒子，給他套了这样一匹干癟馬，鞍鞯不及馬皮値錢。他們来到道特。話一扯穿，吵起来了。艾劳伊絲哭着，扑到丈夫怀里，求他帮她对付公婆。査理試着替她分辯。父母一怒而去。

但是病根扎下了。过了一星期，她在院子晾衣服，吐了一口血，第二天，査理轉过背去拉窗帘，她說："啊！我的上帝！"嘆息一声，暈倒过去。她死了！眞想不到！

坟地的事一了，査理回到家，沒有在底下遇見一个人，走上二楼臥室，看見她的袍子还挂在床头，于是靠住書桌，一直待到天黑，沉在痛苦的梦境。無論如何，她爱他来的。

3

有一天早晨，卢欧老爹来了，給査理带来医腿的診費：七十

五法郎，用的是四十苏[28]一个錢的輔幣[29]，另外还有一只母火鷄。他听人說起他的不幸，就尽力安慰他，拍他的肩膀道：

“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像你一样，經过这事！我丢了我的老伴兒，当时我走到田里，只想一个人待；我倒在一棵树旁边，又哭，又喊老天爷，直講他的渾話；我真愿意像我看見的树枝上的田鼠一样，肚子里头长蛆，一句話，死了拉倒。我一想到别人这期間，和他們的小媳妇亲热，摟的紧紧的，我就拿我的手杖拚命打地；我差不多疯了，飯也不吃；你也許不相信，单只想到上咖啡館，我就膩畏。好啦，慢条斯理，一天过了又一天，春天接冬天，秋天跟夏天，也就一星一点过去了，去远了，走开了，我的意思是說，沉下去了，因为你心里总有一点什么东西留下来，像人說的……一塊石头，在这兒，压着胸口！不过，既然我們人人命当如此，人就不該糟蹋自己，因为别人死了，就也想死……包法利先生，应当打起精神来才是；这会过去的！看我們来罢；你明白，我的女兒一来就想到你，說你忘了她啦。眼看春天要来了；我們陪你上林子地打野兎，也好散散心。”

查理听他劝，又去了拜尔斗。他發現一切如旧，就是說，和五个月以前，一模一样。梨树已經开花，卢欧老头子如今站起来了，走来走去，田庄也就因而越發生气蓬勃。

在他想来，医生境遇恶劣，尽可能体恤成了他的責任，所以他求他不要露出光头，低声同他說話，仿佛他成了病人，甚至于看見别人沒有为他准备一点比較輕松的吃食，如同小罐奶酪，或者烧熟的梨呀什么的，还假装生气。他講故事，查理意料不到自己笑了；可是他忽然想起太太，就又郁郁不欢了。咖啡端上来，他不再思念她了。

过惯一个人的日子，他越来越不思念她。他有了自由自在

这种新到手的快乐，不久反而觉得寂寞好受了。現在他可以改改飯时，出入不必举理由，人累狠了，就四肢一挺，躺到床上。他于是貪舒服，心疼自己，接受外人的慰唁。再說太太一死，他的营業反而好轉，因为一个月以来，大家总在說："这可怜的年輕人！多不幸！"他有了名气，主顧多了；而且他去拜尔斗，無拘無束。他起了一种漫無目标的希望、一种模模糊糊的幸福；他理他的絡腮鬍鬚，照照鏡子，觉得脸好看多了。

有一天，三点鐘上下，他来了；人全下地去了；他走进厨房，起初沒有看見爱瑪。外头放下窗版，陽光穿过版縫，在石板地上，变成一道一道又长又亮的細綫，碰到家具犄角，一折为二，在天花板上顫抖。桌上放着用过的玻璃杯，有些蒼蝇順着往上爬，反而淹入杯底残苹果酒，嚶嚶作响。亮光从烟突下来，掠过鉄板上的烟灰，烟灰变成天鵝絨，冷却的灰烬映成淡蓝顏色。爱瑪在窗、灶之間縫东西，沒有披肩巾[30]，就見光肩膀冒小汗珠子。

她按照乡間風俗，邀他喝酒。他不肯，她一定要他喝，最后一面笑，一面建議：他陪她飲一杯酒。于是她从碗橱找出一瓶橘皮酒，取下两只小玻璃杯，一杯斟的滿滿的，一杯等于沒有斟，碰过了杯，端到嘴边喝。因为酒杯差不多是空的，她仰起身子来喝；头朝后，嘴唇向前，頸子伸长，她笑自己什么也沒有喝到，同时舌尖穿过細白牙齿，一点一滴，舔着杯底。

她又坐下来，拾起女紅，織补一只白綫袜；她不言語，低下額头，只是織补。查理也不言語。空气从門底下吹进来，輕輕揚起石板地的灰塵；他看着灰塵散开，仅仅听見太陽穴跳动，还有远远一只母鷄在院子下了蛋啼叫。爱瑪不时摊开手心冰脸，手心發热，放在火筬的鉄球上再沁凉了。

她訴說入夏以来，就感头暈；她問海水浴对她有沒有用[31]；

她談起修道院，查理談起他的中学，他們有了話說。他們上楼，来到她的臥室。她讓他看她的旧音乐簿、她得奖的小書[82]和扔在衣橱底層的櫟叶冠。她还同他說起她的母亲、坟地，甚至于指給他看花园里的花畦，說她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都要掐下花来，放到母亲的坟头。可是他們的花匠，什么也不懂；佣人簡直不称心！她情愿住在城里，那怕单是冬季也好，虽然夏季天长，住在乡間，也許更其膩味；——依照說話的內容，她的声音一时清楚，一时尖銳，一时忽而懶散上来，临了差不多变成自言自語时的呢喃，——轉眼之間，兴高彩烈，睜开天眞的眼睛，馬上却又眼皮半閉，視綫充滿厭煩，不知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查理夜晚回来，一句一句战掇她說过的話，試着一面追忆，一面补足意思，想把他还不認識她的那段生活为自己編造出来。不过他所能想像到的她，和他第一次看見的她，永远不差分毫，不然的話，也就是前不多久，他才离开她的模样。随后他問自己：她結了婚，会变成什么模样？而且嫁誰？唉！卢欧老爹很有錢，她呀！又……那样美！不过爱瑪的脸总在眼前出現，有什么单調的声音，仿佛一只地簧在耳边嗡嗡道："可是，假如你結婚的話！假如你結婚的話！"他夜晚睡不着，喉嚨發干，直想喝水，下床走到水罐跟前，打开窗户；滿天星斗，吹来一陣热風，狗在远处吠叫。他的头不由轉向拜尔斗。

查理一想，反正沒有什么損失，决計一有机会就求婚；但是每次机会来了，他又牢牢閉攏嘴唇，害怕找不到适当的字句。

女兒在家，一点沒有用处，有人把她带走，卢欧老爹并不难过。他私下原諒她，覚得她才情高，不宜稼穡，——老天爷見不得的行業，就从来沒有見过出一位百万富翁。老头子不但不發財，而且年年蝕本；因为他談交易虽說精明，喜欢耍耍本行的花

槍，可是稼穡本身，还有田庄內部管理，对他說来，却沒有再不相宜的了。他不高兴操劳，生活方面，一錢不省，衣、食、住，样样考究。他要釅苹果酒、带血的烤羊腿、拌匀的光荣酒[33]。他一个人在厨房用飯，小桌端到跟前，当着灶火，桌統統摆好，如同在戏台上一样。

所以看見查理挨近女兒就臉紅，——意味有一天，他会为了她向他求婚，他前前后后先考虑一过。他覚得人有些单薄，不是他一直想望的一位女婿；不过人家說他品行端正，省吃节用，很有学問，不用說，不会太計較陪嫁的。何况卢欧老爹欠泥瓦匠、馬具商許多錢，压榨器的大軸又該調換，他的产業非卖二十二阿克[34]，应付不了。

他向自己道：

"他問我要她的話，我就給他。"

聖·米迦勒期間[35]，查理来拜尔斗待三天。末一天像前两天一样过掉，一刻又一刻拖延。卢欧老爹送他一程；他們走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道，眼看就要分手；是时候了。查理盘算，走到籬笆角落，一定开口，最后过都过去了，他唧噥道：

"卢欧先生，我打算同你談一点事。"

他們站住，查理又不作声了。卢欧老爹笑微微道：

"把你的事說給我听吧！我有什么不清楚的！"

查理結結巴巴道：

"卢欧老爹……卢欧老爹……"

佃农[36]繼續道：

"就我来說，我是求之不得。不用說，閨女和我是一个心思，不过总該問問她，才好算数。好，你走吧；我把話带回去就是了。答应的話，你听明白，用不着回轉来，一則防人口舌，再則，也太

刺激她。不过免的你心焦，我朝墻推开窗版，推的直直的：你弯在篱笆上，就从后头望見了。”

他走开了。

查理把馬拴在树上，跑到小径等待。过了半小时，后来他数表又数了十几分鐘。墙那边忽然起了响声；窗版推开，鈎子还直摆动。

第二天，才九点鐘，他就到了田庄。爱瑪見他进来，脸紅了，碍着面子，勉强笑了一笑。卢欧老爹吻抱未婚女婿。銀錢事項留到日后再談；而且他們目前有的是时間，因为办喜事，照規矩說，也該等到查理除服，就是說，开春前后。

大家在期待中过了冬天。卢欧小姐忙着办嫁妆。一部分到卢昂定制；她照借来的时装圖样，做了一些衬衣、睡帽。查理一来田庄，他們就談婚礼筹划，研究酒席摆在哪一間屋子；他們考虑必需的菜餚道数、上什么正菜。

爱瑪希望点火炬，半夜成亲[37]；不过卢欧老爹根本不懂这种想法。婚礼举行了，来了四十三位客人，酒席用了十六小时，第二天又开始，拖拖拉拉，一連吃了几天。

4

客人老早乘車来了：一匹馬拉的小貨車、一排一排板凳的双輪車、沒有車篷的老式輕便馬車、挂了皮篷的搬运車；最近村庄的年輕人，一排一排，站在大車里头，生怕摔倒，扶住車栏杆，因为馬放开蹄子，車顚的厉害。有的从十古里以外的高代鎮、諾曼鎮和喀尼来。两家亲戚邀遍了；絕了交的朋友，又和好如初；

长久不見的故旧，也捎了信去。

篱笆外不时传来鞭子的响声，栅栏門紧跟着开开，便見进来一輛小貨車，直奔台阶第一級，猛一下子停住。乘客四面八方下来，揉揉膝盖，挺挺胸脯。妇女戴帽子，穿城里样式的袍子，挂金表鏈，披小斗篷，下摆掖在带子底下，或者披小花肩巾，拿别針在背后别住，露出后頸。男孩子照爸爸的模样打扮，穿新上衣，倒像添了拘束（許多孩子这一天，还是穿他們生平第一双靴子），同时就見他們旁边，悶声不响，坐着一个十四岁或者十六岁的大姑娘，不用説，是他們的表姊或者大姊，穿着第一次聖体瞻礼穿的白袍，为了这趟作客才又放长，脸紅紅的，心慌慌的，头髮厚抹玫瑰油，直怕碰脏手套。厩夫少，車来不及卸，老爷們挽起袖子，亲自动手。他們依照不同的社会身分，有的穿燕尾服，有的穿大衣，有的穿制服，有的穿小礼服；——講究的燕尾服，一家大小敬重，不逢大典，不从衣橱出来；大衣是随風飘揚的寬下摆，圓筒領子，口袋一般大小的衣袋；粗布制服，寻常还来一頂銅箍帽檐制帽；小礼服很短，后背有两个鈕子，聚在一道，好似一对眼睛，对襟就像木匠一斧子从一整塊料子上劈下来的一样。有些人（这种人，当然应該敬陪末座），穿着出門穿的工人服，就是説，領子翻在肩膀上，后背打小褶子，一条縫好的带子，在頂低的地方勒紧了腰。

而胸脯上的衬衣，臌胀胀的，仿佛鎧甲！人人新理的髮，耳朵露出，髭鬚剃光；甚至于有些人，天不亮起床，刮髭鬚看不清，不是鼻子底下来几道垂直伤口，就是沿上下顎剃掉皮，三法郎一枚艾居那样大，路上遇冷空气發炎，于是那些光采奕奕的大白脸，仿佛大理石，添上了小小一片玫瑰紅。

村公所离田庄半古里远，去时步行，教堂行礼回来，仍是步

行。行列起初齐齐整整，走在綠油油小麦之間的狹窄阡陌，曲曲折折，好似一条花披肩，在田野动蕩起伏，不久拉长了，三三两两，放慢步子閑談。前面走着提琴手，提琴的卷軸扎了彩带；新人跟在后头，亲友随便走动；孩子們待在末尾，掐荞麦杆子尖尖的花兒玩，要不然就瞒着大人，自己玩耍。爱瑪的袍子太长，下摆有些拖来拖去，她不时停住往上拉拉，然后用戴手套的手指，灵巧敏捷，除去野草和薊的小刺，而查理两手空空，等她完事。卢欧老爹戴一頂新緞帽，青燕尾服的硬袖連手指甲也盖住了，挽着包法利太太。至于包法利老爷，心下看不起这群人，来时只穿一件一排鈕扣的軍式大衣，对一个金黄头髮乡下姑娘，卖弄咖啡館流行的情話。她行着礼，紅着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别的賀客，談自己事，要不然就是，兴致勃勃，彼此在背后搗乱；提琴手一直在田野拉琴，格支格支的声音总在大家耳边响。他一看大家落远了，就站住換气，仔細給弓子上松香，弦子吱嘎起来，也好听些，然后举步又走，琴柄忽高忽低，帮自己打拍子。乐器的声音惊起小鳥，远远飞去。

酒席摆在車棚底下。菜有四份牛里脊、六份炒子鷄、煨小牛肉、三只羊腿、当中一只烤肥小猪、边上四根酸模香腸。犄角是盛燒酒的水晶瓶。一瓶一瓶甜苹果酒，围着瓶塞冒厚沫子，个个玻璃杯先斟满了酒。桌子輕輕一动，大盘黄酪就晃蕩，表皮光溜溜的，上面画着新人名姓的第一个字母，用糖漬小杏綴成圖案。他們到伊如斗找来一位点心师傅，专作餡兒餅和杏仁糕。他在当地初出手，特别当心，上点心时，亲自捧出顫巍巍一盘东西，人人惊叫。首先，底層是方方一塊蓝硬紙板，剪成一座有門廊有柱子的庙宇，四周龕子撒了金紙星宿，当中塑着小神像；其次，二層是一座薩伏衣蛋糕[38]望楼，周围是独活、杏仁、葡萄干、四分之一

橘子做的玲瓏碉堡；最后，上層平台，綠油油一片草地，有山石，有蜜餞湖泊，有榛子船只，就見一位小爱神在打秋千；巧克力秋千架，两边柱头一边放着一个眞玫瑰花球。

大家一直吃到天黑。坐的太累了，大家到院子散步，或者到倉庫玩瓶塞[39]，然后回来再吃。临到散席，有些人睡着了打鼾。不过咖啡一来，大家又都有了生气，有人唱歌，有人表演，有人举重，有人鑽大拇指[40]，有人試扛大車，有人說玩笑話，有人吻抱妇女。馬吃荞麦，吃到鼻子眼兒也是，夜晚动身，左右不肯套車，又踢，又跳，鞁带也掙断了，主子罵着，要不然就是笑着；整整一夜，月光如水，小貨車沿着乡間大道，疯狂奔馳，投水沟，跳石子堆，爬险坡，妇女身子探出車門来抓繮繩。

留在拜尔斗的那些人，在厨房飲酒消夜。孩子們早在板凳底下睡着了。

新娘子事先央求父亲，免去鬧房習俗。不料亲戚当中，有一个海魚販子（还带了一对比目魚作賀仪），对准鑰匙眼兒，拿嘴往里噴水；正巧他要噴水，卢欧老爹过来拦住，对他解释：女婿有身分，这样鬧是不可以的。亲戚勉强依了，可是心里直嫌卢欧老爹傲气，走到一个角落，和另外四五个客人打成一伙；这几个人偶尔一連几回在席上吃了次肉，也認为主人薄待他們，就嘀嘀咕咕，話里带刺，咒他敗家。

包法利老太太整日沒有开口。媳妇的梳装、酒席的安排，全沒有同她商量；她老早上了床。她的丈夫非但不跟她安息，反而差人到聖·維克道买雪茄，吸到天明，一边拿樱桃酒兑上檸檬酒喝，——这种搀合方式，在座的人因为不懂，分外敬重他。

査理生性不詼諧，婚礼期間，并不出色。从上湯起，賀客作为一种責任，朝他直說俏皮話、同音字、双关語、恭維話和猥褻

話，他也就是应付而已。

第二天，异乎寻常，他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大家簡直把他看成昨天的女郎，而新娘子行若無事，諱莫如深，就連最狡黠的人也猜不透她的心思；她走过他們身边，他們打量她，显出万分紧张的心情。可是查理什么也不掩飾。他喊她“我的太太”，称呼亲热，逢人間她，到处找她，时常把她拉到院子，人远远望去，就見他在树木中間，摟住她的腰，繼續行走，身子弯过去，头蹭乱她胸前的花边。

婚后过了两天，新夫妇动身：查理要看病人，不便久离。卢欧老爹套上他的小貨車送他們，又亲自陪到法松鎮。他在这里最后吻抱一次女兒，下了車，往回走。他走上百十来步，站住望着小貨車走远，輪子在塵土中旋轉，长嘆了一口气。接着他想起他的婚礼、他的往事、太太第一次怀孕；他从岳家带她回去，这一天，他也很快活来的，她騎在他的背后，馬踏着雪；因为当时是在聖誕节前后，田野正好白茫茫一片；她一只胳膊抱牢他，一只胳膊挎着她的籃子；帽子是芮地样式，風吹动花边长帽带，有时候飘到嘴上；他一回头，就見她的小紅脸蛋，貼紧他的肩膀，在她的金黃帽沿底下，靜悄悄微笑。她为了取暖，不时拿手指伸进他的胸怀。这一切，都多远哉遙遙！他們的兒子，活到如今，三十岁了！他不由朝后望望。路上一無所有。他覺得自己好生凄凉，活像一所空房子；热气騰騰的酒菜，早已冲昏头脑，現在横添上动情的回忆和悲伤的心思，他一时真想到教堂旁边[41]轉上一轉。不过他怕去了愁上加愁，就一直回家去了。

約摸六点鐘光景，查理夫妇到了道特。邻居凑到窗戶跟前，看他們的医生的新夫人。

老女佣人过来同她見礼，道歉晚飯沒有备好，請太太先認認

她的住宅。

5

房子前脸，一砖到頂，正好沿街，或者不如說是沿路。門后挂一件小領斗篷、一副馬籠头、一頂黑皮便帽，角落地上扔一双皮裹腿，上面还有干泥。右手是厅房，就是説，飲食起居所在。金絲雀黃糊墻紙，高头滚一道罌花，由于帆布底子沒有鋪平，整个都在顫摆；紅压边白布帘，錯开挂在窗口；壁爐板架窄窄的，上面放着一只明光閃閃的座鐘。样式是席波克拉特[42]的头，一边一枝橢圓形罩子扣着的包銀蜡烛台。过道对面是查理的診室、六步来寬的小屋，里头有一张桌子、三张椅子和一张大靠背扶手椅。一个六格松木書橱，单是《医学辞典》[43]，差不多就占滿了。辞典沒有裁开[44]，但是一次一次出卖，几經轉手，装訂早已損坏。看病时候，隔墻透过牛油融化的味道，人在厨房，同样听見病人在診室咳嗽，講説他們的病历。再往里去，正对院子和馬棚，是一間有灶的破烂大屋，現在当柴房、堆房、庫房用，擱滿废鉄、空桶、失修的农具和許多别的东西，上下灰塵，也摸不清作什么用。

花园长过于寬，夹在土墻当中，沿墻是果实累累的杏树，靠近田野，有一道荆棘籬笆隔开。当中是一个石座青石日晷。四畦瘦小野薔薇，互相对称，环繞着一塊較为实用的方菜地。院子深处云杉底下，有一座讀祷告書的石膏堂长像。

爱瑪来到樓上。第一間沒有家具。第二間寢室靠里，有一张紅幔桃花心木床；还有一只蚌壳盒子，点綴五斗柜；窗边有一张書桌，上面放着一个水晶瓶，里头插了一把白綾带束扎的橘花。这

是新娘子的花、前人的花！她看着花。查理发觉了，拿花放到搁楼；爱玛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她带来的东西放在周围），想着纸匣里她的结婚的花，凝神自问，万一她死了的话，这束花又将如何。

开头几天，她盘算改动家里的布置，去掉蜡烛台的罩子[45]，换了新糊墙纸，又漆一遍楼梯，花园日晷四周，搁了几条板凳。她甚至于打听怎么样安装喷水鱼池。最后，丈夫知道她喜欢乘马车散心，买了一辆廉价出让的包克[46]，装上新灯和防泥的花皮护带，宛然就是一辆提耳玻里[47]。

所以他快乐，在世上毫无忧虑。两个人面对面用饭、黄昏在大路散步、她的手整理头发的姿势、她的草帽挂在窗户开关上的形象和许多查理梦想不到的欢愉，如今构成他的幸福的存在。早晨他躺在床上，枕着枕头，在她旁边，看阳光射过她可爱的脸蛋的汗毛，睡帽带子有齿形缀饰，遮住一半她的脸蛋。看的这样近，他觉得她的眼睛大了，特别是她醒过来，一连几次睁开眼睑的时候；阴影过来，眼睛是黑的，阳光过来，成了深蓝，仿佛具有层层叠叠的颜色，深处最浓，越近珐琅质表面越淡。他自己的视线消失在颜色最深的地方，他看见里面有一个小我，到肩膀为止，另外还有包头帕子和他的衬衫领口。他下了床。她来到窗前，看他动身，胳膊肘拄着窗台，一边放一盆天竹葵，穿着她的梳装衣，松松的，搭在身子周围。查理在街上蹬住界石，扣牢刺马距；她在楼上继续和他说话，咬下一瓣花或者一片叶来，朝他吹过去，鸟儿似的，一时飞翔，一时停顿，在空中形成一些半圆圈，飘向门口安详的老白牝马的蓬乱鬣毛，待了待，这才落到地上。查理在马上送她一个吻；她摆摆手，关上窗户，他出发了。于是他走在大路，尘土飞扬，如同一条长带子，无终无了，或者走在坑坑洼洼的小道，树木弯弯曲曲，好似棚架一般，或者走在阡陌，小

麦一直齐到腿弯子，就見太陽照耀肩膀，鼻孔吸着早晨的空气，心中充满夜晚的欢愉，精神平静，肉体满足，他咀嚼他的幸福，就像飯后还在回味消化中的口蘑的滋味一样。

在这以前，他生活上哪一点称心如意？难道是中学时期？关在那些高墙中間，孤零零一个人，班上同学全比他有錢，有气力，他的口音逗他們笑，他們奚落他的服装，他們的母亲来到会客室，皮手筒里带着点心。难道是后来学医的时期？錢口袋永远瘪瘪的，一个做工的女孩子，明明可以当他的姘头，因为她陪他跳双人舞的錢，他付不出，也都吹了。此后他和寡妇一道过了十四个月，她那双脚在床上就像冰塊一样凉。可是现在，他心爱的这个标致女子，他一輩子占有。宇宙在他，不超过她的紡綢衬裙的幅員；他責备自己不爱她，起了再看看她的心思；他迅速回家，走上楼梯，心直扑騰。爱瑪正在房間梳洗；他潜着脚步，走到跟前，吻她的背，她猛吃一惊，叫了起来。

他一来就忍不住摸摸她的篦梳、她的戒指、她的肩巾；有时候，他张开嘴，大吻她的脸蛋，要不然就順着她的光胳膊，一路小吻下去，从手指尖尖头一直吻到肩膀；她推开他，半微笑，半膩煩，好像对付一个死跟在你后头的小孩子一样。

結婚以前，她以为自己有爱情；可是应当从这种爱情得到的幸福不見来，她想，一定是自己弄錯了。欢愉、热情和迷恋这些字眼兒，从前在書上讀到[48]，她覚得那样美，到底在人生上，有什么正确意义，爱瑪極想知道。

6

她讀过《保耳与維尔吉妮》[49]，梦見小竹房子、黑人道曼戈、

狗“忠心”、特别是，一个好心小哥哥，情意缠绵，爬上比钟楼还高的大树，给你摘红果子，或者赤脚在沙地跑，给你带来一个鸟窠。

十三岁上，父亲送她到修道院，亲自带她进城[50]。他们投宿圣·皆尔外区一家客店，晚饭用的盘子，画着拉·法里耶尔小姐[51]的故事。解释传说的文字，句句宣扬宗教、心地的温柔、以及宫廷的辉煌景象，可是东一道印，西一道印，划来划去，上下文连不起来了。

她在修道院，起初不但不嫌憋闷，反而喜欢和修女们在一起相处。她们要她开心，领她穿过一条长廊，走出饭厅，去看礼拜堂。休息时间，她很少游戏。她熟悉教理问答，有了难题，总是她回答教务协理先生。于是永不离开教室的温暖的气氛，活在这些戴铜十字架念珠、面色苍白的妇女中间，加以圣坛的芳香、圣水的鲜冽和蜡烛的光耀散出一种神秘的魅力，日子一久，她也就逐渐绵软无力了。她不听弥撒，只死看书上天蓝框子的圣画；她爱害病的绵羊、利箭穿过的圣心或者边走边倒在十字架上的可怜的耶稣[52]。她练习苦行，试着一天不吃饭，还左思右想，要许一个愿。

临到忏悔，她为了久待，编造一些小故事，跪在阴影地，双手合十，脸贴住栅栏门，听教士细声细气讲话。布道中间，往往说起的比喻，类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久的婚姻，在灵魂深处，兜起意想不到的喜悦。

黄昏祷告以前，在自习室读宗教作品。星期一到星期六，读一些圣史节要，或者福赖席路斯院长的《讲演录》[53]；星期日，增加兴趣，选读《基督教真谛》[54]。浪漫主义的忧郁，回应大地和永生，随时随地，发出嘹亮的哭诉，她头几回听了，十分入神！我们

接受自然的感染，通常要靠作品作媒介，她的童年如果是在商業区店鋪后屋过掉的話，她也許容易受到感染，可是她太熟悉田野，听得出羊叫喚，懂奶房工作，也晓得犁。她看慣安靜風物，反轉过来，喜好刺激。她愛海只愛海的惊涛駭浪，愛青草仅仅愛青草遍生于废墟之間。她必須从事物得到一种切身利益；凡不直接有助于她的感情發泄的，她就看成無用之物，弃置不顧，——正因为天性多感，远在艺术愛好之上，她寻找的是情緒，并非風景。

有一个老姑娘，每月来修道院，做一星期女紅。因为她是大革命摧毁的一个世家的后裔，有大主教保护，她和修女們一道在飯厅用飯，飯后和她們閑聊一会兒，再做女紅。住堂生常常溜出教室看她。前一世紀有些情歌，她还記得，一边撚針走綫，一边就曼声低唱起来。她講故事，报告新聞，替你上街买东西，围裙袋里总有一部传奇小説，私下借給大女孩子看，老姑娘休息的时候，自己也是一章一章拚命看。書上無非是恋愛、情男、情女、在冷清的亭子暈倒的落难命妇、站站遇害的驛夫、頁頁倒毙的馬匹、陰暗的森林、心乱、立誓、嗚咽、眼泪与吻、月下小艇、林中夜鶯、公子勇敢如獅，溫柔如羔羊，人品無双，永远衣冠修整，哭起来泪如泉涌。愛瑪就这样在十五岁上，有半年之久，一双手沾滿了古老書报租閱处[55]的灰塵。后来她讀司各脫[56]，醉心历史事物，悬想大皮柜、警衛室和行吟詩人。她巴不得自己也住在一所古老庄园，如同那些腰身細长的女庄主一样，整天在三叶形穹窿底下，胳膊肘支着石头，手托住下巴，遙望一位白羽騎士，跨下一匹黑馬，从田野远处疾馳而来。她当时崇拜瑪利·斯圖亚特[57]，衷心尊敬那些出名或者不幸的妇女。在她看来，貞德、艾苈伊絲、阿涅絲·扫賴耳、美人拉·弗隆与克萊芒絲·伊叟尔[58]，超

群出众，彗星一般，扫过历史的黑暗天空，而聖·路易与他的櫟树、临死的巴雅尔、路易十一的若干暴行、聖·巴托罗繆的一些情况、貝阿人的羽翎[59]和頌揚路易十四的花盘子的經久不忘的回忆，虽然东一閃，西一閃，也在天空出現，但是彼此之間，毫無关联，因而长夜漫漫，也就越發不見形迹。

她在音乐課上唱的歌，不外乎金翅膀的小天使、聖母、內海、甘道里耶[60]，全是一些悠閑之作，文字庸俗，音調輕浮，她在这里，影影綽綽，看見感情世界的动人形象。有些同学，年节賀礼收到詩文并茂的画册，带到修道院来。必須藏好；查出来，非同小可；她們躲在寢室讀。爱瑪小心翼翼，掀开美丽的錦緞封面，就見每首詩文底下，陌生作家署名，大多数不是伯爵，就是子爵，她看着这些名字看呆了。

她战战兢兢，吹开保护画幅的紗紙；紗紙起来，折一半，又輕輕落下。画上是：陽台栏杆后面，一个穿短斗篷的青年男子，摟住一个腰带挂着布施袋的白袍少女；要不然就是英吉利命妇的無名画像，金黄鬈环，戴圓草帽，睁开又大又亮的眼睛望你。有的命妇歪靠馬車，馳騁草地，馬前有一只猎犬跳躍，两个白褲小僮馭馬。有的命妇坐在沙發上，身旁一封开口的信，仰首凝思，遙望月亮，窗戶半开，还讓黑幔挡住一半。天眞烂漫的命妇，脸上一滴眼泪，隔着哥特式鳥籠的小柱，引逗一只斑鳩，要不然就是，一脸微笑，头側向一边，十指尖尖，翘起来如波兰式鞋[61]，掐雛菊的花瓣，画上还有吸长烟袋的苏丹[62]，在凉棚底下巴雅黛尔[63]的怀里暈了过去；还有吉阿屋尔[64]、土耳其刀、希腊帽；特别是酒神故乡的蒼白風景[65]，我們經常在这里看到棕櫚、冷杉，右边几只老虎，左边一只獅子，天边几座韃靼尖塔，前方几堆罗馬遺址，再前又是几只蹲在地上的駱駝；——一片潔淨的处女森林，

像框子一样，环繞四周，同时一大道陽光，笔直下来，在水中蕩漾，或远或近，青灰的湖面露出一些白色的伤痕，表示有几只天鵝正在游泳。

挂在墙上的甘該灯[66]，正在爱瑪头上，罩子聚下光来，照亮这些寰球圖解，一幅一幅，从眼前經过；寢室靜悄悄的，远远传来一輛馬車的响声，馬車回来晚了，还在馬路走动。

母亲死的头几天，她哭的十分伤心。她拿死者头髮給自己編了一个紀念片；她写了一封家信，滿紙人生辛酸，要求日后把她也埋在母亲坟里。老头子以为她病了，赶去看她。人生灰黯的希有理想，庸人永远达不到，她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来到这种境界，未免躊躇滿志。所以她由着自己滑入拉馬丁的蜿蜒細流[67]，諦听湖上的竖琴、天鵝死时的种种哀鳴、落叶的种种响声、升天的貞女和在溪谷布道的天父的声音。她感到膩煩，却又絕口否認，先靠習慣，后靠虛荣心，总算撑持下来；她最后覺得自己平复了，心中沒有憂愁，就像額头沒有皺紋一样，不由自己大吃一惊。

女修士們从前一直認为卢欧小姐应神召，有前程，如今發現她似乎辜負她們的爱护，惊奇万分。她們也确实在她身上尽心来的，一再要她参加日課、靜修、九日敬礼[68]、布道，一再宣講应当尊敬先聖与殉教者，也諄諄劝誨应当克制肉体、拯救灵魂，可是她就像馬一样，你拉紧繮繩，以为不会出事，豈知馬猛然站住，馬銜滑出嘴来了。她是热狂而又实际，爱教堂为了教堂的花卉，爱音乐为了歌的詞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反抗信仰的神秘，好像院規同她的性情格格不入，她也越来越恐恨院規一样。所以父亲接她出院，大家并不惜别。院长甚至于發覺，她在末期，不尊重修道院的共同生活。

爱瑪回家，起先还高兴管管僕人，过后討厭田野，又想念她

的修道院了。查理初来拜尔斗，她自以为万念俱灰，沒有东西可学，也沒有东西值得感受。

但是对新生活的热望，或者也許是由于这个男人的存在而起的刺激，足以使她相信：她終于得到了那种不可思議的愛情。在这以前，愛情仿佛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鳥，可望而不可即，在詩的灿烂的天空翱翔；——可是現在她也不能想像，这种安靜生活就是她早先梦想的幸福[69]。

7

她有时候寻思，她一生最美好的时日，也就只有所謂蜜月。領略蜜月味道，不用說，就該去那些名字响亮的地方，新婚夫妇在这些地方有最可人意的閑散[70]！人坐在驛車里，头上是蓝綢活动車篷，道路崎岖，一步一蹬，听驛夫的歌曲、山羊的鈴鐺和瀑布的喧豗，在大山之中，响成一片。夕陽西下，人在海灣岸边，吸着檸檬树的香味；过后天黑了，只有他們两个人，站在别墅平台，手指交错，一边做計划，一边眺望繁星。她覺得某些地点应当出产幸福，就像一棵因地而异的植物一样，換了地方，便长不好。她怎么就不能胳膊肘支着瑞士小木房的陽台，或者把她的憂愁关在一所苏格兰茅廬，丈夫穿一件花边袖口、长裾青絨燕尾服，踏一双軟靴，戴一頂尖帽！

她也許想对一个什么人，說說这些知心話。可是这种不安的心情，捉摸不定，云一样变幻，風一样旋轉，怎么出口呢？她缺乏字句，也缺乏机会、胆量。

不过假使查理願意的話、詫异的話、看穿她的心思的話，那

怕一次也罢，她觉得，她的心头就会立时涌出滔滔不絕的話来，好比手一碰墻边果木树，熟了的果子紛紛下墜一样。可是他們生活上越相近，她精神上离他却越远了。

查理的談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見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著寻常，激不起情緒，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他說，他在卢昂居住的时候，从未动过念头，上剧場看看巴黎的演員。他不会游泳，不会比剑，不会放手槍，有一天，她在一部传奇小說，遇到一个騎馬的术語問他，他瞠目不知所对。

正相反，一个男子难道不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啓發你領会热情的力量、生命的奥妙、一切秘密嗎？可是这位先生，一無所教，一無所知，一無所期。他相信她快乐；然而她恨他的正是他这种稳如磐石的安定、这种心平气和的迟鈍、甚至于她带給他的幸福。

有时候，她画素描，查理把这当作重要娱乐，直挺挺站在一旁，看她俯向画册，眨动眼睛，酌量她的作品，要不然就是，在大拇指上，拿面包心子揉成小球[71]。說到鋼琴，她的手越弹的快，他越觉得出奇。她弹音鍵，信心在握，上上下下，打遍鍵盘，停也不停。这架旧乐器，鋼絲倚里歪斜，經她一弹，响声震耳，只要窗戶开开，村头也听的眞切；承發吏的練習生，走过大路，光着头，穿着布鞋，手里拿着公文，也站住了听她弹琴。

另一方面，爱瑪懂得料理家务。她送賬单給病人，附一封信，措詞婉轉，不露索欠痕迹。星期六，有邻人用飯，她想方法燒一盘精致的菜，还会拿青梅在葡萄叶上摞成金字塔，蜜餞罐倒放在盘子上端出来，她甚至于說起为用果点买几只漱口杯。凡此种种，影响所及，提高人对包法利的敬重。

娶到这样一位太太，查理临了也自視甚高了。她有两小幅

鉛画稿，他配上很寬的框子，用綠长繩挂在厅房墙上，傲形于色，指給人看。大家做完弥撒出来，就見他站在門口，穿一双漂亮綉花拖鞋。

他回家晚，十点鐘，有时候半夜。他要东西吃，女仆睡了，只有爱瑪伺候他。他要晚飯吃的自在，脫掉大衣。他一个一个說起他遇見的人、去过的村子、开过的藥方，心滿意足，吃完洋葱烧牛肉，剝去干酪外皮，啃掉一只苹果，喝光他的水晶瓶，然后上床，身子一挺，打起鼾来了。

他长久养成戴睡帽睡覚的習慣，包头帕子在耳边扣不牢实，一到早晨，头髮就乱蓬蓬散了一脸，枕头带子又夜晚松了，鴨絨攪白了他的头髮。他总穿一双笨重靴子，脚背两个厚褶子，斜趋踝骨，靴筒笔直向上，紧绷绷的，活像一只木头脚。他說"这在乡下很够好的啦。"

他的母亲贊成他这样俭省；因为，自己家里吵凶了，她待不住，像往常一样来看他；可是老太太对兒媳妇似乎有成見。她覚得"他們的家境不衬她这种作風"；柴呀、糖呀、还有蜡烛，"就像高門大戶一样糟蹋"，光是厨房烧的木炭，足可以上二十五盘菜！她帮她整理衣橱，教她监視屠戶送肉。爱瑪拜領这些教訓，老太太的教訓反而多了；两个人整天"媳妇呀"、"媽呀"呼来喚去，嘴唇微微發抖，話甜甜的，声音顫悠悠的，显着生气。

杜比克夫人在世时节，老太太覚得自己还受兒子爱戴；可是現在，查理对爱瑪的恩情，在她看来，分明等于一种对她的慈爱的捐弃行为、一种取而代之的侵占行为；她注視兒子幸福，悶不作声，仿佛一个人破了产，隔着玻璃窗，望見别人坐在自己的旧宅吃飯。她用回想当年的方式，向他提起她的辛苦和她的犧牲，爱瑪心粗气浮，相形之下，单宠她一个人，显然不合理。

查理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才好；他尊敬母亲，爱極了太太；他覺得前者判断正确，但是后者無可貶責。老太太說过的最不痛不痒的指摘，他在她走后，用同样話，畏畏縮縮，冒昧說了一两句；爱瑪一句話就証明他错，打發他看病人去了。

不过她根据自以为正确的原則，願意表示自己恩爱。于是月光皎潔，她在花园，一首一首吟誦她記得起来的情詩，一面嘆息，一面为他唱一些憂郁的慢調；可是吟唱之后，她發現自己如同吟唱之前一样平静，查理也似乎并不因而爱情加重，感动加深。

仿佛火刀敲石子，她这样敲了一陣自己的心，不見冒出一顆火星来，而且經驗不到的东西，她沒有能力了解，正如不經传統形式表現的东西，也沒有能力相信一样，她輕易就認定了查理的热情毫無惊人之处。感情流露，在他成了例行公事；他吻抱她，有一定时間。这是許多習慣之中的一个習慣，就像晚飯单調乏味，用过以后，先晓得要上什么果点一样。

有一个猎警[72]，害肺炎，經他医好，送了他的太太一只意大利种小母猎犬；她带它散步，因为她有时候出去走走，独自待上一时，避免老看日久生厭的花园和塵土飞揚的大路。

她一直走到巴恩鎮的山毛櫸林子、田边墙角的荒亭子附近。深沟乱草之中，有叶子鋒利的高蘆葦。

她先望望周围，看和上次她来，有沒有什么变动，她又在原来地点看到毛地黃和桂竹香，蕁麻一丛一丛环繞大石塊，地衣一片一片沿着三个窗戶。窗版永远关閉，腐烂的木屑落滿了生銹的鉄档。她的思想起初漫無目的，忽来忽去，就像她的猎犬一样，在田野兜圈子，吠黃蝴蝶，追鼩鼱，咬小麦地边的野罌粟。随后，观念漸漸集中了，于是爱瑪坐在草地，拿陽伞尖尖头輕輕刨

土，向自己重复道：

"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結婚？"

她問自己，她有沒有方法，在其他巧合的机会，邂逅另外一个男子。她試着想像那些可能發生的事件、那种不同的生活、那个她不相識的丈夫。人人一定不如他。他想必漂亮、聪明、英俊、夺目，不用說，就像他們一样、她那些修道院的老同学嫁的那些人一样。她們如今在干什么？住在城里，市声喧杂，剧場一片音响，舞会灯火輝煌，她們过着心曠神怡的生活。可是她呀，生活好似天窗朝北的擱楼那样冷，而煩悶就像默不作声的蜘蛛，在暗地結网，爬过她的心的每个角落。她想起發奖的日子，她走上講台，接受她的小花冠。她梳辮子，穿白袍子，脚上是开口黑毛綫鞋，一付可爱模样；回到座位，男宾斜过身子向她致賀；滿院車輛，大家在車門口同她話别，音乐教員挾着他的小提琴匣，边走，边打招呼。这一切都多远啊！多远啊！

她喊加里过来，抱在膝盖当中，摸着它的細长头，对它道：

"来，無憂無虑的东西，吻吻女主人。"

随后小狗慢悠悠打呵欠，她望着它的憂郁的嘴脸，心軟了，于是把它当成自己，好像安慰一个受苦人一样，大声同它說話。

有时候，狂飆驟起，海風一躍而过苟地的高原，就連远方田地，空气也有了盐水味道。灯心草伏在地面，簌簌作响，山毛櫸的叶子立即打寒噤，發出响声，而树梢也总在搖来摆去，呼嘯不已。爱瑪拉紧披肩站起来。

林蔭道的树叶，密密層層，映下一片綠光，照亮地面的青苔。青苔在她的脚底下，細声細气喊喳。夕陽西下，树枝之間的天变成紅顏色，树身一般模样，排成一条直綫，仿佛金色底子托着一排棕色圓柱。她怕起来了，呼喊加里，急忙走大路奔回道特，倒

进扶手椅，整夜未曾开口。

但是九月梢左右，她的生活出了一件大事；昂代尔維利耶侯爵邀她去渥畢薩尔。

复辟时期[73]，侯爵是国务卿，現在希望再过政治生涯，許久以来，就在进行众議院选举的准备工作。冬天他分批大量饋送木柴；他在县議会总是慷慨激昂，为本区要求多修道路。大夏天他害口疮，查理凑巧一竹叶刀，奇迹似的，治好了他。管家到道特送手术費，当天黃昏回来，說起他在医生小花园，看見上品樱桃。而樱桃树在渥畢薩尔就长不好，侯爵向包法利討了一些接枝，覚得理应亲身道謝，恰巧看見爱瑪，覚得她身材窈窕，行起礼来，决不似乡下女人；因为印象好，他相信請年輕夫妇到庄园来，既不有失身分，而另一方面，也不至于給自己造成困难。

有一天星期三，三点鐘，包法利夫妇坐上他們的包克，去了渥畢薩尔，車后捆了老大一件行李，脚篷前面放了一个帽盒。查理腿当中，还夹着一个紙匣。

他們来到，正好天黑，有人在草地点起油灯，給馬車照亮道路。

8

庄园是近代建筑，意大利風格，两翼前伸，三座台阶，貼連一片大草坪，有几只母牛在吃草，一丛一丛大树，距离相等，分列两旁，同时一簇一簇灌木、山躑躅、紫丁香和雪球，大小不等，沿着曲曲折折的沙砾小道，密密匝匝，朝外拱出它們的枝叶。桥下流过一条小河；人隔着雾，隐約望見几所泥草房頂建筑物，在草地

零星散开；两座山岡，坡度不大，树木蓊郁，环繞草地；再往里去，綠蔭翳翳，車房和馬厩，平列两綫：它們是拆毁的旧庄园的残余部分。

查理的包克停在当中台阶前面；听差們露面了；侯爵向前，挎起医生太太的胳膊，領她走进过厅。

过厅很高，大理石地，脚步响动和說話声音，像在教堂一样有回声。正面笔直一座楼梯，左手一道走廊，对着花园，通到弹子間，人在門口，听見象牙球碰来碰去的响声。她穿过弹子間，走向客厅，看見几个男人，围住球台，面孔严肃，下巴貼着高領結，个个挂勛章，一脸微笑，不声不响，推动他們的球杆。板壁發暗，挂着几个鍍金大框，框边靠下，黑字写着他們的名姓，上面是："約翰·安东·昂代尔維利耶·伊外尔本維耳、渥畢薩尔伯爵、福賴奈叶男爵，一五八七年十月二十日，殉于古特拉司之役。"[74]另一个写着："約翰·安东·亨利·該·昂代尔維利耶·渥畢薩尔、法兰西海軍总司令、聖·米迦勒騎士勛章，一六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虎格·聖·法之战[75]负伤，一六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渥畢薩尔逝世。"再下去就辨認不清了，因为灯光聚在球台綠毡上，房間别的地方，陰影重重，灯光偶尔照到画像，碰上油漆裂口，分成一道一道細綫，把画像变成棕色。所有这些金边大黑方幅，东一塊，西一塊，露出画上一些較亮的部分：一张蒼白的額头、两只望人的眼睛、披在紅燕尾服有粉的肩头的假髮、或者丰滿的小腿的上部的一只吊袜带扣子。

侯爵推开客厅門；一位命妇（侯爵夫人本人）站起来，迎接爱瑪，請她靠近自己，坐在双人沙發上，和她亲亲热热談話，如同旧相識一般。她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肩膀好看，鷹嘴鼻子，声音拖长，栗色头髮，当天夜晚，头上蒙了一条素花边肩巾，三角

样式，垂在后背。一个金黄色头髮女孩子，坐在旁边一张高背椅上；有几位紳士，翻領綴一朵小花，围着壁爐，和命妇們閑談。

七点鐘入席。男宾較多，坐在过厅第一桌；女宾坐在飯厅第二桌，有侯爵夫妇相陪。

爱瑪一进去，就感到四围一股热气，兼有花香、肉香、口蘑味道和漂亮桌布气味的热气。烛焰映在銀罩上，比原来显的长了；多面水晶蒙了一層厚汽，对放蒼白光綫；桌上一丛一丛花，排成一条直綫；飯巾摆在寬边盘子里，叠成主教帽样式，每个折縫放着小小一塊橢圓面包。龙虾的紅爪伸出盘子；大水果一層又一層，压着敞口筐子的青苔；鵪鶉热汽騰騰，連毛烧。司膳是絲袜、短裤、白領結、鑲花边衬衫，严肃如同法官，在宾客肩膀空間，端上切好的菜，一匙子就把你选的那塊东西送到面前。小銅柱大磁爐上，有一座女雕像，衣服寬寬适适的，从下巴裹起，一动不动，望着滿屋的人。

包法利夫人注意到，有几位命妇，沒有拿自己的手套放进她們的玻璃盞[76]。

酒席上座是一个老头子，独自坐在全体妇女中間，伏在他的滿盘菜上，飯巾挽在后背，仿佛一个小孩子，一面吃，一面嘴里一滴一滴流湯汁。眼睛有紅絲。他戴的小假髮，用一条黑带子系牢。他是侯爵的岳父拉外笛耶尔老公爵，貢夫朗侯爵在渥得諾伊举行猎会，他曾經一度得到达尔杜伯爵的宠幸，据說他在古瓦尼与樸染两位先生之間，也作过王后馬丽·安托涅达的情人[77]。他一輩子荒唐，声名狼籍，不是决斗、打賭，就是搶夺妇女，蕩尽財产，害的全家人担惊受怕。他期期艾艾，指着盘子問；椅后一个听差，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告訴他菜的名目。爱瑪不由自主，时时刻刻，望着这搭拉嘴唇的老头子，像望着什么了不起的庄严

东西一样。他在宫里待过，后妃床上睡过！

香檳酒冰鎮过，爱瑪經不起嘴里那样凉，渾身上下打顫。她从来沒有見过石榴，也沒有吃过菠蘿蜜。就連沙糖，她覺得也比别的地方的沙糖更白更細。

晚飯用过，命妇們上楼，回到房間，准备参加舞会。

爱瑪重新梳装，小心在意，仔細从事，好像一个女演員初次登台一样。她照理髮师的建議理好头髮，穿上搭在床上的細呢袍。查理嫌褲腰紧，說：

"鞋底下的带子要妨碍我跳舞的。"

爱瑪回答道：

"跳舞？"

"是啊！"

"你發痴啦！人家会笑話你的，待着好啦。"

她添上一句話道：

"再說，这更合医生身分。"

查理住了口，走来走去，等爱瑪穿衣服。

他从后背看她，鏡子照着她，一边一枝蜡烛。她的黑眼睛似乎更黑了。靠耳朵那边，头髮有一点蓬起来，放出一道蓝光；髻子插了一朵玫瑰，小枝子搖来搖去，花跟着晃蕩，叶尖上有几滴人造露水。她穿一件淡郁金香袍，上面点綴三簇有綠叶相衬的小玫瑰花。查理过去吻抱她的肩膀。她說：

"走开！当心弄皺我的衣裳。"

他們听見小提琴的前奏曲和喇叭的声音。她走下楼梯，想跑下去，总算克制住了。

对舞已經开始。人紛至沓来，向前拥挤。她坐在門边一条长凳上。

对舞結束，舞場只有男人留下来，一群一群站着說話，听差穿着制服，端着大盘子，穿来穿去。妇女坐成一排，搖动画扇，花遮住一半脸上的微笑，白手套显出指甲的形态，紧紧扣住腕上的肉，手松松攥着一个金塞鼻烟壶，在手心轉来轉去。花边綴飾、金刚鑽别針、鑲人像鐲子，在上身的衣服上顫摆、胸前閃爍、光胳膊上响动。头髮貼在額头，盘在后頸，插着勿忘草、素馨花、石榴花、黍穗或者矢車菊，有王冠样子、花簇样子、树枝样子。母亲們裹着紅包头巾[78]，颦蹙着脸，安安詳詳，待在她們的座位。

邀爱瑪跳舞的男子，用手指尖摟着她；她过去站好，等候音乐开始：她这期間有一点心跳。不过她很快就心不乱了，随着乐队的节奏，左右搖曳，脚向前滑，頸項微微摆动。有时候，别的乐器停止，只有小提琴演奏，她听到妙处，嘴唇露出微笑；隔壁传来金路易[79]倒在桌毯上的叮当响声；随后，乐器又全响了，銅号吹出嘹喨的声音。脚再合上拍子，裙子飘开，蹭了过去，手时而握在一起，时而分开，眼睛原来在你面前低下去，現在又仰起来，望你的眼睛。

有些男子（十四五位），二十五岁到四十岁，在舞客中間散开，或者在門口閑談，年龄、衣著、或者面貌縱然各别，由于家世近似，一眼望去，就显出了和大家不一样来。

他們的燕尾服，縫工分外考究，料子也像特别柔軟；头髮一圈一圈压在太陽穴，亮光光的，抹了更好的生髮油。膚色是闊人膚色，白白的，其所以能这样白而又白，显然是飲食講究、善于摄生的結果，而磁器的青白、錦緞的閃光、上等木器的油漆，越發衬白了膚色。領結低低的，頸項旋轉自如；領子朝下翻，絡腮鬍鬚长长的，搭在上头；他們揩嘴唇的手絹，有一股香气散出，上面綉着名姓的第一个字母，綉的大大的。开始走向老境的人，模样透

着年輕，而年輕人的臉显着老成。热情天天得到滿足，所以他們的視綫，漠不关心，有一种恬适的神情。他們运用暴力，滿足虛荣心，控制比較容易控制的事物，馳騁駿馬，追逐蕩妇，因而举止虽然温文尔雅，隐隐之中，却也透出一种特有的粗暴气息。

离爱瑪三步远，有一位紳士，穿蓝燕尾服，和一位戴珍珠花鈿、面色蒼白的年輕妇女，閑談意大利。他們称贊聖·彼得敎堂柱子的粗大、热那亚的玫瑰、月光下的可里西，也称贊帝渥里、維苏威、加斯太拉馬尔和加辛[80]。爱瑪另一只耳朵听来的話，有許多字句她听不懂。大家围着一个年紀輕輕的男子：他在上星期賽馬，贏了礁芽小姐和罗慕路[81]，在英吉利跳一道沟，賺了两千路易。一个人埋怨他賽跑的馬长膘；另一个人埋怨錯印了他的馬的名字。

舞場空气窒悶；灯暗下来了。人朝弹子間走。有一个听差，踩上椅子，砸破两塊玻璃；包法利夫人听見玻璃碎，回过头去，望見花园有乡下人，臉貼住窗戶小柱，往里张望。她不由想起拜尔斗。她又看見田庄、泥濘的池塘、苹果树底下穿工人服的父亲；她也看見自己，像往常一样，在牛奶棚揭掉瓦盆里的乳皮。她的过去生活，虽然像在眼前一样，可是在現时五光十色之下，也就完全消逝了，她几乎不相信自己这样生活过。她在舞厅；舞厅之外，朦朧一片，統統盖在黑影底下。她当时左手握着一只鍍銀介売，正在吃里面的櫻桃酒刨冰，眼睛閉一半，匙子放在口中。

旁边一位命妇，掉了扇子，正好过来一位舞客。命妇道：

“先生，我的扇子掉在这张沙發后头，好不好劳駕拾起来！”

紳士弯下腰去，伸出胳膊，爱瑪就見少妇乘机往他的帽子扔进一点白东西，叠成三角形。他撿起扇子，恭恭敬敬，献給命妇；她点点头，謝了謝他，开始嗅她的花。

消夜有大量西班牙酒和莱茵葡萄酒，虾糊湯和杏仁湯，特拉發耳卡的布丁[82]，还有各色冷肉，四边冻子直在盘里顫索。用过消夜之后，馬車开始一輛一輛走动。掀起一角紗帘，你就看見車灯的亮光，星星点点，在黑夜里消逝。长凳空了；有几个賭徒，还沒有走；乐师拿手指尖放在舌头上取凉；查理后背靠住一扇門，有一半睡着了。

早晨三点鐘，开始花色舞。愛瑪不会迴旋舞。人人跳迴旋舞，侯爵夫人，就連昂代尔維利耶小姐[83]，也跳迴旋舞。留下来的，只有住宿的客人，一共不过十二三位。

有一位跳迴旋舞的，背心敞的开开的，就像照胸脯裁成的一样，大家順口称他"子爵"，邀包法利夫人跳过一次舞，現在又来邀她，答应教她，还說她会跳的好的。

他們开始慢，后来快了。他們旋轉，样样东西围着他們旋轉，灯、木器、板壁和花地板，就像一个圓盘在軸上旋轉一样。走过門边，愛瑪的袍子，靠下飘了起来，蹭着对方的褲管；他們的腿，一来一去，輪流搁动；他朝下看她，她朝上看他；她觉得头昏眼花，連忙停住。他們又跳起来，子爵轉的越發快了，一直把她带到走廊尽头，离开众人；她气喘吁吁，险些跌倒，有一时，头倚着他的胸脯。随后，他仍然轉下去，不过慢了一些，送她回到原来座位；她朝墙一靠，手蒙住眼睛。

她睜开眼睛，就見客厅当中，有一位命妇，坐在一张小凳上，三个跳迴旋舞的男子跪在面前。她挑选子爵，小提琴又响起来了。

大家望着他們。他們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她低下头，身子一动不动，他也一直是一个姿势，身子有些类似一张弓，胳膊肘放圓，下巴向前。这个女人，会跳迴旋舞！他們跳了許久，人人

累了，他們还在跳。

客人們又閑談了一陣，說过再会，或者不如說是早安，这才走开睡覺。

查理扶着楼梯，累的腿也站不直了，一步一拖。一連五小时，他站在牌桌前面，看人斗牌，自己一窍不通。所以临到他脫靴子，如获大赦，长嘆了一口气。

愛瑪拿一条披肩盖住肩膀，打开窗戶，胳膊肘支在上头。

黑漆漆的夜晚，細雨蒙蒙。她吸着湿潤空气，風吹凉她的眼皮。跳舞的音乐还在她的耳边响来响去。她尽力掙扎不睡，延长这种豪华生活的境界，因为她沒有多久，就非放弃不可。

天开始亮。她望庄园窗戶望了許久，試着猜測她这一夜注意的那些人睡在哪些房間。她巴不得知道他們的生平事迹，滲进去，打成一片。

但是她直打寒噤。她脫去衣服，縮进被窩，躺在睡了的查理一旁。

早飯有許多人用，十分鐘了事；任何酒也沒有，医生詫异了[84]。飯后，昂代尔維利耶小姐撿了一些蛋糕屑，放进一只小盘，带給池塘的天鵝吃。大家散步，来到花塢，就見古怪植物长着一身刺，一層一層擱在架子上，像金字塔一样，上面挂了一些花盆，仿佛蛇窩的蛇太多了，滴里搭拉，垂下几条綠油油的长枝子，盘在一起。花塢过去，就是橘林，密密層層，直到庄园的堆房。侯爵要少妇开心，带她去看馬厩。馬槽是籃子形状，上空挂了一些磁板，用黑字写着馬的名字。每一匹馬，見人走过，打舌头响，就在櫪間騷动起来。馬具間地板如同客厅花地板一样耀眼。当中两根柱子，可以旋轉，上面放着鞍韂，沿墙是一长排馬銜、馬鞭、馬鐙和馬勒。

查理这期間，煩劳一个听差，駕好他的包克。車停在台阶前面，包裹一件一件塞上車，包法利夫妇向侯爵夫妇辞过行，向道特出發了。

爱瑪默不作声，望着車輪滚动。查理坐在长凳外沿，伸开两只胳膊赶車。馬小，車轅太寬，馬在当中，放开蹄子跑，繮繩軟搭搭的，浸在汗水里，直打屁股。盒子捆在包克后头，不时撞着車箱，咕咚咕咚响。

他們上到狄布尔鎮高坡，眼前忽然来了几个騎馬的人，噙着雪茄笑。爱瑪自以为認出了里面有子爵；她扭回头看，仅仅望見天边人头或高或低，依照奔馳快慢，起伏無定而已。

又走了四分之一古里远，馬鞦断了，他們只得停下来，用繩子接好。

但是查理最后查看一眼馬具，發現馬腿之間，地上有什么东西；他撿起一只雪茄匣，綠綢鑲边，当中家徽，好像大戶馬車的車門一样。他説：

"里头还有两枝雪茄，正好今天晚飯后用。"

她問道：

"倒説，你吸烟嗎？"

"有时候，也看机会。"

他拿拾来的东西放进衣袋，抽打小馬。

他們回到家，發現晚飯还沒有烧好。太太發脾气了，娜絲达席頂嘴。爱瑪説：

"滚！豈有此理，你給我走。"

晚飯是葱湯和一塊酸模小牛肉。查理坐在爱瑪对面，一副快乐神气，搓着手道：

"回到家里，开心多了！"

他們听見娜絲达席哭。他有一点爱这可怜的女仆。从前鳏居無聊，她陪他消磨过許多黄昏。她是他的第一个病人、当地最早的熟人。他終于道：

“你当眞打發她走？”

她答道：

“是啊。誰拦我不成？”

过后女仆归理臥室，他們来到厨房取暖。査理开始吸烟。他伸长嘴唇吸，不住唾痰，吐一口烟，閃开一回。她显出鄙夷的样子道：

“你要把自己弄病了。”

他放下雪茄，跑到水龙头跟前，喝了一口冷水。爱瑪抓起雪茄匣，順手丢到碗橱紧里。

第二天，日子长悠悠的。她在她的小花园散步，老在几条小径走来走去，站在花畦前面、貼墙的果树前面、石膏神甫像前面：样样东西，往日非常熟識，如今看在眼里，感到詫异。舞会似乎已經离她很远！前天早晨和今天黄昏，到底中間出了什么事，相隔如此遙远？渥畢薩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上，鑿了一个洞眼，如同山上那些大裂縫，一陣狂風暴雨，只一夜工夫，就成了这般模样。她無可奈何，只得看开，不过她的漂亮衣著、甚至于她的緞鞋，——花地板滑溜的蜡磨黄了鞋底，她都虔心虔意放入五斗柜。她的心也像它們一样，和財富有过接触之后，添了一些磨蹭不掉的东西。

所以舞会的回忆，对爱瑪成了排遣。每逢星期三，她醒过来，就問自己道：“啊！一星期以前……两星期以前……三星期以前，我在那边！”然而在她的記忆之中，面貌漸漸混淆；她忘却对舞的調子；她不再那样清清楚楚想的起制服和房間；若干細节

失散了，可是心头留下了怅惘。

9

查理不在家，她常常走到碗橱跟前，取出綠綢雪茄匣，她先前丢在叠好了的飯巾一类东西当中。

她看了又看，开了又开，甚至于还聞了聞衬里的味道：一种杂有美女樱与烟草的味道。是誰的？……子爵的。說不定是他的情妇用紅木绷子綉出来，作为紀念送他的。绷子是一件細巧物件，藏起来不給人看，綉的人滿腹心事，輕柔的髮鬟搭在上面，一綉就好几小时。爱情的气息透过綫网，每一針扎下去，不在这里扎下希望，也在这里扎下回忆：这些交錯的絲綫，只是同一緘默的热情的延續。綉成了，有一天早晨，子爵带走，放在寬爐架上，花瓶和彭帕杜尔座鐘[85]之間。他們这时候談些什么？她在道特。他呀，如今在巴黎；在巴黎！巴黎是个什么样子？名气多大！她寻开心，声音低低的，重复这两个字，它們像礼拜堂的鐘声一样在耳边响，就連她的生髮油瓶商标，也成了巴黎化身，灼爍照眼。

夜晚，海魚販子駕着大車，走过她的窗戶底下，唱着牛至草[86]歌子，鉄軲轆轉出村庄，很快就声音小了，她醒过来，听了听，自言自語道：

"他們明天就到了那边！"

于是心之所至，她跟了他們上坡下岭，穿村越庄，星光稀微，順着大路跋涉。走过一段似近又远的道路，总有一个地点，模模糊糊，打断她的梦想。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圖，手指指指点点，游覽紙上的京城。她走到大街，逗留在每个角落、街与街之間、表示房屋的白方塊前面。最后，她看累了，閉住眼睛，又見煤气灯在黑地随風搖曳，馬車的車凳嘩啦一声，在剧場廊前放下。

她訂了一份妇女刊物“花籃”，又訂了一份“沙龙仙女”。她一字不遺，讀完賽馬、晚会和初次公演的全部报道，关怀一个女歌唱家的初次献唱、一家店舖开张。她知道时装新样式、上等裁縫的地址、树林[87]和歌剧院的日程。她研究欧仁·苏的小說[88]关于家具的描繪；她讀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說，寻找想像的愉快，滿足本人的渴望。甚至于用飯，她也带了書看，同时查理一边吃飯，一边同她談話。她一讀書，总要想到子爵。她虛构了一些他和小說人物的关系。但是以他为中心的圓圈逐漸扩大，他有的这种圓光也离开他的脸，到更远的地方，照亮別的梦想。

所以在愛瑪看来，巴黎比大洋还大，一片緋紅氛围，光芒四射。芸芸众生，动乱無常，不过物以类聚，景因情异，还是可以区别开的。愛瑪在这方面，仅仅看到两三种，便以为代表人类全部活动，其实尽有不同，只是都讓这两三种形象遮住罢了。一种是外交家社会：客厅四面全是鏡子，椭圓桌面蒙一条金縫天鹅絨桌毯，人在周围，穿了后摆长长的袍子，踩着閃亮的花地板，这里有重大的秘密，有用微笑来掩飾的憂灼。其次是公爵夫人社会，面色蒼白，四点鐘起床：妇女們、可怜的天使！裙子的下摆鑲一道英吉利花边；男子們，外表平平，有才而不为人知，追寻欢乐，馬跑死了也不在乎，夏天到巴登避暑[89]，临了，四十岁左右，娶一位女繼承人拉倒。最后是飯館房間：一群文人和女演員，五顏六色，过了半夜来用飯，烛光輝映，縱声狂笑。他們这些人，揮霍如王侯，一腔沒有着落的野心和荒唐無稽的热情，生活于天地之

間、狂風暴雨之中，睥睨众人，不可一世。此外人世，不知去向，沒有明确的位置，就像不存在一样。而且事物越接近日常生活，她也越怕去想。眼边的一切，無論是沉悶的田野也好，愚蠢的小資产阶級也好，庸俗的存在也好，依她看来，在世上是一种例外，一种她不走运，偶然遇見的特殊情況，然而离开現实，浩渺無边，便是幸福和热情的广大地域。由于欲望强烈，她混淆了物質享受与精神愉悅、举止高雅与感情細致。难道愛情不像印度植物一样，需要适宜的土地、特殊的气候？所以月下的嘆息、长久的摟抱、流在伸出来的手上的眼泪、肉体的种种不安和情意的种种纏綿，不但离不开长日悠閑的大庄园的陽台、鋪着厚实地毯和有活动帘的綉房、枝叶茂密的盆景、放在台上的宝榻，也离不开珠玉的晶瑩和制服的纓縧。

驛站小伙計，每天早晨来刷洗母馬，大木头套鞋在过道穿出穿进，工人服有窟窿，光脚穿一双布鞋。他就是她应当知足的短褲馬僮！他做完活，一天就不来了，因为查理回来，亲自把馬牵到馬棚，卸下鞍子，戴上馬籠头，女仆这期間抱来一捆草，使劲扔进槽头。

愛瑪找了一个十四岁小姑娘、面相善良的孤女，替代娜絲达席（她哭的像开了河一样，終于离开了道特）。她不許她戴軟布帽，教她用第三人称[90]回話，端一杯水要用盘子，进来以前要先敲門，又教她浆衣服、烫衣服、伺候她穿衣服，一心一意，要把她訓練成为她的随身使女。新女仆怕被辞，服服帖帖，沒有半点怨言；太太經常留下鑰匙，不鎖菜櫥，全福每天晚晌偷一小包糖，做完祷告，一个人躺在床上吃。

下午有时候，她到对面和驛夫們閑談。太太待在楼上自已的房間。

她穿一件敞口便服，披肩料子的翻領底下，露出一件打褶子的衬衫，有三粒金扣子。腰带是一根墜着大流苏的絲带。石榴紅小拖鞋，一簇寬带子披在脚面。她給自己买了一本吸墨紙、一匣信紙、一枝笔管和一些信封，虽然她沒有一个人好写信；她拂拭干凈她的摆設架[91]，照照鏡子，拿起一本書，然后看着看着，想到别处，書掉在膝盖上。她直想旅行，或者回到她的修道院。她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

查理風里来，雨里去，騎着馬，四乡奔波。他就田庄桌子吃炒鷄蛋；胳膊伸进湿床；給人放血，热血濺到脸上；听快死的人喘哮；檢查洗脸盆；卷起許多脏单子。但是每天黄昏回家，他就看到一爐旺火、飯菜摆好、家具舒服、还有一个衣著講究的秀媚女人，一股清香，也不知道这种气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說不定是她的皮膚熏香了她的衬衫。

她有許多别出心裁的地方使他入迷：她有时候，花样翻新，給蜡烛剪些紙托盘，給她的袍子换一道压边，或者給簡单的菜餚取一个动听的名字，女仆烧坏了，可是查理欢欢喜喜，一扫而光。她在卢昂看見有些命妇，表鏈来一串小玩艺；她买了一串小玩艺。她要壁爐上摆一对碧琉璃大花瓶，过了一陣，她又要一个象牙針盒和一枚鍍銀頂針。查理越不懂这些考究物品，越覚得可爱。它們增加他的官能的愉快和室家的安乐，仿佛金沙，一路洒遍他的生命小径。

他身体好，气色好，名誉也完全稳定了。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不驕傲。他撫摸小孩子，从来不进酒店，而且他的人品，得到大家信任。他的特长是治輕重伤風和胸腔內諸般炎症。查理怕治死他的病人，实际开出来的方子，只是一些止痛剂，偶尔来一付呕吐剂，要不就是燙燙脚，或者放放血。他不畏惧外科，給

人放血，好像給馬放血一样，拔牙的手劲仿佛“鉄腕子”。

他最后想赶上潮流，訂了一份新刊物《医林》，他收到过要出的广告。他用罢晚飯，讀上一頁两頁，但是食物正在消化，加以房間热，不出五分鐘，他就睡着了；于是他坐在那边，一双手托住下巴，头髮披散下来，鬣毛一般，一直披散到灯座前头。爱瑪一見他这般模样，就聳肩膀。单說嫁丈夫吧，她怎么連那样一个人也嫁不到：勤奋寡言，夜晚埋头著述，最后熬到六十岁上，風湿病的年龄来了，可是不合身的青燕尾服挂着一串勛章。她巴不得包法利这个姓——她現在姓这个姓，赫赫有名，在書店公开陈列，在报上經常出現，全法兰西知道。可是查理沒有野心！伊如斗一个医生，新近会診，簡直就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屬，多少給他难堪来的。查理夜晚講給爱瑪听，她气坏了，大罵这位同業。查理受了感动，挂着眼泪吻她。可是她羞死了，恨不得打他一頓。她走到过道，打开窗戶，吸新鮮空气，好讓自己平下气来。她咬住嘴唇，低声道：

“世上会有这种人！会有这种人！”

再說，她越看他，越覺得有气。年紀一大，他举动也粗俗不文了：用果点的时候，他切空瓶的塞子；吃过东西，他拿舌头舔牙；喝起湯来，他咽一口，咕嚕一声；而且他开始發福，眼睛本来就小，脸蛋胖虛虛的，像拿眼睛朝太陽穴挤。

有时候，爱瑪拿他的編結汗衫的紅边掖到背心底下，帮他打好領結，或者手套旧了，他还想戴，她給扔开了；她这样做，并非像他想的，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由于过分想着自己，由于嫌煩。有时候，她也同他談談她讀过的东西，类如一节小說、一出新戏、或者副頁上刊登的上流社会逸聞；因为話說回来，查理到底是一个人，总有耳朵听，总有嘴唯唯諾諾。她对她的猎犬不

就無話不講！即使是对鐘擺和壁爐的木柴，她也一样会講的。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期待意外發生。她睜大一双絕望的眼睛，观看她的生活的寂寞，好像沉了船的水手一样，在霧蒙蒙的天边，遙遙寻找白帆的踪影。她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机会，哪一陣好風把机会吹到跟前，把她带到什么岸边，是划子还是三層甲板大船，滿載憂虑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醒过来，希望当天就会实現，細听种种响声，一骨碌跳下床，納悶怎么还不見来，于是夕陽西下，永远愁上加愁，她又想望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暖洋洋的天气使她呼吸有些艰难。

一入七月，她就掐指計算，还有多少星期，才到十月，心想昂代尔維利耶侯爵，也許还会在渥畢薩尔举行舞会。然而整个九月过去了，不見信息，也不見有人拜訪。

失望之下，百無聊賴，她的心又空虛起来了，于是类似的日子，一个連一个，重新开始。

日复一日，如今仿佛不断头的綫，眞要这样繼續下去，永远一模一样，数又数不清，什么也带不来！别人的生活，再平板，起碼也有机会碰到意外。那怕是一个偶然事件也好，有时候就会变化無穷，环境有了改动。可是上帝有意同她为难！她就什么事也碰不到。未来是一个过道，黑洞洞的，門在紧里关的严严的。

她不弹鋼琴了。弹它做什么？有誰听啊？她沒有机会穿短袖絲絨袍，到音乐会弹一架艾拉[92]鋼琴，十指灵活，打象牙鍵，听見众口啧啧，如同一陣微風，在身边蕩来蕩去。既然如此，犯不上破費精神去学。画册和刺綉，她丢在衣橱不管。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縫級惹她生气。她自言自語道：

“書我全念啦。”

于是閑来無事，她拿火鉗燒的紅紅的，或者看下雨。

星期日，晚課鐘声响了[93]，她多愁悶！她呆呆瞪瞪，細听鐘声一下一下在响。日光黯淡，猫在屋頂聳起了背，慢条斯理走动。風在大路揚起一陣一陣塵土。有时候，远远传来一声犬吠；单調的鐘声，按着均匀的拍子，响个不停，在田野里消散了。

人从教堂出来。妇女穿着塗了蜡的木套鞋，男子穿着新工人服，小孩子光着头，在他們前面蹦跳，一个一个，回到家里。有五六个男子，总是这几个人，在客店大門口玩瓶塞，一直玩到黑夜。

冬季严寒，每天早晨，玻璃窗凝一層霜，射过来的日光，灰灰的，像是从毛玻璃透过来的一样，有时候，整天不見变化。一到下午四点鐘，就得掌灯。

每逢晴天，她下楼来到花園。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一些銀綫花边，有些长綫明晃晃的，从这一棵白菜挂到另一棵白菜。听不見鳥声，好像全在睡覺一样，草盖住墙边的果树，葡萄仿佛一条大蛇，有了病，盘在墙檐底下。走近了，就見爬着多足的鼠妇。云杉底下，靠近籬笆，戴三角帽的堂长像掉了右脚，就連石膏也冻脫了皮，脸上留下一些白癬，还在讀他的祷告書。

随后她又上楼，关了屋門，剔剔炭，火旺旺的，她渾身無力，覺得心中分外煩悶。她未尝不想下楼和女佣人談談話，不过体面攸关，也就只好作罢。

每天在同一时間，小学校长戴一頂青緞小帽，推开他的窗版；乡間警察走过，工人服上佩着他的刀。黄昏和早晨，驛站的馬，穿街而过，三四一起，到池塘飲水。一家酒館門鈴不时在响；理髮师的小銅脸盆，用作鋪子的招牌，起了風，就見在两根鉄杆上，吱嘎乱响。一张旧时装画，給鋪子作装璜，貼在窗玻璃上，还

有一座黄头髮女人半身腊像。理髮师也直在自嗟自嘆，一筹莫展，前途黯淡，梦想在大城市开鋪子，譬方說吧，卢昂就好，在碼头上，靠近剧場；他整天走来走去，从村公所走到教堂，愁眉苦脸，等待顧客。包法利夫人仰起头来，总見他待在那边，仿佛一个值班哨兵，歪戴希腊小帽，穿着呢上身。

到了下午，有时候，厅房窗戶外边，出現了一个男人腦壳，脸晒的焦黃，黑絡腮鬍鬚，微笑起来，又慢，又随便，又柔和，露出一嘴白牙。迴旋舞跟着就开始了；風琴上面，有一个小小客厅，里头是手指般的高的舞俑、裹着玫瑰紅包头巾的妇女、穿着背心的狄洛人[94]、穿着青燕尾服的猴子、穿着短褲的紳士，在扶手椅、大沙發和几子之間，轉来轉去，一道一道金紙接牢的碎鏡片，映出他們的舞姿。这人一面旋轉搖手，一面向左、向右、向窗戶张望。他不时朝界石唾一口又长又粘的老黃痰。乐器的硬皮带挂久了肩膀，肩膀支不住，他拿膝盖頂住乐器。一个叶形銅鈎吊起一幅玫瑰紅緞幕，匣子里头传出嗚嚷嗚嚷的音乐，一时悲伤、迂徐，一时喜悦、急促，全是别处舞台上演奏的曲調、客厅歌唱的曲調、夜晚烛光下伴舞的曲調，这些社会回声，就这样一直传到爱瑪耳边。薩那邦德[95]舞曲，無尽無休，在她的脑內起伏。他的思想随着音符跳躍，飘忽無定，一个梦去，一个梦来，旧憂未消，新憂又起，好像巴雅黛尔，在地毯的花卉上，舞来舞去一样。他摘下鴨舌帽，斂过了錢，拉下一幅旧蓝呢，蒙好風琴，扛在后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开。她望着他走。

但是特别是用飯时間，她最忍受不了：楼下这間小厅房，壁爐冒烟，門吱嘎响，墻上滲水，石板地潮湿。她觉得人生的辛酸統統盛在她的盘子，肉香从她的灵魂深处，仿佛勾起别的恶泛泛的气味。查理吃飯吃的慢；她不是嘎叭一声咬榛子，就是支起胳

膊肘，用刀子尖尖，在油布上划小道道。

家事她如今听其自然；四旬斋[96]期間，婆婆来道特住了几天，見她改了样，很是詫异。説实話，她从前那样經心在意，如今整天乱头粗服，穿一双灰布袜，点一根脂油烛[97]。她一来就説，他們不是有錢人家，应該省吃俭用，还説什么她很称心，她很快活，她非常喜欢道特和一些别的新調調，来堵老太太的口。而且爱瑪似乎沒有听劝的意思；甚至于有一回，老太太兴之所至，信口説起主人应当监視佣人信教，她唯一的回答就是怒目而視，連声冷笑，老太太吓的再也不説起这类話了。

爱瑪越来越乖戾任性。她要了几样菜，菜来了，动也不动；今天光喝新鮮牛奶，明天就来几杯淡茶。她常常賭气不出門，随后又嫌气悶，打开窗戶，穿一件薄薄袍子。万一恶声恶气申斥了女佣人的話，她不送她礼物，就打發她到邻居家散心去，好比她有时候，口袋的銀幣統統給了穷人，一个不剩一样，虽然她并不心軟，也不容易就受别人感动，正如大多数农村出身的士大夫，灵魂之中，一直保留着父亲手上的腁子一样。

二月梢左右，卢欧老爹紀念女婿医好他的腿，亲自送来一只肥大的母火鷄，在道特住了三天。查理料理病人，只有爱瑪陪他。他在臥室吸烟，朝火篦唾痰，説起庄稼、小牛、母牛、家禽和乡行政委員会，左説右説，临到他走，她把門一关，觉得松快，連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再説，她看不起任何事、任何人的心情，也沒有意思隐瞞；有时候，故意表示見解特别，别人称道的，她偏指摘，要不然就称道恶行敗德；丈夫听了，睜大一双眼睛。

这可怜的情形，眞就永远下去？她有沒有跳出的一日？其实，生活快乐的妇女，她哪一个比不上！她在渥畢薩尔，也見过几个公爵夫人来的，腰身比她粗笨，举止比她傖俗；她恨上帝不

公道，头頂住墻哭；她歆羡动乱的生涯、戴假面具的晚会、聞所未聞的欢娱、一切她沒有經見然而应当經見的疯狂爱情。

她臉色蒼白，心跳也不正常。查理要她服敗醬湯[98]，洗樟脑澡，种种努力，似乎只是使她格外有气罢了。

有些天，她像發高烧，說胡話一样，絮叨不完；兴奋过了，紧接着又像失去知觉一样，不言不动。于是她要自己再有生气，拿起一瓶科倫香水[99]，就朝胳膊上洒。

因为她一直抱怨道特不好，查理心想，她生病一定是受了当地气候感应的緣故；他存了这种心思，当眞想着換一个地方行医了。

她从这时候起，喝醋要自己瘦，得了干咳小毛病，一点胃口也沒有了。

住过四年，正熬出了头，查理离开道特，幷不合算。可是万一事在必行的話，也就顧不得了！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她害的是一种神經病：应該換換空气才是。

查理几方面进行打听，后来听說，新堡[100]区有一个殷实大鎮叫永鎮寺，医生是一个波兰难民[101]，前一星期去了别处。他听到这話，写信給当地药剂师，詢問人口数目、最近的同業的距离、前任每年进益等等；答复满意，爱瑪的健康如果还不見好的話，他决計开春迁徙。

有一天，預备动身，她归理抽屜，有什么东西扎了手指。原来是一根鉄絲，捆扎她的結婚的花用的。橘花已經在灰塵之中变黃了，銀滾条緞带沿边也綻了綫。她拿花扔进火里。它燒起来，比干草还快，随后在灰烬里，仿佛一堆小紅树，慢慢消毁。她望着它燃烧。小紙果裂开，銅絲弯弯扭扭，金銀花带溶解；紙花瓣燒硬了，好象一只一只黑蝴蝶，沿着壁爐，飄飄搖搖，最后，飞

出烟筒去了。

临到三月，他們离开道特，包法利夫人这期間有了身孕。

---

1 相当于初中二年級。

2 熊皮帽是一种既高且圓的軍帽。騎兵盔是一种頂子方而且小的战盔。睡帽是一种編結夹層軟帽，尖頂下垂，有鬖。

3 漸强是音乐术語。

4 包法利(Bovary)含有"牛"意。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日，作者致函柯尔女(Cornu)夫人，說："我根据布法賴(Bouvaret)这个姓，拟造出来包法利这个姓。"作者似乎看中了这个含有"牛"意的姓，晚年又拿这个姓变化成"布法尔"(Bouvard)，参看他的长篇遺作"布法尔与白居謝"。

5 Quos ego是"我要"的意思，見于維吉尔的史詩"阿奈德"第一章第一三五行，是海神威吓飓風的話。

6 Ridiculus sum，拉丁文，意思是"是可笑"。

7 絡腮鬍鬚盛行于浪漫主义时期。

8 苟(Caux)是塞納河河口以北沿海高原地区，在諾曼底北部；重要商港，南有哈佛尔，北有第厄普；屬塞納河下游州，州的首邑是卢昂。苟地出产麦、苹果，农民兼营牧畜。过苟西北，便是畢伽底(Picardie)，屬另一州。

9 指律师、公証人事务所。

10 聖·罗曼(Saint Romain)是七世紀卢昂主教，节日是十月二十三日，举行各种市集。这是卢昂最大也最著名的市集，前后共有二十五日。

11 《阿納喀尔席斯》(Anacharsis)是一本游記(1778)，叙述古代西徐亚人阿納喀尔席斯，到希腊考查風物，訪問当时所有的名流。作者是巴尔代萊米(Jean Jacques Barthélemy；1716—1795)。

12 相当于高中一年級。

13 洛拜克河(L'Eau de Robec)流过卢昂东区，带了染坊、硝皮作的排泄物，流进陰沟。它的两岸是卢昂最貧困、最齷齪的城区。一九三〇年后，这条臭河填掉。

14 "那边"指他的乡村。

15 貝朗瑞(Béranger；1780—1857)是法国民歌詩人，反对宗教和王室复辟，所作民歌，風行社会各阶層。

16 一八〇二年，共和政府頒布法令，凡学生年届十七岁，讀完第三学年，虽無

医学博士学位，只要在普通医学校考試及格，便取得乡間行医資格。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取消。

17 道特（Tostes）在卢昂与第厄普之間，正东不远，即小鎮聖·維克道(Saint·Victor)。

18 一古里（lieue）合四·四四四五公里。

19 "过三王"是过"三王节"的意思，节日在一月六日。

20 麦里濡斯（mérinos）是西班牙优良羊种的細毛織品。

21 近东形象曾經風行一时，但在小說期間，已将近过时。

22 米奈尔如（Minerve）是古罗馬文艺女神，亦即古希腊的雅典那女神。

23 哥特人(Goths)是公元三世紀的野蛮民族，最初在欧洲北部，后来迁徙东南一带。哥特字体是古体字一种，实际和哥特人沒有多大关系，十二世紀末叶代替罗馬字体，十五世紀又为意大利字体所代替，如今仅仅德文还保留它的形态。

24 伊如斗（Yvetot）是一个大鎮，在道特之西，去哈佛尔的大路上。

25 法国女子教育过去由教会主持，一般妇女沒有机会受到正式学校教育。

26 方形。帝国时代，由印度传入，盛行于一八七〇年以前。法国有仿制品，缺少光澤。

27 艾居（écu）是一种古幣，每枚值六法郎或三法郎，小說这里指后一种。

28 苏（sou）值五分，合一法郎二十分之一。

29 "四十苏一个錢的輔幣"，就是一个值二法郎的輔幣。"七十五法郎"却是单数。作者可能指多数用二法郎輔幣付賬。

30 三角形；乡間妇女喜欢用来遮盖头、肩裸露部分。

31 海水浴当时刚刚时兴。

32 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有很多彩色插圖。

33 光荣酒（gloria）即茶叶酒或咖啡酒。

34 阿克（acre）是法国旧測量单位，因乡而异，普通一"阿克"約合四十五公亩。二十二"阿克"約合中国一百五十市亩。

35 聖·米迦勒(Saint Michel)是上帝的天使长，节日在九月二十八日。

36 根据田庄的描写、卢欧的生活、特别是他能作主卖田这件事，他这个佃农应当是"以官册为憑的土地持有者——繳納封建地租的終生和世袭的佃农"(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册第一九三注)。

37 屬于浪漫主义的想法。

38 薩伏衣（Savoie）是法国东南一带通称，和意大利接壤，最初是一个伯

国。相传十四世纪，阿麦代（Amédée）六世伯爵宴请日耳曼皇帝，特制一种蛋糕，象征本国山川，极受欢迎；后来蛋糕而有庄园形象的，就都叫萨伏衣蛋糕。

39 瓶塞上放钱，用种种条件限制，看谁能把钱打下来。

40 举平大拇指，人做出从底下钻过去的模样。

41 指教堂旁边的公墓而言，里头有他太太的坟。

42 席波克拉特（Hippocrate）是古希腊最有名的医生。

43 «医学辞典»是八开本，共六十册，一八一二年开始刊行，一八二二年出齐。

44 法国书，平装本，由读者自己裁开。“没有裁开”，表示没有看过，只是装门面罢了。

45 巴尔扎克在«风雅生活论»第一章第一节中说：“在这愁苦的市区，有一笔恤金或者……有流苏窗帘、船形大床和玻璃罩蜡烛台，风雅就解决了。”所以玻璃罩子，«包法利夫人»时代已经很不时兴了。

46 包克（boc）是一种小型轻便马车，两个座位。

47 提耳玻里（tilbury）是一种英国式轻便马车，无篷，也是两个座位。

48 这些字样，指沉醉于上帝的爱而言，常见于宗教书籍，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时期。

49 «保耳与维尔吉妮»(Paul et Virginie，1787)是法国作家拜纳尔丹（Bernardinde Saint-Pierre）的著名小说，初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保耳和维尔吉妮，两小无猜，自幼相爱，生活在非洲旁的毛里求斯小岛，伴侣有黑人道曼戈和一条狗。

50 “城”指卢昂。

51 拉·法里耶尔（La Vallière；1644—1710）是路易十四早年的宠姬，失宠之后，皈依宗教，退居修道院。

52 “害病的绵羊”，象征有罪的人。

“圣心”崇拜，特别在法国流行，倡导者是一个女修士玛利·阿拉考克（Marie Alacoque；1647—1698）。

波米艾(Jean Pommier)与勒洛(Gabrielle Leleu)编订的«包法利夫人»新版本（一八五页）：“倒在十字架上”作为“倒在十字架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写明：“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53 福赖席路斯(Denis de Frayssinous；1765—1841)是法国宗教活动家，并在复辟政府，担任部长，一八二五年，收集讲稿，出了一本«基督教辩»。

(Défense du Christianisme)。

54 《基督教眞諦》(Genie du Christianisme; 1802)是法国天主教浪漫主义重鎮夏多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的作品,《阿达拉》(Atala)与"洛奈"(René) 两篇有名的小說,就包括在这部作品中。

55 根据汝尔大 (P. Jourda)的論文《內地一八三二年一家書报租閱处》(Un cabinet de lecture en province en 1832), 法国南部那旁尼 (Narbonne) 一家書报租閱处規定:租閱一本書, 預交押金五法郎;租閱者每月一本書交一又五十法郎, 两本書交二法郎, 三本書交三法郎。租閱报紙,不得超过两小时。这家租閱处藏書以小說为最多, 小說中又以十八世紀末叶与帝国时期的小說为最多。司各脫的小說同所謂的历史小說占絕大比重。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作品,也占相当比重。但詩歌、戏剧却很少見到。这家租閱处虽在法国南部,事实上,也反映了各地租閱处的情况。原文見于《法兰西文学史杂志》一九三七年第四季度。

56 司各脫(Walter Scott; 1771—1832)是苏格兰浪漫主义小說家,以中世紀历史小說知名于世。

57 瑪利·斯圖亚特(Marie Stuart; 1542—1587)是苏格兰女王, 信奉天主教,新教信徒执掌政权,逃往英国, 拘囚約二十年之久, 后被处决。

58 貞德 (Jeanne d'Arc; 1412—1431) 是法国一个农村姑娘, 执戈从戎,打敗敌人英国軍队,收复許多城市, 后为貴族出卖, 死于敌人之手。

艾芳伊絲 (Héloïse; 1101—1164) 是法国学者阿拜納尔 (Abélard) 的女学生, 两下私自結婚, 由于家庭反对, 男受閹刑, 女入修道院。

阿湼絲·扫賴耳 (Agnès Sorel; 1422—1450) 是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情妇,掌握大权,有六七年之久。

美人拉·弗隆(la belle Ferronnière)是法国国王法兰西士一世的情妇,死在一五四〇年左右,丈夫姓拉·弗隆(La Ferron)。

克萊芒絲·伊叟尔(Clémence Isaure)是法国南方一位命妇, 传說生在十四世紀,創立欧洲最早的詩会(Collège de la gaie science), 奖賞用南方語言写成的詩歌。

59 聖·路易即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1215—1270), 传說他坐在一棵櫟树底下审問官司。

巴雅尔 (Bayard; 1473—1523)是法国武士,远征意大利,石头打断他的脊椎, 他讓人把自已放在树底下, 面向敌軍, 說:"我从来沒有背向敌人,我死的时候也不想这样做。"

路易十一(1423—1483)是法国国王，即位以前，传說曾經毒死父亲的情妇阿涅絲·扫額耳，即位以后，运用陰謀，处决許多和他作对的貴族。

聖·巴托罗繆 (Saint Barthélemy) 是耶稣門徒，节日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五七二年二十三日之夜，即节日前夕，查理九世遏于母命，号令全国，屠杀耶稣教信徒，促成第五次內战。

貝阿(Béarn)人指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53—1610)，他是法国西南部貝阿人。一五九〇年，他在作战之前向士兵演說："你們要是丟了你們的軍旗，就朝我的白羽翎聚攏好了；你們永远在荣誉之路看見它。"羽翎是他的帽飾。

60 內海(lagunes)指威尼斯附近的內海而言。

甘道里耶(gondoliers)是威尼斯船夫的称呼。

61 波兰鞋是中世紀一种朝上翘的长尖尖头鞋，十四五世紀从波兰传入法国。

62 苏丹是土耳其皇帝和王公的称号。

63 巴雅黛尔(bayadères)是一种印度舞女。

64 吉阿屋尔(djaours)意思是"金牛人"、"邪教徒"，伊斯兰教人这样称呼外教人，特别是基督教人。爱瑪錯以为是什么东西。

65 "酒神故乡"指希腊。

66 甘該(quinquet)灯是一种煤油灯，有两个風眼，"甘該"是制造商的名字。

67 拉馬丁(Lamartine，1790—1869)是法国天主教浪漫主义詩人，他的"孤独"、"絕望"、"回忆"、"湖上"、"秋天"、"将死的詩人"、"祷告"等詩，足可說明这一段文字。

68 "九日敬礼"(neuvaines)是一种天主教仪式，連續九天，通过祷告、弥撒、懺悔等等功事，求聖母賜恩。

69 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的"沉思第六"，有些話可以移作本章的注脚："一个姑娘从她的寄宿学校出来，也許是处女，然而决不貞节。她在瞞人的秘密所在，不止一次，討論情人的重要問題，心灵或者头脑（也不見其就两不可兼），必然受害。"他进一步指出普通人家女兒进修道院的祸害："大革命前，有些貴族家庭，送女兒入修道院。許多人跟着学，心想里头有大貴人的小姐，女兒送去，就会学到她們的談吐、仪态。这种攀高的謬举，首先妨害家庭幸福，还不說修道院具有寄宿的一切不方便处。长年無所事事。幽閉的栅栏刺激想像。……有的姑娘，由于过去耽好空想，就要引起一些多少令人感到莫明其妙的誤会。有的姑娘，由于过去夸大結婚的幸福，嫁夫之后，就要对自己說：什么！不过尔尔！……"

70 指南欧意大利等地。

71 充橡皮用。

72 猎警的职司是：禁止违法行猎，保护动物，不得損害田产。

73 复辟时期（1814—1830），指拿破仑帝国崩潰之后，旧王室（长支）复位这段时期。

74 古特拉司（Coutras）在法国西南部加隆河上游，一五八七年十月二十日，法国天主教軍队南下，和胡格諾教軍队内战，在这里全軍复敗。

75 聖·米迦勒十字騎士勛章，一四六九年頒布，大革命时代废除，专为賞賜朝廷大臣之用。

虎格·聖·法（Hougue-Saint-Vaast）是法国西部瑟堡附近小海灣，一六九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英、荷联合艦队在这里打敗法国艦队。

76 这在当时开始流行，所以特别引起爱瑪注意。

77 达尔杜（D'Artois）伯爵（1757—1836）是法国复辟时期国王查理十世即位之前的爵号。他是路易十六的兄弟。

貢夫朗（Conflans）是路易十六治下的閥閱世家。

古瓦尼（Coigny）是另一个法国西部的閥閱世家。

楼染（Lauzun）是法国一个出名的閥閱世家。这里的楼染公爵和畢隆（Biron）是一个人，一七九三年，死在断头台上。

馬丽·安托涅达（Marie-Antoinette）是路易十六的王后，一七九三年，和他一同死在断头台上。

78 模仿近东装束，流行于第一帝国时期，参看司塔艾耳（Staël）夫人画象；在本書已近过时，仅母亲一代还用紅巾包头。

79 路易是一种金幣，値二十四法郎。

80 聖·彼得教堂在梵蒂岡广場，两側游廊有二八四根大圓柱。

热那亚是意大利重要商埠。

可里西是罗馬大圓剧場，容納十万观众，废墟現在还保存着。

帝渥里（Tivoli）在罗馬东北，以瀑布出名。

維苏威火山，在那不勒斯附近。

加斯太拉馬尔（Castellamare），在那不勒斯海灣，以温泉聞名。

加辛（Cassines）是佛罗伦薩的著名林道，在西部河濱。

81 礁芽（arabelle）是一种环节动物，这里借用为馬名。

罗慕路（Romulus）是传説中的罗馬創建人，这里借用为馬名。

82 "布丁"是一种英国果餡点心。一八〇五年，英国艦队在特拉發耳卡摧毁

了法国舰队。

龚古尔(Goncourt)兄弟告訴我們：从大革命时代起，法国上流社会时尚很受交战国影响，特别是英国。参閱《法兰西执政时代社会史》第十三章。

83 一般認为女孩子跳迴旋舞，不大相宜。

84 查理"不管誰来，总請他喝酒"(第二章)，同时早晨出門看病，病人家也会請他先飲一杯酒，挡挡寒气。

85 彭帕杜尔 (Pompadour) 是路易十五的宠姬 (1721—1764)。在她間政的期間，艺术風格趋向柔丽、纖巧。座鐘就是这种風格。复辟期間，由于貝利 (Berry) 公爵夫人的倡导，这种風格的家具又得以盛行一时。

86 半茎草，生长在石灰質硬地，紅花，唇形，表示幸福。

87 树林指巴黎近郊布劳涅树林(Bois de Boulogne)。巴黎仕女常在这里举行賽馬会、音乐会。

88 欧仁·苏 (Eugène Sue; 1804—1857) 是法国小說家。包法利夫人讀的，应当是他刻划上流社会的早期作品，約当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

89 巴登 (Bade) 是法国城市，有温泉，十九世紀初叶以来，成了一个消夏的盛地。

90 用第三人称"他"，代替第二人称"你"，是尊敬地位高貴的人們的方式。

91 摆設架兴于路易十六末年，帝国时代不加重視，复辟时期复兴，多学中国格式。

92 艾拉(Erard; 1752—1831)是法国出色的鋼琴制造家。

93 約当下午三时。

94 狄洛人(Tyroliens)是奥地利山民，擅长歌舞。

95 薩那邦德 (sarabandes) 是一种双人舞曲，十七、十八世紀，盛行于貴族社会。

96 四旬斋指复活节前，四十天的斋戒期間。

97 土烛，"有臭味"(見于作者的書信，——1853年8月14日)。

98 敗醬 (la valériane)是多年生草本，根可入藥，鎮攣止痙，一般服法是煎熬成湯。

99 科倫 (Cologne) 是德国城市，以香水出名。

100 新堡 (Neufchâtel-en-Bray) 在卢昂和道特东北，在第厄普通巴黎的大路上，以干酪出名。

101 一八三〇年，波兰人民反抗俄罗斯沙皇統治，进行革命失敗，大多逃往法国。

中　　卷

1

永鎮寺（从前有一座方济各[1] 寺，所以才这样称呼，現在連遺址也看不見了）是一个离卢昂有八古里远的村鎮，在阿柏鎮大路和包外大路之間，紧靠利馮河灌溉的一个盆地。小河在河口附近，推动三座水磨，然后流入昂代耳河[2]；水里有些鱒魚，到了星期天，男孩子們就来釣魚玩。

人在布瓦席耶尔离开大路，順着平地，走到狠岭高头，就望見了盆地。河在中間流过，盆地一分为二，成了两塊面貌不同的土地：左岸全是牧場，右岸全是农田。丘陵綿綿，草原迤邐蔓衍，从山脚繞到后山，接上布賴[3] 地区的牧場，同时平原在东边，一点一点高上去，向外扩展，金黄麦畦，一望無际。水在草边流过，仿佛一条白綫，分开草地的顏色和田壠的顏色，整个田野，望过去，就像鑲一条銀压边綠絨領子的大斗篷摊平了一样。

走到天边尽头，就有阿尔格意森林[4] 的櫟树和聖·約翰岭的巉岩，挡住去路。山坡自上而下，显出一些或寬或窄、又长又紅的条紋，全是雨水冲洗的痕迹；許多含有鉄質的泉水，朝四外流，流成那些紅砖顏色，一道細綫又一道細綫，衬着山的灰底子，分外触目。

这里是諾曼底、畢伽底和法兰西島[5] 交界所在、一个三不管区，語音沒有高低輕重，就像風景沒有特色一样。新堡全区干酪，数这地方做的最坏，另一方面，耕种費錢，因为土地充滿沙砾、石子，毫無粘性，要施大量肥料才成。

直到一八三五年以前，人去永鎮，沒有好路可走；然而也就

是在这期間，当地修了一条交通要道，連接阿柏鎮大路和亚眠大路，車夫有时候从卢昂送貨到福朗德[6]，也走这条要道。永鎮寺虽然有了新出路，不过照样駐足不前。他們不改良土壤，只是死守定牧場，不管收入坏到什么地步。懶惰的村鎮，一成不变，看也不看平原一眼，繼續朝河那边开拓，人从远处望去，就見合身躺在岸上，好像一个放牛的，在水边睡午覚一样。

过了桥，就在山脚，辟了一条墊高的堰路，栽着小白楊树，一直把你带到村子的头几家。院子周圍有一道籬笆，当中是住宅，还有許多零星小屋、压榨間、車棚、蒸餾間[7]，在树木底下散开，枝叶茂密，中間挂着梯子、杆子或者鐮刀。窗矮矮的，玻璃又厚又雕，仿佛瓶底，当中有一个圓疙瘩。泥草房頂遮住窗戶，几乎遮住了三分之一，好像皮帽拉到眼睛上面一样。几根烏黑的龙骨，扯斜穿过石灰墙，偶尔有一棵瘦小的梨树，挂在墙头；小鷄站在楼底下的門檻上，啄着泡过苹果酒的黑面包屑，門道有一个活动小栅栏，防它們进屋里去。再往前走，就見房屋密了，院子小了，籬笆不見了；窗戶底下有一捆羊齿草[8]，綁在扫箒把子的尖尖头，搖来擺去。过了一家馬掌鋪，就是一家車厂，外头擱着两三輛新車，堵住了路。再过去，有一个栅栏門，望进去是一塊圓草坪，点綴着一个小爱神，手指放在嘴上；再往里去，就是一所白房子，台阶两头一边一个銅瓶，門上釘着一塊亮晶晶的事务所小牌；这是公証人的住宅，当地数它漂亮。

教堂在街的斜对面，离事务所有二十步远近，把着广場入口。公墓不大，环繞教堂，墙有大半个人高，里面墓冢垒垒，旧墓石倒在地上，連續不断，倒像鋪的石板地一样，草长在夹縫，四四方方，綠茵成畦。查理十世在位的末年，教堂翻修一新[9]，現在木头屋頂高处，开始腐烂，上面塗的蓝顏色，有些地方陷下去，成了

黑顏色。門上头擱風琴的地方，变成男子聚会的楼台，有一道楼梯盘旋而上，木头套鞋一踩，就咯噔咯噔直响。

陽光透过匀凈的玻璃窗，迤斜照亮順墙排列的板凳；有的板凳放上一张草垫，釘牢了，底下写着几个大字："某先生之凳"。再往里去，在大厅狹窄的地方，有一个懺悔間，正和一座聖母小像相对。聖母穿一件緞袍，头上蒙一幅銀星点点的面网，朱紅顏色脸蛋，活像夏威夷群島一尊神像；最后，靠里有一幀复制的"神聖家庭"，写明"內政部部长贈"，挂在聖壇上四枝蜡烛当中，視野也就到此为止。唱經堂是樅木做的，一直沒有上过油漆。

菜場本身占了永鎮广場一半大小，其实也就是二十来根柱子撑起的一个瓦棚罢了。村公所是"按照巴黎一位建筑师的圖样"盖起来的，好似一座希腊神庙，貼連藥房犄角，底層有三根爱奧尼亚圓柱，二楼是一个半圓穹窿画廊[10]，横楣画了一只高卢公鷄，一个爪子踩住約法[11]，一个爪子举起公道天秤。

不过最引人注意的，却是金獅客店对面，郝麦先生[12]的藥房！特别是夜晚，甘該灯点起来，装璜鋪面的紅、綠藥瓶，朝地面投出两道彩色奕奕的亮光，便見影影綽綽，隔着亮光，如同隔着孟加拉烟火[13]一样，出現了藥剂师伏几而坐的影子。他的住宅，由上到下，貼滿招貼，有的是行書字体，有的是圓环字体，有的是鉛印字体，写着："維希水、塞濎水、巴賴吉水、淸血汁、拉斯巴意藥水、阿拉伯健身粉、达尔塞藥糖、罗紐藥膏、繃带、蒸餾器、衛生巧克力"等等[14]，不一而足。招牌像鋪面一样长短，金字写着："郝麦藥剂师"。几架大天秤，釘死在柜台上，天秤后头，鋪子頂里，一扇玻璃門上，在一半高地方，黑底金字，"郝麦"这个名字又出現一次，同时横楣上，还写了"实驗室"三个字。

此外，永鎮也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街（唯一的一条街），有

子弹射程那样长，两边几家店鋪，在大路拐弯地方，收了形迹。出了街，往左轉，沿聖·約翰岭山脚走，人很快就到了公墓。

有一时期，霍乱流行[15]，教堂扩大坟地，推倒一堵墙，在旁边买了三亩地；可是这塊新开拓出来的地区，难得有人用，墓冢照常朝大門那边堆积。看守人，又管掘坟，又当教堂管事（这样就从教区死人身上得到两笔利潤），利用空地，种了一些馬鈴薯。不过他的田地本来就小，加以年复一年收縮，所以他遇到传染病盛行的季节，左右为难，不知道死人多了，应当开心，还是坟墓多了，应当难过才是。堂长先生終于有一天發話了：

"賴斯地布都瓦，你吃死人呢！"

他听了这句話，覺得陰風慘慘，寻思之下，有一时期也就住了手，可是他今天照旧种他的塊根，还硬說是野生的哩。

自从下文說起的事故發生以来，事实上，永鎮就沒有什么改变。馬口鉄三色旗，在教堂鐘楼頂尖，旋轉如故；布庄两幅印花布幌子，依然迎風招展；藥房的胎兒，仿佛一捆一捆白火絨，泡在渾浊的火酒里面，日漸腐烂；还有客店大門上头的老金獅子，風吹雨打，顏色褪掉，活像长毛狗一样，向过往行人露出鬈鬈毛。

包法利夫妇要来永鎮的那天黃昏，女店家勒福朗絲瓦寡妇，正忙的不可开交，一面燒菜，一面直冒大汗。原来明天是鎮上赶集的日子，必須先把肉切好，鷄膛开好，湯和咖啡煮好。另外，还要做出包飯人的飯、医生夫妇和他們女佣人的飯。弹子房传出一片震耳的笑声；小間有三位磨房老板，喊人給他們拿燒酒去；劈柴在燃，焦炭在响，有人在案板上剁菠菜；厨房长桌上，盘子摞的高高的，和整塊生羊肉夹杂在一起，案板一动，盘子就晃蕩。偏院家禽咯咯叫喚，女佣人在后头追赶，要宰它們。

一个男人穿綠皮拖鞋，有几顆細麻子，戴一頂金墜小絨帽，

背向壁爐烤火。他是一脸洋洋自得的表情，神色就像挂在他的头上、柳条籠里的金翅雀那样，在生活中行所無事，这人就是藥剂师。

女店家贼着：

“阿尔代蜜絲！撅些細枝子，給水晶瓶装水，送燒酒去，快呀！你等的客人，我单知道上什么果点，也就好了！老天爷！帮搬家的那伙人，又在弹子房鬧开了！他們的大車停在大門底下！‘燕子’来了，就許把它撞坏了！喊玻立特，把車擱好！……說說看，郝麦先生，打早上起，他們打了約模有十五盘球，喝了有八罈苹果酒！……他們要杵坏我的枱球毡子的！”

她拿着撇沫的杓子，边講，边远远望他們。郝麦先生回答道：

“沒有什么大不了，你买一张新的就是了。”

寡妇一听这話，叫了起来：

“再买一张枱子！”

“勒福朗絲瓦太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早就对你說过了，是你不該！是你太不該！再說，打弹子的人，如今講究口袋窄，杆子重。人家不照老法子打啦；全变啦！必須跟着世道走！看看泰里耶，宁可……”

女店家气紅了脸。藥剂师說下去：

“他那张枱子，随你怎么說，比你这张玲瓏多了；好比說吧，人家就想的出来，帮波兰人募捐或者帮里昂遭水灾的人募捐[16]……”

女店家聳着她的胖肩膀，打断他的話道：

“像他那种叫化子，别想吓得了人！看吧！看吧！郝麦先生，‘金獅’开一天，人来一天。我呀，有的是办法！你看好了，总

有一天早上，法兰西咖啡館关門大吉，窗版上貼封条的！……（她接下去，自言自語道）换掉我这张枱子，可是擱擱我洗的衣服，有多方便！赶上打猎，我好讓上头睡六个客人！……伊外尔这慢騰鬼怎么还不来！”

藥剂师問道：

“你等他回来給客人开飯？”

“等他回来？畢耐先生先不答应！六点鐘一敲，你看吧，他准进来，世上像他那样刻板的人，沒有第二个。用飯也总要在小間用！死也别想他換換地方！又爱挑剔！又講究喝好苹果酒！一点也不像賴昂先生；人家呀，有时候，七点鐘来，連七点半鐘的时候也有；有什么吃什么，看也不看一眼。年輕人眞好！从来說話斯斯文文的。”

“这就因为呀，你明白，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当过重騎兵的税务員，大有区别。”

六点鐘响了。畢耐进来。

他穿一件蓝大衣，笔直下垂，裹住他的瘦身子，皮便帽的护耳，在頂門用小繩拴牢，帽檐朝上翻，底下露出一个禿額头，过去戴久了战盔，压出印子。他穿一件青呢背心、一条灰褲，戴一条硬領，一年四季，穿一双賊亮靴子，偏巧脚拇指翘，脚面一边高起一塊。金黃絡腮鬍鬚，一根不乱，兜住他少光無色的长脸、小眼睛、鷹嘴鼻子，活像花圃的四边一样齐着下巴。他玩一手好牌，写一手好字，是一个打猎的好手，家里有一架旋床，閑来無事，他就旋飯巾环，堆满一屋，心眼像艺术家那样妒忌、資产者那样自私。

他朝小間走去；但是先得請出三位磨房老板；他坐在爐火旁边，默不作声，等人給他摆好刀叉，然后像平日一样，关了門，摘掉便帽。

藥剂师一看就剩下他和女店家了，發話道：

“說上两句客气話，不見得就烂掉他的舌头！”

她回答道：

“他自来少言寡語；上星期，来了两个布贩；两个年輕人挺有才气，夜晚講了許多笑話，可把我笑死啦，好，他呀，坐在那边，悶声不响，活活兒一条死魚。”

藥剂师道：

“是呀，沒有想像，沒有才情，連社交家一点气息都沒有！”

女店家駁他道：

“可是人家說他有本事啊。”

郝麦回答道：

“本事！ 他！ 本事？”

他換了一种比較文靜的語气，接下去道：

“在他那一行，也許是吧。”

于是他往下講道：

“啊！ 一个場面大的商人、一个法学家、一个医生、一个藥剂师，专心業务，人变古怪了，甚至于粗暴了，这我懂；历史上尽有这种事例！ 不过，那是因为，起碼他們在想什么东西。我，好比說吧，我写标签，在写字枱上找鋼笔，有許多回，找来找去找不到，临了發現夹在我的耳朵上头！ ……”

勒福朗絲瓦太太走到門口，看看“燕子”到了沒有。她慌张了。一个穿一身黑的男子，猛然走进厨房。黃昏一絲余光，照出他有一张赤紅的臉和运动家的体格。

“堂长先生，有事要我做嗎？”

女店家一面問，一面走向壁爐，去拿一枝銅蜡烛台。銅蜡烛台和蜡烛并排摆在一起。

“你要不要吃一点东西？喝一小盅黑醋栗酒、一杯葡萄酒？”

教士十分客气地謝絕了。他是来寻找他的雨伞的：他前一天把雨伞忘在艾恩孟修道院了，所以拜托勒福朗絲瓦太太，派人替他取回来，夜晚送到住宅。晚祷的鐘声在响，他回教堂去了。

藥剂师一听他的皮鞋不在广場响动，就批評他說，方才他的行为，很不礼貌。喝一杯酒，算得了什么，也居然拒絕，在藥剂师看来，就是最要不得的一种虚伪。个个教士，偷偷摸摸，大吃大喝，企圖再过那种什一稅日子[17]。

女店家帮她的堂长說話：

“凭你怎么說，像你这样的男人，他在膝盖上，可以一撅四个。去年，他帮我們人收麦秸，眞結实啦，一趟扛六捆！”

藥剂师道：

“妙啊！那么，打發你們的姑娘对有这样气質的壮实小伙子懺悔去！我呀，我要是政府的話，我要教士一个月抽一次血。是啊，勒福朗絲瓦太太，为了治安和風俗，每一个月，好好兒抽他們一回血！”

“住口吧，郝麦先生！你不敬神！你不信教！”

藥剂师还口道：

“我信教，信我自己的教，别看他們假模假式，乔支乔张，我比他們哪一个也更相信！正相反，我崇拜上帝！我信奉上天，相信有一个造物主，随他是什么，我不在乎。他要我們活在人世，尽我們的公民責任、家长責任；但是我用不着走进教堂，吻銀盘子，拿錢养肥一群小丑：他們吃的比我們好！因为人在树林，在田地，或者甚至于就像古人一样，望着蒼天，一样可以敬礼上帝。我的上帝、我所敬礼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的上帝、富兰克林的上帝、伏尔泰和貝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薩伏衣教务协理的信仰

宣言》和八九年的不朽原則[18]！所以我不承認一个糟老头子上帝，拄了拐杖，在他的花圃散步，讓他的朋友住在鯨魚肚子里，贼叫一声死去，三天之后再活过来[19]：这些事本身先就荒唐，还不說根本违反全部物理学原理；这順便也就为我們証明：教士一向愚昧無知，厚顏無耻，还硬要世人也和他們一样。”

他住了口，目光炯炯，看周圍有沒有听众，因为藥剂师一时兴起，忘其所以，竟以为自己是在乡行政委員会了。可是女店家已經心不在焉，伸长耳朵，听远处什么东西滚动的声音。她听出是馬車响，还搀杂着松了的馬掌叭嗟叭嗟打地的声音。“燕子”終于在門前停住了。

这是一只黃箱子，夹在两个大軲轆当中，軲轆有車篷那样高，旅客看不見路，肩膀还要吃土。窗戶窄小，車門一关，玻璃就在框子中間震动，上头灰塵已經够厚的了，还左一塊，右一塊，沾了好些泥点子，即使傾盆大雨，也一时冲洗不掉。車套了三匹馬，一匹打头，每逢下坡，車一顚簸，箱子底就碰了地。

永鎮有些資产者，也到了广場，同时說話，七嘴八舌，問消息，要解释，找鷄鴨筐子，鬧的伊外尔就不知道回答誰好。原因是他替本地人进城办貨，到鋪子买东西，給鞋匠带回几捆皮，給馬掌匠带回一堆废鉄，給店东家带回一桶鯡魚，从女帽店带回几頂帽子，从理髮店带回一些假髮；他一路回来，一包一包分好，沿着各家的院墙扔进去，站在車座，扯嗓子嚷嚷，馬也不管了，由它們走去。

发生意外，車回来迟了；包法利夫人的猎犬，在田地迷失了。大家足贼了一刻鐘。伊外尔甚至于倒回了半古里路，时刻以为瞥見了，偏又不是；但是沒有时間再找，非赶路不可。爱瑪又是哭，又是生气，直抱怨查理不好。布商勒乐先生，凑巧同車，試着

安慰她，举了許多例子：狗丢了，經过多年，又找到主人。他听人講起一条狗，从君士但丁堡回到巴黎。还有一条狗，照直走了五十古里路，泅过四条河；他的父亲有一条长毛狗，不見了十二年，有一天黃昏，他到城里用飯，在街头冷不防跳上他的后背。

2

爱瑪头一个下車，全福、勒乐先生、还有一个奶媽，跟着也下了車；天一黑，查理就在他的角落睡着了，临到下車，不得不喊醒他。

郝麦上前，介紹自己，向夫人表示他的下忱，向先生表示他的敬意，説他能稍尽棉薄，于心甚得，接着就悾悾款款，説他擅作主张，陪他們一道用飯，再説，他的太太又不在家。

包法利夫人一进厨房，就走到壁爐跟前，伸出两个手指，在膝盖地方，把袍子提到踝骨上，露出一只穿黑靴子的脚，跨过烤来烤去的羊腿，伸向火焰。火光照亮整个身子。一道强光射透袍料緯綫、白淨皮膚的細密毛孔、甚至于时时眨动的眼皮。門开了一半，風吹进来，一大片紅顏色罩住她的身子。

一个金黃头髮青年，在壁爐另一边，不言不語望她。

賴昂·都普意先生（他是金獅客店第二个包飯的客人），在公証人居由曼那边做練習生，在永鎮百無聊賴，推迟用飯的时間，希望客店来一位旅客，聊一黃昏。有些天，工作完畢，他不知道干什么好，只好准时前来，無可奈何，从头到尾，和畢耐一道吃飯。所以女店家提議，他陪新来的人們用飯，他就欢欢喜喜接受了。勒福朗絲瓦太太爭体面，特意在大厅摆了四份刀叉。

大家走进大厅，郝麦怕伤風，請大家許他戴他的希腊小帽，然后轉向旁边的包法利夫人：

“夫人，不用説，有点累了吧？我們这輛‘燕子’，眞要把人顚死！”

爱瑪答道：

“是啊；不过我一向就覺得变动好玩，我喜欢出門。”

練習生嘆一口气，説：

“老待在一个地方，簡直把人膩死！”

查理道：

“你要是也像我，經常非馬来馬去不可……”

賴昂轉向包法利夫人，接下去道：

“可是，我覺得，再有意思不过……”

他添上一句話道：

“只要办的到。”

藥剂师講：

“其实，在我們这地方行医，并不怎么辛苦；因为道路平坦，馬車来往無阻，而且一般説来，农民生活富裕，酬謝相当丰厚。就病而論，除去腸炎、气管炎、胆汁过多等等常見病例之外，我們也就是收获期間，偶尔害害瘧疾，不过大体説来，情形并不严重，也沒有特殊値得注意的地方，頂多爱生瘰癧罢了，这不用説，是我們乡下人居住不合衛生条件的緣故。啊！包法利先生，到时你就知道，种种偏見，需要排除；而且墨守成規，天天和你的一切科学努力冲突；因为他們宁可求救于九天敬礼、先聖骨头、教堂堂长，也不按照常情，来看医生或者藥剂师。不过説实話，气候不坏，本乡就有几个九十岁的人。寒暑表（我观察过），冬季降到摄氏表四度，大夏天高到二十五度，頂多三十度，合成列氏表，最

大限度也就是二十四度，或者华氏表(英国算法)五十四度[20]，不会再高啦！——而且实际上，我們一方面有阿尔格意森林，挡住北風，另一方面，又有聖·約翰岭，挡住西風；不过河水蒸發，变成水汽，草原又有許多牲畜存在，你們知道，牲畜呼出大量阿蒙尼亚，就是說，呼出氮气、氢气和氧气(不对，只有氮气和氢气)，其所以热，就因为吸收了土地的腐烂植物，混合了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發散出来的东西，好比說，綁成一捆东西，遇到空气有电的时候，自动同电化合，时間久了，就像在热带一样，产生出来妨害衛生的瘴气[21]；——这种热，我說，在来的那边，或者不如說是可能来的那边，就是說，南方，經东南風一吹，也就好受了；風过塞納河，已經凉爽了，有时候冷不防自天而降，就像俄罗斯小風一样。"

包法利夫人繼續向年輕人道：

"附近总該有散步的地方吧？"

他回答道：

"簡直沒有！有一个地方，叫做牧場，在岭子高头，森林一旁。星期天，我有时候去，带了一本書，待在那边看日落。"

她接下去道：

"我以为世上就数落日好看了，尤其是海边。"

賴昂道：

"我就爱海！"

包法利夫人回答道：

"汪洋一片，無边無涯，心游其上，你不覺得分外自由？同时一眼望去，精神高揚，不也引起你对無限、理想的憧憬？"

賴昂接下去道：

"山景也一样。我有一位表兄，去年在瑞士旅行，对我講：湖

泊的詩意、瀑布的瑰丽、冰河的巨观，人就不能想像得出。松树高大無比，挺立湍流当中；有些泥草房屋，挂在深谷之上；在你底下一千步的地方，層云微开，溪谷全部在望。这些景象一定使人感动、使人神往、使人想到祷告！所以那位出名的音乐家，为了激發想像，經常对着惊心动魄的景色弹琴，現在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她問道：

"你是音乐家？"

他回答道：

"不是，不过我很爱好。"

郝麦一边俯向盘子，一边插話道：

"包法利夫人，别相信他，他說这話，完全由于謙虚。——怎么，好朋友！那一天，你在你的房間，唱'守护天使'[22]，实在好听。我在实驗室就听見了；你像一位演員一样，說收就收。"

賴昂的确住在藥剂师家，三楼一間小屋，面对广場。听見房东这样恭維，他臊紅了脸。郝麦已經轉向医生，一个又一个，列举永鎮的搢紳。他叙述逸事，提供說明。公証人的财产，沒有人知道正确数字；还有"杜法赦那一家人"，就爱摆架子。

爱瑪問下去道：

"你喜欢什么音乐？"

"德国音乐；引人入梦的音乐。"

"你看过意大利歌剧嗎？"

"还沒有；不过明年我要住到巴黎，把法科讀完了，那时候我就看到了。"

藥剂师道：

"方才我正对你丈夫說起那个跑了的、可怜的亚諾达；亏他

瞎講究，回头你就知道，你住的房子是永鎮最舒服的一所房子。一个做医生的，特別覺得方便的是：巷子有一扇門，出入沒有人看見。再說，就居住而論，应有尽有：洗衣房、厨房带食具間、客厅、水果儲藏室等等，不一而足。这家伙活活兒就是一位大爷，滿不在乎！他在花园尽头近水的地方，搭了一座花棚，单单就为夏季喝喝啤酒！夫人要是爱好园艺的話，不妨……”

查理道：

“內人对这不感兴趣，人家劝她活动活动，可是她就爱老待在房間看書。”

賴昂插話道：

“我也是这样的；說实話，風吹打玻璃窗，灯点着，晚上在火旁一坐，拿起一本書……还有什么比这趁心的？”

她睜大了她的大黑眼睛，看着他道：

“可不是？”

他継續道：

“你什么也不想，时間就过去了。你一步不移，就在你恍惚看見的地方散步，你的思想和小說打成一片，不是玩味細节，就是探索奇遇的輪廓。思想化入人物，就像是你的心在他們的服装里面跳动一样。”

她說：

“对！对！”

賴昂說下去：

“你有沒有这种經驗：有时候看書，模模糊糊，遇見你也有过的想法，或者人影幢幢，遇見一个来自远方的形象，就像陈列出来的，全是你的最入微的感情一样？”

她回答道：

"我有过这种体会。"

他說：

"所以我特別喜爱詩人。我覺得詩詞比散文温柔，更容易感人下泪。"

爱瑪道：

"可是讀久了也起膩；如今我就要一气呵成，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就恨人物庸俗、感情和緩，和日常見到的一样。"

練習生發表意見道：

"的确也是。这些作品旣然不感动人，依我看来，就离开了艺术的眞正目的。人生每多失望，能把思想寄托在高貴的性格、純潔的感情和幸福的境界上，也就大可自慰了。就我来說，住在这偏僻地方，远离社会，讀書成了我唯一的消遣；因为永鎮是什么也拿不出来的！"

爱瑪接下去道：

"还用說，和道特一样；所以我从前总向一家書店租書看。"

藥剂师听見这末几句話，就說：

"我有一架書，都是最好的作家寫的：伏尔泰啦、卢梭啦、德里耳[23]啦、渥特·司各脱啦、'副頁回声'啦等等，而且我收到各种不同期刊，其中《卢昂烽火》，天天送来，因为我是比实、佛尔吉、新堡、永鎮和附近一带的通訊員，所以只要夫人賞光，我沒有不乐意借的。"

他們用晚飯用了两小时半；因为女佣人阿尔代蜜絲，穿一双布条鞋[24]，懶懶散散，在石板地上拖来拖去，端了一个盘子，再端一个盘子，丢三拉四的，样样不懂，弹子房的門，时时刻刻，开了不关，門插管的尖尖头直打墻响。

賴昂一面說話，一面心不在焉，拿脚踩着包法利夫人坐的椅

子的横档。她系一条蓝缎小領带，兜紧圓褶細麻布領，像花領箍[25]那样硬挺；头上下一动，她的小下半个脸，也就跟着，文文雅雅，在領口出出进进。查理和藥剂师閑聊中間，他們就这样靠近了，泛泛而談，东扯一句，西扯一句，但是总回到一个起共鳴之感的中心。巴黎戏剧、小說标題、新式对舞、她住过的道特、他們現在住的永鎮、以及他們沒有去过的社会，上天下地，無所不談，一直談到晚飯用罢，这才住口。

上咖啡的时候，全福去新宅布置寝室。客人們沒有多久，也就起席了。勒福朗絲瓦太太在将熄的爐火旁睡着了。馬伕提了一盞灯，守在一旁，送包法利夫妇去他們的新居，紅头髮沾着碎麦秸，左腿瘸着。大家等他另一只手拿好堂长先生的雨伞，就出發了。

全鎮入睡。菜場的柱子投下长长的影子。地像在夏天夜晚一样，全是灰的。

不过医生住宅离客店只有五十步远，大家差不多紧跟着就互道晚安分手了。

爱瑪一进門道，就覺得冰冷的石灰，好像湿布一样，落在她的肩头。墙是新刷的，木头梯子嘎吱直响。窗戶沒有挂窗帘，一道淡淡的白光射进二楼房間。她影影綽綽，望見树梢，再往远去，还望見有一半沒在霧里的草原，月光皎潔，霧順着河道冒汽。房間里面，横七竪八，随地放着五斗柜的抽屜、瓶子、帐杆、鍍金小棒，椅子上擱着褥垫，花地板上擱着脸盆，——搬家具的两个男人，漫不經心，信手扔了一地。

这是第四次，她睡在一个陌生地方。第一次是她进修道院的那一天；第二次是她到道特的那一天；第三次是她去渥畢薩尔的那一天；如今是第四次。每次都像在她生命中間开始一个新

局面。她不相信事物在不同地方，老是一个面目；活过的一部分既然坏，沒有活过的一部分，当然会好多了。

3

第二天，她一下床，就望見練習生在广場。她穿的是梳装衣。他仰起头，向她致敬。她赶快点了点头，关上窗戶。

賴昂整天在盼下午六点鐘到，但是走进客店，仅仅看見畢耐坐在飯桌一旁。

昨天那頓晚飯，对他来說，是一件大事；一連两小时，同一位太太談話，他还从来沒有过。这許多事，往常他說都說不清楚，他和她一談，怎么就会那样娓娓动听？他一向胆怯，庄重自持，一半也是害羞，一半也是作假。永鎮上人，認为他举止得体。成人高談闊論，他洗耳恭听，不發一言，似乎并不热中政治：对于一个年輕人說来，确实难得。而且多才多艺，他画水彩画，能看乐譜，晚飯后不玩牌的时候，他就鑽研文学。郝麦先生看重他有知識；郝麦太太喜欢他为人随和；因为他常在花园陪伴那些小郝麦：这些小家伙，一向邋遢，缺欠管教，有一点气色委頓，如同他們的母亲。他們除去女佣人照料之外，还有藥房伙計玉斯旦照料他們：他是郝麦先生的远亲，郝麦先生行好，把他收留下来，同时当佣人使喚。

为了表示他是最好的邻居，藥剂师指点包法利夫人买誰家东西，特地把他照顧的苹果酒販叫来，亲自嚐酒，监視酒桶在地窖摆好。他又教她怎样买到便宜的牛油。教堂管事賴斯地布都瓦，除去教会和埋葬两样职务之外，还随各家喜好，按年或者按

鐘点料理永鎮的主要花园，藥剂师也为她的花园接好了头。

藥剂师曲意奉承，并非单为关怀别人，其中还有别的文章。

十一年風月[26]十九日法律，第一条規定：任何人沒有执照，不得行医。他严重违犯这一条法律，經人暗中告發，王家检查官传他到卢昂問話[27]。司法官穿了公服，肩膀上披一条白鼬皮，头上戴一頂瓜皮小帽，站着在办公室見他。这在早晨开庭以前。他听見过道有宪兵的笨重靴子走动，远处像有大鎖关閉的声音。藥剂师耳朵轟隆轟隆的，眼看自己像要中風一样；他恍惚看見自己被拘禁在地牢深处，一家大小号啕，藥房出讓，瓶瓶罐罐丢了一地，所以离开法院，他不得不走进一家咖啡館，喝一杯搀塞渕水的甘蔗酒，恢复他的神志。

日子一久，訓斥的回忆漸漸淡了，他像往常一样，在鋪面后間看病，开上一些無关重要的方子。但是他有村长作对，同行妒忌，必須加意小心；他之所以礼数頻頻，討好包法利先生，就是为了使他感激在心，万一日后有所覚察，也就难以出口。所以每天早晨，郝麦送报紙給他看，下午常有一时离开藥房，到医生那边聊天。

夏理愁眉不展：顧客不見上門。他不言不語，一坐好几小时，不是在他的診室睡覚，就是看他的太太縫东西。他为了消遣，在家里学作苦力，甚至于拿漆匠用剩下来的油漆，試着油漆擱楼。不过他念念不忘的，只有銀錢事务。修葺道特房屋，太太添置化妆品，还有搬家，三千多艾居嫁資，两年下来，全花光了。再說，从道特搬到永鎮，东西不是損坏，就是遺失，还不算石膏堂长像，有一次車顛的太厉害，滚到大車底下，在甘岡普瓦的石路上，摔碎了！

有一件事，虽然担心，却也分憂，就是太太有喜了。分娩期

越近，他越疼她。另外一种血肉联系在建立，像是不断提醒一种更为复杂的結合。他远远望見她，走起路来，懶洋洋的，不穿束腰，身子軟綿綿的，在屁股上扭来扭去，要不然就是，坐在扶手椅里，一付慵倦模样，面对面，尽他飽看，他太幸福，再也憋不住了，站起来，摟住她，摸她的脸，叫她小媽媽，想同她跳舞，于是半笑半哭，尽他想得起来的柔情蜜意的戏言戏語，說个不停。他想到生孩子，心花怒放。他現在什么也不缺了。他經历到全部人生，于是坐在人生一旁，悠然自得，尽情享受。

爱瑪起先覺得很惊奇，后来想知道作母亲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急于分娩。不过她不能由着她的心思用錢，好比說，买一只玫瑰紅緞帐摇籃、几頂綉花小帽，所以她一慪气，不加挑选，不和人討論，什么也不料理，統統交給村里一个女工去做。这样一来，引起母爱的准备工作的乐趣，她就体会不到了；也許是由于这个緣故吧，她的感情，从开头起，就欠深厚。

不过查理頓頓飯說起小把戏，她慢慢也就老想着这事。

她希望养一个兒子，身子結实，棕色头髮，名字叫做乔治[28]；她过去毫無作为，这种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就像預先弥补了似的。男人少說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欢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撓。她沒有生气，沒有主見，身体脆弱不說，还要处处受到法律拘束。她的意志就像面网一样，一条細繩拴在帽子上头，随風飘蕩。总有欲望引誘，却也总有礼防限制。

星期天早晨，六点鐘左右，太陽正出来，她分娩了。查理道：

"是一个女孩子！"

她轉过头，暈过去了。

郝麦太太差不多跟着就跑过来吻她，勒福朗絲瓦太太离开

"侖狮"，也来了。藥剂师不便进屋，只在門縫說了几句临时道喜的話。他希望看看嬰兒；他觉得相貌端正。

休养期間，她費了不少心思，給女兒想名字。她最先考虑所有那些有意大利字尾的名字，类如克娜拉、路易莎、阿芒达、阿达娜；她相当喜欢嘉耳徐安德这个名字，尤其喜欢意色和莱奥卡狄这两个名字[29]。査理願意小孩子叫母亲的名字；爱瑪不贊成。他們上下査历書[30]，还向外人請教。

藥剂师道：

"我和賴昂先生前一天說起这事，他奇怪你們为什么不取瑪德兰这个名字，眼下非常时髦。"

但是包法利老太太坚決反对用这有罪女人的名字[31]。至于郝麦先生，凡足以紀念大人物、光荣事件或者高貴思想的，他都特别喜爱；他給四个孩子取名字，根据的就是这种原理。所以一个叫拿破仑，代表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一个叫伊尔瑪，也許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讓步[32]；一个叫阿达莉，却是对法兰西戏剧最不朽之作的敬礼[33]。因为他的哲学信念并不妨害他的艺术欣賞；他的思想家成分，也决不抑制感情流露；他懂得怎么样加以区别，把想像和热狂的信仰分开。就拿"阿达莉"这出悲剧来說，他指摘思想，但是欣賞風格；他詛咒概念，但是称道全部細节；他厭恶人物，然而热爱他們的对話。他讀伟大篇什，神魂顚倒；但是一想到戴黑瓜皮帽之流[34]，当作生意經用，他就伤心；于是百感交集，心困神惑，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能亲手給拉辛戴上桂冠，一方面却也希望和他正正經經討論一番。

最后还是爱瑪想起，她在渥畢薩尔庄园，听見侯爵夫人喊一个年輕女人白尔特[35]，就选定了这个名字。卢欧老爹不能来，他們請郝麦先生做教父。他的礼物全是他的藥房的出品，类如：六

匣黑枣、一整瓶健身粉、三筒藥用蜀葵片，还有在壁橱里找到的六根冰糖棍。举行洗礼的当天晚晌，摆了一桌酒席；教堂堂长也在座。大家兴高彩烈，临到行酒，郝麦先生唱《好人們的上帝》[36]，賴昂先生来了一首船夫曲，包法利老太太是教母，也唱了一首帝国时代流行的恋歌；鬧到后来，老包法利硬要抱小孩子下来，举起一杯香檳酒，說是給她行洗礼，朝头上浇。布尔尼賢院长見他取笑第一条聖事[37]，未免有气；老包法利的答复就是引証一句《众神之战》[38]；堂长离席要走；太太們央求，郝麦解劝，才算留住教士又坐下来；他端起碟子，心平气和，又喝着他喝了一半的小杯咖啡。

老包法利在永鎮住了一个月之久。早晨他到广場吸烟斗，戴一頂漂亮的銀箍船形帽，居民眞还讓他給唬住了。他喝烧酒有癮，一来就差女佣人，到"金獅"替他买一瓶，写在兒子賬上；他要手帕有香味，用光兒媳妇儲藏的全部科倫水。

兒媳妇并不討厭他。他有閱历，講起柏林、維也納、斯特拉斯堡，还有他当軍官的时期、他有过的情妇、他摆过的盛大午宴。而且他显出一付可爱模样，有时候甚至于在楼梯上或者花园內，摟住她的腰，喊道：

"查理，当心啊！"

这样一来，老太太不放心了，生怕丈夫会有一天对年輕女人起坏影响，連累兒子的幸福，急于要早走。她也許有更严重的顧虑吧。老包法利是一个無法無天的人。

小女兒交給木匠女人乳养，有一天，爱瑪忽然动了看她的心思，也不看看历書，聖母的六个星期过了沒有[39]，就朝罗莱住的地方走去。他住在岭下村子尽头，在大路和草原之間。

正是中午，家家下了窗版，碧空烈日，青石板屋頂明光閃閃，

山墙头好像在冒火花。一陣热風吹来。爱瑪觉得行走乏力；人行道的石子磨脚；她拿不定主意回家好，还是进誰家歇歇好。

正在这时，賴昂先生胳膊底下夹着一卷文件，从邻近一家大門出来。他走过来問候她，站在勒乐铺子前面，灰帐篷底下的陰凉里。

包法利夫人說她去看她的孩子，不过她已經觉得累了。

“如果……”

賴昂囁嚅一声，不敢再講下去了。

她問他：

“你有事忙嗎？”

練習生說他沒有事，她求他陪她一道去。一交黃昏，永鎮传遍这事，村长太太杜法赦夫人，当着女佣人的面講：“包法利太太惹火烧身。”

去奶媽家的路，就像去公墓的路一样，出了街，必須朝左轉，穿过一些窄小的房屋和院落，走一条小径。道旁一排小女貞树，正在开花，还有威灵仙、野薔薇、蕁麻和在灌木丛上亭亭玉立的木莓，也不甘落后。从篱笆窟窿望进去，就見草棚周围，不是猪在粪堆上爬，就是頸子套着夹板的母牛，拿犄角在蹭树身。两个人，并肩漫步，她靠住他，他照她的脚步，放慢步子；空气燥热，一群蒼蝇在他們前头，飞来飞去，嚶嚶作响。

他們看見一棵老胡桃树，知道到了。老胡桃树蔭下，有一所棕色瓦房，矮矮的，擱楼天窗底下挂着一串大葱。一捆一捆小树枝，竖直了，靠住荆棘篱笆，圈着一畦生菜、一小片香草和架子支起，正在开花的豌豆。泼在草上的脏水，东一滩，西一滩，房子周围有几件叫不出名堂的破衣烂褲、編織的袜子、一件紅印花布短袖女袄和一大幅晾在篱笆上的厚帆布。奶媽听見栅栏响，抱着

一个吃奶的孩子出来，另一只手还牵着一个可怜的小瘦家伙，一脸瘰癧：卢昂一个帽商的兒子，父母忙于做生意，把他留在乡下。

她說：

“进来吧，你的孩子在那边睡着呐。”

全楼唯一的臥室，就是下面的房間，紧里貼墙，有一张大床，不挂鉤子；沿窗放着面盆；玻璃有一塊裂开，拿蓝紙剪成一顆星星，粘在一道。門后角落，水槽石板底下，摆着几只高筒靴子，靴底釘子發亮，旁边有一只瓶子，盛滿了油，瓶口插着一根羽毛；爐架全是灰塵，上面扔着一本《馬太·朗斯拜尔格》[40]，夹杂在打火石、蜡烛头和零星火絨当中。这間屋子最用不着的奢侈品是一幅画，画的是名誉女神吹喇叭，不用說，一定是从什么香料广告画上，剪了下来，拿六个木头套鞋釘子，釘在墙上。

愛瑪的小孩子睡在地上一个柳条摇籃里。她連被窝一道抱起来，一边摇晃身子，一边低声歌唱。

賴昂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位漂亮太太，穿一件南京布[41]袍子，周围一片穷苦景象，他越看越覺得不倫不类。包法利夫人脸紅了；他轉开身子，心想他这样看她，也許有些失礼。小孩子吐奶吐到她的領子上，她放她躺回去。奶媽赶忙过来就揩，直說不会留下印子。她說：

“她浄朝我身上吐奶，我除去洗她，就甭想再干别的！你可不可以吩咐杂貨店卡穆一声，我缺肥皂用，許我拿上一塊两塊？往后我用不着吵扰你，对你也方便多了。”

愛瑪道：

“好吧！好吧！罗莱嫂子，再見！”

她出来在門檻上揩了揩脚。

乡下女人陪她一直陪到院子尽头，訴說她夜晚不得不起床

的苦处。

“我有时候累的要命，好端端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所以再不怎么，你也应該賞我一磅磨好的咖啡，一磅够我一个月用的，早上我兌牛奶喝。”

包法利夫人勉强听完她的道謝，拔脚就走，眼看在小径已經走了一程，就見传来一片木头套鞋响声，回头一望：原来又是奶媽赶来了。

“又是什么事？”

于是乡下女人，把她揪到一棵榆树后头，唠唠叨叨，說她的丈夫，干那行营生，一年六法郎，船长还……

爱瑪道：

“快說吧。”

奶媽說一个字，嘆一口气，接下去道：

“可不，单我一个人有咖啡喝，我怕他看了会难过的；你知道，男人家……”

爱瑪一連几次道：

“少不了你的，我給你就是了！……别跟我蘑菇！”

“唉！我的善心太太，为都只为，他先前受伤，胸口死抽着疼。他講，就連苹果酒，也不頂事。”

“罗莱嫂子，有話快講！”

后者行了一个大礼，接下去道：

“那，你不嫌我太貪气……”

她又行了一个大礼：

“你乐意的話……”

一双眼睛哀求着，她終于說出了口：

“一小罐烧酒，我拿它揩小姐的脚，她那小脚丫呀，嫩的就像

舌头一样。”

爱瑪打發掉奶媽，又挎上賴昂先生的胳膊。她放快脚步，走上一陣，又慢了下来，眼睛朝前望来望去，望到年輕人的肩膀。他的大衣有一条黑絨領子。栗色头髮，梳的又平又齐，搭在領子上。她看出他的指甲，永鎮誰也沒有他长。練習生一件大事，就是培养指甲；他的文具箱有一把小刀，专修指甲用。

他們沿河岸回到永鎮。到了夏季，河岸寬了，花园墙連墙基也露在外头[42]。花园有一道台阶，通到水边。河水靜靜流着，望过去覚得又快又凉；水草細长，順流俯伏，仿佛不要了的綠头髮，在清徹的水里摊开了一样。有时候，一只細脚虫，在灯心草尖端或者荷叶上面，爬来爬去，要不然就是待着不动。波紋粼粼，一道陽光，細絲一样，穿过小蓝泡；小蓝泡一个接一个，朝前趲赶，稍一趲赶，就又裂碎。少条断枝的老柳树，在水里映出它們的灰树皮。四周草原，远远望去，空空落落，好像一無所有。現在是田庄用飯的时辰，万籟無声，少妇和她的同伴就只听見他們自己的談話、他們在小径行走的整齐步伐和爱瑪袍子的綷縩响声。

花园墙頂砌着碎玻璃，墙像暖房玻璃窗那样燙。砖縫长着桂竹香，有些花开敗了，包法利夫人从旁走过，陽伞撑开，伞边一碰，就有黃粉撒了下来；要不然就是，有什么金銀花和鉄綫蓮的枝子，挂在墙外，和流苏絞在一起，在緞面上拖了一陣。

他們談起一家西班牙舞蹈团，不久要在卢昂的剧場表演。她問道：

“你看不看去？”

他答道：

“看情形。”

难道他們就沒有别的話講？然而他們的眼睛，有的是更传

情的語言；每逢他們竭力搜寻空泛字句，两个人就全感到一种相同的懶散心情，好像灵魂还有一种深沉、持久的呢喃，駕乎声音的呢喃之上一样。他們想不到自己会有这种甜蜜感受，惊愕之下，沒有想到点破它的存在，或者寻找它的原因。未来的幸福好像热带的河岸，天性仁厚，滋潤两旁的大地一样，放出陣陣香風，由他們尽情享受，他們也如醉如痴，乐在其中，什么挂虑都不擱在心上。

有一个地方，牲畜踩来踩去，路陷下去，烂泥里擱着几塊大綠石头，他們必須蹬着过去。她一来就停住，看看下一步在什么地方落脚，——于是石头活动，身子搖摆，胳膊伸在半空，胸脯朝前，眼睛犹疑不定，生怕掉进水坑，她笑了起来。

包法利夫人走到自己花园前面，推开小栅栏門，跑上台阶，就进去了。

賴昂回到办公室。上司不在；他望了一眼案卷，然后修了一管鵝毛笔，临了戴上帽子走掉。

他来到阿尔格意岭上的牧場，躺在森林旁边冷杉底下，隔着手指望天。他自言自語道：

"簡直無聊！簡直無聊！"

住这种村子，和郝麦做朋友，拜居由曼先生作上司，他觉得倒霉。后者心上只有事务，戴一付金絲眼鏡，留一圈紅絡腮鬍鬚，系一条白領带，摆出一付死板的英吉利派头，开头唬住了練習生，其实，毫無精神生活。至于藥剂师的女人，她是諾曼底最賢德的太太，綿羊一般柔順，爱护她的子女、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亲戚，听見别人家出事就哭，家事概不过問，就恨穿束腰；——但是行动那样迟緩，听她講話那样乏味，面貌那样寻常，談吐那样干巴巴的，虽然她三十岁，他二十岁，他們睡觉門对門，

他每天同她說話，他从来沒有想到她对任何男子也是一个女人，除去袍子，还有别的东西表示她是女性。

此外，还有誰？畢耐、几个生意人、两三个开小酒館的、教堂堂长，最后还有，村长杜法赦先生和他的两个兒子：他們是粗暴、愚蠢的闊人，亲自下地，在家大吃大喝，而且虔心信教，根本沒有可能待在一起。

但是在所有这些面目形成的共同背景之上，爱瑪的形象，孤零零的，离他只有更远；因为他觉得在他和她之間，就像隔着好些一片模糊的深渊一样。

起初他有几回，和藥剂师一道到她家去。查理似乎并不特别欢迎他；賴昂也不知道怎么样进行合适，一面唯恐自己冒昧，一面却又希圖亲近，然而說到亲近，照他估計起来，几乎就沒有指望。

4

天气一冷，爱瑪就离开原来臥室，住到楼下厅房：一間长屋，天花板低低的，壁爐鏡子前面，有一盆多枝珊瑚。她坐在窗边扶手椅里，看村人从人行道走过。

賴昂每天两趟，从事务所走到"金獅"。爱瑪远远听見他来，斜过身子听脚步响；年輕人老是那么一身衣裳，在窗帘外，头也不回，溜了过去。傍晚，开了头的彩綉，她丢在膝盖上，左手支起下巴，正在出神，看見这个影子突然溜开，常常心里一紧。她站起来，吩咐开飯。

正用晚飯，郝麦先生来了。他怕吵了他們，潛脚进来，手里

拿着希腊小帽，永远重复这句話："各位晚安！"然后他挨近桌子，在他們夫妇之間的老位子一坐，向医生問起病人消息，同时医生向他請教，診費該多該少。他們接下来就談报紙上的新聞。郝麦整天看报，赶到掌灯时分，差不多把新聞背也背下来了，講起来有头有尾，一直講到記者的議論、国内外个别人士的灾难，說到無可再說，就立时調轉話头，談論眼前的菜餚。他甚至于有时候体贴入微，探起身子，給夫人指出最嫩的一塊肉，要不然就轉向女佣人，教她烧菜的規程与合乎衛生的調味方法；他說起香料、味精、肉汁和胶質一类东西，头头是道。而且郝麦滿脑方子，比他的藥房的瓶子还多，擅长釀造各色蜜餞、醋和香油，也知道种种新出的省煤的鍋釜和保存干酪、料理坏酒的方法。

一到八点，玉斯旦就来找他回去上門。郝麦看出他的学徒好来医生家，所以就显出嘲弄的眼神望他，特别是碰到全福也在的时候。他說：

"我这小伙子，开始懂事啦，我敢說，他爱上了你們的丫头，不是才怪！"

但是他責备他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过失，就是：老待下来听人談話。譬如說，星期天，在郝麦家的晚会上，孩子們在扶手椅里睡着了，椅子布套太寬，讓后背拖的歪歪擰擰的，郝麦夫人把他叫了来，要他抱走，他楞在客厅，就沒有方法讓他离开。

藥剂师这些晚会，沒有多少人参加，仕紳怕听他的閑言閑語和他的政治見解，陆陆續續，也就避而不来了。但是練習生决不錯过。他一听門鈴响，就跑去迎接包法利夫人，接过她的披肩，碰到下雪，她在鞋上套一双布条大拖鞋，他也接过来，放在藥房書桌底下。

大家先玩几回"三十一"，接着郝麦先生就和爱瑪玩"調

换"[43]，賴昂站在背后，帮她指点，手搭在椅背上，看着她的插在髮髻上的梳子。她每回出牌，右边袍子就往高里聳。头髮向上卷，后背映成一片棕色，越来越淡，逐漸沒入黑影。她出过牌，往回一坐，衣服蓬蓬松松，全是褶子，搭在椅子两旁，垂到地上。賴昂有时候覺出他的靴底踩到上头，連忙挪开，就像踩了别人一样。

斗过扑克，藥剂师就和医生玩牙牌，爱瑪换了座位，胳膊支着桌子，翻看《画报》[44]。时装杂志是她带来的。賴昂坐在旁边，和她一道看圖，誰先看完，誰就等另一个人看完了再往下翻。她一来就求他讀几首詩給她听；賴昂拉长声音朗誦，念到爱情段落，用心煞尾。但是牙牌的声音吵他；郝麦先生是个中能手，查理輸的一塌糊塗。他們打满三个一百分，两个人全在壁爐前，伸直身子，很快也就睡着了。火灭了，茶壶空了，賴昂还在念。爱瑪一壁听他念，一壁心不在焉，随手轉动灯罩；紗罩上面，画了几个乘車的皮艾罗[45]和拿着平衡棒的走索姑娘。賴昂住口不念，指着他的睡熟了的听众。于是他們低声說話，因为沒有别人听，觉得談話分外甜蜜。

他們之間，就这样建立了一种密契，不断交换書籍和歌曲；包法利先生难得妒忌，并不引以为怪。

生日那天，他收到一顆骨相学的漂亮人头，塗成蓝顏色，上上下下，写遍数字，連胸口也有。这是練習生送的一份厚礼。盛情不止于此，他甚至于还替医生到卢昂买东西。有一部小說，引起爱好仙人掌科植物的風气，賴昂买了一盆，送医生太太，坐在"燕子"里面，捧在膝盖上，硬刺扎破他的手指。

她靠窗装了一个有栏杆的小木架，盛她的小花盆。練習生也安了一个悬空的小花圃；他們彼此望見在窗口养花。

全村有一家窗戶，望过去分外透着忙碌：因为如果天气晴和的話，每天下午，星期日甚至于从早到晚，就見一家擱楼的天窗，露出畢耐先生半张瘦脸，身子朝他的旋床弯着。旋床的单調的响声，就連"金獅"那边也听的見。

有一天黃昏，賴昂回来，發現屋里有一条呢絨毯子，白底，树叶圖案。他喊郝麦太太、郝麦先生、玉斯旦、小孩子、女厨子；他告訴他的上司；人人想見識見識这条毯子；医生太太为什么送練習生礼物？未免出奇；大家肯定她是他的女相好。

也不由人不相信。他不住口夸她美貌多才，夸到后来，畢耐有一回，老实不客气回他道：

"关我什么事，我同她又沒有来往！"

他絞尽脑汁，寻思对她表白心事的方法；他一方面怕她不欢喜，一方面慚愧自己懦弱，瞻前顧后，永远迟迟不前，又是胆怯，又是相思，簡直哭也要哭出来了。他后来横了心，拿定主意，可是信写了，他又撕掉，时間确定了，他又延宕。他常常迈步向前，躍躍欲試，然而来到爱瑪面前，这种决心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不知去向。查理驀地出現，邀他坐上他的包克，一同到附近看看病人，他滿口应承，向女主人一鞠躬，也就去了。她的丈夫，不也几乎等于她了嗎？

至于爱瑪，她并不希望知道她是否爱他。她以为爱情应当驟然来临，电光閃閃，雷声隆隆，仿佛九霄云外的狂飈，吹过人世，顚复生命，席卷意志，如同席卷落叶一般，把心整个带往深渊。她不晓得，承霤堵塞，淫雨可以把房頂的平台变成湖泊。她这样住下去，自以为安全無事，不料事出意外，忽然發現墙上有了一条裂縫。

5

二月，星期日，一个落雪的下午，包法利夫妇、郝麦和赖昂先生，全到离永镇半古里远的谷地，参观一家新建的麻紡厂。藥剂师要拿破仑和阿达莉活动活动，也带了去，玉斯旦照管他們，肩头打着雨伞。

其实，他們要看的地方，根本不值得一看。一大片空地，乱七八糟，东一堆沙，西一堆石子，旁边摆着几个已經长銹的齿輪，当中一座长方建筑，开着許多小窗，还沒有盖好，隔着房椽，望見了天。山墙小梁綁着一捆搀杂麦穗的秸秆，尖头三色带子，迎風招展，呼呼直响。

郝麦高談闊論，向同伴解釋这家厂房的重要性，計算地板的力量、墙壁的厚度，連声后悔沒有带一管尺来，畢耐先生就有一管，供本人不时之需。

爱瑪挎住他的胳膊，微微靠着他的肩膀，遙望圓圓的太陽，在霧里射出耀眼的白光；但是她一轉脸，就看見了查理。他的便帽低低盖住眉；上下厚嘴唇微微顫抖，格外显的脸蠢；就連他的背、他的安詳的背，也不順眼；甚至于他穿的大衣，也如其人，俗不可耐。

她这样打量他，觉得有气，可是心头也起了一种变質的快感，赖昂这期間正好迈前一步。由于天冷，他的脸变白了，似乎也更显的少气無力，温柔动人。衬衫領子有一点点松，在領带和頸項中間，露出皮肉；一綹头髮盖住耳朵，耳朵尖露在外头，同时他的大蓝眼睛，望着浮云，爱瑪觉得比起那些群山环繞、映照天

日的湖泊，还要清，还要美。

藥剂师忽然喊了起来：

"坏东西！"

他的兒子正跳到石灰堆，打算把鞋抹白。他跑过去責备，拿破仑嚎叫起来。玉斯旦找了一把麦秸帮他揩鞋，不过还需要一把小刀；查理掏出小刀，借給他用。

她向自己道："啊！他像庄稼汉一样，衣服口袋里擱一把小刀！"

下霜了，他們走回永鎮。

当天黄昏，包法利夫人沒有去邻居家，就只查理去了。她覺得就是她一个人，对比又在心头涌起，一方面固然是一轉眼的事，历历在目，一方面到底是回忆，中間隔着一段距离。她躺在床上，望着明亮的旺火，就像还在那边一样，看見賴昂站着，一只手弄弯他的細手杖，另一只手領着阿达莉。阿达莉安安靜靜，咂一塊冰。她覺得他可爱，就連不想也不成；她記起他在别的日子别的姿态、他說过的話、他說話的声音、他的一切，于是嘴唇向前，好像接吻一样，她重复道：

"是啊，可爱！可爱！"

她問自己道：

"他有心爱的人嗎？是誰？……是我呀！"

全部証据同时摊开，她心跳了。壁爐的火焰放出一道亮光，欢欢騰騰，在天花板上搖晃。她背轉身子，伸出胳膊。

于是無終無了的哀怨开始了："唉！只要天从人願，也就好了！憑什么不？誰拦着来的？……"

查理半夜回来，她装出才醒的模样，他脱衣服起了响声，她訴說头疼，然后随随便便，打听晚会的情形。他說：

"賴昂先生老早就上楼了。"

她不禁有了笑意，于是灵魂充滿新的喜悅，她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傍晚，时装商人勒乐看她来了。这位掌柜精明强干，是一个做生意的能手。

他生在南方加斯康尼，本来就爱說話，之后在諾曼底定居，又添上荷地的狡黠。虛虛的胖脸，不留胡鬚，仿佛抹了一道稀薄甘草汁子；一双贼亮小黑眼睛，衬上白头髮，越發显的灵活。人不清楚他的来历；有人說是背包販子，又有人說是卢斗[46]开錢庄的。确实的是，工于心計，就連畢耐也怕。礼貌多，胁肩諂笑，腰一直哈着，姿式又像鞠躬，又像邀請。

帽子滚一道縐紗，他把毡帽留在門道，然后走进屋来，往桌子上放下一个綠厚紙匣，滿嘴客套話，一开口就表示遺憾，說他直到現在，还沒有承蒙太太賞光，像他开的那样小鋪，吸引風雅妇女（他加重口气），本来不配。其实只要太太吩咐一声，他会尽心尽意，供应她的需要，不管是針綫、衬衣、帽子或者新衣料，全有办法，因为他每月規定进城四趟。他和最大的行庄有联系。在"三兄弟"、"金胡鬚"或者"大野人"那边，提起他来，家家掌柜晓得，就像他們口袋里的东西一样熟！所以他今天順便給太太看几样貨色，机会难得，偏巧他有。說着說着，他从紙匣取出半打綉花領子。

包法利夫人看了看，就說：

"我都用不着。"

勒乐先生听了这話，經心經意，取出三条阿尔及利亚围巾[47]、几包英吉利針、一双草拖鞋、最后，四只囚犯精鏤細雕的吃蛋用的椰子小杯，然后他张开嘴，两只手搭在桌面，伸长頸子，身子向前，随着爱瑪的犹疑不决的視綫，浏覽这些貨物。围巾长长的，

整个摊开，他似乎为了撣掉浮塵，不时拿指甲弹一下緞面，于是围巾窸窸窣窣，映着黃昏發綠的亮光，微微一动，就見上面的金点子，仿佛一顆一顆小星星，閃閃灼灼。

"卖多少錢？"

他回答道：

"沒有几个錢，沒有几个錢；也不必急着就給；随你方便；我們不是犹太人！"

她沉吟了一下，結局还是不买。勒乐先生滿不在乎，答話道：

"好吧！我們以后会相熟的；我一向凑和太太們，不过賤內可不在內！"

愛瑪微笑了。

他說过这句趣話，就做出一付老实人模样，接下去道：

"我講这話，就是說，我不拿錢擱在心上……你要是錢不凑手的話，我先借你也行。"

她听了这話，不由一惊。他連忙低声道：

"啊！你用錢，近处就好周轉；放心好了！"

他轉过話头，問起法兰西咖啡館的老板泰里耶老爹的消息，包法利当时正在給他看病。

"泰里耶老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一咳嗽，整个房子搖晃，我担心他过不了几天，不穿法兰絨內衣，会穿松木大衣的[48]！年輕时候，他拚命荒唐！这种人呀，太太，一点兒也沒有条理！光喝酒也把他喝干了！不过眼睜睜看着相識的人死，不管怎么样，总不好过。"

他一面扣厚紙匣，一面就这样議論医生的病人。他望着玻璃窗，一脸不愉快的神情，說：

“自然娄，时令不正，就生这些病。我呀，我就不覺得自己怎么适意；我的后背有一个地方疼，改一天，我就許来看看大夫。可不，再見啦，包法利太太；有事尽管吩咐；小的一定伺候！”

他輕輕把門带上。

爱瑪叫人把飯开到卧室，放在盘子里头；她坐在爐边，慢慢騰騰用飯；她覚得事事如意。她想着围巾，自言自語道：

“我眞叫乖啦！”

她听見楼梯有脚步响：賴昂来了。她站起来，五斗柜上放了几条抹布，等着繚边，她拿起头一条；他进来，她显的很忙。

談話無精打彩，包法利夫人有一句沒一句，时时停頓，他自己也像有話难以出口。他坐在爐边一张矮椅上，手里拿着象牙針盒，轉来轉去；她不是穿針引綫，就是不时拿指甲压压布褶子。她不說話。他作不得声，她的沉默迷住了他，就像先前她的語言迷住了他一样。

她心里想：“可怜的孩子！”

他問自己：“她嫌我什么？”

临了还是賴昂說起，他有一天要去卢昂，办理一件業务上的事。

“你訂的音乐刊物滿期了，要不要我續下去？”

她回道：

“不要。”

“为什么？”

“因为……”

她閉紧嘴唇，慢条斯理，抽出一根长长的灰綫。

賴昂看着这件女活有气。爱瑪的手指尖都像扎破了似的；他想起一句漂亮話，可是又不敢說出来。他接下去道：

“你不学啦？”

“什么？”

她赶快改口道：

“音乐？啊！我的上帝，是啊！难道我不要管家，不要照料丈夫，总之，手边不有一大堆活兒、許許多多分內事，要我先操心？”

她望望鐘。查理回来迟了。她不放心。她重复了两三遍：

“他人真好！”

練習生喜欢包法利先生。可是他想不到她待他这样深情，听到耳朵，未免别扭；不过他照样恭維他，他說，他听見人人夸他，尤其是藥剂师。爱瑪接下去道：

“啊！他是一位好人！”

練習生接下去道：

“当然。”

他調轉話头，講郝麦夫人，他們平时一来就笑她不修边幅。爱瑪打断道：

“这有什么关系？作慈母的，就沒有心思打扮自己。”

說过这話，她又默不作声了。

一連几天，都是如此；她的談話、她的姿态，統統变了。大家見她关心家务，按时上教堂，对女佣人也管的更严了。

她从奶媽那边接回白尔特。家里一有客人，全福就带她过来，包法利夫人撩起孩子的衣服，叫人看看她的小胳膊、小腿。她講她就爱小孩子；这是她的安慰、她的喜悦、她的迷恋；她的爱撫带有感情，除去永鎮人，任何人看了，都会想到“巴黎聖母院”的小口袋[49]。

查理回家，發現拖鞋放在爐火一旁，烤的暖暖的。現在，他

的背心不再缺里子了，衬衫不再短紐扣了。甚至于他的睡帽，也一頂一頂，整整齐齐，在橱里摞好，他看在眼里，覚得开心。她不像往常，花园轉轉，就皺眉头；他有建議，她总同意，即使她猜不透他的意思，她也百依百順，不露一絲抱怨；——賴昂看見他坐在爐边，用罢了飯，一双手搭在肚子上，两只脚搁在火箎上，脸蛋由于消化也發紅了，眼睛由于幸福也潤澤了，孩子在地毯上爬着，而这位細腰女子，就着椅背，吻他的額头。他向自己道：

"簡直胡鬧！怎么接近的了她？"

所以在他看来，她十分端庄，亲近不得，他連一星半点的希望也不存了。

可是意有所舍，心犹未甘，他只好把她放在非凡的境界。他在肉身方面既然一無所得，所以对他說来，她不具肉身，在他的心头扶搖直上，仿佛成仙得道，云脚冉冉，气象万千。这是一种純潔感情，并不妨害日常生活，有了它，心里快活，一旦丢了，就会特别难过，正因为这种感情可貴，人才加以培养。

爱瑪瘦了，面色蒼白，脸也长了。大眼睛，直鼻子，一綹一綹黑头髮，走路像鳥飞一样輕，而且現在永远靜默：难道她不像亭亭玉立，經浊世而不染，額头隐隐約約，打着使命崇高的印記的？她是十分憂郁，而又十分安詳，十分温柔，而又十分矜持，人在旁边，感到一种冷冰冰的魅力，仿佛走进教堂，花香香的，大理石凉凉的，不禁寒顫起来。就連别人也逃不出这种誘惑。藥剂师就說：

"她是一个天資卓絕的女子，做县长夫人也不过分。"

太太們称贊她节省，病人們称贊她有礼貌，穷人們称贊她仁慈。

但是她却滿腹貪婪、忿怒和怨恨。衣褶平平正正，里头包藏

着一颗骚乱的心；嘴唇嫺静，并不講出內心的苦恼。她爱賴昂，追寻寂寞，为了能更自由自在玩味他的形象。眞人当面，反而扰乱沉思的快感。听見他的脚步，她就心跳；但是待在一起，心就沉下去了，她有的只是莫大的惊奇，临了又陷入憂郁。

賴昂走出她家，心灰意懶，却不知道她跟踪而起，看他在街上走动。她关心他的行止，窺伺他的脸色；她找借口看看他的房間，編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藥剂师女人和他住在同一房頂底下，在她看来，幸运之至。她一想就想到这家房屋，好像"金獅"的鴿子，一飞就飞到这家承霤，在里头洗净它們的玫瑰紅爪子和它們的白翅膀。可是爱瑪越覚得自己有爱情，越加以抑制，为的是减弱它的声势，不要流露出来。她巴不得賴昂猜破，也設想了一些作成賴昂猜破的机会、变故。她沒有放手做去，不用說，是由于懶散或者畏惧的緣故。还有羞耻的緣故。她寻思自己太拒人于千里之外，时机不再，無从补救了。她自以为牺牲很大，什么也安慰不了她，后来只有說說："我是貞节女子"，还有摆出听天由命的姿态，照照鏡子，显出一脸的驕傲和喜悦，心头才有一点点好受的味道。

于是肉体的需要、銀錢的欠缺和热情的悒郁，揉成一团痛苦；——可是她不但不丢开了不想，反而越發念茲在茲，到处寻找机会，加深她的悲痛。一盘菜做坏了，或者一扇門沒有关严，她就有气；想起自己沒有絲絨衣著，幸福插翅飞过，悬想太高，居室太窄，她就难过。

頂气人的是，她受活罪，査理似乎就沒有覚察到。是他使她幸福的信念，在她看来，就是一种豈有此理的侮辱；他那方面心安理得，就是忘恩負义。請問，她为誰賢惠？难道不正是他，作成一切幸福的障碍、一切灾难的因由，就像身上皮带的尖插头一

样，把她扣的牢牢的，气也出不来一口？

所以种种怨恨，她不管是不是从自己的煩悶来的，統統算在他的賬上；她未尝不想减輕怨恨，可是回回努力，回回扑空，不但沒有减輕，反而更深了。她这样白白辛苦一場，已經于心不快，加上痛苦早已存在的其他原因，彼此之間的隔膜，也就越發大了。她对自己的柔順起了反感。家庭生活的庸俗使她神往奢华，夫妇之間的恩爱使她緬想奸淫。她巴不得查理打她一頓，她好抓住理由恨他、报复他。面对着自己想起的一些残酷的假設，她有时候不由一惊。然而她必須繼續笑脸相向，听見自己重复說：她很快乐，而且装模作样，要人相信自己快乐。

可是她厭恶这种虛伪行为。她有心和賴昂逃之夭夭，到天涯海角試試新的命运；不过她一想到这上头，立刻就觉得有一道黑魆魆的大沟横在面前。她寻思道：

"而且，他已經不爱我了；怎么办？指望誰帮助、誰安慰、誰搭救？"

她心碎了，气喘吁吁，痴痴呆呆，低声嗚咽，滿脸眼泪。

女佣人有时候进来，赶上她犯病，就問她道：

"为什么不告訴老爷知道？"

爱瑪回答道：

"我在心煩；别告訴他，他要难过的。"

全福接下去道：

"啊！是啊，你就像小盖兰一样，波莱[50]的漁夫盖兰老爹的閨女，我来你家以前，在第厄普認識的。她呀，一天到头，愁眉不展，站在她家門檻，你看見了，真还以为是一条裹死人的布，挂在門前头。她害的病，看上去，就像脑子里头有了霧一样，大夫治不了，堂长也沒有办法。病狠了，她就一个人到海边待着，海关

上的官兒巡邏，常常看見她脸朝下，爬在石子上头哭。后来，据說，嫁人以后，她就好啦。"

爱瑪接下去道：

"不过，我呀，我是嫁人以后得的。"

6

有一天傍晚，窗戶开开，她坐在窗口，先还望見教堂管事賴斯地布都瓦修剪黃楊，忽然就听見晚祷的鐘声响了。

正当四月初旬，櫻草开花，一陣煦風吹过新掘的花畦，花园如同妇女，着意修飾，迎接夏季的节日。人从花棚的空当望出，就見河水曲曲折折，漫不經心，流过草原。黃昏的霧气，在枯落的白楊中間浮过，仿佛細紗挂在树枝，却比細紗还要發白，还要透明，溟蒙一片，把白楊的輪廓勾成了菫色。远处有牲畜走动，听不見脚步响，也听不見叫喚。鐘总在响，安安静静，哀号似的，在空中一直响个不停。

鐘声悠悠蕩蕩，重来复去，勾起少妇的記忆，回到童年和寄宿时期。她想起聖壇的蜡烛台，高出花瓶和細柱神龕之上。修女們伏在跪凳，左一頂硬風帽，右一頂硬風帽，仿佛黑点子，夹在一长排白面网当中；她眞愿意像往常一样，戴上白面网，再在里头厮混。星期日，做弥撒，她一抬头，就望見淡蓝香云，环繞聖母慈容，鬟鬟上升。这样一想，她感动了，覚得自己柔荏少力，四無着落，好像一根鳥毛一样，在狂風暴雨之中打轉。她于是身不由己，不知不覚，去了教堂，准备虔心信教，什么方式也行，只求她的灵魂俯首帖耳，人間煩恼不再存在。

她在广場碰見賴斯地布都瓦回来；因为他宁可打断工作，接着再来，也不肯少却一样不做，所以什么时候晚祷敲鐘，只有凭他方便。再說，提早敲鐘，正好警告頑童：教理問答的时間到了。

有些孩子已經来了，在公墓的石地玩弹子。有的騎在墙头，腿蕩来蕩去，拿木头套鞋割着墙和新坟之間的高蕁麻玩。这塊小空当是唯一的綠地方；此外都是石头，聖庫的扫箒扫来扫去，总挡不住上头老有一層浮土。

似乎这就是孩子們的花地板，他們穿着布鞋，在里头跑来跑去，鐘声再响，也听的見他們叫嚣如雷。鐘楼高空垂下一根粗繩，有一头搭在地上，摆幅縮短，鐘声也就跟着小了下来。燕子一面啁哳，一面掠空而过，迅速飞回檐瓦底下的黃窠。教堂紧里，点着一盞灯，就是說，玻璃盞挂在半空，里头有一根灯芯子。远远望去，亮光仿佛一个灰白点子，漂在油上晃蕩。一道細长陽光，穿过教堂中部，相形之下，两側和四周越發显的陰沉。

活挡的桩子已經松动了，有一个小孩子还在搖着玩。包法利夫人問他道：

“堂长在哪兒？”

他回答道：

“就快来啦。”

的确，門格支在响，布尔尼賢院长走出住宅；孩子們一窝蜂似的逃进教室。教士唧咕道：

“这些小家伙！总是这样！”

脚碰到一本破烂教理問答，他拾起来：

“什么也不敬重！”

他一瞥見包法利夫人，就說：

“对不住，我沒有認出是你来。”

他把教理問答塞进衣袋，收住脚步，聖庫的鑰匙沉甸甸的，夹在两个手指当中，一直来回摇晃。

夕陽西下，余輝照亮他的全脸，道袍下擺脫綫，胳膊肘底下透亮，陽光掠过，毛呢顏色显的淡了。胸脯寬闊，沿着上面一排小紐扣，上上下下，全是油漬、烟污，越离拉巴[51]远，也就越多。頸項的紅肉褶子搭在拉巴上。皮膚上灑灑拉拉，撒着一些黃点子，直到鬣毛似的灰白鬍鬚，才算看不見。他刚用过晚飯，气咻咻的。他問道：

"你好啊？"

爱瑪回答道：

"不好；我难受。"

教士接下去道：

"可不！我也是。这些日子，古里古怪，天才一热，人就四肢無力，你說对不对？不过你要怎么着？聖·保罗說的好，我們生下来就为受罪。倒是包法利先生，他是什么看法？"

她做了一个輕蔑的手势，說：

"他呀！"

老好人大吃一惊，連忙道：

"什么！他不給你开方子，配一点藥吃？"

爱瑪道：

"啊！我要的不是人世的藥。"

但是堂长不时朝教堂张望。孩子們全在里头跪着，你拿肩膀推我，我拿肩膀推你，好像一排紙人，倒了头一个，連串往下倒。

她接下去道：

"我想知道……"

教士声音带怒，喊叫道：

“好，好，立布代，看我不打你耳光的，搗蛋鬼！”

随后轉向爱瑪道：

“他是木匠布代的兒子；父母有錢，慣坏了他。不过只要他用功，他会学的快的，因为他很聪明。我呐，有时候打趣，就叫他立布代（去馬洛默經过的岭子这样叫），我甚至于說：‘蒙·立布代’。啊！啊！蒙·立布代[52]！前一天，我把这話講給主教听，他笑起来了……居然賞脸，笑起来了。——倒是，包法利先生，他好啊？”

她仿佛沒有听見。他継續道：

“不用說，总在忙埊？因为他跟我，我們的确是本教区最忙的两个人了。不过他呀，是身体的医生，（他放声笑着，）而我呀，是灵魂的医生！”

她显出一种哀求的眼神盯着教士道：

“是啊……你解除所有的苦难。”

“啊！說的就是呀，包法利太太！就是今天早晨，有一条母牛吃了飞虫[53]，我不得不去低·狄欧鎮一趟；他們以为牛中了邪。他們的母牛，我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头头……不过，对不起！龙格馬尔，还有布代！家伙！你們有完沒有完？”

他于是一步跳进教堂。

頑童們正兜着大講經台，前推后拥，打开弥撒書，爬上唱經队領队的凳子；有的潜手潜脚，眼看就要溜进懺悔小間。但是堂长冷不防賞了大家一頓巴掌。他抓起他們的上衣領子，提到半空，使劲往唱經堂的石板地一摔，他們双膝下跪，像要被活栽进去一样。

他回到爱瑪一旁，摊开他的大印花布手帕，拿一个犄角塞到

他的上下牙中間，說：

“眞的，庄稼人实在可怜！”

她回答道：

“还有别人。”

“当然！譬方說，城市的工人。”

“我說的不是他們……”

“你說的对！我就晓得有些可怜的母亲，身边一堆孩子，全是賢德妇女，你听我說，全是道地女聖人，連面包也沒有。”

爱瑪（說話之間，嘴角抽搐）接下去道：

“不过有些人，有些人，堂长先生，有面包，却沒有……”

教士道：

“冬天沒有火。”

“哎呀！有什么关系？”

“怎么！有什么关系？我覺得，一个人只要溫、飽，就……因为，說到临了……”

她嘆气道：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他显出关心，走前一步，問道：

“你覚得难过？想必是，消化不良吧？包法利太太，你应当回家，喝一点茶；这你就有精神了；要不然，喝一杯新鮮水，放一点土糖也行。”

“为什么？”

她的模样如同一个人作梦才醒。

“因为你拿手擱在額头上。我以为你头暈来的。”

随后改变話題道：

“不过你有話要問我来的？到底是什么？我忘記啦。”

爱瑪重复道：

“我？沒有……沒有……”

她的眼睛望到四外，慢悠悠落在穿道袍的老年人身上。他們面对面，不言不語，两个人互相打量，最后他道：

“那么，包法利太太，原諒我，你知道，責任第一；我得伺候我那些宝貝家伙。孩子們的第一次聖体瞻礼，眼看就要到了。我們又要临时抓瞎啦，我还眞怕！所以从升天节起，我要他們准每星期三多上一小时課。这些可怜的孩子！指点他們走上我主的大道，只有嫌晚，其实，他自己就用他的聖子的口，这样劝我們来的……希望你身体好，太太；替我向你的丈夫致意。”

他走进教堂，才到門口，就做了一个下跪的姿势。

爱瑪看他脚步沉重，头朝一边歪，两只手张开一半，手心朝外，在两排长凳中間不見了。

她接着移轉脚跟，又笨又重，如同一座雕像順着中軸挪动一样，走上回家的道路。但是堂长的严肃而又洪亮的声音、頑童們的尖銳的声音，依然传到她的耳朵，在背后継續响着：

“你是基督徒？”

“是，我是基督徒。”

“什么叫作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一个人領了洗……領了洗……領了洗……領了洗。”

她抓住栏杆，一步一步蹭上楼梯，走进臥室，合身倒在一张扶手椅里。

玻璃窗映过来的夕照，潲瀾成波，悠悠下降。家具待在原来地方，似乎越發死板了，陰影重重籠罩，好像进了黑水洋一样。壁爐熄了，鐘总在敲打，爱瑪心緒异常不宁，看見事物这样安靜，

感到說不上来的惊愕。但是小白尔特站在窗戶和女紅桌子中間，穿着編織的小靴，搖搖晃晃，打算来到母亲跟前，揪她的围裙带子。母亲拿手一推，說：

“走开！”

沒有多久，小姑娘又来了，越發靠近母亲的膝盖；她拿胳膊支在上面，朝她仰起她的大蓝眼睛，嘴里流下一道干净口水，滴在綢围裙上。少妇煩上来了，重复道：

“走开！”

小孩子望着她的脸，一害怕，哭起来了。她拿胳膊肘把孩子往外一搡，道：

“哎呀！倒是走开啊！”

白尔特一跤摜在五斗柜前头，脸蛋碰到抽屜的銅拉手，划破了，流血。包法利夫人赶上前去，扶起她来，揪断叫鈴的繩子，拚命喊女佣人，正要咒駡自己，就見查理出現了。晚飯时辰到了，他回轉家来。爱瑪就像沒有出事似的，声音平平靜靜，向他道：

“看呀，亲爱的朋友，小东西玩着玩着，就在地上摔破了脸。”

查理叫她放心，情形并不严重，說完話，就找橡皮膏去了。

包法利夫人愿意一个人看守她的孩子，沒有下楼用飯。她看她睡熟了，这才一点一点放下心来。这么丁点小事，她方才乱了半晌，回想起来，覚得自己又善良，又好笑。的确也是，白尔特已經不哭了。現在已經看不大出她的呼吸掀动棉被。大顆泪珠停在眼角，眼皮閉了一半，睫毛当中，露出两个深黝黝的沒有光彩的瞳孔。橡皮膏貼在脸上，紧綳綳的，把脸蛋拉歪了。爱瑪寻思道：

“也眞怪气，这孩子多丑！”

夜里十一点鐘，查理从藥房回来（他飯后去归还用剩下来的

橡皮膏)，發現太太站在搖籃一旁。他吻她的額头道：

"我不是叫你放心，說沒有什么来的；别心焦，小可怜，你这样要病下来的！"

原来他在藥房待了許久。他沒有显出很着急的样子，可是郝麦先生照样鼓舞他，要他打起精神来。于是他們說起种种威胁兒童的危险和佣人的魯莽。郝麦夫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从前她作女兒的时候，有一个女厨子，燉一碗湯，打翻在自己的小围嘴上，現在胸脯还有印子。所以她的慈爱的双亲，也就处处当心，小刀从来不磨，地板从来不打蜡。窗戶装上鉄栏杆，壁爐前头按上結实柱子。郝麦的小孩子，别看是無拘無束的，也一动就有人跟在后头；一点点伤風，父亲就灌他們藥汁子，直到四岁多了，也不可怜他們，还讓他們一人戴一頂棉箍[54]。說实話，这是郝麦夫人的怪主意；她的丈夫私下發愁，怕戴久了，可能理智器官受伤，所以不免脫口向她道：

"难道你眞要他們作喀拉伊伯人或者包陶庫道斯人[55]？"

其实，査理有好几次，試着打斷談話来的。練習生上楼，走在前头，査理低声对着他的耳朵道：

"我想同你談談。"

賴昂心跳了，左猜右想，納悶道：难道他看出什么破綻来啦？

査理最后关上門，央他本人到卢昂打听一下一个好的暗匣摄影机[56]，值多少錢；他想照一张青燕尾服肖像，送給他的太太，这是一件表示感情的礼物、一种細心的体貼。不过他愿意先有一个数目賬；这大概不会給賴昂多添麻煩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星期总进一趟城。

进城干什么？郝麦疑心他年輕荒唐，搞女人关系。不过他猜錯了；賴昂并不沾花惹草。他反而更憂郁了，留在盘里的菜，

現在也多起来了，勒福朗絲瓦太太一眼就看出来。她想知道底細，問稅务員；畢耐显出一付傲慢的样子，粗声粗气回答道："警察沒有支薪水"給他。

可是他覺得他的餐伴十分古怪；因为賴昂常常摊开胳膊，人朝椅背一仰，泛泛抱怨人生。稅务員說：

"这是因为你消遣不够。"

"什么消遣？"

"我是你呀，就来一架旋床！"

練習生回答道：

"可是我不会旋东西。"

"这倒是眞的！"

对方摸摸下巴，显出蔑視而又滿意的神气。

空爱一場，賴昂疲倦了；再說，沒有兴趣指引，沒有希望支持，生活重来复去，千篇一律，他开始感到苦悶。他討厭永鎮和永鎮人，有些人、有些房屋，他一看就有气，簡直耐不下去；藥剂师为人再好，他也完全忍受不了。另一方面，改变环境的远景固然引誘他，却也使他畏惧。

害怕很快变成了煩躁：巴黎遙遙向他招手，化装舞会的銅乐吹动了，姑娘們的笑声起来了。他旣然要到那边讀完法科，为什么不去？誰拦着他？他心里开始筹划，預作远游期間的生活安排。他設想自己那边有一間屋子，布置家具。他要在那边过艺术家生活！他要在那边学六弦琴！他要穿一件室內穿的长便服，戴一頂巴司克人戴的圓便帽[57]，拖一双蓝絨拖鞋！壁爐墙上交插着两把花剑，再往高去，就是六弦琴和一顆死人脑壳，而且他已然在贊賞了。

困难却在母亲是否同意；不过，看上去，也沒有比这再合理

的了。連他的上司也劝他换事务所，提高認識。于是賴昂采取折衷办法，到卢昂謀一个二等練習生作，但是又沒有成功，最后他給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詳詳細細，說明他立刻要去巴黎住的理由。她同意了。

他并不急着要去。足有一个月，伊外尔每天从永鎮到卢昂，从卢昂到永鎮，帮他运送箱篋包裹。賴昂添置衣服，修理三只扶手椅，选購大批手絹，总而言之，准备的东西，周游世界也嫌多，但是他一星期又一星期，拖延行期，直到后来，母亲二次来信，催他动身，这才下了决心，因为他原来希望在放假之前考試完的。

辞行的时間到了，郝麦夫人啼哭，玉斯旦鳴咽，郝麦是男子汉，藏起悲痛，要亲自拿着朋友的大衣，送到公証人門口。公証人乘自己的車，送賴昂到卢昂去。留下的时間，正够向包法利先生告别。

走到楼梯高头，他覺得自己气喘吁吁，只好停步。他一进来，包法利夫人連忙立起。賴昂道：

"我又来啦！"

"我早巳料到了！"

她咬紧嘴唇，血往上涌，脸一直紅到耳朵梢。她站直了，肩膀靠住墙壁。他接下去道：

"先生不在家？"

"他出去了。"

她又説一遍：

"他出去了。"

于是你望我，我望你，沉默下来。他們的思想，感到同一痛苦，好像两个上下起伏的胸脯，紧紧摟在一起。賴昂道：

"我挺想亲亲白尔特。"

爱瑪走下几級楼梯，呼喚全福。

他向周围迅速扫視，一眼望过墻壁、摆設架、壁爐，依依不舍，像是样样东西全想鑽进去，全想带走。

但是她又进来了，女佣人带着白尔特。孩子甩动一根繩子，繩子一头是一架風車，尖头朝下。

賴昂吻了几遍她的頸項。

“再会，好孩子！再会，小宝貝，再会！”

他把她交还她的母亲。后者說：

“带她下楼吧。”

就留下他們两个人了。

包法利夫人背过脸去，貼住一塊窗玻璃；賴昂拿起他的便帽，輕輕拍打他的屁股。爱瑪道：

“就要下雨。”

他回答：

“我有斗篷。”

“啊！”

她轉回身来，額头向前，下巴朝下。陽光掠过額头，照到眉毛的弧綫，犹如一塊大理石，人就猜不出爱瑪望天边望見了什么，也猜不出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嘆气道：

“好，再会！”

头驟然一揚，她說：

“是啊，再会……你走吧！”

两个人全朝前走，他伸出手，她迟疑了一下，这才伸过手去，勉强笑着說：

“照英国人規矩。”

賴昂覚出他的手指握住她的手，似乎他的全部生命，順着胳

膊，集中在这只湿津津的手心。

他随后松开手；他們的眼睛又遇在一起；他走了。

他在菜場站住，躲到柱子后头，最后一次，望望这所白房子和它的四个綠活动窗帘。他依稀望見臥室窗口有一个人影；但是窗幔似乎沒有人碰，就离开鈎子，扯斜的长褶，慢慢移动，一下子就全平整了，比一堵石灰墙还要硬挺。賴昂只好跑开。

他远远望見他的上司的輕便馬車，停在大路，旁边有一个男人，前胸系一条粗布围裙，手拉住馬。郝麦和居由曼先生一边閑談，一边在等他来。藥剂师眼泪汪汪，說：

"摟摟我。这是你的大衣，我的好朋友，当心别招凉！保重身体！凡事經心！"

公証人道：

"来吧，賴昂，上車！"

郝麦弯在防泥板上，声音夹杂嗚咽，好不容易說了这四个伤心的字眼：

"一路平安！"

居由曼先生回答道：

"晚安。放馬！走！"

他們出發了，郝麦也一直回家去了。

包法利夫人开开面向花园的窗戶，眺望浮云。

西天卢昂那边，起了烏云，波涛汹涌，前推后拥，太陽放出长綫，却又金箭一般，赶过云头，同时天空别的地方，空空落落，如同磁器一般白凈。一陣狂風吹来，白楊弯腰，驟雨急降，滴滴答答，敲打綠叶。太陽跟着就又出来，母鷄啼叫，麻雀在湿漉漉的小树丛拍打翅膀，沙地小水滩朝低处流，带走一棵合欢树的粉紅

顏色的落花。她寻思道：

“啊！他一定已經走远啦！”

郝麦先生照旧在六点半鐘用晚飯的时間过来。他坐下来道：

“好！我們的年輕人，这回总算上路了吧？”

医生回答道：

“像是！”

然后他在椅子上轉过身子：

“府上沒有什么？”

“沒有什么。也就是我的太太，今天下午，有一点难过。你知道，妇女們，芝麻大的小事，也簈不住！尤其是我那一口子！这也不能怪她們，因为她們的脑神經組織，本来就比我們脆弱。”

查理道：

“可怜的賴昂！他在巴黎怎么过的来！……他待的慣嗎？”

包法利夫人嘆了一口气。

藥剂师响了一下舌头，道：

“沒有的話！聚餐游戏呀！化装舞会呀！香檳酒呀！你听我講，样样趁心！”

包法利反駁道：

“我不相信他会胡鬧。”

郝麦先生連忙接下去道：

“我也不相信！不过，除非他不怕別人把他看成耶穌会教士[58]，否則，他将来就得同流合污。你就不知道这些小荒唐鬼在拉丁区[59]，和女戏子过的是什么生活！再説，学生在巴黎很吃香。只要他們有一点点作乐的才分，上流社会就欢迎他們，甚至于聖·日耳曼关厢[60]的貴妇們也愛他們，机会到手，豈可錯过，他們自然就当上了权門貴婿。”

医生道：

“不过我担心他……在那边……”

藥剂师打断他道：

“你説的对，这就是那見不得人的一面！人到了那边，不得不老拿手攥住腰包。好比説吧，你在一家公园，来了一个陌生人，衣著考究，甚至于挂着勛章，你以为是一位外交家；他走到你跟前；你們聊起来了，他摸熟你的脾气，請你吸鼻烟，或者替你拾帽子。后来两个人談出了交情，他带你上咖啡館，請你去他的别墅，喝酒之間，介紹各色人等和你相識，大多时間，也就是搶你的錢口袋，要不然也是拉你去干坏事。”

查理回答道：

“話是对的；不过我担心的，倒是生病，譬如説，伤寒，外省去的学生就爱害这种病。”

爱瑪不寒而慄了。藥剂师繼續道：

“这是由于飲食改变，和一般体气因此而起的紊乱的緣故[61]。再説，巴黎的水，你晓得是怎么一回事！还有飯館的菜，样样吃食加香料，临了把你的血燒的滚燙，其实，説什么也抵不上一鍋肉湯。我这方面，一向就喜欢家常菜：衞生多了！所以过去我在卢昂念藥剂学，我就住到私人家里吃包飯，和教师們一道用飯。

他就这样繼續發表他的一般意見和他的个别爱好，直到玉斯旦来，找他回去配制蛋黃橘汁糖水，这才喊道：

“就沒有一时休息！永远拴得牢牢的！我就不能走开一分鐘！像下地的馬一样，累死了也得做！多苦的命喲！”

已經走到門口了，他道：

“倒説，你听見消息沒有？”

“什么消息？”

郝麦竖起眉毛，一脸煞有介事的表情，接下去道：

“塞納河下游州的农業展覽会，今年要在永鎮寺举行。至少，有这种風声。今天早晨，报上还提起来的。这对本县太重要了！不过我們改天談吧。謝謝你，我看的見；玉斯旦有灯。”

7

第二天对爱瑪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日子。她覺得一片愁云惨雾，瀰漫天空，乱乱騰騰，浮游無定，而悲痛沉入心底，低哭輕号，仿佛冬天的風，在荒凉的庄园嘯叫。这好像韶光一去不返，魂劳梦縈，又像做完一件事，身心疲劳，也更像習慣动作中断，或者經久不停的摆动，驟然停止。

她的心情好像往年从渥畢薩尔回来，对舞还在脑子里轉来轉去一样，悒悒寡欢，昏昏沉沉，只是一味难受。賴昂似乎又出現了，人也显的更高、更美、更溫柔、更模糊；他虽然走了，可是沒有离开她，就在眼前，房子的墙好像把他的影子留下来了一样。她看不厭他走过的地毯、他坐过的空椅子。河水一直在流，順着滑溜溜的河堤，慢慢悠悠，漣漪成紋。他們有許多次在这里散步，石子遍体青苔，水波流过，照样潺湲作响。头上太陽多好！下午单单两个人待在花园尽头有陰凉的地方，多有意思！他坐在一张干木条凳子上，光着头，高声朗誦；草原清風徐来，書頁顫动，棚上的旱金蓮搖摆……啊！他走了，她的生命的唯一的欢乐、幸福的唯一有可能实現的希望！幸福当前，她怎么就不抓住！眼看幸福远揚，为什么就不双手伸出，双膝下跪，一把揪牢？她詛

咒自己没有向赖昂表示爱情；她想念他的嘴唇。她恨不得追上他，扑进他的胸怀，对他說："是我；我是你的！"可是爱瑪想到困难重重，先失了张支；她一起懊恼之心，欲望因而越發活躍了。

从这时候起，回忆赖昂成了她的愁悶的中心；旅客在俄罗斯大草原雪地上留下来的火堆，霹靂拍啦，也跟不上他在她的回忆里那样亮。她跑过去，蹲在一旁，小心在意，拨弄这要灭的火，前后左右寻找，看有没有东西能把火弄旺；于是最远的回忆和最近的会晤、她感覺到的和她想像到的、她对欢愉的落空的殷望、她对幸福的枯枝一般在風地哽噎的計划、她的劳而無获的道德、她的幻灭的希望、家庭的牺牲，細大不捐，她全拣过来，拾起来，聚在一起，烘暖她的憂郁。

然而不知道是供应不足，还是堆积过多，火焰旺不起来。别离漸漸吹灭了爱情，久而久之，悵惘也就窒息了。这道火光先前照亮她的灰灰的天空，如今越来越暗，慢慢小了下来。头脑昏昏沉沉，甚至于厭恶丈夫的心，她也顚三倒四，当作思念情人的表現；甚至于憎恨的炙伤，她也糊里糊塗，看成恩爱的纏綿。可是狂風一直在吹，热情烧成灰烬，没有人救，也不見太陽出来，黑漆漆的夜晚，四面八方，重鎖密布，她觉得自己無路可走，寒气逼人，徹骨發冷。

于是道特的坏日子又开始了。現在她看自己越發糟不可言，因为她經过伤心事，而且确信要一直伤心下去。

一个女人强迫自己做出这样大的牺牲，生活上很可以看破些。她买了一只哥特式跪凳；她一个月花十四法郎买檸檬，洗指甲；她写信給卢昂，要一件克什米尔[62]蓝呢袍；她到勒乐那边，挑了一条頂好的围巾，当腰扎在室內穿的便服上，然后关上屋里的窗版，拿起一本書，就这样一身装束，躺在一张大沙發上。

她常常改换头髮样式；她照中国样式梳头，不是柔軟的圈圈，就是辮子；头髮靠旁边挑一条縫，像男人一样朝下卷。

她想学意大利文，买了几本字典、一本文法、一叠白紙。她試着看正經書：历史和哲学。查理夜晚睡的沉沉的，有时候惊醒了，跳下床来，以为有人找他看病，唧噥道：“我就去。”原来只是爱瑪擦火柴，再点灯的响声。不过她念書就像她刺綉一样，开了一个头，就全丢进衣橱了。她拿起来，放下去，又换别的活做、别的書讀。

赶上慪气，别人不过三言两語，她就失了分寸。有一天，她和丈夫打賭，一定說她可以喝大半杯燒酒，查理一时糊塗，說他不信，她一口气喝光。

爱瑪虽說風度輕狂（永鎮的太太們这样說她），不过并不見得快活。她的嘴角常有一条紋路，睽睽呆呆，像老姑娘，也像失意政客，由于这条紋路，脸都皺了。她是面無血色，布单一般白，鼻子的皮朝鼻孔抽搐，眼睛望着你，一付神不守舍的模样。她在鬢角見到三根灰头髮，談起她的老境。

她常常暈倒。有一天，她甚至于咯出一口血来，查理一急，显出焦灼不安，她回答道：

“得啦！这算得了什么？”

查理躲到他的診室，坐在他的大靠背扶手椅上，两只胳膊肘拄着桌子，对着骨相学人头，哭了起来。

他只得給母亲捎信，求她来一趟。他們談起爱瑪，一道商量了許久。

打什么主意？她拒絕医治，怎么办？老太太接下去道：

“你知道你女人需要什么？就是逼她操劳，手不閑着！只要她像多少别人一样，非自食其力不可，她就不会犯神經了。这都

是因为她整天沒事干，脑子净胡思乱想的緣故。”

查理道：

“可是她在操劳呀！”

“啊！操劳！操劳什么？看小說；看坏書；看反对宗教的書；看用伏尔泰的話，譏笑教士的書。不过，我的可怜的孩子，糟的还在后头，不信教的人，結局总是坏的。”

于是他們决定阻止爱瑪看小說。进行似乎并不容易。老太太承担下来：她路过卢昂，可以亲自到租書的地方，声明爱瑪停止訂閱。万一書局坚持这种害人的生意，难道他們沒有权利通知警察？

婆媳幷不惜别。她們在一起待了三星期，沒有說过几句話，除去飯时和睡前的問訊和問候。

老太太星期三走，这一天是永鎮有集的日子。

从早晨起，广場堆滿大車，个个車轅朝天，由教堂到客店，順着房屋，摆了一排。对面是帆布摊子，出卖布帛、被褥、毛袜、馬絡和成包的蓝带子；带子露出一头，随風飘揚。地上是粗笨的銅鉄器皿，一边是高高摞起的鷄蛋，一边是小柳条筐，里头放着干酪，干酪外皮还有粘粘的草。好些母鷄，靠近打麦机，头探出籠子，咯咯叫喚。群众有时候险些挤破藥房門面，聚在一个地点，誰也不肯走动。星期三，藥房整天不空，人挤进去，說是为了买藥，不如說是为了看病，郝麦先生的名气传遍四村。他的坚定的口吻迷住了乡下佬。他們把他看成一个比任何医生全都伟大的医生。

爱瑪靠住她的窗戶（她常常靠在上头：外省窗戶有代替看戏和散步的作用），望着乱哄哄的乡下佬，正在有趣，就見一位紳士，穿一件綠絨大衣，戴一付黄手套，却又套着一双厚皮护腿，——一直走向医生住宅，后面跟着一个庄稼汉，搭拉着头，显

出一付深思的模样。

他問在門口和全福閑談的玉斯旦道：

"医生在家嗎？"

他把他看成医生的男佣人：

"你就說徐赦特的罗道耳弗·布朗皆先生見他。"

新来的人并非为了夸耀他有土地，才拿徐赦特放在姓名前头，不过是讓人好知道他罢了。徐赦特确实是永鎮附近的产業，他新近买下庄园，有两塊庄田，亲自耕种，可是并不过分經心。他过的是独身生活，据說一年起碼有一万五千法郎收入！

查理走进厅房。布朗皆先生向他解說，他的佣人想放放血，因为他覺得"渾身痒痒"。别人怎么劝說，他也反对，只是講：

"出出血，我就干净啦。"

包法利听了这話，先取来一捆綁带和一只脸盆。他央求玉斯旦端好脸盆，然后轉向面色已經發白的乡下人道：

"老乡，别害怕。"

另一位回答道：

"不，不，你动手好啦！"

他伸出他的粗胳膊，摆下一种若無其事的姿势。竹叶刀刺了一下，血涌出来，濺到鏡子上。查理喊道：

"盆子端到跟前！"

乡下人道：

"瞅！活像一道小泉眼流！我的血多紅！这該是好表示，对不对？"

医生接下去道：

"有时候，开头不覺得怎么样，过后說昏倒就昏倒，尤其是像这种人，身子股兒結实。"

乡下佬手指夹着竹叶刀的匣子，轉来轉去，一听这話，松开了。肩膀猛然一动，椅背嘎吱响。帽子掉下去了。包法利拿手指捺住血管，道：

"我說什么来的。"

玉斯旦两手直抖，脸盆开始摇晃；脸成了白的，腿也站立不住。查理喊道：

"太太！太太！"

她一步跳下楼梯。他嚷道：

"拿醋来！啊！我的上帝！一下子两个人！"

他一激动，連紧压布也几乎放不平稳。布朗沓先生抱平玉斯旦，十分安詳道：

"沒有事。"

他叫他背靠墙，坐在桌子上。

包法利夫人解开他的領带。衬衫繩子挽了一个死結；她的灵活的手指，在年輕人的頸項，停了几分鐘；然后她拿醋倒在她的麻紗手絹，輕輕拍湿他的太陽穴，还小心在意，嘘气过去。

赶大車的乡下人醒过来了；但是玉斯旦仍然不省人事，瞳仁在眼白中間消散，就像蓝花在牛乳中間消散一样。查理道：

"别叫他看見这个。"

包法利夫人拿起脸盆，放到桌子底下；她一弯腰，袍子（一件夏天袍子，滚了四道花边，黄顏色，腰身长，裙幅寬大）就在周围的方石板地上摊开；同时，爱瑪弯腰，伸开胳膊，有一点摇晃，衣服本来臌臌囊囊的，有些地方随着腰身的曲綫，陷下去了。她接着取来一瓶水，溶化几塊糖。藥剂师到了。女佣人找他，他正在大發雷霆。看見学徒睁开眼睛，他这才放心。跟着他就兜过来，兜过去，上上下下，打量他道：

"蠢才！一点不差，小蠢才！道地蠢才！放放血，算得了什么！一个頂天立地的汉子！你們看呀，这就是那只松鼠，不怕头暈，爬到树梢摇核桃。啊！是的，說呀，夸嘴呀！这可好啦，赶明天还作藥剂师；因为，情形严重，就許有一天，法院传你，要你指点指点法官們的良心；可是你这期間，就該头脑冷静，說长道短，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然的話，只好叫人当傻瓜看！"

玉斯旦不回答。藥剂师繼續道：

"誰請你来的？你总在麻煩包法利先生和包法利太太！再說，星期三，我离不开你。藥房現在就有一大堆人。为了你的緣故，我会丢到旁边不管。好啦，滚！跑！等我来，看好瓶子！"

玉斯旦穿好衣服，走了以后，大家談起暈倒来。包法利夫人从来沒有暈倒过。布朗皆先生道：

"女人能不暈倒，的确了不起！其实，有些人就很娇脆。有一回决斗，我見到一位見証人，听見手槍装子弹，就失了知覚。

藥剂师道：

"我呀，看見别人淌血，一点也不在乎；可是单只一想自己淌血，要是想过了头，我就难免会暈过去。"

布朗皆先生打發走他的听差，劝他安心，好在已經照他的想法放过血了。他接下去道：

"有机会認識你們，我很高兴。"

說这句話的时候，他望着爱瑪。

然后他在桌角放下三法郎，随便一鞠躬，揚长去了。

过了一刻，他走到河对岸（他回徐赦特的小路）；爱瑪望見他在草原白楊底下行走，仿佛一个人想心事，走着走着，就走慢了。他自言自語道：

"她很可爱！这位医生太太，很可爱！牙齿美，眼睛黑，脚輕

俏，长的如同一个巴黎女子。家伙，她打哪兒来的？那笨小子打哪兒找到她的？”

罗道耳弗·布朗皆先生，三十四岁，性情粗暴，思路明敏，而且常和妇女往来，是一位風月老手。他觉得这个女人标致，所以一心思念她和她的丈夫。

“我想，他一定很蠢。不用說，她討厭他。指甲长，三天不刮鬍子。他在外头跑来跑去看病人，她待在家里补短袜子。她一定悶居無聊！一定願意住到城里，每天夜晚跳波兰舞！小可怜兒！巴望爱情，活像厨房桌子上一条鯉魚巴望水。来上三句情話，我拿稳了她会膜拜你！一定温柔！銷魂！……是的，不过事后怎么摔掉？”

想到寻欢作乐，却又阻碍多端，他只好掉轉方向，回味自己的情妇。她是他貼养的一个卢昂女戏子；单单一想，他就对这女人感到膩畏。他寻思道：“啊！包法利夫人比她漂亮多了，尤其是，鮮妍多了。維尔吉妮显然是在發胖。她玩也玩的那样乏味！再說，吃斑节虾吃成了瘾！”

田野空曠，罗道耳弗四顧無人，仅仅听見草拂打鞋，动作有致，蟋蟀远远伏在荞麦底下，唧唧鳴叫。他恍惚又在厅房看見爱瑪，穿的衣服和他方才見到的一模一样：他脱掉她的衣服。他掄起手杖，敲碎前面一塊土，喊道：

“我一定要把她弄到手！”

他立即考虑进行的策略。他問自己道：“到什么地方相会？用什么方法？小孩子死釘在后头，女佣人、邻居、丈夫、形形色色的麻煩。——去它媽的！”他說：“太糟蹋时間！”

“她那双眼睛就像鑽子一样，一直旋进你的心。还有脸色發白……我就爱脸色發白的妇女！”

上到阿尔格意岭，他下了决心："問題只在寻找机会。好啦！我偶尔拜訪两趟，送他們几只野味、几只家禽；必要的話，我去放放血；我們变成朋友，我請他們到家里来……啊！有啦！"他灵机一动，道："展覽会不久就要举行；她会来的，我会看見她的。趁热打鉄，勇往直前，一定成功。"

8

这有名的展覽会确实到了！从节日早晨起，居民就全站在門口，談論应有的准备工作；村公所正面綴着常春藤；草地搭起一座帐棚摆酒席；广場当中，教堂前面，有一架旧炮，到时宣告州长駕到和得奖的农民的姓名。比实的国民軍（永鎮沒有）开来參加畢耐率領的消防队。他这一天戴一条比平日还高的領子；制服紧綳綳的，上身直挺挺的，一动不动，就像气血統統移到下边两条腿里一样；他按照节奏，抬高两条腿，步伐合拍，起落一致。稅务員和联队长，爭强好胜，炫耀才能，分别率領部下，在一旁操練，就見紅肩章和黑胸甲[63]，过来过去，川流不息，簡直沒完沒了！如此庄严景象，从未見过！有些人家，前一天刷洗干凈房屋；窗戶开开一半，三色旗挂在外头；家家酒店客滿；天气晴和，上浆的帽子、金十字架和花肩巾，仿佛比雪还白，照着亮晶晶的太陽，熠熠發光，同时五顏六色，星星点点，衬的一般顏色較深的大衣和蓝布工人服也醒目了。四乡佃农妇女，生怕袍子沾上泥点，兜身撩起，拿大別針别好，临到下馬，再解下来；丈夫相反，愛惜帽子，用手絹从上包住，拿牙咬牢手絹的一个犄角。

人从村子两头涌进大街。小巷、夹道、远房近舍，到处有人

出来；門环时刻响动，太太們戴上綫手套，去看热鬧。一对尖塔似的长三角架，立在司令台两側，上上下下全是花灯，特别为人称道。此外还有四根竿子，綁在公所四根圓柱上[64]，各自挑起一幅淡綠小布旛，金字标語，一幅写着："商業"；另一幅写着："农業"；第三幅写着："工業"；第四幅写着："艺术"。

人人喜笑顏开，但是只有女店家勒福朗絲瓦太太，显的愁眉苦脸，站在厨房台阶，嘴里咕咕噥噥道：

"簡直胡鬧！帆布摊子，簡直胡鬧！难道他們以为州长，也像一个卖艺的，喜欢坐在帐棚底下吃飯嗎？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也好說成給本乡增光！所以啊，根本就犯不上到新堡找一个糟厨子来！而且为誰找？为些放牛的！一些叫化子！"

藥剂师过来了。他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条南京布褲、一双海貍皮鞋，还戴一頂毡帽——一頂矮筒毡帽，眞正难得[65]。他說：

"你好！对不住，我有急事。"

胖寡妇問他去什么地方，他回答道：

"你觉得好笑，是不是？我一直关在我的实驗室，比老鼠在好好先生的干酪里[66]，待的还久。"

女店家道：

"什么干酪？"

郝麦接下去道：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我只是对你講，勒福朗絲瓦太太，我經常閉門不出，可是今天，情形特殊，我必須……"

她显出一付蔑視的神气道：

"啊！你到那边去？"

藥剂师詫异了，回答道：

"是呀，那边去；我不是諮詢委員会的委員嗎？"

勒福朗絲瓦太太打量了他几分鐘，最后笑吟吟回答道：

"原来这样！不过耕地管你什么事？难道你懂这个？"

"当然我懂，因为我是藥剂师，就是說，化学家！而化学，勒福朗絲瓦太太，目的就在認識自然界一切物体的分子的相互作用，农業自然也就包括在它的范围內！事实上，肥料的配合、酒的醱酵、煤气的分析和瘴气的影响，我問你，这一切，不是化学，又是什么？"

女店家并不回答。郝麦繼續道：

"难道你以为作农学家，本人就該耕田、喂家禽嗎？他首先应当知道的，倒是有关物質的成分、地層的次序、大气的作用、土地、矿石和雨水的性質、不同物体的密度和它們的毛細管現象！等等，等等。他应当徹底掌握全部衛生原則，以便指导、批評房屋的构造、牲畜的管理、僕人的飲食！勒福朗絲瓦太太，还应当掌握植物学，学会辨別草木。你明白不？哪些对身体有益、哪些对身体有害；哪些产量低、哪些有营养；是否应該一面拔，一面再种、还是一面繁殖，一面取消；总而言之，应当讀小册子，看出版物，迎头赶上科学潮流，永远有准备，随时指出改良的道路……"

女店家的眼睛就不离开法兰西咖啡館的門。藥剂师繼續發揮道：

"但願我們的农民都是化学家，或者起碼多听听科学建議，也就好了！所以我最近写了一部出色的小書，一篇七十二頁之多的論文，題目是：《論苹果酒及其釀造与效用，附有新見解》，我送到卢昂农学会去了；他們接受我当会員，分在农学組果学类；是啊，我的作品如果公之于世……"

但是藥剂师一看勒福朗絲瓦太太心在別处，也就住了口。她道：

"看他們喔！簡直不像話！成了飯攤子！"

她一聳肩膀，胸脯上毛衣的网眼也綳开了。她的对头酒館传出歌唱的声音。她伸出一双手，边指点，边接下去道：

"其实，也长久不了；不到一星期，整个完蛋。"

郝麦听了这話，大吃一惊，往后倒退。她走下三層台阶，俯耳向他道：

"怎么！你不知道？本星期就要执行扣押。是勒乐坑的他。他出借票害了他。"

世上任何情况，只要想的出来，藥剂师总有詞句配合，所以他就嚷道：

"有这等惊人的祸事！"

女店家于是对他叙起这件事来。她是听居由曼先生的听差代奥道說的。她恨泰里耶，可是她也怪罪勒乐：他是一个佞口騙子、一个卑鄙小人。她道：

"啊！你看，他在菜場，冲包法利太太行礼。包法利太太戴一頂綠帽子，还挎着布朗皆先生的胳膊。"

郝麦道：

"包法利太太！我要赶过去，表示一下我的敬意。她也許高兴在近处、廊子底下来一个座位。"

勒福朗絲瓦太太喊他回来，还要一五一十講下去，可是藥剂师不理睬，快步走开。他左一躬，右一躬，笑容可掬，后腿弯子蹬直，青燕尾服的大小摆在后头随風飄蕩，占了好大地方。

罗道耳弗远远望見他来，也走快了，不过包法利夫人气喘，他只好放慢步子，粗声粗气，笑微微向她道：

"我是为了避开那个胖家伙，你知道，藥剂师。"

她拿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他問自己：她这是什么意思？他

边走，边乜斜眼睛打量她。

看她的側脸，十分安詳，簡直什么也看不出来。她戴的帽子是椭圓形，白帽带仿佛蘆葦叶子，陽光灿烂，把脸照的特别清楚。长睫毛弯弯的，眼睛虽然睜开了朝前望，可是由于血在白净皮膚底下輕輕跳动的緣故，看上去睁的还不够痛快，有一点像是顴骨在拘着眼睛似的。一道玫瑰紅顏色照亮鼻孔之間的中隔。头朝一边歪，嘴唇当中露出皓白牙齿的珍珠似的尖梢。

罗道耳弗心想：难道她是譏笑我？

其实，爱瑪掮他，只是一种警告；因为勒乐先生陪伴他們，像煞有意搭話似的，不时插上一句："今天可眞好！""人人上街！""風打东来！"包法利夫人，还有罗道耳弗，并不理他，可是他們稍微一动，他就碰碰帽子，凑到近边，說："什么？"

来到馬掌鋪前面，罗道耳弗不沿大路去栅栏門，却驟然带了包法利夫人，拐进小径，喊道：

"晚安，勒乐先生！再見！"

她笑道：

"你怎么这样打發他！"

他接下去道：

"为什么由人打攪？何況今天，我有福分同你……"

爱瑪紅了脸。他掉轉話头，說起天气晴好和草地上散步的愉快。有些春白菊又长出来了。他說：

"这里有好看的延命菊，大可以供本地全部害相思病的姑娘們問神了[67]。"

紧跟着他又說：

"要是我也掐一朵，你看怎么样？"

她微微咳嗽道：

“你鬧恋爱？”

罗道耳弗回答道：

“哎！哎！誰知道？”

草地上开始拥挤。管家婆挾着大雨伞，提着盒子，拖着孩子，朝你身上撞。还得經常廻避一长列乡下妇人、女佣人，她們穿蓝袜子、平底鞋，戴銀戒指，你从旁边走过，聞見一股牛奶气味。她們走路手拉手，从那排山楊起，到宴会的帐棚为止，熙熙攘攘，一草原全是。不过审查时間到了，农民一个跟一个，走进一个賽馬場似的地点：一条长繩，拴在桩子上，圈出这样一塊空地。

里头是牲口，鼻子冲着繩子，屁股有大有小，乱乱騰騰，排一长条。猪昏头昏脑，拿嘴拱土；牛犢叫；羊羔咩；母牛曲起后腿弯子，肚皮貼着草地，也不管牛蝇围住身子薨薨乱飞，眨巴着沉重的眼皮，慢条斯理，来回嚼嘴里的东西。种馬撩起蹶子，朝着母馬扯嗓子嘶鳴，赶大車的光着胳膊，揪住种馬的絡繩。母馬安安靜靜，伸长头和搭拉下来的鬣毛，馬駒不是躺在母馬身影里，就是偶尔凑到底下吮奶。这些牲口挤作一团，起伏無定，不是雪白的鬣毛波涛一般随風揚起，就是东露出一堆尖犄角，西露出一堆人头。人在里头跑来跑去。围場外边，百步远近，单有一只大黑公牛，戴上嘴套，鼻孔挂着一个鉄环环，像青銅鑄出来的，站着一动不动。一个衣服破烂的小孩子牵着它，揪住一条繩子。

大人先生們，夹在两排牲口当中，步伐沉重，一面前进，一面一只一只检查，检查过后，就彼此会商，声音相当低。其中有一位，似乎地位更高，边走边記。他是評判委員会主席、邦鎮的德洛日賴先生。他一看見罗道耳弗，就快步向前，和顏悦色，笑吟吟向他道：

“布朗皆先生，你怎么放下大家伙兒的事不管？”

罗道耳弗保証他来。可是主席才一不見，他就接着講道：

“家伙，我才不去，同你在一道，足抵得过同他在一道。”

罗道耳弗一面打趣展覽会，一面却也为了通行無阻起見，掏出他的蓝帖子給宪兵看，有时候甚至于看見一件好展覽品，停住脚步。可是他一見包法利夫人不感兴趣，就拿装束作題目，取笑永鎮的太太們。跟着他就为他的衣著馬虎道歉。他的衣著又随俗，又考究，显出不协和的情調，俗人看在眼里，有的喜爱，有的却又嫌弃，因为他們通常总覺得这种装束，表示生活离奇、感情紛乱、艺术的强大影响以及某种永远蔑視社会習俗的心思。細麻布衬衫的袖口綴着褶紋紗，風吹过来，衬衫就在灰夏布背心領口地方臌了起来；寬道道褲子，脚踝地方，露出一双南京布靴子，靴筒底下有一圈漆皮，亮堂堂的，草也照了出来。他穿着这样一双靴子，践踏馬粪，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草帽歪戴一旁。他接下去道：

“再說，一个人住在乡下……”

爱瑪道：

“什么也是枉然。”

罗道耳弗回答道：

“說的是呀！想想看，这些老好人，就連燕尾服的式样，也沒有一个人能懂！”

于是他們談起內地的庸俗、生活的窒悶、理想的毁灭。罗道耳弗道：

“所以我郁悶到了極点……”

她詫异道：

“你！我一直以为你很快活来的，不是嗎？”

“啊！是的，单看外表；因为我在社会戴了一付玩世不恭的面具。其实，月光之下，看見公墓，有多少回，我問自己：我是不是頂好还是追踪那些长眠地下的人……”

她道：

“唉呀！你那些朋友呢？你就不想想他們？”

“我那些朋友？都是誰？我有朋友嗎？誰关心我？”

說到末一句話，嘴里同时吹出一种类似口哨的声音。

不过后头走来一个人，抱了高高一摞椅子，他們只好分在两下。左也椅子，右也椅子，除去他的木头套鞋的尖尖头露在外面以外，就只看見他的胳膊伸的开开的，露出两只手来。原来是那个掘坟的賴斯地布都瓦，把教堂椅子搬到外头。他唯利是圖，結果就想出这种利用展覽会的方法，而且想法成功，因为生意兴隆，他应付不过来了。說实話，乡下人热的不得了，全搶椅子坐，草垫有香料气味，厚椅背沾着蜡漬，他們恭而敬之，往上一靠。

包法利夫人又挽起罗道耳弗的胳膊。他像是自言自語，繼續道：

“是啊！我錯过許多机会！总是一个人，啊！我活着要是有一个目的，我要是遇到眞心相待的人，我要是發現有人……哎呀！我会用尽我的全部能力，我会克服一切困难，粉碎一切困难！”

爱瑪道：

“不过我覚得你不該别人可怜。”

罗道耳弗道：

“啊！你覚得？”

她接下去道：

“因为說到临了……你自由。”

她迟疑了一下：

“有錢。”

他回答道：

“别取笑我啦。”

她賭咒不是取笑，这期間就見轟然一声炮响，大家立刻你拥我挤，乱乱騰騰，往村里跑。

原来炮發錯了。州长大人并沒有来；这就开会，还是再等下去，評判委員們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广場尽头，来了一輛前后有活篷的四輪出租大馬車，駕着两匹瘦馬，一个白帽車夫，狠命抽打。畢耐急忙喊：“举槍！”联队长急忙学他。人人朝槍位跑。人人向前搶。有些人連硬領也忘記戴了。但是州长的馬車，似乎意会到这种困难局面，两匹并駕的羸馬，拉起轅木小鏈，左右搖摆，慢步紧跑，来到公所前面，正好赶上国民軍和消防队打着鼓，大踏步，摆队相迎。畢耐喊着：

“走齐！”

联队长喊着：

“立正！向左看齐！”

接着就是举槍敬礼，槍箍扳开，踢里堂朗，响声好似一只銅鍋滚下楼梯。敬礼已畢，槍又統統放下。

于是就見一位先生，穿一件銀綫綉花短燕尾服，禿額头，后脑梢一撮头髮，脸色灰白，外貌極其和善，走下馬車。眼睛很大，打量群众，閉了一半他的厚眼皮，同时仰起他的尖鼻子，癟嘴还露出一絲笑意。村长系着綬带，他認出他来，对他解說：州长有事来不了，本人是州行政委員，接着还講了几句抱歉的話。杜法赦的回答只是一味恭維，另一位表示愧不敢当：两个人就这样站

着，面对面，額头几乎碰額头，周围是評判委員、乡行政委員、搢紳、国民軍和群众。州行政委員先生，三角小黑帽貼住胸脯[68]，頻頻还礼，同时杜法赦，哈下腰来，仿佛一张弓，也是笑盈盈的，結結巴巴，寻找字句，一面表示自己忠心王室[69]，一面为永鎮得到的荣誉表示感激。

客店伙計伊玻立特，走到車夫跟前，接过繮繩，一只脚跛着，把馬牵到“金獅”門廊底下。許多乡下人，聚在門廊，瞻仰馬車。鼓在敲，炮在响，先生們魚貫而行，走上司令台，坐在杜法赦夫人借出来的烏特勒支[70]紅絨大扶手椅上。

这些人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軟搭搭的脸，新苹果酒顏色，亮堂堂的，太陽晒的有点發黑，絡腮鬍鬚龙龙茸茸，拱出高硬領外；白領带箍紧硬領，匀匀停停，結着一个蝴蝶蝶的領花。背心有压边，全是絲絨料子，表有一根长带，尖尖头全墜着一顆深紅瑪瑙椭圓印章；人人是一双手搭在两条大腿上，仔細分开褲襠，褲的料子沒有磨掉光澤，比靴子的厚皮还亮。

上流妇女坐在后头过厅底下和圓柱中間，大多数群众站在对面，或者坐在椅子上。說实話，賴斯地布都瓦把椅子全从草原搬过来了，甚至于时时刻刻跑进教堂去找椅子。人想靠近司令台的小梯子，因为他这样一作生意，交通堵塞，也就很难过去。

勒乐先生向藥剂师（到他的座位上去）道：

“我以为应当竪两根威尼斯旗竿，弄点新鮮东西挂在上头，又富丽，又有一点威严，望过去，就很美观了。”

郝麦回答道：

“的确是的。不过有什么办法！这是村长一手包办的結果。可怜的杜法赦，这人沒有多少欣賞力，根本缺乏所謂艺术天分。”

罗道耳弗这时陪伴包法利夫人，走上公所二楼，来到会議

厅，看見沒有一个人，就講：他們在这里了望，尽兴多了。国王半身像底下有一张椭圓桌子，他到旁边搬了三张凳子，放到一个窗口跟前，然后他們挨挨挤挤，并肩坐下。

司令台上起了一陣騷动：长久耳語和交換意見。最后还是州行政委員先生站起。大家現在曉得他姓廖万，群众一个传一个，說起他的名姓。于是他掏出几张紙，湊近眼睛細看了看，这才开口道：

諸位先生，

首先允許我（在沒有和你們談起今天的盛会之前；——我相信，你們全有这种感情），我說，首先允許我贊揚一下最高当局、政府、国君，諸位先生，贊揚一下我們的主上、万民爱戴的国王。大家知道，事关繁荣，不問公私，聖上一律关怀，即使是怒海狂濤，危险百出，聖上也坚定审愼，稳步行車，何况聖上講求和平，重視战争、工業、商業、农業与艺术。

罗道耳弗道：

"我該退后一点坐。"

爱瑪道：

"为什么？"

不过州行政委員的声音分外高了，他朗誦道：

諸位先生：兄弟鬩于墻，血染公众广場的时期，已經一去而不复返了；業主、商人、甚至于工人，夜晚安眠，听見警鐘齐鳴，忽然惊醒的时期，已經一去而不复返了；邪說橫行，擅敢顚复社稷的时期，已經一去而不复返了……

罗道耳弗接下去道：

"因为下面就許有人望見我；这样一来，我就要一連两星期道歉，像我这样的坏名声……"

爱瑪道：

“哎呀！你成心糟蹋自己。”

“不，不，你听我講，坏極了。”

州行政委員繼續道：

可是，諸位先生，放下这些暗無天日的画面不去回想，轉过眼睛，浏覽一下我們美丽祖国的現状，我又看見了什么？处处商業繁盛，艺术發达，处处兴修新的道路，仿佛国家添了許多新的动脉，构成新的联系；我們伟大的工業中心又活躍起来；宗教加强巩固，法光普照；我們的碼头堆滿貨物，信心再起，法兰西総于得到了新生……

罗道耳弗又道：

“其实，就社会观点看来，他們也許就有道理。”

她道：

“什么道理？”

他道：

“怎么！难道你不知道，有人無时無刻不在苦恼？他們一时需要梦想，一时需要行动，一时需要最純潔的热情，一时需要最瘋狂的欢乐，人就这样来来去去，过着形形色色的荒唐、怪誕的生活。”

于是她看着他，就像一个人打量一个到过奇土异方的旅客一样，接下去道：

“我們这些可怜的妇女，就連这种消遣也沒有！”

“微不足道的消遣，因为人在这里找不到幸福。”

她問道：

“可是人找的到嗎？”

他回答道：

“是的，会有一天遇到的。”

州行政委員道：

你們明白这个。你們是农民和田野的工人；你們是眞正为文化而工作的和平的先驅！你們是进步和道德人士！我說，你們明白，政治冲突，比起大气凌乱来，确实要可怕多了……

罗道耳弗重复道：

“有一天，有一天赶巧万念俱灰，会忽然遇到的。于是天色开朗，就像有一个声音在喊：‘这就是！’你覚得需要向这个人訴說衷情，把一切給他，为他牺牲一切！用不着煩言解释，彼此就一見如故，似曾梦里相逢。（他看着她。）总之，就在眼前，四处寻觅的珠宝就在眼前，明光万道，火星四射。可是仍然怀疑，仍然不敢相信；眼花繚乱，好像走出黑暗，乍見亮光一样。”

罗道耳弗說到临了这几句話，添上手势。他拿一只手放在脸上，就像一个人暈眩一样，然后下来搭在爱瑪手上。她抽回她的手。可是州行政委員总在讀着：

諸位先生，有誰惊奇嗎？也只有他們惊奇：就是那种瞎了眼的人、那种迷恋于（我不怕說出口来）前一世紀偏見，照旧否認农民有头脑的人。說实話，寻找爱国精神、热心公众事業，一言以蔽之，智慧，除去田野，还有什么地方更多？諸位先生，我說的不是那种表面的智慧、那种閑汉的点綴。我說的是那种深刻、稳健的智慧，专心致志于追求那些有用之物，因而有助于个人福利、一般改善与支援国家，它是——尊重法律和完成任务的收获……

罗道耳弗道：

“啊！又是这个。总是任务，我听也听膩了。他們是一堆穿法蓝絨背心的老昏瞶、一堆离不开脚爐和念珠的假道婆，不住口在我們的耳梢唠叨：‘任务！任务！’哎！家伙！任务呀，任务是感受高貴事物、珍爱美丽事物，并非接受社会全部約束和硬加在

我們身上的种种耻辱。”

包法利夫人反駁道：

“不过……不过……”

“哎，不！凭什么反对热情？难道它不是世上唯一美丽的东西？难道它不是英勇、热忱、詩歌、音乐、艺术、以及其他一切的根源？”

愛瑪道：

“可是也該听取听取世人的意見、遵守一般立身处世之道。”

他回答道：

“啊！立身处世之道有两种。一种是众人公認的瑣細之道，因时而异，目光如豆，喊叫連天，跳上跳下，脚不着地，就像眼前这群蠢家伙一样。另一种是万古长存之道，在周围，也在上空，風景一般环繞我們，碧天一般照耀我們。”

廖万先生方才掏出手絹揩过嘴，接下去道：

諸位先生，农業的重要，还用得着我这里向你們指出来嗎？請問，誰供应我們的需要？誰接济我們的生活？难道不是农民？諸位先生，农民拿一双勤劳的手，把种籽下在肥沃的田亩，种籽长成麦子，麦子用精巧的机器磨成細末，以面粉的名称运到城市，没有多久，就进了面包房，制成食品，不分貧富，一概供应。为了我們有衣服穿，难道不又是农民养肥牧場众多的羊群？因为没有农民，我們穿什么，我們吃什么？諸位先生，我們有必要到老远的地方寻找例証嗎？誰不常常想到那只怯羞的动物、我們家禽群里値得驕傲的珍品？它一方面长毛給我們作綿軟的枕头用，一方面有丰美的肉給我們吃，一方面还下蛋。地耕好了，出产种种物品，好比慈母心疼兒女，尽量供应，我要是一一枚举的話，就要不胜其举了。这边是葡萄树；那边是苹果树；远望，是油菜；再往远望，是干酪；还有麻，諸位先生，千万不要忘記麻[71]！近年以来，麻的产量增了許多，我特别希望你們注意。

他不必希望；因为群众个个张大了嘴，好像要喝掉他的話一样。杜法赦在他一旁，睁大了眼睛听；德洛日賴先生，有时候，微微合上眼皮；再过去，藥剂师两腿夹住他的兒子拿破仑，拿手张在耳边，一个字音不叫漏掉。别的評判委員表示贊同，慢慢悠悠，上下摇摆背心里的下巴。消防队員站在司令台底下，靠住他們的刺刀；畢耐一絲不动，胳膊肘朝外，刀尖向上。他也許在听，不过他一定什么也看不見，由于他的盔檐太低，一直罩到鼻子。副队长是杜法赦先生的小兒子，盔檐还要低的出奇；因为他戴了一頂絕大的战盔，在头上晃来晃去，而花布手絹垫在底下，也有一头露出来了。他在战盔底下，笑嘻嘻的，一付小孩子的可爱模样，小白脸蛋淌着汗，流露出一种欢愉、疲倦和睡眠的表情。

广場連两边房屋都挤满了人。家家有人靠着窗戶，有人站在門口。玉斯旦站在藥房前面，似乎看楞了，移动不得。虽說安静，廖万先生的声音照样听不清楚；群众中間，椅子出了响声，东一打岔，西一打岔，截断演說，只有一句半句传到耳朵；接着就是背后，冷不防起了漫长一声牛鳴，或者就是街角羊羔哔哔叫唤。說实話，放牛的和放羊的，一直把牲口赶到这边，它們有时候你一声，我一声，一面还吐长舌头，拉曳挂在脸上的三两片叶子。

罗道耳弗更挨近爱瑪了，声音放低，放快道：

“人世这种陰謀，你不忿恨？哪一样感情它不譴責？最高貴的本能、最純潔的同情，也逃不脫迫害、誹謗；一对可怜虫要是碰在一起的話，就組織一切力量来拆散他們。不过他們偏要試試，扇扇翅膀，你呼喚我，我呼喚你：是啊！迟早有什么关系，半年，十年，他們照样結合，照样相爱，因为命里注定这样，彼此天生就是一对。”

两只胳膊横在膝盖上，他仰起脸，凑到近边，死盯着看爱瑪。

她看見纖細的金光，一道又一道，兜着他的黑瞳仁，从眼睛里面朝外放射。她甚至于聞見他抹亮头髮的生髮油的香味，于是心蕩神馳，不由想起在渥畢薩尔陪她跳迴旋舞的子爵，他的鬍鬚就像这些头髮，放出这种华尼拉[72]和檸檬气息；她不由自己，閉了一半眼皮往里吸。但是她坐在椅子[73]上，身子往后一仰，恍惚远远望見驛車"燕子"，在天边尽头，慢慢騰騰，走下狠岭，車后揚起长悠悠的灰塵。賴昂就是乘了这輛黃車，时刻来到她的身边；也就是經这条路，他又一去不回！她仿佛看見他在对面窗口，接着就又一片模糊，滿天浮云，她觉得吊灯照耀，她还像在跳迴旋舞，挎着子爵的胳膊，同时賴昂离的也不远，眼看就要过来……但是她总意会罗道耳弗的头在她旁边。这种甜蜜的感覺就这样滲透从前她那些欲望，好像一陣狂飆，掀起了沙粒，香風習習，吹遍她的灵魂，幽渺的氤氳卷起了欲望旋轉。她好儿回用力张开鼻孔，吸入柱头常春藤的清新气息。她摘去手套，揩了揩手，然后拿起手絹扇脸，太陽穴虽説跳动，她照样听見群众嘰哩咕嚕、州行政委員說来說去的单調声音：

繼續下去！坚持下去！不要专听日常習慣的暗示，也不要专听一种莽撞的江湖論調的过分急躁的建議！尤其要致力于改良土地、上等肥料以及馬种、牛种、羊种与猪种的發展！讓展覽会对你們成为充滿和平景象的比武場，胜利者向战敗者伸出友爱之手，希望他下一次竞賽成功！可敬的僕役！你們是謙逊的下人，辛勤劳苦，往日得不到任何政府重視，現在就来接受你們默默無聞的道德的酬劳吧。而且你們相信政府从今以后，一定会注視你們，鼓励你們，保护你們，滿足你們的正当要求，竭尽一切，減輕你們的痛苦的牺牲的担負！

廖万先生終于坐下。德洛日賴先生站起，开始另一篇演說。他的講演也許不像州行政委員的講演那样富丽；不过他也有他

的特征：風格切实，就是說，学識比較专門，議論比較高超，少了一些頌揚政府的話，宗教和农業分到更多的地位，二者息息相关，一向就同心协力，促进文化。罗道耳弗和包法利夫人談着梦、預感、催眠术。演說家追溯到社会原始，形容野蛮时代，人在树林深处，靠橡子过活；后来人就扔掉兽皮，改穿布帛，耕田犁地，栽葡萄树。这算不算幸福？这种發現会不会弊多于利？德洛日賴先生对自己提出这个問題。罗道耳弗由催眠术一点一点談到同感。主席引証：秦齐納土斯掌犁，戴克里先种菜[74]，中国皇帝立春播种。年輕人这期間向少妇解释：吸引之所以难于抗拒，就是前生的緣故。他說：

"所以就拿你我来說，我們为什么相識？出于什么机緣？我們个自的天性，你朝我推，我朝你推，毫無疑問，像两条河一样，經过千山万水，合流为一。"

他握住她的手；她沒有抽回手去。

主席喊道："一般种植奖！"

"譬方說，方才我到府上……"

"甘岡普瓦的畢日先生。"

"我怎么晓得我会陪你？"

"七十法郎！"

"有許多回，我想走开，可是我跟着你，待了下来。"

"肥料奖。"

"旣然今天黄昏会待了下来，明天、别的日子、我一輩子，也会待了下来！"

"阿尔格意的卡隆先生，金質奖章一枚！"

"因为我和别人在一道，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大的魅力。"

"伊如里·圣·馬尔旦的班先生！"

“所以我呐，我要永远想念你的。”

“一只‘麦里漏斯’种公牛……”

“不过你要忘記我的，我要像一个影子过去的。”

“聖母……的柏劳先生。”

“哎呀！不会的。我会不会成为你的思想、你的生命的一部分？”

“猪种奖两名：勒害里塞先生与居朗布尔先生；平分六十法郎！”

罗道耳弗捏住她的手，覺得又温暖，又顫抖，如同一只斑鳩，虽然被捉住了，还想飞走；但是不知道是她試着抽出手来，还是响应这种压抑，她动了动手指；他喊道：

“謝謝！你不拒絕我！你真好！你明白我是你的！讓我看你，讓我端詳你！”

一陣風飘进窗戶，吹皺了桌毯，同时底下广場，乡下女人的大帽子，像白蝴蝶扇动翅膀一样，个个翘了起来。

主席繼續道：“豆餅的使用。”

他加快道：“养粪池，——种麻，——排水，长期租賃，——家庭服务。”

罗道耳弗不再說話。两个人你望我，我望你，欲火如焚，干嘴唇直打哆嗦，于是心旌摇摇，手指不用力，就揉在一道。

“薩司陶·拉·該里耶尔的卡特琳·妮开絲·艾莉薩白·勒魯，在一家田庄連續服务五十四年，銀質奖章一枚——值二十五法郎！”

州行政委員重复道：“卡特琳·勒魯，在什么地方？”

不見她的踪影。只听見好些声音窃窃私語道：

“去呀！”

“不。”

“左边走！”

“别害怕！”

“啊！看她多蠢！”

杜法赦喊道：“她到底在不在？”

“在！……那不是！”

“那么，到前面来呀！”

于是就見一个矮老妇人，走上司令台，神色畏縮，好像和身上的破烂衣服皺成了一团一样。脚上蹬一双大木头套鞋；腰里系一条大蓝围裙；一頂沒有鑲边的小風帽兜住她的瘦脸；一脸老皺紋，干了的坏苹果也沒有她多。紅上衣的袖筒出来两只长手，关节疙里疙瘩；谷倉的灰塵、洗衣服的碱水、羊毛的油脂在手上留下一層厚皮，全是裂縫，指节發僵；清水再洗，也显着骯脏；苦干多年，閉也閉不攏来；好像明摆着这一双手，就是千辛万苦的卑微的憑証一样。脸上的表情，如同一个修行的道姑那样呆滯。任何哀、乐事件也軟化不了她那黯淡的視綫。她和牲畜待在一起，也像它們一样瘖哑、安詳。她还是第一次看見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青燕尾服的先生們，又是州行政委員的十字勛章，心中惶惧，一步不敢移动，不知道該往前去，还是該向后逃，也不知道群众为什么推她，审査員为什么朝她微笑。这干了半世紀劳役的苦婆子，就这样站在这些喜笑顏开的資产者之前。

州行政委員从主席手上接过得奖人員的名单，然后道：

“过来，可敬的卡特琳·妮开絲·艾莉薩白·勒魯！”

他看一遍名单，看一遍老妇人，用慈父的声音，重复道：

“过来，过来！”

杜法赦在扶手椅上跳道：

“你聋了吗？”

他朝她的耳朵喊道：

“五十四年服务！银质奖章一枚！二十五法郎！是给你的。”

她接过奖章，仔细打量，随即一脸幸福的微笑，径自走开；大家听见她咕哝道：

“我拿这送给我们的教堂堂长，给我作弥撒。”

药剂师朝公证人俯过身子，喊道：

“信教信到这步田地！”

大会开完，群众散去；现在，演说词读过了，人人回到原来地位，一切照旧：主子谩骂下人，下人鞭打牲畜；得奖的牲畜，犄角挂着一顶绿冠，漠不关心，又回槽头去了。

国民军这期间上到公所二楼，刺刀扎了一串点心，大队鼓手提着一篮酒瓶。包法利夫人挎着罗道耳弗的胳膊；他送她回家；他们在她的门前分手；然后他一个人在田野散步，等候时间到了入席。

宴会又长又闹，而且侍奉不周；根本就人山人海，移动不得，窄木板变成临时条凳，人坐多了，险些压断。菜肴丰盛，人人狠命吃喝自己名下的一份，个个额头冒汗。桌面上挂着甘该灯，中间浮起白蒙蒙一片热气，好象秋天早晨河水的雾气一样。罗道耳弗一心在想爱玛，背靠布棚，什么也没有听见。背后好些听差，在草地上摞脏盘子；邻座同他讲话，他不回答；有人给他斟酒；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响，可是他心里静悄悄的，追想她说过的话和她的嘴唇的形态；军帽的徽章仿佛一面照妖镜，照出她的脸来；她的打褶的袍子恍惚沿墙而下；遥望未来，恩爱的日月悠悠展开，好象没有尽期一样。

夜晚放烟火，他又见到她；但是她和丈夫，还有郝麦夫妇在一起。火花四射，药剂师十分担心会出危险，他时刻走开，过去关照毕耐几句。

爆竹送到杜法赦先生那边，他过分小心，放在他的地窖里，所以火药受潮，根本点不着，而主要节目应当表现一条龙咬自己的尾巴，又完全失败。天空偶尔出现一串不值一看的罗马蜡烛[75]，群众张口凝望，喊成一片，里面还搀杂着在黑地里腰让胳肢了的妇女的叫唤。爱玛悄不作声，缩成一团，轻轻靠住查理的肩膀，然后仰起下巴，望着射出来的火花在黑黝黝的天空掠过。罗道耳弗借着花灯亮光张望她。

花灯渐渐熄灭。天上出来星星。飘下一丝半点细雨。她拿肩巾挽在头上。

就在这时，州行政委员的马车走出客店。车夫喝醉了酒，立刻昏昏沉沉，打起盹来了。大家远远望见他，坐在两盏车灯中间，大半个身子耸出车篷，车厢前后一动，也就左右摇晃起来。药剂师道：

“真的，应当严厉反对酗酒！我希望公所门口，每星期专挂一块牌子，写出这一星期喝酒喝醉了的人的名姓。再说，有统计报告，好比年鉴一类东西，遇到必要，不妨拿来参考参考……对不住。”

他又朝队长跑过去了。

队长惦记他的旋床，正要回家看看。郝麦向他道：

“也许碍不了你什么事，打发你的部下，要不你就亲自去……”

税务员回答道：

“什么事也没有，你就别跟我捣乱了吧！”

藥剂师回到他的朋友旁边，道：

“你們放心好啦。畢耐先生告訴我，已經有了防备。火花不会落下来的。水龙装的满满的。我們睡覚去吧。”

郝麦夫人大打呵欠，道：

“說的是呀！我尽想睡；不过沒有关系，我們这一天过的好極啦。”

罗道耳弗放低声音，眼睛充滿感情，道：

“是啊！好極啦！”

大家道过晚安，各走各的。

两天以后，《卢昂烽火》登出一篇报道展覽会的大文章。郝麦兴之所至，第二天就把它写出来了：

> 为什么张灯？为什么悬花？为什么結彩？一种热带的太陽，直射我們的阡陌。这群人仿佛怒海巨涛，冒着头上的热流，朝什么地方跑？

接着他就談起农民的情况。政府的确尽了大力，但是不够！他向政府呼喊道：“勇敢！千千万万的改革需要着手，我們就来完成这些改革吧。”随后他写到州行政委員駕到，沒有忘記“我們的軍队的武士气概”，也沒有忘記“我們的最活泼的乡村妇女”，也沒有忘記禿了头的老年人，“仿佛古代族长，岸然而立，其中有几位，曾經置身于我們的不朽的行伍，听見雄壮的鼓声，觉得心还在跳”。他列举重要的評判委員，还說到自己；甚至于他在一个小注里，也提醒讀者：藥剂师郝麦先生，曾經給农学会送去一篇关于苹果酒的論文。他写到贈奖，形容得奖者的喜悅，出之以抒情笔調：“父亲吻抱兒子，哥哥吻抱兄弟，丈夫吻抱妻子。許多人傲形于色，指着他們的小小奖章，不用說，回到家下，在賢內助身旁，边哭，边拿它挂到茅廬的緘默的墙头。

“六点鐘左右，酒席摆在索艾加尔先生的牧場，参加大会的主要人物聚在一道，自始至終，充满着發自衷心的最大热忱。宴会中間，不时举杯致敬：廖万先生提議，为国君的健康干杯！杜法赦先生提議，为州长的健康干杯！德洛日賴先生提議，为农業干杯！郝麦先生提議，为工業和艺术这一对姊妹干杯！勒普里謝先生提議，为改善干杯！到了夜晚，明光四射，烟火忽然照亮天空。这簡直可以說成眞正的万花筒、眞实的歌剧布景。当时我們这小地方，还以为是处在《天方夜譚》的梦境。

“这次家庭集合，我們可以說，沒有任何憾事扰乱。”

他还講：“教士不露面，特别惹人注意。不用說，教会对进步别有一种看法。罗耀拉的信徒們[76]，請便！”

9

六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見罗道耳弗来。最后有一天黄昏，他露面了。展覽会的第二天，他对自己講：

“别去早了；去早了反而坏事。”

头一个星期，过到末尾，他打猎去了。打过猎，他一想，去也太晚了，接着他又这样理論道：

“不过如果头一天她就爱上了我的話，她一定盼望我去，她越情急，越会爱我。还是继續下去吧！”

他走进厅房，望見爱瑪脸色变白，明白他划算对了。

只她一个人。天色向晚，小紗窗帘遮着玻璃，越發显的陰暗。陽光一綫，照亮晴雨計的鍍金，金光閃閃，穿过珊瑚杈枒的空隙，在鏡子里变成了一团火。

罗道耳弗一直站着；爱瑪几乎等于沒有回答他的問候。他說：

“我呀，有事忙，又害了一場病。”

她着急道：

“病重嗎？”

罗道耳弗坐到她身旁一张凳子上，道：

“啊！不！……其实是我不想来就是了。”

“为什么？”

“你猜不出来？”

他又看了她一眼，但是神色热烈，她漲紅了脸，低下头去。他接下去道：

“爱瑪……”

她稍稍走开，道：

“先生！”

他用一种憂伤的声音对答道：

“啊！你看，我不想来，我有道理；因为你这名字，你这名字充满我的灵魂，可是脫口而出，你又禁止！包法利太太！……哎！人人这样称呼你！……其实，这不是你的姓；这是别人的姓！”

他重复一遍：

“别人的姓！”

他拿脸藏到两只手里。

“是的，我时时刻刻想你！……我一想到你就难过！啊！对不住！……我离开你……永别了！……我要到远地方去……远到你再也不会听見有人說起我来！……可是……今天……我不知道又是什么力量把我朝你推过来！因为人斗不过天，人扭不过天使們的微笑！人不由自主，就跟着美丽、愉快、值得热爱的事

物走！"

爱瑪还是第一次听見这种話，她的驕傲好似一个人在蒸气浴室，养息精神，伸开四肢，驅除疲劳，把自己整个兒交給这热雾騰騰的語言。他継續道：

"可是就算我不来，就算我不看你来，啊！至少你周围的东西，我尽飽看来的。夜晚，每天夜晚，我爬起床，一直走到这兒，望着你的房屋：月光照亮屋頂，花园树木在你的窗前摇来摇去，窗玻璃里，陰影中間，点着一盞小灯，透出一絲亮光。啊！你說什么也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可怜人，說近也算近，說远可真远……"

她朝他轉过身子，嗚咽道：

"啊！你眞好！"

"不对，我爱你，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說給我听；一句話！只一句話也就成了！"

罗道耳弗不知不覚，就从凳子溜到地上；厨房传来木头套鞋的响声，同时他望見厅房門也沒有关。他站起来，講下去道：

"我有一个怪心思，你行行好，滿足滿足吧！"

原来是带他看看房屋；他想熟識熟識；包法利夫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方便，两下方才站起，正好查理进来。罗道耳弗向他道：

"你好，博士。"

医生听了这天外飞来的头衔，受宠若惊，殷勤趋奉。另一位利用这期間定了定神，就說：

"尊夫人同我談起她的健康……"

查理插話道：他的确担心到了万分；他的女人又开始感到郁悶。罗道耳弗于是就問，騎馬有沒有用处。

"当然！很好，正对！……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你应当照这話做。"

她說困难在沒有馬。罗道耳弗愿意借她一匹，她謝絕了，他也并不坚持。他随后解释他的来意，說他的赶大車的、前次放血的那个家伙，总覚得头暈眼花。包法利道：

“改一天我去看看。”

“不，不，我打發他来；我們来，你方便多了。”

“啊！很好。我謝謝你啦。”

罗道耳弗一走，查理就說：

“布朗皆先生好意借馬，你为什么不应下来？”

她摆出撅嘴模样，找了許多話推托，最后才講：“这也許惹人笑話。”

查理打了一个轉身，道：

“啊！我不在乎！健康第一！你錯啦！”

“哎呀！我沒有騎馬衣服，你怎么也好叫我騎馬呀？”

他回答道：

“你就該添置一身！”

她看在騎馬衣服份上，同意了。

衣服做成，查理写信給布朗皆先生，說：盛意可感，拙荆待命，不胜翘企。

第二天正午，罗道耳弗带了两匹鞍鞯齐备的馬，来到查理門前。有一匹耳朵还系着玫瑰紅小絨球，背上搭了一付鹿皮女鞍。

罗道耳弗穿了一双軟皮长靴，心想这样东西，她从前一定沒有見过；事实上，他在楼梯口一出現，身上是絲絨长燕尾服，腿上是灯心絨白褲，爱瑪就已經在欣賞他的翩翩風度了。她打扮停当，正等他来。

玉斯旦溜出藥房看她，連藥剂师也惊动出来了。他一再叮嚀布朗皆先生：

“意外說来就来！千万当心！你的馬也許性烈！”

她听見头上有响声；原来是全福哄小白尔特，敲打玻璃窗。小孩子远远遞了她一个吻；母亲的回答是摇摇鞭子把兒。郝麦先生喊道：

“一路快乐！千万小心！小心！”

他摇动他的报紙，望着他們走远。

爱瑪的馬一出村落，就小跑起来了。罗道耳弗的馬跟在一旁。他們偶尔交談一句。她坐在鞍子上，臉微微向下，手举起来，右胳膊伸开了，由着馬上下顚簸。

来到岭下，罗道耳弗放松繮繩，他們一道馳騁；随后跑上岭，馬猛然站住，她的大蓝面网墜了下来。

正当十月初旬，田野有霧。水汽瀰漫天边，籠罩丘陵的輪廓；有的水汽裂开，升在天空發散。有时候，一道陽光破云而出，他們远远望見永鎮的屋頂、水边的花园、院落、墻壁和教堂的鐘楼。爱瑪閉了一半眼皮，寻認她的住宅；她住在这可怜的村子，从来沒有想到会这样小。他們站在高处，覚得整个盆地就像一座白茫茫的大湖，在半空化成水汽。左一丛树木，右一丛树木，黑岩似的，兀立一側；白楊高聳霧上，齐齐一排，好像風卷沙移的海滩一样。

他們旁边，冷杉蓊郁，中間一塊草坪，上空有一道褐光，在温暖的大气里游来游去。土像烟草屑一样的顏色，近似紅褐，馬走上去，听不見蹄子响。馬朝前走，鉄掌踢开遍地的松实。

罗道耳弗和爱瑪就这样兜着树林边沿。她迴避他的視綫，不时轉过头去，可是这样一来，就只看見一排一排冷杉树干，絡繹不絕，看到后来，未免头暈眼花。馬在喘气。鞍皮咭吱咯吱在响。

他們走进森林，太陽正好出来。罗道耳弗道：

"上帝保佑我們！"

她道：

"你相信？"

他接下去道：

"前进！前进！"

他打舌头响；两匹馬跑开了。

道旁的羊齿草，横拦竪遮，一来就卷进爱瑪的脚鐙。罗道耳弗一面尽馬跑，一面斜过身子，一根又一根，把羊齿草抽出来。别的时候，他靠近了，推开树枝，爱瑪覚得他的膝盖蹭到她的腿。天变成蓝的。树叶一动不动。許多空地长满正在开花的映山紅。树木丛薄，枝叶各异，有的受影响，成了灰色，有的成了灰褐色，有的成了金黄色，或前或后，又是一滩一滩堇菜，交相輝映。他們时时听見矮小树丛底下，翅膀輕輕扑扇，或者烏鴉在櫟树之間盘旋，哑哑哀啼。

他們下了馬。罗道耳弗拴馬，她在車轍之間的青苔上漫步前行。

但是袍子太长，她虽說撩起后摆，仍然妨碍走路。罗道耳弗跟在后头，望着她的細致的白袜，在黑衣料和黑靴之間，像是她的一部分光光的皮肉似的。她站住道：

"我累啦。"

他回答道：

"来，再走走看！加油！"

再走了百步来远，她又站住。她戴一頂男人帽子，面网下来，斜搭在屁股上，如同她在碧波底下游泳一样，隔着透明的浅蓝顏色，他依稀認出她的脸相。

“我們到底去什么地方？”

他不回答。她的呼吸急促了。罗道耳弗向周围扫了一眼，咬着上嘴唇的髭。

他們来到一个地点，小树砍去，比較寬闊。他們坐在一个放倒了的树干上，罗道耳弗对她談起他的爱情。

他生怕吓了她，一入手，先收掉恭維詞句不説。他是安静、严肃、憂郁。

爱瑪低着头听，一边还拿脚尖翻动地上的碎木片。

“难道我們的命运如今不是一个？”

她一听这話，就駁道：

“不是一个！你清楚的。不可能。”

她站起来要走。他揪住她的手腕。她只好站住。然后她用湿潤的媚眼打量了他几分鐘，急忙道：

“啊！好，别説下去啦……馬在什么地方？回去吧。”

他做了一个又生气又苦恼的手势。她重复道：

“馬在什么地方？馬在什么地方？”

他于是目不轉睛，咬紧牙关，透出一种奇怪的微笑，伸开胳膊，逼向她来。她一边哆嗦，一边倒退，期期艾艾道：

“你讓我害怕！你讓我难过！走吧！”

他改变面貌，回答道：

“你一定要走……”

他立时就又变的敬重、温存、懦怯。她挎住他的胳膊。他們往回走。他説：

“你到底怎么啦？为什么？我不明白。想来你是誤会吧？你在我的心里，就像一位聖母娘娘，高高待在像座上，又坚固，又純潔。不过沒有你，我活不下去！我需要你的眼睛、你的声音、

你的思想。作我的朋友、我的妹妹、我的天使吧！”

他于是伸长胳膊，摟住她的腰肢。她半推半就，試着掙扎出来。他边走，边这样撑着她。

他們听見两匹馬在吃树叶。罗道耳弗道：

“再待一会兒！别就走！停下来吧！”

他把她带到更远的地方，兜着一口小水塘轉悠。滿池浮萍，綠波如茵。残荷安安静静，夹在灯心草中間。他們走在草上，青蛙听見脚步，跳开了躲藏起来。她道：

“我錯了，我錯了，我不該听你的話。”

“为什么？……爱瑪！爱瑪！”

少妇一面倒向他的肩膀，一面慢悠悠道：

“唉！罗道耳弗！……”

她的布袍貼牢他的絲絨燕尾服。她仰起白生生的頸項，頸項由于嘆息，也涨圓了。她于是軟弱無力，滿脸眼泪，渾身打顫，将脸藏起，依順了他。

天已薄暮，落日穿过树枝，照花她的眼睛。周围或远或近，有些亮点子在树叶当中或者地面晃来晃去，好像蜂鳥飞翔，抖落羽毛。一片幽静，树木象有香气散到外头。她覺得心又开始跳躍，血液彷彿一条奶河，在皮膚底下流动。她听見一种模糊而又悠长的叫喊、一种拉长的声音，从树林外面、别的丘陵传出，她静静听来，就像音乐一样，配合她的神經的最后激动。断了一根絡繩，罗道耳弗噙着雪茄，拿小刀修理。

他們走原路回到永鎮。他們又在泥地看見馬的并排蹄印，又看見小树丛和草里的石子。周围什么也沒有改变；可是就她来說，好像比大山移动还要重大的事，忽然發生了一样。罗道耳弗不时斜过身子，举起她的手吻。

她騎在馬上，婀娜多姿！挺直細腰，膝盖齐着馬鬣弯下去；晚霞和新鮮空气在脸上薄薄敷了一層顏色。

走进永鎮，馬打着石头地，左右迴旋。

大家在窗口望她。

晚飯时节，她的丈夫覺得她气色好，但是問起出游情形，她作出沒有听見的模样，胳膊肘挂在盘子一旁，两边一边点着一枝蜡烛。他道：

“爱瑪！”

“什么事？”

“你听，今天下午，我是在亚力山大先生家里过的；他有一匹老母馬，看上去还很英挺，只有膝盖磕掉一小塊皮，不长毛，我拿稳了，出一百艾居，也就买下来了……”

他接下去道：

“我一想，你会喜欢的，我就留下它……把它买过来了……我办的好吧？說給我听听看。”

她点了点头，表示贊成，然后她过了一刻鐘，問道：

“你晚晌出去嗎？”

“出去。你問这干什么？”

“啊！好人，沒有什么，沒有什么。”

她打發掉查理，上楼来到臥室，把門关了。

开头就像头暈眼花了一样，她又看見树木、小道、沟渠、罗道耳弗，照样感到他的摟抱，听見树叶搖摆、灯心草呼呼吹动。

但是脸一照鏡子，她惊异起来了。她从来沒有見过她的眼睛这样大，这样黑，这样深。她像服过什么仙方一样，人变美了。

她三番两次自言自語道：“我有一个情人！一个情人！”她一

想到这上头，就心花怒放，好像刹那之間，又返老还童了一样。她想不到的那种神仙欢愉、那种風月乐趣，終于就要到手。她走进一个只有热情、銷魂、酩酊的神奇世界，周围是一望無涯的碧空，感情的極峰在心头明光閃閃，而日常生活只在遙远、低洼、陰暗的山隙出現。

她于是想起她讀过的書的女主人公，这些淫妇多感善歌，开始成群結队，在她的記忆之中咏唱，声气相投，入耳受听，就像自己变成这些想像的眞正一部分一样，实現了少女时期的长梦，从前神往的情女典型，如今她也成为了其中一个。再說，爱瑪感到报复的滿足。难道她沒有受够活罪！可是現在，她胜利了。久經压制的感情，一涌而出，欢躍沸騰。她領略到了爱情，不后悔，不担憂，不心乱。

第二天，整天沉入新的欢乐。他們海誓山盟。她对他說起她的种种哀愁。罗道耳弗用吻打断她；她閉住一半眼皮，目不轉睛，要他再叫一遍她的名字，再說一遍他爱她。他們像昨天一样，走进森林，待在一个做木头套鞋的人的小屋。墻是草堆成的，屋頂低極了，他們不得不弯下腰来。他們相倚相偎，坐在一张干树叶床上。

从这一天起，他們沒有例外，天天晚晌写信。爱瑪来到花园尽头，把信放在河边墻縫。罗道耳弗拿到信，另放一封进去。她总嫌他的信太短。

有一天早晨，不等天亮，査理就出門了，她起了立刻看見罗道耳弗的怪心思。她可以赶到徐赦特，待一小时，回到永鎮，人人还在睡梦之中。她这样一想，心急欲燃，气也短促了，她沒有多久，就到了草原，头也不回，只是快步趲行。

天方破晓，爱瑪远远望到情人的住宅。两只燕尾風标，迎着

白蒙蒙的曙光，显的黑忽忽的。

穿过院落，便是一所房子，想必就是庄邸。她走进去。墙壁一見她来，像是自动閃到一旁一样。一座大楼梯笔直通到过道。爱瑪挑起門插管，驟然望見一个男人，在屋子紧里睡覚。原来就是罗道耳弗。她叫了起来。他説了几遍：

“是你！是你！你怎么来的？……啊！你的袍子也湿啦！”

她拿胳膊摟住他的頸項，回答道：

“我爱你！”

这大胆举动，头一次成功，以后每逢查理早出，爱瑪就連忙穿好衣服，潜起脚步，走下通到水边的台阶。

但是遇到牛走的便桥抽掉，就得沿着河旁的墙走，堤是滑的，她抓住一把残了的桂竹香，生怕跌倒。她随后穿越犁过的田，陷在里头，絆了脚，好不容易这才拔出她的小靴。風吹动她的包头帕子，在牧場翻来卷去。遇到了牛，她又害怕，提脚就跑，跑到了，直喘气，脸庞通紅，渾身發出一种树液、青草和新鮮空气的清香气味。罗道耳弗这期間还在睡覚。她像春天早晨一样来到他的房間。

沿窗黄幔悄悄放进一道沉重的金光。爱瑪眏巴眼睛，边走边摸索，露珠挂在头髮上，一圈黄玉圓光似的，环繞脸蛋。罗道耳弗一面笑，一面把她拉到身边，抱在胸前。

过后，她就检查房間，打开抽屜，用他的梳子梳头，用他刮脸的鏡子刮脸。床几上放着檸檬和方糖，靠近水瓶，还有一管大烟斗，她經常叼在嘴里。

他們分手足足需要一刻鐘。爱瑪哭着，希望永不离开罗道耳弗。有什么东西把她朝他推过来，一点由不得她，連他也嫌欠妥。有一天，他見她不期而至，皺起眉头，模样像是很不以为然。

她道：

“你怎么啦？难过嗎？說給我听！”

他最后神色严肃，对她言道：她来看他，粗心大意，会給自己惹乱子的。

10

她也像罗道耳弗一样，渐渐有了畏惧心思。她起初什么也不在心上，一味陶醉在爱情之中。可是如今她的生命少不了它，她生怕失落一星半点，或者甚至于受到意外騷扰。所以她走出他的庄园，东张西望，忐忑不安，天边走过的每一个身影、村里可能瞭見她的每一个天窗，也要看一个明白，脚步、叫喊，犁的响声，也要听一个分晓：她站住不动，头上白楊叶子摇来摇去，也不及她脸色白，也不像她身子抖的厉害。

有一天早晨，她正提心吊胆，轉回家去，眼睛一晃，忽然看見一管猎槍似乎瞄准了她。槍筒长长的，扯斜露在一只小木桶的外沿。小木桶有一半埋在沟边草里。爱瑪吓的魂飞魄散，正待朝前走去，就見一个男人爬出桶来，活像盒子打开，弹簧人往上一跳。皮护腿裹到膝盖，便帽盖住眼睛，鼻子通紅，嘴唇顫抖：原来是畢耐队长埋伏好了等野鴨打。他嚷嚷道：

“你老远就該出声！望見槍，总得叫住才好。”

税务員說这話，打算遮盖方才他害怕来的。因为州长有令，除去船上許可猎鴨以外，禁止在别处猎鴨，畢耐先生虽然守法，在这上头，偏巧违禁。所以他心中有鬼，时时刻刻，以为听見猎警过来。但是这种杌隉心情刺激他的乐趣，一个人縮在木桶，妙

計在握，自以为得。

他看見爱瑪，一塊石头落地，显的松快了，跟着就閑談起来：

“天不暖和，刺皮刺肉的！”

爱瑪一句話也不回答。他講下去：

“你出門眞早啊？”

她結結巴巴道：

“是的；小孩在奶媽家，我才看来的。”

“啊！很好！很好！拿我来説，你看見的，天刚一亮，就到了这兒。不过天气死沉沉的，除非飞到槍口……”

她轉过脚跟，打断他道：

“畢耐先生，再会。”

他冷冷回了一句：

“請便，太太。”

就又鑽回木桶去了。

爱瑪后悔这样干巴巴就离开了税务員。不用説，他要往坏事上想的。永鎮上人人晓得，包法利小女孩子，接回家来，已經一年了，去看奶媽的話，糟不可言。再説，周围沒有人家，这条小道只通徐赦特；这样一来，畢耐猜出她从什么地方回来，不会秘而不言的；逢人就講，是必然的了！直到天黑，她还在煞費苦心，前思后想，編排种种謊話，可是这挂猎囊的蠢人，总在眼前晃来晃去。

查理用罢晚飯，見她愁眉不展，提議带她到藥剂师家消遣消遣。她在藥房遇見的头一个人，偏偏又是税务員！他站在柜台前面，紅藥瓶的亮光照着，他説：

“請你給我半两矾。”

藥剂师喊道：

“玉斯旦，拿硫酸来。”

爱瑪想上楼去看郝麦夫人。他拦住道：

“不必了，用不着，她就下来，还是在底下坐吧。你在爐子那边烤烤火，等她下来……对不住……好啊，博士（因为藥剂师非常爱說博士这两个字，好像这样称呼另一个人，自己也就跟着体面了似的）……当心打翻那些臼！到小房間搬些椅子来；客厅的扶手椅不許乱动，你不是不知道。”

藥剂师正要跑出柜台，放好他的扶手椅，就見畢耐問他要半两糖酸。藥剂师鄙夷道：

“糖酸？我不晓得，我沒有听人說过！你要的也許是蓚酸吧？是蓚，不是糖，对不对？”

畢耐解释，他要一种腐蝕剂，配成一种搽銅藥水，去掉各种猎具的銹。爱瑪听了这話，直打哆嗦。藥剂师道：

“的确也是，天濕，不相宜。”

税务員透出狡黠的神色，回答道：

“不过有人就不在乎。”

她連气也不敢出：

“再給我……”

她想：他就永远不走！

“半两松香和树胶，四两黄蜡，請你再給我一两半骨炭，搽我的装备上的漆皮用。”

藥剂师正在切蜡，郝麦太太出現了，怀里抱着伊尔瑪，旁边走着拿破仑，后头跟着阿达莉。她过去坐到窗边絲絨长凳上，男孩子蹲到一张凳子上，大姊兜着她的小爸爸旁边的枣匣轉悠。后者灌漏斗，封瓶口，貼标签，打小包。周围鴉雀無声，仅仅不时听見天秤的砝碼响，还有藥剂师吩咐他的学徒，偶尔唧咕几句。

郝麦太太忽然問道：

“你的小宝宝好嗎？”

她的丈夫正在流水簿上写賬，喊道：

“别作声！”

她低声又道：

“你怎么不带她来呀？”

爱瑪指着藥剂师道：

“嘘！嘘！”

不过畢耐一心都在看賬，大概什么也沒有听見。他終于出去了。爱瑪如释重負，出了一大口气。

郝麦夫人道：

“你出气出的好粗！”

她回答道：

“啊！因为天热呀。”

这样一来，他們的幽会地点，第二天只好另作打算。爱瑪想送一件礼物，把女佣人收买过来；不过頂好还是在永鎮找一所稳便的房子。罗道耳弗答应去找。

一整冬天，每星期有三四回，他趁黑夜来到花园。爱瑪故意拿掉栅栏門的鑰匙，査理还当丢了。

罗道耳弗抓起一把沙子朝上扔，打百叶窗，說他来了。她跳下床；不过有时候，她必須等待，因为査理喜欢围爐閑談，談起来就沒完沒了。

她急死了：假如她的眼睛办的到的話，一定会讓他从窗戶跳进来的。她最后开始卸装，接着就拿起一本書，心平气和，繼續安安靜靜讀下去，好像津津有味一样。但是査理躺在床上，喊她睡覚。他道：

“来呀，爱瑪，是时候啦。”

她回答道：

“是啊，就来啦！”

不过蜡烛耀眼，他轉向墻壁睡着了。她屏住呼吸，微笑着，心跳着，不穿衣服，溜了出去。

罗道耳弗披一件大斗篷，上下裹好了她，然后胳膊摟住她的腰，不言不語，把她带到花园深处。

他們来到花棚底下，坐在那张烂木条长凳上，从前夏天黄昏，賴昂就在这里，情意綿綿望她。她現在想不到他了。

星光閃閃，映照素馨的枯枝。他們听見背后河水潺湲、堤上枯葦不时拉瑟嘶鳴。黑地影影綽綽，东臌一堆，西臌一堆，有时候不約而同，搖曳披拂，忽而竪直，忽而傾斜，仿佛巨大的黑浪，翻滚向前，要淹沒他們。夜晚寒冷，他們越發摟紧，嘆起气来，也像更响了，眼睛隐約可辨，彼此覚得似乎更大了。万籟無声，有些話低低說出，落在心头，水晶声音似的那样响亮，上下迴旋，震顫不止。

夜晚落雨，他們避到車房馬棚之間的診室。厨房的蜡烛，她先在書后藏好，这时取出一枝来点亮。罗道耳弗坐在这里，如同待在家里一样。書架、書桌，总而言之，整个房間，在他看来，好笑异常，不由自己，就大开查理的玩笑。爱瑪听了，未免窘蹙，她希望他分外严肃，甚至于必要时，分外紧张，就像有一回，她覚得小巷有脚步走近的响声，言道：

“有人来！”

他吹灭蜡烛。

“你带手槍了沒有？”

“做什么？”

爱瑪回答道：

“可……保护你自己。”

“防备你丈夫？啊！可怜的孩子！”

説完这句話，罗道耳弗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我一弹手指，他就完蛋。”

他的勇敢使她惊倒，可是口气不文，出語粗野，她也嫌难听。

手槍这句話，罗道耳弗寻思了許久，心想：万一她說話当眞，这就非常可笑、甚至于可憎了，因为他本人毫無理由怨恨善良的査理，他不是那类妒忌成性的人；——爱瑪說起他不妒忌，怕他不信，还賭了大咒，他也嫌她有伤大雅。

而且她越来感情越重。先前一定要交换小照，剪一綹头髮相送；現在她要一枚戒指、一枚眞結婚戒指，表示百年好合。她一来就同他談起晚鐘或者自然的声音，接着就又說到自己的母亲，問起他的母亲。罗道耳弗的母亲已經死了二十年了。爱瑪还要巧言哄慰，好像說給一个弃兒听一样，甚至于有时候，望着月亮对他道：

“我拿稳了，她們在天上全都贊成我們相爱。”

可是她长的也眞标致！他玩过的女人，像她这样爽快的，也少有过！就他来說，这种不放蕩的恋爱，不但新鮮，而且逼他走出老一套習慣，讓他又驕傲又动兴。爱瑪的兴奋，根据他的資产阶級常識，他看不上眼，可是这是朝他来的，所以心下又覚得味道好受。于是他拿稳了她爱他，大意之下，不知不覚，变了态度。他不像往常那样，一来就甜言蜜語，感动她哭，也不像往常那样，一来就热吻紧抱，使她發瘋。他們的伟大爱情，从前仿佛长江大河，她在里面优游自得，現在一天涸似一天，河床少水，她看見了污泥。她不肯相信，加倍温存。罗道耳弗却越来越不掩飾他

的冷淡。

她不知道，她后悔不該依順了他，还是相反，她不希望要他再要下去。她嫌自己軟弱；羞愧慢慢变成怨恨；顚狂又減輕了怨恨。这不是热恋，倒像一种长远的誘惑。他制住了她。她簡直怕起他来了。

罗道耳弗按照自己的想法，領导淫行，因为进展順利，所以表面也就分外平靜。一晃半年，到了春天，他們發現自己，面对面，好像一对夫妇，家居無事，但求爱火不灭一样。

又到了卢欧老爹紀念治好他的腿，送母火鷄的时期。礼物之外，总有一封信。爱瑪剪掉筐子上拴着的繩子，讀着下面的詞句：

我亲爱的孩子們，

我希望信到时，你們身体康强，这只火鷄有往年一样好；因为如果我敢这么說的話，我覺得它像更嫩一点，个兒也大些。不过下一次，变变花样，我要送你們一只公的，除非你們偏喜欢母的。請你們拿鷄筐子送还我，还有两只旧的。有一晚上，起了大風，我不走运，車房的頂子給刮到树里去了。收成也不太爭气。总之，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們。自从我成了一个人以来，我可怜的爱瑪，我如今就很难离开家啦！

紧跟着两行之間，有一个空当，好像老头子想心事，笔掉下去了一样。

我本人，除去前不久到伊如斗赶集，招凉之外，身子倒也結实。我歇掉我那放羊的，原因是他太講究吃食了，所以我才去伊如斗，另雇一个。人就对付不了这些家伙，个个全是强盗！再說，他也不老实。

有一个小販，去冬在你們那地方跑生意，拔掉一只牙，我听他講，包法利总在辛苦。我不覺得奇怪。他拿牙給我看；我們一道喝了一杯

咖啡。我問他看見你沒有，他說沒有，不过他看見馬棚有两匹牲口，这样看来，生意还有起色。这就好，我亲爱的孩子們，人間至福，願上帝全給你們。

直到如今，我还不認識我心爱的小外孙女白尔特·包法利，难过就不必說了。我在花园你的屋子窗戶底下，栽了一棵"奥尔良"种李子树。我不許人碰树上的李子，除非将来摘下来給她做蜜餞，就是蜜餞，我也留在橱里，单单等她来吃。

再見，我亲爱的孩子們。我吻你，我的女兒，还有你，我的女婿，还有宝宝，吻两个脸蛋兒。

願你們快乐，

你們慈爱的父亲

代奥道·卢欧。

这张粗紙，她捏在手心，捏了好几分鐘。連篇錯字，可是思想厚道，在字里行間，揪着爱瑪的心，仿佛一只母鷄，躲躲閃閃，藏在荆棘篱笆里头，咯咯叫唤。墨水是爐灰吸干的，因为信上有一些灰顏色屑子，落在她的袍子上。她差不多隐約望見父亲，朝灶头弯下了腰，去拿火鉗。她好久不在他跟前了！黄刺条僻里拍啦，冒出老高的火焰，她坐在壁爐角落的方凳上，拿起一根木柴，就着火烧……她想起夏季黄昏，陽光灿烂。有人走过，馬駒全在嘶叫，奔馳，奔馳……她的窗戶底下有一个蜂房，有时候，蜜蜂在陽光里飞来飞去，碰着玻璃窗，好像金球一样跳躍。当时多幸福！多自由！多少希望！多少綺梦！現在什么也沒有！她已經把它們耗光了，耗在她灵魂的高低波瀾上、环境的前后变动上、处女、婚姻和恋爱的各个阶段上；——它們就这样跟着她的生命，一路丢光，好像一位旅客，在沿途家家小店，留下一点他的財物一样。

那么，她怎么会这样不快乐呢？出了什么大变动，把她翻到

苦海里的？她于是仰起头来，四下眺望，像在寻找她落难的原因似的。

一道四月的陽光，照着摆設架的磁器，晶瑩耀眼。爐火燃烧。她穿着拖鞋，覚出地毯的綿軟。天气晴和，她听見她的小孩子扯嗓子大笑。

說实話，草割下来要晒，她正在上面打滚。她爬在草堆高头，脸朝下，女佣人揪住她的下摆。賴斯地布都瓦在旁边除草，每次他一凑近，她就斜过身子，掄起两只胳膊，在空里乱打。

她的母亲跑过去吻她，道：

“带她过来！我多爱你，我的小可怜兒！我多爱你！”

她随后看見她的耳梢有一点脏，赶快拉鈴，要来热水，帮她洗干净，給她换衬衫，换袜子，换鞋，問起她的身子好坏，一遍又一遍，好像出远門才回来一样，最后又吻了一回，这才挂着眼泪，交还女佣人。女佣人看她疼孩子疼到这步田地，惊的話也說不出来了。

当天晚晌，罗道耳弗發現她比平时严肃多了。他盘算道：

“就会好的；她在鬧脾气。”

他一連三天爽約。等他再来，她显出一付冷淡、差不多鄙夷的神情。

“啊！我的小心肝，你这叫白糟蹋时候……”

他心里这样想着，同时装模作样，就像沒有注意到她伤心嘆气，掏她的手絹一样。

原来是爱瑪懺悔了！

她甚至于問自己：她憑什么痛恨査理，是不是还是頂好想法子爱他。然而她改变心情，他并不理会，所以她虽然有心牺牲，可是他視而無睹，也就很难着手；她正在进退維谷，藥剂师适逢

其会，提供了她一个机会。

11

他新近讀到一篇表揚新法治疗蹺脚的文章；他一向拥护进步，所以就起了这种爱乡的想法：永鎮为了看齐起見，也应当施行畸形足手术。他对爱瑪道：

“因为，有什么不好？你就算算看（他用手指数着尝試的利益）：成功十拿九稳；病人消除痛苦，增加美观；施手术的人立时出名。譬方說，你丈夫为什么不救救‘金獅’的伙計、可怜的伊玻立特？看吧，病治好了，他不会不对个个旅客講的，再說（郝麦放低声音，四下张望），誰拦着我不往报上送一小段新聞，談談这事？是啊！我的上帝！人手一篇……个个說起……結局就名揚天下！誰知道？誰知道？”

包法利的确可以成功；爱瑪还沒有看見什么証明他行不了手术；一件事名利双收，又是她攛掇他做的，她該怎么称心啊？靠在一些比爱情坚固的东西上面：她要的也只是这个。

經不起藥剂师和她双管齐下，查理也就听从了。他托人到卢昂取来都法耳博士的論文[77]，每天晚晌，手夹住头，用心研讀。

他研究馬蹄型、外拐型、里拐型，就是說，趾畸形足、內畸形足、外畸形足（或者說明白些，就是形形色色的蹺脚：蹺后跟、里蹺、外蹺）、以及底畸形足和踵畸形足（也就是平脚底板和蹺脚尖），同时郝麦先生，千方百計，慫恿客店伙計动手术。

“你連一点点疼也許覺不出来；也就是像放血一样，扎一下子，比去脚臌子还好受。”

伊玻立特沉吟不語，傻瓜似的，轉动眼睛。藥剂师接下去道：

“其实不关我的事！为的是你！純粹是人道观点！一瘸一拐的，走路难看，后腰摆过来摆过去，你再嘴硬，干起活兒来，也一定很碍事，我的朋友，我就是指望你好。”

郝麦于是帮他指出：好了以后，他会觉得自己更快活，更灵活的；甚至于还暗示：他博女人欢心，也会容易的。馬伕听了这話，不由就一脸蠢相，有了笑意。郝麦接着就拿話激他道：

“家伙！你是不是男子汉？万一祖国要你应征，到前綫打仗的話，你怎么着？……啊！伊玻立特！”

郝麦边走开边講：一个人拒絕科学的恩典，居然这样固执，这样盲目，他不明白怎么会的。

可怜虫应了，因为不应也不行，好像有陰謀对付他一样。从来閉門不問外事的畢耐，还有勒福朗絲瓦太太、阿尔代蜜絲、邻居們，甚至于村长杜法赦先生，也伙在一起，个个劝他，說他，臊他；不过最后决定他的，却是：这不要花他一个錢。包法利甚至于答应供应手术机器。作好事是爱瑪的主意；查理同意了，私下直說他女人是一位天使。

于是他結合藥剂师的意見，叫木匠做了一个盒子样式的东西，开头做錯了两回，还有鎖匠帮忙，第三回总算做成了，約模八磅重，鉄、木、皮、鉛皮、螺絲釘和螺絲口，应有尽有，决不节省。

但是割哪一条筋，先該知道伊玻立特是哪一类蹺脚。

他的脚差不多和腿成为一条直綫，同时还朝里歪，看上去是馬蹄型，兼一点外拐型，或者也可以說成輕微的外拐型，結合严重的馬蹄型。这只馬蹄型脚，确实也有馬蹄大小，疙瘩皮，硬筋，粗脚指，脚指甲黑的像馬掌釘子一样，可是跛子从早到晚，快步如飞。大家看見他，时刻在广場跳跳蹦蹦，兜着大車轉。这条坏

腿朝前一丢，简直像比那条好腿还要得力。侍应日久，它通达灵性，养成忍耐和刚强的品質，赶上重活，他信賴的，总归是它。

既然是馬蹄型，就該切断"端腸"部位的大腱；医治外拐型，要动前脛筋，只有留到以后再作：因为医生不敢一下子冒险开两次刀，其实行第一次手术[78]，他已經打哆嗦了，直怕伤着什么他不清楚的重要部位。

自从塞耳斯行医以来，經一千五百年而有昂柏瓦斯·巴萊，他第一次紧急接合动脉，或者如都浦談，穿过老厚一層脑髓，割治脓疮，或者如讓苏，第一次移动上顎骨[79]，都沒有像包法利，拿着他的截腱刀，来到伊玻立特跟前，心那样跳，手那样抖，人那样紧张。好像在医院一样，就見旁边桌子上，放着一堆旧布綫、蜡綫、許多绷带——金字塔一般高的绷带、藥房的全部绷带。郝麦先生从早晨起，就在擘划一切，一方面为了眩耀群众，一方面却也为了自己心上受用。查理扎破肉皮，只听嘎吱一声，腱就断了，手术完成。伊玻立特还在心飞肉跳，不料已經完事大吉；他朝包法利弯过身子，吻他的手。藥剂师道：

"好啦，放安靜吧，改天謝你的恩人不迟！"

院子站着五六个好事的，告訴他們結果，原来他們滿以为伊玻立特会像常人一样走出来。查理接着就把病人的腿装进机关，回家去了。爱瑪焦灼不安，正在門口盼他。她摟住他的頸子。飯开上来，他飽吃一頓，簡直还想在飯后喝一杯咖啡：这样貪嘴，除非是星期天人多，他才偶一为之。

愉快的夜晚，他們談空說有，閑話共同的梦想、未来的財富、家中应有的改良。他看見自己名揚四海，生活稳定，太太永远相爱；她也發覚自己心曠神怡，通过更健康、更美好的感情，取得新生，对这爱她的可怜的孩子，終于有了若干恩情。她偶尔想到罗

道耳弗，并不留連，望着查理，甚至于發現他的牙齿并不难看，未免一惊。

他們还在床上，郝麦先生不顧女佣人阻拦，就突然走进卧室，拿着一张方才写成的稿紙。原来是他給“卢昂烽火”写的宣传文章。他带过来給他們看。包法利說：

“你自己念。”

他讀道：“成見好似一张网，依然盖着欧洲一部分土地，可是尽管如此，光明却也开始照到我們的田野。例如我們永鎮小鎮，就在星期二，看到試驗外科手术，同时还是高尙的人道行为。我們一位最知名的手术家包法利先生……”

查理好生激动，連說：

“啊！言过其实！言过其实！”

“不！一点也不！正該这样！……‘割治一个蹺脚……’我沒有用科学名詞，因为你知道，报紙……不見其人人都懂；群众必須……”

包法利道：

“当然。念吧。”

藥剂师道：

“我接下去念……‘我們一位最知名的手术家包法利先生割治一个蹺脚患者。他是寡妇勒福朗絲瓦太太在閱兵广場开的金獅飯店用了二十年的馬伕，名字叫伊玻立特·豆旦。無数居民由于事屬創举，与对病人的关心，聚在飯店門首，前拥后挤，水泄不通。施行手术，好像仙家作法一样，几乎就沒有血冒出来，証明倔强的大腱，終于向技艺之門納降。說来也怪，病人并不感到疼痛（我們亲眼看見，可以作証）。到現在为止，情形良好，相信他不久就会复元。下次鎮上过节，誰能說我們看不見我們勇敢

的伊玻立特，夹在寻欢作乐的伴当中間，大跳其酒神之舞，兴会淋漓，步伐便捷，向众人証明，脚完全治好了呢？所以光荣屬于高貴的学者！光荣屬于夜以継日，增进同胞的幸福或者減輕同胞的痛苦的那些人！光荣！三倍光荣！难道我們不該高声吶喊：瞎子将要看見，聋子将要听見，跛子将要行走如常[80]？上天先前許給它的选民的，科学如今为全人类完成！这不可思議的医治的經过，我們将随时向讀者报告。'”

这挡不住五天以后，勒福朗絲瓦太太惊惶失措，走来叫喊：

“救命呀！他要死啦！……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查理拔腿就朝“金獅”跑；藥剂师望見他走过广場，不戴帽子，也离开藥房。他赶到了，喘着气，脸通紅，不放心，問起个个上楼的人：

“我們的畸形足患者，到底怎么啦？”

畸形足患者正在疯狂抽搐，裹腿的机关打着墻，簡直要把墻打穿了。

他們不移动腿的部位，小心翼翼，去掉盒子，看到一种可怕的景象。脚肿的連脚样都沒有了，整个肉皮像要胀破了似的，上面全是有名的机器弄出来的汙血点子。伊玻立特早就喊疼了，沒有人在意。現在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叫喊，也有部分道理。他們讓腿晾了几小时。可是浮肿刚有一点消散，两位学者認为应当再拿腿装进机关，而且为了促进治疗效果，捆的还要紧些。过了三天，伊玻立特最后說什么也受不住了，他們又挪开机器，面对結果，触目惊心。腿肿成鉛皮似的，东一个水泡，西一个水泡，往外冒黑水。情况显然严重。伊玻立特心焦了，勒福朗絲瓦太太把他搬进挨近厨房的小間，好歹也能散心。

不过税务員，天天在这里用飯，坚决反对，只好又把伊玻立

特移到弹子房。

他躺在这里，哼哼唧唧，蒙着他的厚被窝，面無血色，鬍鬚长长的，眼睛陷下去，头直冒汗，不时在落蒼蝇的脏枕头上来回挪动。包法利夫人看望他，还給他带了敷藥的布来，一边安慰他，一边鼓励他。其实他不缺人陪伴，尤其是赶集的日子，乡下人在他的周围打弹子，拿起杆子比剑，吸着烟，喝着酒，又唱歌，又嚷嚷。他們拍着他的肩膀道：

"怎么样？啊！看样子，你不見得神气！不过是你不对。你該这么的，那么的。"

于是他們同他講起别人，不用他的法子，用旁的法子，都治好了，接着就安慰他的模样，又講道：

"你太心疼自己啦！起来吧！你把自己娇养的活像一位国王！啊！坏小子！反正有你好看的！"

痛确实越来越往上走。包法利自己也像病了一样。他时时刻刻来。伊玻立特望着他，一双眼睛惊恐万分，期期艾艾，嗚嗚咽咽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好？……啊！救救我！……我眞倒楣！我眞倒楣！"

医生临走，总劝他少吃东西。

勒福朗絲瓦太太等他走了，就說：

"别听他的話，我的孩子；他們已經把你害够了！那你只有再弱下去。来，大口吃吧！"

她于是給他端来好肉湯、几片羊肉、几块腌肉，偶尔还来几小杯酒，不过他沒有勇气端到嘴唇跟前。

布尔尼賢院长听說他病轉重了，希望看看他。开头他表示同情，不过又講：既然"主"要他病，他就該欢喜才是，同时就該赶

快利用机会，請求上天饒恕。教士用严父口吻道：

"因为你不怎么尽本分；我很少看見你做聖事；你領聖体以来，又有多少年沒有来啦？我晓得你生活忙碌，塵事紛扰，你一时想不到修福。不过現在，該是想想这个的时候了。可是也不必难过；我就認識好些人，犯过大罪，快到上帝面前受审了（我知道，你还沒有到这一步），再三求他开恩，过后当然也就心到福到，安安宁宁咽了气。希望你像他們一样，也給我們作一个好榜样！所以就該早作准备才是。那么，誰拦着你每天早晚，先說一遍，'敬礼瑪利亚'和'我們的天上的父'[81]来的？是啊，做吧！就算为了我，为了討我欢喜！这又費得了什么？……你答应不答应？"

可怜虫答应了。堂长接連来了几天。他和女店家閑話三七，甚至于还講掌故，加杂一些逗哏的話和伊玻立特听不懂的双关語。情形一許可，他就接着換上一付合适的脸相，又談宗教問題。

他的热心似乎有了收获；因为畸形足患者不久表示：他要是病好了的話，願意朝拜普济[82]去。布尔尼賢先生听了这話，回答：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应該；許两个願，总比許一个强。"反正沒有什么不好。"

藥剂师忿恨他所謂的"教士策略"，認为妨害伊玻立特复元，再三劝勒福朗絲瓦太太道：

"别吵他！别吵他！你的神秘主义只有扰乱他的精神！"

但是善心的太太不理会他这一套。他是祸根。她有意作对，在病人床头挂了一个滿滿的聖水瓶，里头插一枝黄楊。

然而宗教也像外科一样，似乎無能为力，坏疽所向無敌，一直在朝肚子蔓延。改藥水，换藥膏，一無用处，眼看筋一天比一

天脱落，最后，勒福朗絲瓦太太請教查理：她好不好尽尽人事，邀一下新堡的名医卡尼外？查理只好点点头，表示贊成。

这位同業是一位医学博士，五十岁，有地位，自信心强，發現这条腿一直烂到膝盖，滿不在乎，發出鄙夷的笑声。他接着講了一句要拿腿割掉，就去了藥房，臭駡那些蠢才，把一个倒楣蛋坑到这步田地。他抓住郝麦先生的大衣紐扣，边搖，边在藥房謾駡道：

“这就是巴黎的發明！京城先生們的高見！这和斜視、痲醉藥、膀胱石揚除手术[83]一样，荒誕不經，政府应該加以禁止！可是人家假装內行，不問結果，乱塞藥給你吃！我們不像人家那样有本領；我們不是学者；我們不会异想天开，給大好一个常人行手术！治好蹺脚？誰能治好蹺脚？簡直就像，好比說，叫駝背挺直脊梁骨！”

郝麦听这篇演說，起了一身鷄皮疙瘩，不过心里尽管七上八落，照样笑眯眯，一脸佞相，因为卡尼外先生的藥方有时候也在永鎮出現，非拉攏不可；所以他也就不帮包法利辯护，甚至于不發一言，放弃原則，为了商業上更重大的利益，牺牲他的尊严。

卡尼外博士割大腿，成了村里一件大事！这一天，个个居民早起。大街挤滿了人，不过景象有些凄慘，好像观看大辟一样。杂貨鋪有人討論伊玻立特的病；商店停止营業；村长太太杜法赦夫人，害怕看不到外科医生路过，守着窗戶，只是不走。

他亲自吆着他的輕便馬車来了。但是馬車走起来，有一点歪斜，原因是他身子沉重，日子久了，右边弹簧压下去了。旁边另一只座垫，就見放着一个老大盒子，上面盖着紅羊皮，三个銅攀攀，亮光光的，威仪凛凛。

馬車旋風似的，进了“金獅”門道，博士大喊大叫，要人卸馬，

然后走进馬棚，看是不是喂它荞麦；因为他看病人，首先在心的，总是他的母馬和他的輕便馬車。提起这話，大家就說："啊！卡尼外先生呀，他是一个怪人！"你别看他泰然自若，旁若無人，可是大家反而更敬重他。世上人即使死絕了，他也老模老样，不会改变他的最小的習慣的。

郝麦露面了，博士道：

"我正要你。齐备了吧？开步走！"

但是藥剂师面紅耳赤，不打自招，說他过于敏感，不便参預这种手术。他講：

"一个人光在旁边看，你知道，想像容易受到刺激！再說，我的神經組織非常……"

卡尼外打断道：

"得啦！依我看，恰巧相反，容易中風。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你們藥剂师先生，經常鉆到厨房，久而久之，气質必然改变。你倒看看我：天天四点鐘起床，拿凉水刮鬍子（我从来不怕冷），不穿法兰絨，也不害感冒，身子骨兒才叫棒！东一頓，西一頓，有什么吃什么，决不挑剔。所以我也就不像你們这样娇嫩，拿刀割起基督徒来，也才像宰鷄宰鴨子一样，根本就不摺在心上。你們听了这話，要說啦，習慣……習慣……"

于是两位先生一点也不管伊玻立特在被窝里头，焦急出汗，大談特談起来。一位外科医生，在藥剂师看来，就和一位将軍同样冷静。卡尼外爱听这种比較，滔滔不絕，談論行医的条件，把医道看成一种神聖事業，虽然普通考試出身的医生玷辱了它。最后，談到眼前病人，他检查郝麦带来的繃带、作蹺脚手术用过的繃带，要一个人帮他捧住坏腿。他們派人去找賴斯地布都瓦来。卡尼外先生卷起袖管，走进弹子房，藥剂师在这期間，和阿尔代

蜜絲、女店家待在一起。两个女人全拿耳朵貼住門，脸比她們的圍裙还白。

包法利在这期間，一步不敢走出家門。他坐在底下厅房，靠近沒有生火的壁爐，下巴搭在胸口，手握在一起，两眼發直。他寻思道：眞不走运！眞是失望！其实，事前的預防工作，应有尽有，他也全做到了。命該如此。有什么关系？万一伊玻立特死了的話，害他的还不就是自己？再說，看病中間，有人問起，他拿什么話对答？难道他眞有什么地方錯了不成？左思右想，他想不出錯在什么地方。名望最高的外科医生，照样也犯錯誤。可是人就偏偏不肯相信！而且相反，人家要笑他，駡他！話会传到佛尔吉！新堡！卢昂！天涯海角！誰知道同業中間，不有人写文章攻击他？笔战一出現，他就得在报上回答。伊玻立特很可能告他一狀。他看見自己出丑、破产、毁灭！心里左一个假定，右一个假定，他的想像在中間忽上忽下，仿佛一只空桶，随波逐浪，翻来滚去。

爱瑪坐在对面望他；她并不感到他的耻辱，她感到的是另一种耻辱：这样一个人，她先前怎么会設想成材来的，好像他庸碌無能，她看了二十回，还沒有看透一样。

查理在房間踱来踱去。靴子嘎吱直响。她道：

"坐下吧，把人煩死！"

他又坐下。

她怎么会(她这样聪明的人！)又做錯了事的？再說，她怎么会天差地錯，痴心妄想，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白白牺牲了她的一生的？她想起她爱好奢华的种种本能、她心灵上享受不到的种种东西、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猥賤、她的像受伤的燕子跌进泥淖似的綺梦、她想望的一切、她放弃的一切、她可能得到的一切！为

什么她得不到，为什么？

村中静静落落，破空起了一声尖叫。包法利脸色轉白，险些暈倒。她做了一个心煩的手势，皺起眉头，接着就又寻思下去。然而就是为了他、为了这家伙、为了这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感觉到的男子！因为他坐在那边，安安静静，想也不想，从今以后，他的可笑的名姓不但玷辱他，而且还玷辱她。她曾經試着爱他来的，她曾經哭哭啼啼，后悔順从另一个男子来的。

包法利出神冥想，忽然喊道：

“也許是里拐型吧？”

这句話脫口而出，冲撞她的思想，如同一顆鉛球落在一只銀盘，爱瑪大吃一惊，仰起头来，猜他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們悄不作声，你望我，我望你，也正因为各想各的，忽然發覺身边有人，就几乎惊呆了。查理打量她，仿佛一个醉鬼，視綫模糊，同时一动不动，听着病人割腿，發出最后的嘶喊，好像屠宰什么牲口一样，远远吼号，拉长声音，冷不防中間来一声尖叫。爱瑪咬着她青灰的嘴唇，掰断一个珊瑚枝子，在手心搓来搓去，瞳仁亮晃晃的，仿佛两枝就要射出去的火箭，目光炯炯，盯牢查理。他的脸、他的衣服、他不說出来的話、他的整个身子，总而言之，他的存在，如今她样样看了有气。她后悔早先不該守身如玉，象后悔不該犯罪一样。残留的一点妇德，禁不住她的驕傲狂抽乱打，也在最后倒塌了。她欣賞胜利的奸淫的种种恶意揶揄。情人的形象回到她的心头，光采奕奕，銷魂动魄，一种新的热心从旁推挽，不由她不献出她的灵魂。她覺得查理离开她的生命，永远走出，不再回来，渺無形迹，就像她眼睁睁看着他确实在死、在咽气一样。

便道起了脚步响声。查理从放下来的活动窗帘望出去，就

見卡尼外医生在菜場一旁太陽地，拿手絹揩額头的汗。郝麦跟在后面，捧着一个大紅盒子。两个人全朝藥房走去。于是查理心灰意懶，覺得自己忽然需要溫暖，轉向他的女人道：

“好人，亲亲我！”

她心头火起，气紅了脸道：

“走开！”

他一惊之下，作声不得，一遍又一遍重复道：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别急！想想看！你知道我爱你……来！”

她气势汹汹，大声嚷道：

“够啦！”

爱瑪溜出厅房，使劲拿門一带，墙上的晴雨計也震到地上摔碎了。

查理倒进扶手椅，凄凄惶惶，寻思个中緣故，以为她是神經失常，眼泪縱横，覺得周围陰風慘慘，像有什么不可了解的东西影影忽忽，游来游去一样。

罗道耳弗晚上来到花园，發現他的情妇在台阶底下第一級等他。他們摟成一团，怨望像雪一样，在热吻之下消融了。

12

他們又开始相爱。甚至于大白天，爱瑪也心血来潮，一来就給他写信；信写好了，她隔着玻璃窗，朝玉斯旦做手势。玉斯旦連忙解开粗布围裙，飞也似的去了徐赦特。罗道耳弗来了；原来就为告訴他：日子过的气悶，丈夫可憎，生活太不称心！

他有一天不耐煩了，喊道：

"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嗎？"

"啊！只要你肯！……"

她坐在地上他的两腿当中，头髮辮子解开，視綫恍恍惚惚。罗道耳弗問道：

"肯什么？"

她嘆气道：

"我們去别的地方过活……随便一个地方……"

他笑道：

"眞的，你疯啦！这怎么成？"

她第二回又談这話，他假装不懂，另找話講。恋爱这事，再簡单不过，他不明白怎么也会这样混乱。原来她另有一种动机、原因；这仿佛一枝援軍，接应她的眷恋。

这种恩情的确每天見长。緣故是她厭恶丈夫。她越倒向这一个，就越憎恨另一个；她同罗道耳弗幽会之后，再和査理在一起，分外嫌他討厭，指甲特别显的粗，人特别显的笨，举止特别显的庸俗。所以她虽然装出賢妻模样，可是想到另一个男子，她就淫心蕩漾，按納不住。人家是黑烏烏头髮，梳成一个圈圈，朝太陽晒黑了的额头鬈过去，腰身又結实，又俊雅，总而言之，判事富有經驗，情之所至，却又如醉如痴！也就是为了他，她才像鏨匠一样，細心修剪指甲，皮膚上的冷霜，手帕上的巴壓里[84]，永远嫌少。她戴镯子、戒指、項圈。她估量他要来了，两只碧琉璃大花瓶插滿玫瑰花，收拾房間，打扮身体，活像一个妓女等候一位大貴人一样。女佣人一天到晚洗呀浆的。全福从早到晚待在厨房，小玉斯旦常来陪她，看她做活。

胳膊肘支着她熨衣服的长木板，他瞪直了眼，打量这些扔在

四周的妇女物什：方格綫呢裙子、肩巾、領披、連褲带的女褲，大屁股，窄褲管。

小伙計拿手摸着硬布或者挂鈎，問道：

"这作什么用？"

全福带笑回答道：

"你眞就从来沒有見过？倒像你的女东家、郝麦太太不穿这些东西似的。"

"啊！是的！郝麦太太！"

他想了想，又道：

"难道她像你的太太，也是貴夫人？"

但是全福見他这样兜着自己打轉，直不耐煩。她比他大六岁多，居由曼的听差代奥道开始向她求爱。她挪开浆糊缸道：

"别攪我！你还不如搗你的杏子去；你总是夹在女人群里搗乱；小坏蛋，你想在女人群里混呀，等你下巴磕长了鬍子再說。"

"得啦，别生气，我替你揩干淨她的小靴子去。"

他立时从架子上拿下爱瑪的鞋来，上面沾滿了泥——幽会的泥，他拿手一掰，就掉下来了，他望着屑子在陽光里慢慢上揚。女厨子道：

"你可眞怕弄坏了鞋！"

輪到她揩鞋，决不在意，因为太太一看料子發旧，就送她穿。

爱瑪的衣橱放着一大堆鞋，她一双一双糟蹋，查理从来沒有說过半句閑話。

她認为应当送伊玻立特一条木腿，他同样沒有作声，就掏出三百法郎，买了一条木腿。木腿是一个复杂机器，橡皮包头，弹簧关节，外头罩了一条黑褲，底下是一只漆皮靴子。可是这样漂

亮的一条腿，伊玻立特不敢天天用，所以就求包法利夫人，帮他另弄一条經常好用的。当然又是医生出錢买了。

馬佚漸漸又忙活起来，只見他像早先一样，在村子里跑来跑去。查理一听見他的木腿頓石头道响，就赶快換一条路走。

商人勒乐先生自告奋勇，接受木腿定貨：这給他带来接近爱瑪的机会。他同她談起巴黎新出品、形形色色的妇女飾物，态度非常謙和，从不开口要錢。爱瑪一时一种喜好，因为容易得到滿足，也就由它去了。例如卢昂一家伞庄，有一条極其漂亮的馬鞭，她直想买下来，送罗道耳弗。一星期后，勒乐先生就把馬鞭放在她的桌子上。

但是第二天，他送过来一份賬单，二百七十法郎，尾数不計。爱瑪窘極了：只只抽屉是空的；他們还欠賴斯地布都瓦半个月工資、女佣人半年工資，有許多还不算計在內；包法利盼望德洛日賴先生送錢，盼的两眼發直，因为他每年付淸診費，照例总在聖・彼得节[85]前后。

开头她总算把勒乐对付开了，可是后来他發急了，說是有人逼他，他缺現款，現款如果收不回一部分来，她买下来的貨物，他就只好全部取走。爱瑪道：

“取走好了！”

他回答道：

“我是說着玩兒的！其实我也就是舍不得馬鞭。好吧！我向先生討好了。”

她道：

“不！别向他討！”

勒乐寻思道：这下子你跑不了啦！他于是成竹在胸，抓住她的把柄，一面朝外走，一面低声重复，照老習慣，嘴里發出輕微嘘

嘘的响声：

“就这么着！再說吧！再說吧！”

她正在寻思解围办法，女佣人进来，拿一小卷蓝紙放在壁爐上：“德洛日賴先生送来的。”爱瑪扑过去，打开了，里面是他的診費、十五塊拿破仑[86]。她听見查理走上楼梯；她拿錢丢进她的抽屜，鎖好了，拔去鑰匙。

三天之后，勒乐又出現了。他說：

“我有一个办法告訴你；过去的賬付不出就付不出，只要你肯借……”

她往手里放下十四塊拿破仑，道：

“这不是！”

商人惊呆了，于是掩飾失望，連声道歉，請她賞光。爱瑪完全拒絕，然后手放在围裙袋里，摸着找回来的两个五法郎一枚的輔幣，决心节省，将来好还……她轉念道：

“啊！由它去！他想不到这上头的。”

除去銀头鍍金馬鞭之外，罗道耳弗还收下一顆印章，上面刻着这句格言：“心心相印”[87]；另外还有一条围巾料子，最后还有一只雪茄匣，和子爵的雪茄匣一般模样，查理先前在路上检到的，爱瑪还保存着。不过这些礼物使他难堪，有几件就謝絕了，她一坚持，罗道耳弗結局收是收了，不过嫌她盛气凌人，过分强人所难。

再說，她净是一些古怪念头。她說：

“半夜听見鐘响，你要想着我！”

万一他老实說他沒有想她的話，她就百般責备，临了总是这么一句話收場：

"你爱我嗎?"

他回答道:

"是呀,我爱你!"

"爱的厉害?"

"当然!"

"你沒有爱过别的女人,嗯?"

他笑嚷道:

"你以为我当初是童男啊?"

爱瑪哭了;他竭力安慰她,一面对天明心,一面說些双关語,調剂空气。她講道:

"因为我爱你啊!爱到离开你,我就活不成,你可知道?有时候,我一心就想再看到你,心里酸溜溜的,好不难过。我問自己:'他如今在什么地方?也許在同别的女人說話吧?她們笑嘻嘻看着他,他走过去……'不,你哪一个女人也不喜欢,对不对?比我好看的女人有的是,可是我呀,我懂的爱!我是你的奴才、你的姘头!你是我的王爷、我的偶像!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强壮!"

他听这話听了千百遍,絲毫不觉新奇。爱瑪类似所有的情妇;这像脱衣服一样,新鮮劲兒过去了,赤裸裸露出了热情,永远千篇一律,形象和語言老是那么一套。别看这位先生是斲輪老手,他辨别不出同一表現的不同感情。因为他听見放蕩或者卖淫女子,唧唧噥噥,对他說过相同的話,她那些話是否出自本心,他也就不大相信了。在他看来,言詞浮夸,感情貧乏,就該非議,倒像灵魂涨满,有时候就不涌出最空洞的隐喻来。因为人对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痛苦,永远缺乏准确的尺寸,何况人类語言就像一只破鍋,我們敲敲打打,希望音响鏗鏘,感动星

宿，实际只有狗熊聞声起舞而已。

但是罗道耳弗如同一个人处处退讓而又明若观火一样，發現这种爱情，奧藏还多，尽好享受。他嫌廉耻掣肘，待她不但沒有礼貌，还把她馴練成了一个又服帖、又淫蕩的女人。这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依恋，她对他一味傾倒，自己也是一个劲兒顛狂；一种極乐世界，她待在里头，昏昏沉沉；这类似一种酒，她喝多了，醉不可支，灵魂泡在里头，皺成一团，好像克拉倫斯公爵，泡在馬耳法席酒桶里一样[88]。

包法利夫人縱情声色，积習难返，姿态也起了变化。視綫更無忌憚，語言也更放肆恣縱；她甚至于甘冒不韙，和罗道耳弗先生一同散步，口噙香烟，旁若無人；有一天，見她走下'燕子'，学男人穿一件背心，最后就連还不相信的那些人，也不再不相信了。包法利老太太和丈夫大鬧一場之后，躲到兒子家来，見她这般模样，反感已極。另外还有許多事，也不順她的心思：首先，查理沒有听劝，停止她看小說；其次，她不喜欢这种治家之道，不管三七二十一，說了几句，尤其有一回，說到全福，她們鬧翻了。

吵架的前一晚上，老太太穿过道走，發現她和一个男人待在一起，一圈棕色鬍鬚，四十岁上下，听見她的脚步，赶快从厨房溜掉。爱瑪一听这話，笑了起来，可是老太太动了肝火，就講：一个人除非不拿規矩当事，否則就該监視佣人才是。

"你在哪兒长大的？"

兒媳妇說起这話，視綫万分無礼，老太太不由就問，她是不是迴护她自己的事。

少妇跳起来道：

"滚出去！"

查理在中間劝解，喊道：

“爱瑪！……媽！……”

但是两个女人一賭气，全走开了。爱瑪跺着脚，說过来說过去：

“啊！眞懂規矩啦！活活一个庄稼女人！”

他跑到母亲跟前，她气糊塗了，結結巴巴道：

“目無尊长的东西！輕狂的东西！也許更坏！”

兒媳妇不对她賠不是，她要馬上就走。查理回到太太跟前，求她讓步：他下跪了。她临了回答道：

“好吧！我去！”

她的确拿手伸給婆婆，如同一位侯爵夫人那样尊严，向她道：

“原諒我，夫人。”

然后爱瑪走上楼，合身倒在床上，脸朝下，頂住枕头，哭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她和罗道耳弗約好了，遇到大事，就在活动窗帘拴上一小张白紙，万一凑巧他在永鎮的話，望見暗号，就跑到房后小巷会她。爱瑪这样做了；她等了三刻鐘，忽然望見罗道耳弗在菜場角落。她有心打开窗戶喊他；可是他已經不見了。她一难过，又倒了下去。

不过沒有多久，她覺得有人在人行道上走动。不用說，是他；她走下楼梯，穿过院落。他站在外头。她扑到他的怀里。他說：

“小心有人看見！”

她回答道：

“啊！你知道也就好啦！”

她一五一十，同他講起，又急促，又不連气，夸张事实，还捏造了一些事实，添了不少按語，絮絮叨叨，講到后来，他一句也沒

有听懂。

“得啦，我可怜的天使，拿出勇气来，看开些，凡事忍耐！”

“可是我已經忍耐、煎熬了四年！……像我們这样相爱，就該公之于世！他們快把我折磨死了。我受不下去！救救我！”

她貼紧罗道耳弗：满眼泪水，閃閃發光，就像波浪底下的火焰一样；胸脯一上一下喘气，又急又快。他从来沒有这样爱过她；他失掉主张，向她道：

“該怎么办？你打算怎么着？”

她喊道：

“把我带走！搶走！……唉呀！我求你啦！”

她連忙凑到他的嘴跟前，好像要在这里捉住意想不到的同意一样。他用吻表示同意。罗道耳弗又講：

“不过……”

“什么？”

“你的女兒怎么办？”

她沉吟了几分鐘后，回答道：

“只好带她走！”

他望着她走开，向自己道：“有这种女人！”

因为她朝花园溜过去了。原来是有人喊她。

一連几天，兒媳妇改了模样，老太太好生納罕。爱瑪的确和順多了，甚至于低声下气，向她請教腌黄瓜的方法。

她这样做，是为了更好欺騙他們母子？还是就要分手了，她以一种無上的坚忍精神，願意再进一步，体会体会生活的酸辛？可是正相反，她沒有存这种心思。她想着她的幸福快到手了，醉醺醺的，就像預先聞到了酒味道一样。她和罗道耳弗談話，三句不离本題。她靠着他的肩膀，嘀咕道：

"嗯！我們一上邮車呀！……你想到这上头沒有？这会是眞的？我覺得，車出發的一刹那間，我們就像乘了气球一样，就像要上九天云霄去。你知道我在計算日子嗎？……你呢？"

包法利夫人从来沒有像这期間这样好看过。这种难以形容的美丽，来自喜悅、热心和成功，只是环境和性情协調的結果。她的貪婪、她的苦恼、風月的經驗和她的永远生气勃勃的空想，逐步發展她，就像風、雨、陽光和肥料逐步發展花木一样，本性丰滿，最后就盛开了。眼皮像是特地为她的視綫剪裁的，看出去又杳眇、又嫵媚，瞳仁沉在里头，不見踪影。气出急了，玲瓏的鼻孔分开，丰盈的嘴唇翘起，同时薄薄一層黑毛，影影綽綽，盖住她的嘴唇。头髮盘在后頸，繞成一个肥鼆鼆的圓髻，你眞还以为是一位专事打扮的巧匠放在上面的；随随便便，又因为幽会，天天散开。声音如今越發优柔动听，身材越發裊娜可爱，甚至于她的袍褶和她的高起的脚面，也妙不可言，像有东西使你淪肌浹髓一般。査理就像又在新婚期間一样，覺得她賞心悅目，难以抗拒。

他深夜回来，不敢叫醒她。过夜的磁灯，哆哆嗦嗦，在天花板上，聚成一个亮圈圈；床边搖籃放下帐子，仿佛一間小白屋，在黑影里特别明显。査理望过去，恍惚听見孩子的細微呼吸。她如今正长个子，一季一蹿。他像已經看見日落西山，她放学回家，滿脸的笑，衣服上有墨水点子，胳膊挎着她的小籃子。以后还得进寄宿学校，要花許多錢；怎么办？他不由沉吟上来。他想在附近佃一小塊田，每天早晨去看病人，亲自监督。他省下田里收入，存在儲蓄銀行；然后买上一些股票，随便哪一家公司都成；再說，主顧会多起来的；他这样希望，因为他要白尔特受到良好教育，有才分，会弹鋼琴。啊！等她长到十五岁，像她的母亲一样，也在夏天戴大草帽，該多好看！人会老远把她們看成一对姊妹

花的。他想像她夜晚在灯光底下，靠近他們做活；她会为他綉拖鞋的；她会料理家务的；个个房間洋溢着她的可爱和她的快活。最后，他們会照料她的終身，为她挑一个殷实可靠的好丈夫；他会使她快乐，而且永远快乐。

爱瑪沒有睡，也就是装睡；他躺在旁边，昏昏沉沉，她却醒过来，作别的梦。

她乘了驛車，四匹馬放开蹄子，馳往新国度，已經有一星期了；他們到了那边，不再回来。他們走呀走的，交起胳膊，不言不語。他們站在山头，常常意想不到，望見一座壮丽的大城，有圓頂，有桥，有船，有檸檬林和白大理石教堂，教堂的尖鐘楼有鸛巢。大石板地，他們只好步行；妇女穿着紅束腰，举起地上的花一把一把献給你。他們听見鐘响、騾鳴、六弦琴低吟、泉水淙淙；白雕像笑微微立在噴泉底下，脚边摆着成堆的水果，摞的金字塔似的，水花濺上去，个个新鮮。随后，有一天黃昏，他們来到一个漁村，沿着峭壁和茅屋，在風地晾着一些棕色魚网。他們就在这里待下来，在海边港灣深处，住一所平頂矮房，一棵棕櫚树横在矮房上空。他們駕着划子游蕩，躺在吊床上搖摆。生活又方便，又寬裕，就像他們的綢緞衣服一样，同时又暖和，又皎潔，就像他們观賞的溫馨的星夜一样。不过她給自己設想的未来，浩瀚渺茫，絕少明确的形象出現：每天全都相仿，絢烂一片，起伏动蕩，好像波浪一样，太陽照在上面，和望不到头的浅蓝天边遙相呼应。但是小孩子开始在搖籃里咳嗽，要不就是包法利鼾声更响了，直到早晨，爱瑪这才入睡，玻璃窗已經發白，小玉斯旦已經在广場打开藥房的窗版。

她把勒乐先生找来，向他道：

“我要一件斗篷、一件大斗篷，长領披，有夹里的。”

他問道：

“你出远門？”

“不是的！不过……管它吶，我信的过你，对不对？要快！”

他鞠躬。

她接下去道：

“我还要一只箱子……不要太重……要輕便的。”

“对，对，我懂，約摸九十二公分长，五十公分寬，眼下的新样子。”

“还要一只旅行袋。”

勒乐寻思道：“这里头一定有把戏。”

包法利夫人边解腰带上的表，边道：

“好，拿去，用这报賬好了。”

可是商人嚷了起来！她这就不对了，他們彼此相識，难道她有什么不相信他的？眞是想到哪兒去啦！她坚持他拿，少說也要拿鏈子去，眼看勒乐已經把鏈子放进口袋要走了，她又喊他回来：

“你全留在鋪子。至于斗篷（她显出思索的神情），也不用送来；你只要把裁縫住址給我，叫他們等我来取就是了。”

他們打算下月逃走。她离开永鎮，装出上卢昂买东西的模样。罗道耳弗先訂好座位，办好护照，甚至于去信巴黎，包一輛直达馬賽的驛車；到了馬賽，他們买一輛有活动車篷的四輪敞車，馬不停蹄，直奔热亚那而去。她的行李，她小心在意，先送到勒乐那边，再一直装上“燕子”，这样一来，就免人疑心了。她左右安排，只有她的小孩子，她忘了安排。罗道耳弗避而不談，她也許沒有想到这上头。

有些布置，他要多两个星期結束；过了一个星期，他要再来

两个星期；后来，說他有病；过后，他又出門有事；八月过去了。經过种种延宕，他們决定在九月四日、星期一出奔，再也不改日期。

星期六，出奔的前两天，終于到了。

天一黑，罗道耳弗就来了，比平日全早。她問他道：

“全齐备啦？”

“齐备啦。”

于是他們顺着花圃兜了一圈，过去坐到望台近旁的墙头。爱瑪道：

“你怎么愁眉不展的？”

“沒有。为什么呀？”

可是他怪样看她，一付多情的模样。她接着問道：

“是不是为了上路？为了抛弃你心爱的东西、你的生活？啊！我明白……可是我呀，我在世上就什么也沒有！你是我的一切。所以我也要是你的一切，我也要是你的家、你的国：我照料你，我爱你。”

他摟紧了她道：

“你眞可爱！”

她心花怒放一般笑着道：

“当眞？你爱我嗎？發發誓看！”

“我爱你不爱？爱你不爱？可是，我的心肝！我膜拜你喲！”

草原尽头，月亮就地升起，又圓又紅，很快上到白楊树的枝叶当中，这些枝叶仿佛一面有破口的黑幕，左遮遮，右露露，月亮最后升到冷清清的天空，白晃晃一片晶瑩，放慢脚步，朝河面撒下一个大点子，变成万千星宿。这道銀光好似一条無头蛇，遍体明鱗，盘来盘去，一直盘到河底，又好似一枝其大無比的蜡烛台，点点滴滴，流下不可胜計的金鋼石顆粒。温馨的夜晚包住他們；

树叶布满陰影。爱瑪閉住一半眼睛，随着大声嘆息，吸进吹来的清風。綺梦瀰漫他們的心灵，两个人一时無話。过去的恩情，滿滿的，靜靜的，仿佛一条河，又流回他們的心来；同时香噴噴的，也像山梅花一样，芬芳醉人；同时又軟溜溜的，朝回忆投下它的影子，比安静的柳树鋪在草上的影子还要寬闊，还要憂悒。刺猬或者黃鼠狼，这类夜間动物，常常攪动树叶，追赶什么东西。他們不时还听見一只熟了的桃子，独自从墙边桃树掉下来。罗道耳弗道：

"啊！美丽的夜晚！"

爱瑪回答道：

"我們以后有的是！"

于是她自言自語似的道："是啊，能旅行，再好沒有……不过，为什么我感到悵惘？难道是怕生……是改变習慣的結果……还是别的什么？不，是太幸福的緣故！我真軟弱，是不是？饒恕我吧！"

他喊道：

"还来得及！再想想看，你說不定要后悔的。"

她搶嘴道：

"决不！"

然后又靠近他道：

"我怕什么風险？沙漠、深渊、大洋，有你，我就过。我們在一起活下去，就像摟抱一样，一天比一天紧，一天比一天痛快！我們沒有顧虑，沒有困难，什么也攪扰不了我們！我們只有自己，除去你和我，就是你和我，永远这样……說話呀，回答我呀。"

他过一时回答一声："是呀……是呀……"她拿手摸挲他的头髮，老大的眼泪往下淌，可是还用小孩子的声音一遍又一遍

道：

"罗道耳弗！罗道耳弗！……啊！罗道耳弗，亲爱的小罗道耳弗！"

鐘声在响。她道：

"半夜！好，我們明天走！还有一天！"

他站起来要走；他这一动，仿佛就是他們逃走的暗号，爱瑪忽然显出一付快活的模样：

"你拿到护照了嗎？"

"拿到啦。"

"你沒有忘記什么？"

"沒有。"

"你拿稳啦？"

"当然。"

"你在普洛旺斯旅館等我，对不对？……正午？"

他点了点头。

爱瑪最后吻了他一回道：

"好，明天見！"

她望着他走开。

他不回头。她追过去，站在乱草当中，身子弯在水边，喊道：

"明天見！"

他已經来到对岸，快步走进草原。

过了几分鐘，罗道耳弗站住，看見她一身白，仿佛幽灵，在夜晚漸漸消逝，他覚得心扑騰扑騰直跳，唯恐摔倒，連忙靠住一棵树。

"我眞蠢！"

他駡了一句脏話，又道：

“沒关系，她是一个俏皮情妇！”

于是爱瑪的美丽，以及这种恋爱的种种欢乐，一下子又涌到他的心头。起初他还心軟，后来他又恨起她来，指手划脚嚷嚷道：

“因为話說回来，我不能远走高飞，再带一个小女孩子。”

他說这些話加强他的信心：

“再說，麻煩，开消……啊！不，不，一千个不！傻瓜才干这事！”

13

罗道耳弗一回到家，就急急忙忙坐到書桌前面，正好就在墙上胜利品似的公鹿头底下。可是他拿起笔来，想不出話写，只好靠住两个胳膊肘思索。他覚得爱瑪仿佛退到遥远的过去，好像是他方才下的决心把他們忽然隔的老远一样。

为了追回一点她的印象，他走到床头，从衣橱取出一個蓝斯[89]餅干旧匣子，里面平日放着妇女的書信。一股受潮的塵土和雕謝的玫瑰的气味散了出来。他首先看到一条有小暗点子的手絹。手絹是她的；有一回散步，她流鼻血用过。他已經忘記这回事了。旁边有爱瑪送他的小像，犄角統統敲掉了；他嫌她装束不得当，斜眼看人的效果也極其糟糕；他想多看两眼肖像，帮他回忆本人的模样，可是他想起来的爱瑪的面貌，反而越来越模糊，好像活人的脸和画出来的脸，彼此对衬，就这样抵消了似的。最后，他念她的信；信上全是关于他們旅行的解說，簡短、实际、急促，倒像生意人的单子。他希望看看长信、先前的信；罗道耳

弗到紧底找，翻乱所有的信。他在这堆紙张和什物里头，伸手乱摸，七顚八倒，摸出了几把花、一只袜带、一个黑面具、几根别針和几縷头髮——头髮！棕色的、金黃色的；有的挂在鉄片上，开匣子的时候絞断了。

他就这样回忆过去，査看書信的字体和風格；它們和拼写一样錯綜复杂，意思温柔，要不就是愉快、滑稽、憂郁；有的書信要爱情，有的書信要錢。可是有时候，他什么也想不起来。

說实話，这些妇女同时跑进他的思想，互相妨害，仿佛拘在同一爱情水平底下，截长补短，統統变小了。所以右手抓起一把弄乱了的書信，他好几分鐘，看它們瀑布似的往下傾泻，再用左手接住玩。最后，罗道耳弗膩了，困了，又拿匣子放进衣橱，自言自語道：

"簡直扯淡！"

这句話說明他的見解。因为他老于冶游，欢娛在他的心头踏来踏去，好像小学生在学校院子把地踏硬了一样，什么花草也长不出来，妇女經过他的心头，比孩子們还冒失，就連名姓也沒有留下一个，不像他們，还把姓名刻在墙上。他向自己道：

"好，写吧！"

他写道：

拿出勇气来，爱瑪！拿出勇气来！我不希望害你一輩子……

罗道耳弗寻思道：

"其实，眞是这样；我这是为她好；我这人再厚道不过。"

你下决心以前，可也好好兒想过？可怜的天使，你知道我把你拖到什么深渊嗎？不知道，对不对？你滿怀信心，不顧一切，只是相信幸福、未来……啊！我們眞不幸！也眞不懂事！

罗道耳弗写到这里，停住笔，寻找漂亮借口。

我告訴我破产了，怎么样？……啊！不好，再說，这不頂事。过后又要耍这一套了。誰能同这样的女人談的通嗎？

他想了想，續下去道：

相信我，我忘不了你；我将永远对你忠心到底。不过迟早有一天，不用說，这种热情（人間的事注定是这样的）要冷却的！我們会厭倦的。誰知道我会不痛苦万分，看到你有一天后悔，也看自己后悔，因为我是你后悔的原因。单单想到你要难过，爱瑪！我就如坐針毡！忘了我吧！为什么我偏認識你啊？为什么你生的这样美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錯？我的上帝！不，不，怨也只好怨命！

他自言自語道：

“命这个字永远打动人。”

啊！如果你是一个水性楊花的女人的話，像常見的那些女人一样，当然，我就可以自私自利，照眼前的安排做，因为这就不会害你了。你的兴奋作成你的魅力，也作成你的苦恼，我看了固然生爱动怜，令人膜拜的女子，却也妨害你了解我們将来地位的虛伪。我也一样，开头没有多加考慮。我躺在这种理想的幸福的影子里，就像躺在芒色尼耶树[90]的影子里一样，安安逸逸，不管后果有多可怕。

“她也許以为我是舍不得花錢才不出走……啊！管它呐，她爱怎么样想就怎么样想，反正得散伙！”

爱瑪，人世冷酷，我們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我們。你得忍受無礼的盘問、誹謗、蔑視、甚至于侮辱。侮辱你！哦！……而我却要你坐上宝座！而我却在心目中把你看成护符！因为我要亡命异乡，这样来懲罰我带給你的一切禍殃。我走。去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疯啦！永别了！願你永远善良！想着失去你的不幸的男子。讓你的孩子記住我的名字，在祷告的时候再說一遍。

两枝蜡烛芯子直在搖晃。罗道耳弗站起，过去关上窗戶，又回来坐好了，道：

“我看，也就是这些了。啊，添两句話，免的再来找我搗乱。”

你讀这封憂郁的信的期間，我已經走远了；因为我要尽快逃走，免的心思不定，再去看你。不要軟弱！我会回来的；說不定将来有一天，我們会在一起，心如古井，談起我們的旧情。永別了！

最后又来了一个“永別了”，分成两截：“永——別了！”認为十分得体。他自言自語道：

“現在，落什么款好？‘你的最忠心的’……不好。‘你的朋友’？……对，就是它。”

你的朋友。

他又念了一遍信，觉得很好。他带着感情，寻思道：

“可怜的小女人！她要以为我的心腸硬的像石头一样了；应当来几滴眼泪才对；不过我呀，我哭不出来；这不是我的过錯。”

罗道耳弗于是倒了一杯水，沾湿手指，在半空丢下一大滴水，冲淡一个地方的墨水。随后，他封信找印盖，摸到的圖章偏偏就是那顆“心心相印”。

“这不很协調……啊！算啦！有什么关系！”

盖过章，封好信，他吸了三烟斗烟，睡覚去了。

第二天，罗道耳弗起床（下午两点左右：他睡迟了），叫人摘了一籃杏子，信放在紧底，盖上几片葡萄叶，馬上吩咐犁地的吉拉尔，小心在意，送給包法利夫人。他平日就是用这个方法和她通信的，依照季节，送她水果或者打猎得来的野味。他說：

“她要是問起我的消息的話，你就回答，我出远門去了。籃子一定要当面交給本人……去吧，当心！”

吉拉尔穿上新工人服，拿手帕兜住杏子挽了一个結，蹬起他的鉄釘大木底皮鞋，迈开大步，从容不迫，去了永鎮。

他来到包法利夫人家，見她正和全福在厨房桌子上料理一

包要洗的东西。伙計就說：

“这是我們的主人送你的东西。”

她惶惑了，一面在衣袋摸零錢，一面瞪圓眼睛打量农夫，同时他納罕这么一件礼物会使人那样感动，望定了她，也在吃惊。他終于走了。还有全福留在身边。爱瑪憋不住了，跑进厅房，模样像要拿杏子搁过去。她倒翻籃子，抓去叶子，找到書信，拆开了，好像背后起了大火一样，爱瑪惊惶失措，就朝她的臥室逃跑。

她望見查理在里头；他同她說話，她一句也听不見，急急忙忙，繼續走上楼梯，气喘吁吁，慌里慌张，顚三倒四，总拿着那张可怕的信紙，信紙仿佛一张鉄皮，綷綷縩縩，在手里直响。她上到三楼，在擱楼前面站住。門关着。

她这时打算靜下心来。她想起了信；应該念完了信，可是她不敢。再說，到什么地方念？怎么念？人家会看見她的。她想道：

“啊！不，这兒就好。”

爱瑪推开門，走进擱楼。

空气悶热：热气筆直从石瓦下来，压抑太陽穴，阻塞呼吸。她好不容易走到天窗跟前，拔去窗門，打开窗戶，陽光一涌而入，照花了眼。

隔着房頂，就見对面的原野，一望無际。下面广場空空落落，人行道的石子閃閃爍爍，房上風标一动不动，街角有一家二楼传出嗚隆嗚隆的响声，还夹杂一些刺耳的音响。那是畢耐先生在旋东西。

她靠住窗台，拿起信来又念，气的直發冷笑。不过她越用心看信，她越心乱。她恍惚又看見他，听他說話，两只胳膊还摟住他。心在胸脯跳的就像大杠子使劲撞城門一样，不但不匀，而且

一次紧似一次。她向四外扫了一眼，恨不得地陷下去。为什么不死了拉倒？誰拦着她来的？只有她一个人。她朝前走，望着石头道，向自己說：

“跳吧！跳吧！”

明晃晃的陽光，从底下笔直反射上来，裹住她的身体，往深渊拉。她觉得广場土地晃晃悠悠，齐墙凸起，地板向一边傾斜，好像船只前后摆动一样。她站在窗口，仿佛挂在半空，四外一無所有。碧天近在身边，空气在她的空洞的头里流来流去，她只要就势一跳，朝前一縱，也就成了。旋床嗚隆嗚隆，并不中断，活像一个發怒的声音在叫她一样。

查理喊着：

“太太！太太！”

她站住了。

“你在哪兒？来呀！”

想起自己险些死掉，她一害怕，几乎暈倒。她閉住眼睛；有一只手拉她的衣袖，她打顫了：原来是全福。

“太太，老爷等你，湯端上啦。”

必須下楼！必須用飯！

她勉强吃了几口，东西堵着喉嚨。于是她摊开飯巾，仿佛查看补綴好了沒有，而且专心致志，当眞数起上面的綫来了。她忽然想到書信。难道她把它丢了？到哪兒找去？可是她觉得自己一百二十分劳累，就連捏造借口，离开飯桌，也沒有这份心思。而且她变的胆怯起来，害怕查理：毫無疑問，他全知道！說实話，他这几句話就講的古怪：

“看样子，我們有一陣子，要見不着罗道耳弗先生了。”

她顫索道：

"誰告訴你的?"

口吻尖利，他听了感到一点惊奇，搶白道：

"誰告訴我的？是吉拉尔呀。我方才在法兰西咖啡館門口遇到的。他旅行去了，要不，也就快去了。"

她不由抽噎上来。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一来就出門找消遣去，眞的！我贊成。一个人有錢，又是单身汉！——再說，他玩的才欢，我們的朋友！他是一个浮浪子弟。朗格劳瓦先生告訴我……"

女佣人进来，他只好住口不講。

杏子散在擺設架上，全福又全收到籃子里。查理沒有注意太太脸紅，叫她端过籃子，拿起一个咬着，还說：

"啊！好吃極啦！来，嚐嚐。"

他遞籃子給她，她輕輕推开了。他一連在她鼻子底下遞了几回，說道：

"聞聞看，眞香！"

她跳起来道：

"我出不来气！"

可是她使力一掙，这陣痙攣也就过去了。她道：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是神經作怪！坐下吧，吃你的！"

因为她就怕他盘問她，照料她，不离开她。

查理听話，又坐下来了。他把杏核吐在手心，再擱到他的盘子里。

忽然就見一輛蓝色提耳玻里，馳过广場。愛瑪喊了一声，直挺挺仰面倒在地上。

說实話，罗道耳弗經过再三考虑，决計还是到卢昂去。可是由徐赦特去比实，除去永鎮这条路之外，就沒有别的路可走。他

只好穿过村子。天色昏黑，車灯如电，一閃而过。爱瑪借灯亮認出了他。

藥剂师听見医生家乱成一片，跑了过来。桌子連同盘子，統統打翻；酱油、肉、刀子、盐瓶和油瓶，扔了一地；査理連声喊救；白尔特吓的直哭；全福手在哆嗦，給太太解衣服。爱瑪渾身上下都在抽搐。藥剂师道：

"我跑到我的实驗室找一点香醋来。"

随后，她聞着小醋瓶，睜开眼睛，他道：

"我拿稳了有用；死人也一聞就醒。"

査理道：

"說話！說話！醒醒！是我、爱你的査理！你認得我嗎？看，这是你的小女兒；亲亲她！"

小女孩子朝母亲伸出胳膊，想摟她的頸子。但是爱瑪轉开了头，声音一喘一喘的：

"不，不，……什么人也不要！"

她又暈过去了。大家把她抬到床上。

她躺着动也不动，嘴张开，眼皮閉住，手放平，脸白白的，活像一座蜡像。两道眼泪慢慢流到枕头上。

査理直挺挺待在靠里床头，藥剂师站在一旁，保持着人在重要关头应有的思維的靜默。他拿胳膊肘杵了他一下道：

"放心好了，我想危险过去啦。"

査理看着她睡，回答道：

"是的，她現在安靜多了！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她又病下来啦！"

郝麦于是問起發病的原委。査理回答，她正吃杏子，病就突然發作了。藥剂师道：

“怪事！……不过也很可能就是杏子引起昏迷的！有些人对某种气味，生来非常敏感！就病理学和生理学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题目。教士懂得它的重要性，举行仪式，总搀合香料。这也就是麻醉智慧，激發灵光而已，其实，女性比男性脆弱，收效也并不难。有人引証，妇女聞見燒过的鹿角气味、新鲜面包气味……就暈了过去。”

包法利低声道：

“当心吵醒她！”

藥剂师繼續道：

“不光人有这种反常現象，走兽也有。譬方說，你一定知道，有一种花草，学名 nepeta cataria [91]，俗名叫猫兒草，对猫类动物，具有强烈春藥效果；另一方面，不妨举一个我保証确实的例子，柏里都（我的一个老同学，眼下住在馬耳巴呂街）有一条狗，一見人掏鼻烟盒給它聞，就倒在地上抽搐。他常常当着朋友做实驗，在他的居由默树林的别墅。誰相信普通一付催嚏嚏的藥，居然会对四足动物的机构起这样大的破坏作用？眞是奇聞，对不对？”

查理沒有听，信口答道：

“对。”

藥剂师显出一付洋洋自得的神气，笑吟吟道：

“这証明神經系統的不規則現象，数也無从数起。至于嫂夫人这方面，我承認，我一直覚得，屬于眞正的敏感型。所以，我的好朋友，那些自命不凡的方子，我一个也不劝你用，說是对症下藥，其实也就是伤害体气。不，别乱吃藥！注意飲食，就是这个！用鎮靜剂、緩和剂、糖剂就成。然后，也許需要刺激一下想像，你看怎么样？”

包法利道：

“用什么刺激？怎么刺激？”

“啊！問題就在这兒！这正是問題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 [92] 像我新近在报上讀到的。”

但是爱瑪醒了，喊道：

“信呢？信呢？”

大家以为她精神錯乱；从半夜起，她果然精神錯乱了：她的脑神經有了病。

一連四十三天，查理不离开她。别的病人他全不看了，觉也不睡，总在听脉，貼芥子膏，換冷水布。他差玉斯旦到新堡去找冰；冰在路上化了；他差他再去。他約卡尼外先生会診；他派人到卢昂請他的老师拉里維耶尔博士来；他万分焦急，最担心的是爱瑪委靡不振；因为她不言語，听不見，看样子甚至于并不痛苦，——好像她的身体和她的灵魂先前激动够了，現在一同在休息一样。

十月中旬前后，她可以靠住背后枕头，在床上坐起。查理看見她第一次吃一片面包抹果子酱，哭起来了。她有了气力；下午她起来几小时，有一天她觉得大好了，他試着讓她挎起他的胳膊，兜着花园散步。枯落的树叶盖着小径的沙砾；她穿着拖鞋，悠悠走去，肩膀貼紧查理，一直是笑容滿面。

他們这样走到望台一旁，花园尽头。她慢慢直起身子，手放在眼前眺望：她远远望去，朝最远的地方望；但是天边只有几大堆草，在岭上冒烟。包法利道：

“好人，你要累了。”

他輕輕推她走到花棚底下：

“坐到这条长凳上，你就适意了。”

声音沒有力量，她說：

“啊！不，不去那兒，不去那兒！”

她覺得头暈。当天黃昏，病又犯了，而且情形曖昧，显見复杂了。她一时心里难过，一时胸口难过，一时头里难过，一时四肢难过；她添上了呕吐，査理以为这是癌初發的征象。

除此以外，可怜人还愁錢不够用！

14

郝麦先生藥房的藥，他用了許許多多，先就不知道怎么样补报才是；他是医生，固然可以不付錢，但是过分承情，他这方面到底有些难堪。其次就是家里的开消，如今女厨子当家，大的惊人；賬单漫天飞来，生意人閑言閑語，直不满意，勒乐先生尤其糾纏不清。說实話，爱瑪病危期間，后者利用机会，滥开賬单，急忙送来斗篷、旅行袋、箱子两只（原定一只），还有許多别的东西。査理白說他用不着这些东西；商人声势凌人，还口道：全是定貨，他拿不回去；再說，太太知道了，就許妨害身子复元，先生再考虑考虑看；总而言之，他下定决心，宁可起訴，也不放弃权利，收回貨物。査理事后吩咐全福，給他送回商店去；偏偏全福忘了，他愁着别的事，也沒有往这上头想。勒乐先生又討賬来了，一会兒吓唬，一会兒訴苦，逼来逼去，包法利最后只得写了一张半年借据。但是他还沒有在借据上签好名，就起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向勒乐先生借一千法郎。他于是一付窘相，問他有沒有方法弄到这笔錢，又說一年为期，利息听便。勒乐一听这話，跑回商店，取来現款，要他再写一张借据，包法利在这上面写明：来年九月一日，付

清一千零七十法郎，加上先前議定一百八十法郎，正好一千二百五十法郎。这样一来，六分利，外加四分之一佣金，貨物起碼有三分之一可賺，一年下来，他有一百三十法郎横財好發，而且他幷不指望就此結束：借据到期不付，就会延期，于是他的小小資本，在医生家就像在疗养院一样，足吃足喝，有一天，回到身边，肉鼆鼆的，撑破錢口袋。

而且他一帆風順，凡事如意。他和新堡医院訂立合同，由他供应苹果酒；居由曼先生答应他有格尼木尼泥炭矿的股票；他企圖在阿尔格意和卢昂之間再来一班車运，走的更快，票价更低，行李載的更多，这样一来，永鎮的商業完全落入他的手心，不用說，"金獅"的破車也就跟着完蛋。

査理几次問自己，天大的債，来年他拿什么还，左思右想，一筹莫展。求父亲帮助，父亲不会答应；卖东西，他又沒有东西可卖。他一看束手無策，寻思也寻思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反而越想越不愉快，很快也就丢开不想了。他責备自己分心外务，忘了爱瑪，好像他的思想全部屬于这个女人，不往她身上想，等于偸她什么东西一样。

冬季凄楚，太太慢慢悠悠复元，赶上天晴，她坐在扶手椅里，推到窗口，张望广場，因为她如今厭恶花园，那面的活动窗帘一直下着。她要人把馬卖掉；往常她喜爱的东西，現在她样样討厭。她一心似乎只是想着料理自己。她坐在床上用点心，揿鈴叫女佣人来，問湯葯煎好沒有，或者就为和她聊聊家常。菜場棚頂的雪，朝屋里反射过来一片雅靜的白光。过些日子，又是下雨。有些小事，到时必然重复，虽然同她毫無关系，她也仿佛望眼欲穿。最重大的事是"燕子"黃昏来到，女店家喊叫，别的声音回应，伊玻立特在車篷上寻找箱籠，手提灯在黑夜如同一顆星

星。査理中午回来，接着就又出去；五点鐘左右，日落西山，孩子們放学回家，在人行道上拖着木头套鞋，个个拿着尺，一扇又一扇，打窗版鈎子响。

布尔尼賢先生就在这时，过来看她。他問起她的健康，談起一些新聞，劝她信教，娓娓談来，倒也委婉动听。单单看見他的道袍，她就感到安慰。

她有一天，病势危急，以为自己要死，請領聖体。大家在她的房間布置聖事，堆滿藥瓶的五斗柜改成聖壇，全福在地板上撒了一些大丽花，爱瑪这期間，覺得就像有什么强有力的东西，飘过身体，帮她解除痛苦、一切知覚、一切情感一样。她的肉身輕松愉快，不再思想，开始新的生命；她覺得她的灵魂奔向上帝，仿佛香点着了，化成一道青烟，眼看就要融入天上的爱。床单洒了聖水；教士从聖盒取出白餅，送到她的嘴边；她伸出嘴唇，領受救主身体，感到無上的愉悦，停在昏迷的状态。床幃輕輕飘起，环繞四周，如同浮云；五斗柜上点着两枝蜡烛，在她眼里，仿佛耀眼的圓光。于是她又倒下头去，恍惚听見空中仙乐鏗鏘，隐約望見天父坐在碧霄的金座，威仪万千，諸聖侍立两側，拿着綠棕櫚枝子，只見天父摆了摆手，就有火焰翅膀的天使飞下地来，伸出两只胳膊，托她上天。

这种壮丽的景象，留在她的記忆，就像难得梦見的最美的梦一样；現在感覚繼續存在，她努力追寻，味道照样隽永，不过不那样瀰漫心灵。爱瑪一向好胜，如今終于領会基督的謙逊精神，心平气和，体味凡事退讓的愉快，欣賞意志在內心摧毀，騰出一片空地，迎接上天怜愍。原来幸福之外，还有更大的福祉，还有一种爱，凌駕世俗之爱，不間断，不結束，永远增长！希望給她带来幻境，她隐約看見她憧憬的極乐世界，浮游半空，和天成为一体。

她愿意变成一位聖者。她买念珠，她戴符咒；她希望床头挂一个鑲翡翠的聖骨匣，每天夜晚吻着。

爱瑪这些心情，堂长看成奇迹，惊异不止，虽然他也嫌她的信仰热心过分，有一天可能走入邪道，甚至于狂悖违时。但是这些事，自己不太了然，掌握不住，所以他写信給主教的書商布拉尔先生，請他寄下“一些大作，供一位絕頂聪明的女子讀”。書商漫不經心，就像給黑人寄銅铁器皿一样，把当时流行的善書，不管三七二十一，統統寄了过来。其中有問答手册、像德·麦斯特[93]先生那样口气傲慢的布道小書、还有一些类似小說的东西，玫瑰紅封皮，風格近甜而俗，不是初級修道院学生詩人的手笔，就是洗心革面的所謂女作家的手笔，例如《三复斯言》、曾得各种奖章的德……先生写的《社交男子拜倒瑪利亚脚边》、少年讀物《伏尔泰的謬論》等等。

包法利夫人的智力沒有完全恢复，还不能認眞讀書；再說，她看这些書，也未免过于急促。她嫌教条苛細；她厭恶論战文字高高在上，攻击她不認識的那些人，毫不容情；宗教气息浓厚的世俗故事，在她看来，根本就不了解人生，她原来希望看到眞理的具体事实，但是这样一来，她反而不知不覺离开了眞理。可是她照样坚持下去，甚至于書离开手，一个純潔的灵魂可能感到的最优美的正当忧郁，她也以为自己有了。

至于罗道耳弗，她已經不思念他了，他停在她的心灵深处，比一位国王的木乃伊尸体在陵墓还要尊严，还要安静。这伟大的爱情如同加了防腐香料一般，散出一股气味，透过一切，甚至于她愿意在里面过活的聖潔空气，也香噴噴的，有了柔情蜜意。她从前恋奸心热，甜言蜜語，唧唧噥噥，說給她的情人听，如今她跪在哥特式跪凳上，一絲不走，向救主重复。她这样做，为了滋

生信念。可是不見天上有任何快乐来到心头，她又站了起来，四肢疲倦，影影忽忽，覚得像是上了大当。她想，她这样苦心向道，一定会有好报。于是爱瑪自負信教心誠，拿自己和过去那些命妇相比，她先前对着一付拉·法里耶尔的画像，曾經緬想她們的光荣来的：她們显出不可一世的庄严气象，曳起长袍的花团錦簇的后摆，謝却荣华，遁入寂門，把一顆受伤的心的怨望，都凭眼泪，傾泻在基督脚前。

她于是大行善事。她給穷人縫衣服，給产妇送木柴；查理有一天回来，看見三个無賴汉坐在厨房喝湯。她生病期間，丈夫把小女兒送到奶媽那边照管，她如今又接回家来。她想教她認字；白尔特再哭，她也不發脾气。她打定主意凡事退讓，一概寬容。随便什么事，她說起来，也充满了理想的詞句。她問她的小女兒：

"我的天使，你的肚子还疼不疼？"

婆婆無話可說，除非也許嫌她家事不理，一味給孤兒編織衣服。但是老太太在家吵嘴受气，却也喜欢兒子这边清静，她一直住到复活节，免的回去听包法利老爹挖苦，他不管斋戒不斋戒，每逢星期五，就要香腸吃。

婆婆判事正确，举止端庄，給了爱瑪一点力量。除去婆婆作伴之外，她几乎天天有人相陪。其中有朗格耳瓦夫人、卡隆夫人、都柏洛意夫人、杜法赦夫人；还有善心的郝麦夫人，两点到五点，一定看她来，从来不肯相信任何关于女邻居的閑話。小郝麦們也来看她；玉斯旦陪他們来，一同上楼，走进她的房間。他站在門边，不言不語，安安静静。包法利夫人常常不在意，当着他梳头打扮。她猛一摇头，先取下梳子；他头一回看見她这一圈一圈的黑头髮散开，全部下来，一直搭到膝盖，仿佛忽然走进什么新奇的世界，富丽堂皇，吓坏了这可怜的孩子。

爱瑪当然不注意到他的默默的殷勤和他的懦怯。她一点也沒有想到，花容月貌，風魔人心，爱情走出她的生命，却又来到近旁，穿着粗布衬衫，在这少年的心头跳动。而且她如今凡事漠不关心，言辞亲热，目光冷淡，姿态多变，人就区别不出自私和慈悲、恶行和美德。譬如有一天黄昏，女佣人請假出去，期期艾艾，寻找借口，她先在生气，忽然問道：

"你眞就爱上了他？"

全福脸紅了。她不等全福回答，就显出一付憂悒的神情，說下去道：

"好，快跑！开心去吧！"

开春前后，她不听査理劝說，叫人前前后后，把花園翻騰一过。査理見她終于有了振作的意思，倒也高兴。她一天比一天見好，也就一天比一天振作。在她养病的期間，奶媽罗莱女人，毫無忌諱，带了两个奶孩子，經常待在厨房，另外还带一个寄居的孩子，吃起飯来，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她先想办法把她撵走，然后摆脫郝麦一家大小，再陆續辞謝众人的看望，甚至于教堂，她去的也不怎么勤了。藥剂师大加称道，当时表示好感，就对她講：

"你先前有点迷过了分！"

布尔尼賢先生，像往常一样，上过教理問答，每天必来。他喜欢待在外边"林蔭中間"，吸吸新鮮空气：他这样称呼花棚。査理正在这时回家。他們覚得天热，一道喝着新苹果酒，預祝太太完全康复。

畢耐也在，就是說，还要靠下，背靠着望台墻，打捞螂蛄。包法利請他喝酒，开罐子他完全在行。他望了四外一眼，心满意足，一直望到天边，然后道：

“应当象这样，在桌子上拿直瓶子，绳子剪断以后，一点一点拔软木塞，轻轻地，轻轻地，就象人在饭后开塞测水一样。”

但是在他讲解中间，苹果酒常常溅了他们一脸，于是教士格格笑着，重复一遍这句趣话道：

“好酒打眼[94]！”

他的确是一个老好人，甚至于有一天，药剂师劝查理带太太散散心，到卢昂剧场去听有名的男高音拉嘉尔狄，他也并不大惊小怪。郝麦见他默不作声，反而诧异了，问他有什么意见。教士讲：在他看来，音乐不象文学那样伤风败俗。

但是药剂师为文学辩护。他认为戏剧有益，不但责难偏见，而且利用娱乐，启迪道德。

“布尔尼贤先生，‘在笑中移风易俗’[95]！例如，看看伏尔泰大部分的悲剧；他用巧妙手法，把哲学见解撒在戏里，因而这些悲剧就成了人民在道德上、外交上，真正受教育的地方。”

毕耐道：

“我从前看过一出戏，名字叫《巴黎的野孩子》[96]，里面有老将军那么一个人物，简直妙绝！一位少爷勾引一个女工，挨了他一顿教训，女工后来……”

郝麦继续道：

“当然，有坏文学，就象有坏药房一样；不过，不问青红皂白，一笔抹杀最重要的艺术，我觉得是一种蠢行、一种过时的想法，可憎可恨，不亚于那些监禁伽利略的时代。”

堂长反驳道：

“我知道，世上有好作品、好作家；可是不分男女，聚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房间，陈设浮华，人又打扮得妖形怪状，搽粉抹胭脂，点着灯，嗲声嗲气，结局必然使人想入非非，心思不正，受到非礼

的誘惑。至少聖父們[97]全这样説来的。”他忽然換成神秘的声調，同时大拇指搓着一撮鼻烟，接下去道：“总之，教会譴責戏剧，有譴責的理由，旨令下来，我們就該服从才是。”

藥剂师問道：

“教会为什么驅逐演員出教？因为他們从前曾經公开参加宗教仪式来的。是的，他們在唱經堂当中搬演叫做聖迹剧的一类鬧剧[98]，戏里一来就奚落礼法。”

教士作声不得，只好嘆气了事。藥剂师繼續道：

“这像《聖經》一样；里头……你知道……不止一个地方……挑逗人心……簡直……色情！”

他見布尔尼賢先生做了一个恼怒的手势，就説：

“啊！你同意吧，这不是一本女孩子应該看的書。我会难过的，我要是看見阿达莉……”

教士不耐煩了，喊道：

“可是劝人讀《聖經》的是耶穌教教徒，不是我們天主教教徒！”

郝麦道：

“不管怎么样，一种精神娛乐，無害于人，而又劝善懲恶，有时候甚至于还对衛生有益，到了我們今天这个光明的世紀，还有人执意禁止去看，我覺得可怪。不是嗎，博士？”

医生的想法不是一样，然而不愿意得罪人，就是什么想法也沒有，所以勉强回答了一句：

“还用説。”

談話似乎結束了，但是藥剂师覺得不妨最后再踢一脚：

“我就認識有些教士，俗家打扮，去看舞女跳蹦。”

堂长道：

"瞎扯！"

"啊！我就認識！"

郝麦一字一頓，重复道：

"我——就——認識。"

布尔尼賢逆来顺受，只好道：

"好吧！他們不对。"

藥剂师喊道：

"家伙！他們还有別的花样！"

教士站起来道：

"先生！……"

同时眼睛冒火，連藥剂师也害怕了，声調放柔，解释道：

"我不过是說，寬容才是使人信教的最稳当的方法。"

老实人又坐下来，讓步道：

"这話对！这話对！"

但是他只待了两分鐘就走了。他一走开，郝麦就向医生道：

"这就叫做斗嘴！你看見的，我老实不客气，咬了他几口！……話說回来，听我的話，带太太去看看戏吧，那怕单为你这一輩子，气死一回一只这样的黑老鴰[99]，也是好的！要是有人能替我的話，我願意亲自陪你們走走。快！拉嘉尔狄只演一場；英国出高薪約定了他。据說，很有两下子！發了大財！他随身就带三个姘头、一个厨子！大艺术家个个拿錢不当錢花；他們需要生活放蕩不羈，刺激刺激想像。临了他們死在救济院，因为他們年輕的时候，不懂得攒錢。好，祝你晚飯用的好；明天見！"

看戏这个意思，很快在包法利心里生了根，他沒有多久就說給太太知道。她起初反对，理由是疲倦、麻煩、花錢；但是出乎意外，查理幷不讓步，他以为看戏散心，对她有好处。他看不出有

什么不方便；他已經不指望母亲給他們匯錢了，可是还匯了三百法郎来；眼前的債又不怎么大，勒乐先生的借据离到期还远，不必为这耽心。尤其是，查理以为她不去看戏，只是为了他好，更坚持要去了；她最后經不起再三麻煩，只得答应。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他們上了“燕子”。

藥剂师随时可以离开永鎮，不过他自以为有事在身，离开不得，所以看見他們走，边嘆气边道：

“好，一路平安！你們眞有福气！”

随后看見爱瑪穿一件有四道滚花的蓝緞袍，就説：

“你标致的活像一朵鮮花！你要轟动卢昂啦。”

驛車停在报如瓦新广場的紅十字旅館。这家客店类似內地所有关厢的客店，馬棚大，臥室小，站在屋里往外望，就見院子当中，放着推銷員的輕便馬車，渾身是泥，母鷄在車底下啄荞麦吃。舒舒服服的老屋子，虫蛀的木栏杆，冬季夜晚風吹着，嘎吱直响；里头总住滿了人，喊叫喧天，要东要西；黑飯桌子粘粘的，沾滿了光荣酒；蒼蝇叮黃了厚玻璃窗；潮湿的飯巾，斑斑点点，都是坏酒印子。客店总有乡村气息，好像田庄的伙計穿上过节的衣服一样，靠街来一座咖啡館，田野那边有一所菜园。查理一下車就去了剧場。他分不淸花楼和楼座、前厅和包厢，請教完了，还是莫明其妙，票房請他去問經理室，回到客店，又去剧場，这样来回跑了几趟，从剧場到馬路，跑熟了城南城北。

太太买了一頂帽子、一付手套、一把花。先生直怕錯过开場戏；他們来不及喝湯，就赶到剧場門前。門还关着。

15

群众站在栏杆当中，靠墙排成两行[100]。邻街拐角地方，大幅广告写着奇形怪状的字体："吕席·德·拉麦尔穆尔[101]……拉嘉尔狄……歌剧"等等。天晴气暖，汗流进鬈鬈的头发，人人掏出手絹揩紅額头。有时候，对河吹来一陣热風，輕輕吹动小咖啡館門边細布帐子的外沿。但是再往下去，冷气袭人，發出脂肪、皮和油的味道，就又覺得凉了。这是大車街的气味，一街都是黑洞洞的大貨栈，大桶在里头滚来滚去。

爱瑪怕人笑話，要在进去以前，先到碼头散散步。包法利小心翼翼，手捏住戏票，插在褲袋里，頂住他的肚皮。

她一进过厅就心跳，看見群众急急向右，走进另外一条过道，自己却踏上包厢的楼梯，不由眉飞色舞，有了笑容。門寬寬的，挂着幔子，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推开了門，覺得快乐。夹道的灰塵气味，她使劲往里吸。她坐在包厢里，微微前俯，瀟洒自若，宛然就是一位公爵夫人。

剧場眼看要滿。有人取出望远鏡；长期观众，彼此望見，互相致敬。他們推銷貨物，憂心忡忡，虽然来向艺术寻找消遣，但是并不忘記生意，談的照样是棉花、酒精或者蓝靛。其中有些老人，脸上沒有表情，模样安詳，灰白头髮，灰白皮膚，好像銀質奖章，包着一層鉛汽，失了光澤一样。包法利夫人往下望，欣賞前厅一些美少年：他們洋洋自得，背心領口露出玫瑰紅或者苹果綠領带，黃手套綳紧手掌，身子靠住金头手杖。

乐队席的蜡烛点亮了；天花板的蜡烛台也放下来，上面的小

玻璃片光芒四射，剧場忽然显出一番快活气象。乐师接着魚貫而入，先是低音嗚隆，跟着又是小提琴吱喳，小銅角滴滴达达，长笛和短笛啲啲唔唔，乱响了一大陣。但是舞台上連响三声，定音鼓咚咚敲了起来，接着就是銅乐合鳴，幕升上去，露出一片風景。

这是一座树林的十字路口，左边有一道噴泉，噴泉上面横着一棵橡树。农民和領主，肩膀搭着苏格兰式斗篷，不分貴賤，一同唱着猎歌；随后上来一位队长，朝天伸出胳膊，呼吁恶魔下凡；又来了一位；他們一走，猎人們就又唱起歌来。

她回到童年的讀物中間，活在司各脱的氛围里。她隐約听見苏格兰風囊笛的声音，透过浓霧，飘过映山紅，往复回环。她有传奇的底子，容易了解唱詞，一句又一句，跟着唱詞往下听。她那些朦朧的回忆，經不起音乐急吹猛打，沒有多久，也就不知去向。她随着旋律摇曳，覺得自己上下震动，就像提琴的弓弦在拉她的神經一样。服装、風景、人物、还有人一走过就震动的画出来的树木，五光十色，她就不暇应接；小絨帽、斗篷、宝剑：所有这些想像物事，在音乐之中动蕩，就像在另一个世界的气氛之中一样。但是一个年輕女子走向前来，拿錢包丢向一个穿綠衣服的盾士[102]。然后舞台上留下她一个人，就听見一只长笛在响，仿佛泉水潺湲，或者飞鳥啁啾。呂席神色严肃，唱着她的G大調短歌；她抱怨爱情，希望生长翅膀。爱瑪同样希望离开人生，在相抱之中飞逝。忽然就見艾德嘉尔·拉嘉尔狄出現了。

他的膚色蒼白，光采奕奕；一般說来，南方热情民族有了这种皮膚，看上去活像大理石雕像一样尊严。一件棕色紧上身裹着他的壮实的腰身；左臂挂着一把雕鏤的小刺刀。他露出一口白牙，同时旋轉眼睛，懨懨無力，仿佛爱情上受尽折磨。据說一位波兰公主，有一天黃昏，听見他在比阿里次海滨[103]唱着歌修理

小艇，爱上了他。她为他抛弃一切。他丢了她，另爱别的女人：爱情上的名气越發提高他艺术上的声誉。擅长外交手腕的戏子，甚至于留意广告，經常添上一个詩意的句子，夸耀自己形象动目，心灵善感。一条好嗓子、一顆冷静的心，体質多于理智、夸张多于詩意，作成这位有理髮师与斗牛人气息的江湖艺人的叫座本錢。

他一进場就激起观众的热情。他拥抱吕席，离开了，又走回来，像是难过到了極点。他一时暴怒，一时又無限温柔，唱挽歌似的呻吟；他光着頸項，音符从里面逃出来，一个又一个，不像嗚咽就像吻。爱瑪看他，身子向前，指甲抓挠包廂的絲絨。这些抑揚动听的哀歌，伴奏的低音提琴加以延长！就像狂風暴雨之中，翻了船的人呼救一样。她不但心里充滿这些哀歌，而且根本就和种种沉醉、种种焦虑相熟，她从前险些死在这上头。女音在她听来，似乎只是她的內心的回声；她着迷的形象，也似乎只是她的生命的某一部分。可是世上就沒有人这样爱过她。他們末一夜晚，月光溶溶，互相說起：“明天見！明天見！……”他就不像艾德嘉尔哭的这样伤心。剧場一片贓好的声音；末一节全部又唱了一遍；一对情人說起他們坟上的花、誓言、流放、恶运、希望，唱到最后告别，爱瑪尖叫起来，和煞尾的音乐响成一片。包法利問道：

“这位貴人为什么欺負她？”

她回答道：

“不对；他是她的情人。”

“可是他賭咒复仇，害她一家人，而另一位、方才来过的那一位，又說：‘我爱吕席，我相信她也爱我。’再說，他和她的父亲，胳膊挎胳膊，一道走出去。因为那是她的父亲，那个丑矮子，帽子

插一根鷄毛，对不对？”

临到宣叙調二重唱，吉尔拜尔特对他的主人阿实屯講起他狠毒的策略，查理看見欺騙呂席的假訂婚戒指，爱瑪左解說，右解說，他还是說成艾德嘉尔送来的爱情紀念品。他承認他听不明白故事，——由于音乐的緣故；对話不大听得出来。爱瑪道：

“有什么关系？別說啦！”

他俯向她的肩膀，接下去道：

“原因是，你知道，我喜欢了解透徹。”

她不耐煩道：

“别說啦！别說啦！”

呂席一半靠住侍女們，走向前来，头上戴一頂橘花冠，脸色比她的白緞袍子还白。爱瑪想起她的大喜日子，恍惚又看見自己在麦田当中，沿着小径，走向教堂。为什么她当时不像呂席，又是拒絕，又是哀求？正相反，她当时兴高彩烈，根本不領会她在投入深渊……啊！在她如花似月的年龄，未曾跌入婚姻的泥淖，陷进通奸的幻灭之前，她要是能把終身許給一位心地坚定的伟大的灵魂，而貞操、恩情、欢愉和責任也集于一人之身，她决不至于从那样高的幸福上头摔了下来。毫無疑問，这种幸福只是一种謊言，編排出来，安定人心的。艺术夸大的热情，她如今知道何等渺小了。于是爱瑪努力不朝这方面想；表現她的痛苦的搬演，她一意看成游戏之作，仅供耳目之娱，她甚至于看不上眼，兜起怜愍的心思，暗自好笑。这期間就見舞台紧里，絨門帘底下，走出一个披黑斗篷的男子。

他做了一个手势，他戴的寬边西班牙式帽子就掉下来了，乐器和歌手馬上开始六重奏。艾德嘉尔大怒之下，声音分外嘹亮，压倒全場；阿实屯音調低沉，唱着凶話激他；呂席尖声訴苦；阿尔

色閃在一旁，用中音歌唱；牧师的上低音，唔咿唔呀，好似一只風琴；侍女們的声音，合唱一般重复他的語言，十分悦耳。他們全都站在一排比手势，半张着嘴，同时傾吐憤怒、报复、妒忌、恐怖、慈悲和惊惧的語言。情人气忿不过，拔出宝劍揮舞；胸脯一动，花边領披就跟着上下起伏；他迈开大步，左走走，右走走，軟皮靴在踝骨地方开口，朱紅刺馬距打着地板直响。她心想他的爱情一定用之不竭，才会这样向群众大量傾泄。她充满了角色的詩意，揶揄的心思完全不見了；通过人物的創造，她对演員本人發生好感，試着想像他的生活——那种轟动远近、世間少有的輝煌生活，机緣湊巧，她就許也能过它一过。这样一来，他們就会相識、相爱了！她同他在一起，游遍欧洲的王国，一个京城又一个京城，分享他的疲劳和他的驕傲，拾起那些朝他丢过来的花，亲自刺綉他的服装；然后每天夜晚，坐在包厢紧里，待在金栅栏后面，如醉如痴，領会这只为她一个人歌唱的心灵的傾訴；他在舞台上也边演边望她。但是她起了一种怪念头：他如今就在望她，一定的！她真想扑进他的胸怀，避到他的气力底下，如同避到爱情的肉身底下一样，对他說，对他喊："把我搶走，把我带走，一同走！我是你的，你的！我的热情、我的梦想，全归你有！"

幕落了。

煤气灯的气味和呼气混在一道；扇子的風反而增加空气窒悶。爱瑪想出去走走；群众拥在夹道，堵住了路；她倒进扶手椅，心跳的气也喘不过来。查理怕她暈倒，跑到茶食部，給她弄一杯杏仁露喝。

他費了老大气力，回到原来地方；因为他两只手捧着杯子，走一步路，都有人碰他的胳膊肘，甚至于有四分之三，他倒在一位穿短袖袍子的卢昂女人的肩膀上。她覺得冷水往腰里流，叫

的活像一只孔雀，如同有人杀她一般。丈夫是一个开紗厂的，对笨蛋大發脾气。她拿手絹揩着她的樱桃紅的漂亮緞袍的水漬，他粗声粗气，唧唧噥噥，說起賠償、开支、归还这些字眼。查理好不容易来到太太身旁，喘着气道：

"家伙！我以为我过不来了！到处是人！……是人！……"

他接下去道：

"你猜我在高头遇到誰？賴昂先生！"

"賴昂？"

"正是！他这就过来看你。"

他才說完話，永鎮旧日的練習生就进了包厢。

他伸出手来，貴人一样爽快；包法利夫人不由自己，也伸出了手，不用說，由于一种更强有力的意志的吸引。自从春季那天黄昏，雨打着綠叶，他們站在窗边道别以来，她沒有再碰到这只手。可是她很快就想到不該这样出神冷場，努力从回忆之中提出自己，期期艾艾，說起一些簡短的字句：

"啊！你好……怎么！你也在这兒？"

第三幕开始了，后厅有人喊道：

"别說話！"

"你又回到卢昂啦？"

"是的。"

"什么时候回来的？"

"出去講話！出去！"

大家朝他們望，他們只好住口。

但是从这时候起，她就听而不聞了；来宾的合唱、阿实屯和他的跟班的場面、伟大的D大調二重唱，在她看来，都离的很远，就像乐器不够响亮，人物退到远处一样。她想起藥房斗牌、去奶

嫣家散步、花棚底下讀書、爐边談話、那可怜的恋愛，又安靜，又悠长，又矜持，又温存，然而她全忘光了。他为什么回来？是什么机緣，他又走进她的生命？他站在背后，肩膀靠住板壁，鼻孔的热气正好下来进了她的头髮，她不时感到一陣顫栗。他朝她弯过身子，凑近了，髭尖拂着她的脸蛋，問道：

“你愛看这个？”

她信口应道：

“我的上帝，不！不怎么愛看。”

他听見这話，提議到剧場外头飲冰水去。

包法利道：

“啊！别就走！待下来吧！她的头髮散开啦，看样子要成苦戏。”

但是愛瑪对發瘋的場面不感兴趣，她嫌女歌手的表演过火，轉向正在听戏的査理道：

“她叫的太厉害。”

他回答道：

“是的……也許……有一点。”

他一方面覚得眞有意思，一方面又尊重太太的意見，説起話来，未免模棱两可。賴昂接着就嘆息道：

“这兒热的……”

“就受不了！眞是这样。”

包法利問道：

“你热的难过？”

“是啊，我出不来气；我們走吧。”

賴昂先生拿起她的长花边披肩，輕輕放在她的肩头。他們三个人走到碼头，坐在一家咖啡館外面的空地上。起初談她的

病，爱瑪不时打断查理的話，她說，怕賴昂听了膩烦。后者告訴他們，他来卢昂，在一家大事务所熟習两年，因为人在諾曼底处理業务，和巴黎大不相同。他接着問起白尔特、郝麦一家大小、勒福朗絲瓦太太；他們当着丈夫，沒有多少話講，談話不久也就断了。

有些人看完戏，走过人行道，不是哼唧，就是乱喊：“美丽的天使、我的吕席！”于是賴昂表示他是行家，談起音乐。他看过唐比里尼、吕畢尼、派尔席阿尼、格里西[104]；拉嘉尔狄同他們一比，虽然热情奔放，也就不值一文了。查理一小口，一小口啜飲冰鎮甘蔗酒，打断道：

“不过人家講，他末一幕特别好。我后悔沒有看完就走，因为我开始覺得好玩起来。”

練習生接下去道：

“其实，他不久还要再演一回。”

但是查理回答，他們明天就走。他轉向太太，又道：

“除非是你願意一个人留下来，我的小猫？”

年輕人想不到有这样一个机会迎合他的希望，改变策略，恭維拉嘉尔狄末一幕的成就。簡直是出神入化，难以言传！查理一听这話，坚持道：

“你星期天回去。好，决定了吧！你只要覺得对你有一点点好处，你就不該不看。”

可是周围的桌子撤空了，过来一个伙計，意在言外，站到他們旁边。查理明白是催他們走，掏出錢包；練習生拉住他的胳膊，甚至于沒有忘記外賞两枚銀幣，得朗朗丢在大理石桌面上。包法利呢喃道：

“眞的，你不該付……”

練習生做了一个無所謂而又亲热的手势，拿起他的帽子：

“明天六点鐘，講定了，是不是？”

查理依然說起他不能久离，不过爱瑪沒有理由不……

她显出一种奇怪的微笑，期期艾艾道：

“原因是……我不太知道……”

“好吧！你再想想看，睡上一夜，看好了，你就改了主意了……”

然后轉向陪伴他們的賴昂：

“你如今回到家乡了，我希望，你随时会来舍下用用便飯吧？”

練習生說他会打扰的，而且事务所有一宗業务，他也非去永鎮不可。他們在聖·艾尔柏朗夹道前面分手，礼拜堂的大鐘正敲十一点半鐘。

---

1 方济各是意大利天主教一个支派，一五七三年，传入法国；教士的風帽宽而又尖，异于寻常，又称風帽教士(capucins)。

2 昂代耳河(Andelle)流入塞納河。利鵝河有人認为就是克洛封(Crevon)。

3 柏賴(Bray)地区在塞納河以北，荀以东。农产情况，大致和荀地区相同。新堡是它的政治中心。永鎮寺有人認为就是利(Ry)，在柏賴地区南端、首邑卢昂以东。

4 阿尔格意(Argueil)森林在永鎮寺(利)东北，約十五公里距离。有人認为就是聖·代尼(Saint-Denis)。

5 諾曼底应当是高·諾曼底(Haute Normandie)，指塞納河以北地带、实际也就是塞納河下游州而言。河以南地带为低·諾曼底(Basse Normandie)。

法兰西島(Ile de France)雄踞塞納河中游，首府巴黎，河心有小島，古时以法兰西为名，衍成法兰西国家的發祥地。

6 福朗德(Flandre)是法国西北沿海、比利时和荷兰一部地域的統称。

7 为了蒸餾苹果酒。

8 羊齿草晒干，可以做藥材。

9 极端反动的查理十世在位(1824—1830)期間，年久失修的教堂，大都有

了翻修的机会。

10 爱奥尼亚圆柱以典雅著称，但是半圆穹窿是罗馬建筑特征，和希腊神庙風格并不相干。

11 高卢公鷄是法国国徽之一，大革命时代，用作軍旗标志，一八三〇年，代替百合花（旧王国国徽），成为国徽。拿破仑三世即位，取消不用。

一八一四年，路易十八复辟，訂立約法，后来沒有实行；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路易·腓立普即位，加以修改，宣誓"遵守"約法。

12 '郝麦（Homais）这个名字，来自郝莫（homo），意思是'人'。'作者有这样一条札記，見于《包法利夫人》新版本一一一八頁。

13 孟加拉分隶印度和巴基斯坦，烟火具有各种顔色。

14 維希（Vichy）在法国中部，以矿泉水著名。

塞尔（Seltz）在德国南部，以矿泉水著名，不过应市的多屬人工汽水。

巴顿吉（Barèges）在法国西南部，邻近西班牙，以硫磺泉水著名，治各种皮膚病。

拉斯巴意（Raspail；1794—1878）是法国政治活动家，后来研究人体寄生虫，配藥水医治。不过这是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事，在小說这段期間，他还沒有配出藥水来。而且当时人把他看成政治上可疑的人物，郝麦不見得会代銷他的藥水。

健身粉（racahout）有滋补作用。

达尔塞（Darcet；1725—1801）是法国化学家，兼著名医生。

罗纽（Rognault；1810—1878）是法国物理学家兼化学家。

15 一八三二年初夏，欧洲霍乱盛行，三个月內，仅巴黎就死了两万人。

16 波兰人指亡命法国的难民，由于一八三〇年革命失败，逃到国外。

里昂水灾在一八四〇年。

17 什一税是天主教规定教民繳納的稅款数字，合教民收入十分之一，大革命期間，一七九三年，政府通令废除，教会少了这笔庞大收入。

18 《薩伏衣教务协理的信仰宣言》，見于卢梭的小說《爱弥兒》（1762）第四卷。

"八九年"指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發的第一年；"原則"指"人权宣言"，第十条宣布信仰自由。

19 参看《旧約》《約拿書》（Jonah）第一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待了三日三夜。"

20 攝氏表三十度，等于列氏表二十三度，等于华氏表八十七度。

21 兽粪含有阿蒙尼亚，但是不足以左右空气，而且同电化合，成为氮气，更不正确。

22 《守护天使》(L'Ange gardien) 是当时一首流行歌曲，作曲者是杜尚惹夫人 (Duchanhge; 1778—1858)。

23 德里耳 (Delille; 1738—1813) 是法国詩人，风格、內容近似拉馬丁，在当时很有名气。

24 布的边幅，質料較坚，顏色不同，有些人用来編成鞋面。

25 花領箍(fraise)是十六、十七世紀一种圓蓬蓬的褶褶領飾。

26 風月 (ventôse) 是大革命时代共和国的六月，从二月十九日到三月十九日。

27 根据高盖 (Alfred Colling)的注解：共和国十一年的法律，对冒名行医的懲处相当寬大。管这种事的，不是王家检查官，而是州长。

28 爱瑪看重这个名字，不是由于它的本义"农夫"，而是由于它給她带来强壮和浪漫的啓示。公元四世紀，有一个殉难的基督徒，叫这个名字。他是一个軍官，小亚細亚人，传說在北非洲除过一条有害于民的恶龙。許多地方把他奉为护聖，英国即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很受英国影响。

29 嘉耳徐安德 (Galsuinde; 532左右—568) 是西班牙哥特王国的公主，嫁給法兰克国王石耳派立克 (Chilpéric)，在卢昂举行婚礼，不久就被丈夫縊死。

意色(Iseult)是中世紀故事詩"特里斯唐与意色"(Tristan et Iseult)的女主人公。

莱奥卡狄(Léocadie)是西班牙一个女基督徒，三〇四年殉教。

30 天主教历書紀念死难的信徒，每天一个聖者，注明名字，可供参考。

31 瑪德兰 (Madeleine) 旧譯"抹大拉"，是地名，全名应当是"抹大拉的馬利亚"，后人把抹大拉用成人名。《路加福音》第八章："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她不是一个"有罪女人"，一般人錯把她看成第七章說起的抹香膏女人，"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32 伊尔瑪 (Irma)是一部同名通俗历史小說的女主人公；小說是早期浪漫主义(1830年以前)的产物。

33 阿达莉 (Athalie) 是十七世紀古典主义悲剧家拉辛的同名杰作的女主人公。她是公元前九世紀犹太国的女王。

34 指教士而言，日常头上戴一頂黑瓜皮帽。

35 白尔特 (Berthe) 的字义是"明亮"，来自日耳曼語言。这个名字常見于早

期法国历史。最著名的是查理曼大帝的母亲"大脚白尔特"。中世纪关于她的传说很多。

36 «好人们的上帝»(Le Dieu des bonnes gens) 是贝朗瑞的作品，每节叠句是："手里拿着酒杯，我快快活活把自己交给好人们的上帝。"

37 圣事 (sacrement) 共有七条。

38 «众神之战»(La Guerre des dieux) 是法国诗人巴尔尼 (Parny; 1753—1814)的作品 (1799)，叙述基督教战胜外教，语多嘲讽，信徒认为侮辱。

39 根据«包法利夫人»新版本(二六九页)，作者紧跟着有一句话解释："这是圣母产后需要养息的时间"，就是从圣诞节 (十二月二十五日) 到圣母节 (二月二日)。这里指一般产妇需要养息的时间。

40 «马太·朗斯拜尔格» (Mathieu Laensberg) 是一本万宝全书式的历书，从一六三六年起，通行民间，十九世纪中叶，有新历书代替。

41 南京布，浅黄发亮，当时法国人喜欢用作夏装，特别是裤子、背心一类衣服，郝麦在第八章就穿这样一条裤子。

42 根据«包法利夫人»新版本 (二七二页)，我们知道："到了夏季，河有一点浅，在岸低的地方和花园墙之间，踩出一条人带牲口到牧场吃草去的小路；花园是砖墙，筑成望台，靠近水边，全有一个栅栏门。"

43 "三十一"是扑克牌一种玩法：五十二张牌，人数不拘，三十一点最大。

"调换"(écarté)是一种两个人玩的扑克牌，三十二张牌，从国王到七，每人五张，得对方允许，可以换牌。

44 «画报» (L'Illustration)是一种周刊，一八四三年创刊，以图画说明政治以及一般社会活动。

45 皮艾罗 (pierrot) 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小丑，十八世纪常在欧洲舞台出现。

46 卢斗(Routot)在卢昂西南，属欧尔(Eure)州。

47 阿尔及利亚围巾是直道道，多色，光彩夺目。

48 指棺材而言。

49 小口袋 (Sachette) 是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的人物，是一个穷无所归的隐修妇女，所以才有小口袋(隐修教士的一种民间称呼)的别名，见于第六卷第三章："她亲自喂奶，拿她仅有的被单给她做尿布；如今她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

50 波莱(Pollet)在第厄普之北，分据河口。

51 拉巴(rabat)是教士道袍前胸领口底下一种装饰：一小幅黑布，分成两个相

等的方形，四周滚一道小白边。

52 馬洛默 (Maromme) 鎮，在卢昂西北。"蒙·立布代"是諧音双关語：一个意思是"我的立布代 (mon Riboudet)"，指小孩子而言；一个意思是"立布代岭 (Mont-Riboudet)"，指卢昂西郊的小山而言。

53 牛誤吃螢等綃翅类小虫，腸腹絞痛。

54 形状仿佛救生圈，套在头上，防止小孩子摔伤脑壳。

55 喀拉伊伯人 (Caraïbes) 是西印度群島土著。包陶庫道斯人 (Botocudos) 是巴西的印第安人。

56 踏匣摄影机 (daguerréotype) 是照相机的初型，發明者是法国人达盖尔 (Daguerre, 1789—1851)，一八三九年，政府承購發明权，公开出售。

57 巴司克人 (Basque) 是居住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間的山民。他們戴的圓便帽，我們一般叫法兰西帽。

58 耶穌会教士 (jesuite) 往往被人看成伪君子。

59 拉丁区包括第五、第六两区，重要教育机构多在本区。

60 聖·日耳曼关厢是巴黎貴族居住所在，邻近拉丁区。

61 并非伤寒病的起因。

62 克什米尔 (Cachemire) 呢，印度出品。法国有仿制品。

63 国民軍有紅肩章，消防队有黑胸甲。

64 中卷第一章，說公所"底層有三根爱奥尼亚圓柱"。

65 郝麦平日总戴一頂希腊小帽，所以現在要戴一頂毡帽，"真正难得"。海貍皮鞋流行于十九世紀，不过当时是夏季，并不相宜。

66 見于拉·封丹 (La Fontaine) 的寓言（卷七，寓言第三）《退隐的老鼠》(Le rat qui s'est retiré du monde)，說有一个老鼠，鑽在一塊干酪里，不問世事，长的又肥又胖。"好好先生"是拉·封丹的綽号，与老鼠無关。

67 根据花瓣数目，推断对方是否相爱。延命菊 bllis perennis 和春白菊 chrysanthemum leucanthemum 屬于同科，但有差异。

68 万松 (Paul Vinson) 在《不符事实的包法利夫人》一文中指出：州行政委員戴的是两角帽，从来不戴"三角帽"，穿的是藍綫綉花长燕尾服，不是"銀綫綉花短燕尾服"。

69 "王室"指七月革命之后布尔本的幼支奥尔良系。路易·腓立普利用七月革命，在一八三〇年登位，一八四八年革命發生，退位逃亡。

70 烏特勒支 (Utrecht) 是荷兰一个省会，十七世紀末叶，一个移居荷兰的法

国人，发明了一种廉价呢绒作沙发面，用山羊毛织成，代替丝绒。

71 路易·腓立普重视工业，所以州行政委员也有同样表示。参看中卷第五章，永镇寺新建麻纺厂。

72 华尼拉(vanille)是生长在非洲、美洲的热带植物华尼拉树的果实。

73 前文说罗道耳弗"搬了三张凳子，放到一个窗口跟前，然后他们挨挨挤挤，并肩坐下"。并非"椅子"。

74 秦齐纳士斯（Cincinnatus）是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公元前四六〇年)，当选之后，官员往迎，见他正在耕田。

戴克里先(Dioclétien；245—313)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三〇五年退隐，相传公卿请他复位，他正在种植生菜。

75 罗马蜡烛是一串星形爆竹。

76 罗耀拉（Royola；1491—1556）是西班牙人、耶稣会的创建者。

77 都法耳(Vinceut Duval；1796—1876)，法国医学博士，以研究畸形矫正知名，著有《跷脚矫正论》(Traité pratique du pied bot)(1839年)。

78 象包法利这样普通考试出身的医生（Officier de santé），平时行重大手术，须有医学博士在旁，会同进行。

79 塞耳斯(Celse)是罗马帝国初年大医学家，著有《医学论》等书。

昂柏瓦斯·巴莱（Ambroise Paré；1517—1590），法国著名外科医生，影响极大。

都浦谈(Dupuytren；1777—1858)，法国外科医生，以行危险手术闻名。

让苏(Gensoul；1797—1858)，法国外科医生，在医学上首先移去上颚骨成功。

80 见于《旧约》《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象鹿，哑巴的声音必能歌唱。"

81 这是两篇祷告。前者关于耶稣降生，由教会拟制；后者见于《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耶稣拟制的。

82 普济(Bon-Secours)指卢昂东郊普济山上的普济教堂（建于一八四〇年，一八四二年落成)而言。

83 "斜视"(strabisme)在这里应作"正眼术"(strabotomie)。

麻醉药的发现在一八三一年。

"膀胱石扫除手术"（lithotritie）于一八二三年施行，使用夹碎机(lithotriteur)，得到成功。

84 巴竖里(patchouli)是一种类似薄荷的植物,产于亚洲热带,分泌香油。

85 节日是六月二十九日。

86 一种值二十法郎的金币。

87 “心心相印”,原文是意大利文:Amor nel cor。

88 克拉伦斯(Clarence;1449—1478)公爵是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的兄弟,传说国王判他死刑,问他愿意怎么样死,他回答愿意泡在马耳法席酒桶里淹死。

马耳法席在希腊斯巴达之南,以产葡萄酒出名。

89 蓝斯(Reims)是法国马恩省的省会,以制饼干出名。

90 芒色尼耶树(mancenillier),意即“毒树”或者“死之树”,大戟科植物,产于西印度群岛一带,果实可食,但树液有毒。

91 即荆芥。

92 原文是英文,意即“这是问题”,见于«哈姆雷特»一剧。

93 德·麦斯特(De Maistre;1753—1821)是法国一个十分反动的政论家,主张恢复三权(上帝、教皇与国王)。

94 “打眼”还有“一看便知”的双关意思。

95 这是近代拉丁诗人桑特耳(Jean de Santeul;1630—1697)为剧幕拟的一句拉丁文标语:Castigat ridendo mores。

96 «巴黎的野孩子»(1836)是望代尔比尔(Vanderburch;1794—1862)和巴雅尔(Bayard;1796—1853)的通俗喜剧。

97 “圣父们”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督教学者。

98 圣迹剧(mystères)搬演耶稣生平事迹,在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节日演出。闹剧(farces)的字义是“填入”。中世纪演宗教剧,空气沉闷,需要调剂,中间插进一段逗笑的表演,后来独立发展,衍成闹剧,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初叶,很受巴黎市民欢迎。郝麦错把闹剧和圣迹剧看成一个东西。

99 黑老鸹指教士而言,因为道袍是黑颜色。

100 卢昂的艺术剧场,在艺术广场,靠近塞纳河码头。

101 «吕席·德·拉麦尔穆尔»(Lucie de Lammermoor)是一出意大利歌剧(1835),故事采用司各脱的小说«拉麦尔穆尔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1819)。故事大意是:吕席和艾德嘉尔是一对相爱的青年,但是吕席的哥哥阿实屯讨好权贵,要把她嫁给一位贵公子阿尔色;阿实屯采用听差吉耳拜尔特的计谋,哄骗吕席,说艾德嘉尔已经不爱她了;她相信哥哥的假话,接受阿尔色的婚约,但是就在这时候,艾德嘉尔出现

了，責备吕席負心；她疯了，在婚夕刺死丈夫；艾德嘉尔得知她正在死亡，也自杀了。

102 盾士(écuyer)是中世紀品級最低的貴族，給騎士执盾。

103 比阿里次(Biarritz)海滨，在法国西南貝云附近，但是成为海滨盛地，却在小說时代——第二帝国成立之后。

104 唐比里尼 (Antonio Tamburini; 1800—1876) 是意大利的低音歌剧演員。

吕畢尼 (Giovanni Lubini; 1795—1854) 是意大利的高音歌剧演員。

派尔席阿尼 (Giuseppe Persiani; 1804—1869) 是意大利作曲家，太太塔吉納尔第 (Tacchinardi; 1812—1867) 是歌剧演員。

格里西 (Grisi)姊妹是意大利歌剧演員，这里指的应是妹妹吉屋莉雅(Giulia; 1811—1869)，从一八三二年起，在巴黎演唱十五年，享有盛誉。

下　卷

1

賴昂先生一面鑽研法律，準备学位考試，一面却也相当照顧茅廬[1]。他在这里得到絕大成功，愛漂亮的小女工覺得他气宇軒昂，另眼看待。学生里面，数他正派：头髮不太长，也不太短；一季的錢，他不在月初花光；和教授保持友好关系。說到荒唐，他永远适可而止，不是为了害羞，就是由于怕事。

他待在房間讀書，或者黃昏坐在卢森堡[2]菩提树底下，想起愛瑪，他的法典常常掉在地上。但是日久天长，情感也就漸漸淡了，他有了別的欲望；不过尽管上面压着别的欲望，这种情感照样活了下来，因为賴昂并不死心，就像一縷希望，在未来搖搖晃晃，又像一枚金果，挂在怪树枝头，还有到口可能一样。

所以別离三年，他再看見她，热情又醒过来了。他尋思道：事不宜迟，現在必須决心下手。再說，常和輕浮子弟厮混，畏怯之心早已不知去向，回到內地，高視闊步，根本他就看不起那些沒有穿过漆皮鞋，走过地瀝青馬路的人們。待在一位名聞四海的博士（得过勛章，出門有車的人物）的客厅，挨近一位遍体綾罗的巴黎女子，毫無疑問，可怜的練習生，会像小孩子一样打哆嗦；不过如今是在卢昂碼头，眼前是这小医生的太太，他先拿稳了胜利在握，自然也就覺得行若無事了。信心因际遇而异：人在大厅

說話，和在擱楼說話不同；闊太太保护貞操，在他看来，似乎束腰夹里放滿了鈔票，就像披上了鎧甲一样，無从下手。

头天夜晚，賴昂和包法利夫妇分手之后，远远跟着，看見他們走进“紅十字”，他才轉身回去，整整一夜，思索进行的計划。

所以第二天下午五点鐘左右，他走进客店厨房，喉嚨發紧，脸色發白，活像胆小鬼横了心，要硬干到底。有一个听差回答道：

“先生不在。”

这是吉兆。他上了楼。

她看見他来，并不感到慌乱。正相反，她向他道歉，他們忘記告訴他，他們的住址了。賴昂道：

“可是我猜出来了。”

“怎么会的？”

他說成有緣相会，本能引导。她听了这話，微微一笑。賴昂一看話笨，連忙改正，說他一上午都在找她，一家又一家，問遍全城旅館。他接下去道：

“那么，你决定待下来啦？”

她道：

“是的。我真不应該。手边一大堆事，忙都忙不过来，就不該寻什么不切实际的娛乐……。”

“啊！我心想……”

“哎呀！心想不来的，因为你呀，你就不是女人。”

不过男子也有男子的苦恼，談話带上了哲理意味。爱瑪大談特談人事無常，长年寂寞，心像活埋了一样。

年輕人为了取得好感，或者受了熏染，天真烂漫，模仿这种憂郁，講起他在学校，一年四季，万分無聊。他嫌訴訟程序繁瑣，

直想改行，母亲写信給他，封封使他难过。他們談到痛苦的原因，越談越細致，傾筐倒篋，暢所欲言，說到后来，全有一点兴奋。不过他們沒有把話全說出来，有时候就沉吟不語，寻思一句能表达他們的意思的話。她絕口不提她对另一个男子的热情；他也瞞住不說他曾經把她忘了。

他跳过舞，和奇装异服的妇女們用消夜，他或許記不起来了；早晨她在草地奔向情人的庄园，不用說，往日那些幽会她也忘在九霄云外了。城市的喧嚣差不多传不到他們的耳朵；房間很小，仿佛特意造成这样，縮小他們的寂寞。爱瑪穿一件条紋布梳头衣服，头髮靠着扶手椅的椅背；黃墻紙像金底子似的托着她；鏡子照出她头上梳的白綫似的中縫，耳朵梢露在头髮外面。她說：

“不过，对不住，我錯了！我左訴苦，右訴苦，訴来訴去，你听也听膩煩了！”

“才不！决沒有这种事！”

她仰起眼睛望天花板，眼睛包着一顆眼泪，接下去道：

“你知道我一向梦想些什么也就好了！”

“我也一样！唉呀！我受够了罪！我常常走出房間，来到街上，沿着河岸，一步一步拖着身子，想在嘈杂人群忘記自己，可是心事重重，我就沒有法子做到。馬路有一家卖画的，窗戶挂着一张意大利版画，上面画着一位文艺女神，披了一件貼身衣服，眼睛望着月亮，头髮散开，簪着勿忘草*。有什么东西不住吸我过去；我在那边一待就是几小时。

然后声音發顫，他說：

“她有一点像你。”

包法利夫人轉过头去，因为她挡不住自己微笑，却又不希望

他看見。他接下去道：

“我常常給你写信，写好了，又撕掉。”

她不回答。他繼續道：

“我有时候心想，机緣凑巧我会遇見你。别人走过街角，我錯以为是你；我追赶所有的馬車，只要看見車門飘出一条披肩、一幅面网，和你的一样……”

她似乎打定主意，由他說去，并不打断。她交叉胳膊，垂下脸来，望着拖鞋的鞋花，偶尔脚尖在緞面里头微微一动。不过她嘆了一口气：

“世上最伤心的事，难道不是像我一样，一輩子沒有正經用处？我們的痛苦如果能对别人有用的話，想着是牺牲，倒也可以自慰了。”

他开始贊揚道德、責任和默默無聞的牺牲，說来也不見得相信，不过这是实情，他自己就有一片忠心，得不到机会滿足。她說：

“我眞願意作一名医院的护士，看护病人。”

他回答道：

“唶！男子就沒有这一类神聖使命，我就看不出我有什么事好作……除非也許是，作作医生……”

爱瑪輕輕聳了一下肩膀，打断他的話，抱怨自己害了一場大病，偏偏不死；眞是可惜！死了的話，她現在也就不至于再受罪了。賴昂馬上就說，他羡慕坟墓的宁靜，甚至于有一晚晌，他立遺囑，要人用她送他的那条有絨道道的漂亮脚毯埋他。因为他們未尝不希望自己有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如今这才作出一种理想的安排，拿彼此的过去生活搭配在上头。再說，語言就是一架展延机，永远拉长感情。

但是听到关于盖脚毯的鬼話，她問道：

“这为什么？”

“为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

“因为我爱你啊！”

賴昂一面庆幸自己跳过难关，一面乜斜着眼睛，观察她的脸色。

她的脸色仿佛天空，一陣風刮走了烏云。黑压压的憂郁思想，似乎走出她的蓝眼睛[3]，整个脸熠熠發光。他等候反应。她最后回答道：

“我从前也一直这么覺得……”

于是他們談起过去發生的那些瑣細事件，其中或苦或乐，他們方才已經用一个字眼总括过了。他想起鉄綫蓮的架子、她往常穿的袍子、她的臥室家具、她的全所房子。

“我們可怜的仙人掌怎么样了？”

“去年冬天冻死了。”

“啊！你知道我多想念它們嗎？我常常看見它們像从前一样，夏天早晨，太陽照着活动帘子……我望見你的两只光胳膊，在花草当中，过来过去。”

“可怜的朋友！”

她朝他伸出手去，賴昂連忙湊上嘴唇，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道：

“就我来說，我不知道你当时有什么不可思議的力量把我俘了过去。有一回，好比說，我来到你家；不过，不用說，你不記得了吧？”

她說：

"記得。講下去。"

"你在楼下前間，正要出門，站在末一道台阶；——你还戴了一頂小蓝花帽子；你沒有約我，可是我不由自主，陪着你走。每一分鐘，我一回味，就越覚出自己胡鬧来了，可是我照样在你旁边走动，不敢跟下去，可又不願意离开你。你走进鋪子，我待在街上，隔着玻璃窗，看你摘掉手套，在柜台上数錢。过后你在杜法赦門口拉鈴，有人給你开門，門又重又大，你一进去，就又关上了，我待在外头，活像一个傻瓜。"

包法利夫人听他講，納罕自己这样年老；这些花花絮絮的事情，她覚得再一出現，扩大她的生命，仿佛汪洋一片，尽着她的情感游来游去。她閉攏一半眼皮，不时低声道：

"是啊，眞是这样！……眞是这样！……眞是这样！……"

报如瓦新区很有一些寄宿学校、教堂和無人居住的大公館，形形色色的大鐘在响。他們听見敲八点鐘。他們不再言語；但是他們你看我，我看你，覚得脑子里扑扇扑扇的，像有什么出声的东西，順着他們一动不动的瞳孔流过来流过去一样。他們握着手，就見过去、未来、回忆和梦想，全部融化在这銷魂的优美境界。夜漸漸深了，墻上挂的四幅版画，画着《奈耳塔》四个場面[4]，底下有西班牙文和法文說明，在陰影里，已經看不大清了，浓浓的顏色还在閃爍。从往上提的窗戶望出去，尖房頂之間，露出一角黑天。

她站起来，点亮五斗柜上的两枝蜡烛，回来坐下。賴昂道：

"什么？……"

她回答道：

"什么？……"

断了的談話，他正寻思怎样才能接上，就見她对他道：

“截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人对我表示过这种感情，又是什么緣故？”

練習生指出：人的精神活动是不容易理解的。他爱她就是一見鍾情。如果天假良緣，他們得以早日相逢的話，彼此一定好合無間，恩爱到老，所以他一想到他們实現不了这种幸福，就万分痛苦。她接下去道：

“我有时候也这样想来的。”

賴昂呢喃道：

“多好的梦啊！”

他輕輕撫摸着她的又长又白的腰带的蓝压边，繼續道：

“那么，有什么阻拦我們重新开始呢？……”

她回答道：

“不成，我的朋友。我太年老……你太年輕……忘了我吧！会有别人爱你……你也会爱她們的。”

他喊道：

“不像爱你一样！”

“你眞成了小孩子！好啦，放乖吧，我要你这样！”

她指出他們不可能相爱，他們应当永远像往常一样，仅仅保持友誼关系。

她說这話認眞不認眞？毫無疑問，她心里充满了被誘惑的愉快，却又必須防止被他誘惑，連自己也不曉得是不是認眞。他的手畏畏縮縮，試着撫摸她；她望着年輕人，眼睛充滿怜惜，輕輕推开他的哆哆嗦嗦的手。他后退道：

“啊！对不住。”

爱瑪覺得这种畏縮，比起罗道耳弗色胆包天，伸出胳膊摟她还要危险，不由起了一种無名的畏惧。她覺得从来沒有一个男

子，长的像他这样美。他的容色之間，有一种天眞無邪的妙态流露出来。他低着他的又細又长的弯弯的睫毛。他的細皮嫩肉的臉庞，——她想，——也因为欲火如焚，紅了上来，爱瑪心蕩神馳，恨不得貼上嘴唇。她于是看时間似的，朝鐘弯过身子，道：

"我的上帝！我們尽說話，可不早啦！"

他听出她的意思，寻找帽子。

"我連戏也忘記看了！可怜的包法利，把我留下来，就为了看戏！大桥街的劳尔冒先生和他的太太陪我一道去。"

机会錯过了，因为她明天就动身回乡下去。

賴昂道：

"当眞？"

"是的。"

他接着就說：

"不过我还得和你見一面，我有話告訴你……"

"什么話？"

"一件事……又要紧，又重大。哎！不，可不，你不要走，千万走不得！你要是知道……听我講……你眞就不懂我的意思？你眞就猜不出来？"

爱瑪道：

"其实，你話說的很清楚。"

"哎呀！你还取笑人！够啦，够啦！你就可怜可怜我，讓我和你再見一面……一面……只一面。"

"好吧！……"

她住了口，随后，仿佛想到什么：

"不在这兒！"

"什么地方，你說。"

“你愿不愿意……”

她想了想，一口气說完道：

“明天，十一点鐘，在礼拜堂。”

他抓住她的手，喊了一声：

“我一定来！”

她抽出手，低下了头。两个人全站直了，他在她的背后，弯过身子，吻她的后頸，吻了許久。

“你疯啦！啊！你疯啦！”

她边說，边嘰嘰嘎嘎直笑。吻越發多了。

他于是拿头伸过她的肩膀，仿佛在从她的眼睛寻找同意一般。她的眼睛望着他，冷冰冰的，充滿庄严。

賴昂倒退三步，准备出去。他在門边停住，然后声音顫顫索索，細声細气道：

“明天見。”

她点点头，飞鳥一样去了里間。

爱瑪当晚給練習生写了一封拖拖拉拉的长信，謝絕約会；往事如烟，他們如今为了自己的幸福，不該相会。但是封好了信，她才想起不知道賴昂的住址，無从投遞。她为难了一时，向自己道：

“我当面給他。他会去的。”

第二天，賴昂打开窗戶，在陽台上低声唱歌，亲自刷亮皮鞋，一連刷了几遍。他穿上白褲、上等短袜、綠燕尾服，把他所有的香水統統洒在手帕上，然后头髮卷成鬈鬈，再打散了，讓头髮具有一种自然的优雅。他發現理髮店的杜鵑鳴鐘正指九点，思索道：“还太早！”

他拿起一本旧时装杂志看了看，这才出去，吸着一枝雪茄，

蕩过三条馬路，心想是时候了，慢悠悠[5] 朝礼拜堂走去。

夏季早晨，風和日丽。銀楼的銀器晶瑩耀眼；陽光斜照礼拜堂，灰顏色石头的断口閃閃爍爍；一群鳥兜着三圜形建筑的小鐘楼，在碧空飞来飞去；广場一片喧嘩，花香扑鼻；石地四周有玫瑰花、素馨花、石竹花、水仙花和晚香玉，中間远近不等，夹杂着一些湿漉漉的綠叶、荆芥和喂鳥用的鵝腸菜；噴泉在当中琮琮琤琤直响；大伞底下有些妇女，光着头，站在摞成金字塔似的疙瘩皮西瓜当中，拿紙包扎成把的二月蓝。

年輕人买了一把。他这是头一次为一个女人买花；他聞着花香，傲形于色，胸脯也臌起来了，倒像他这花不是送别人而是送自己的。

不过他怕有人看見，只好硬起头皮，走进教堂。左門当中，"瑪利亚娜"[6] 底下，守衛当时正好站在門檻，头戴羽盔，腰挎长剑，手持拄杖，比紅衣主教还庄严，像聖体盒那样閃耀。

他堆下一脸笑容，圓滑慈祥，仿佛教士盘問小孩子，走向賴昂：

"先生想必不是本地人吧？先生有意观光观光教堂？"

賴昂說：

"不要。"

他先沿着两側，走了一匝，然后回到广場张望。他不見爱瑪，又上来，一直走到唱經堂。

大殿屋頂、拱券上部和玻璃窗，倒映在滿滿的聖水盘里。花玻璃的反光，在大理石的边沿虽然断掉，反而射的更远了，摊在石地上，活像一条花花綠綠的地毯。强烈的陽光，顺着三座敞开的拱門，变成三道巨光，一直射到教堂里头。紧里不时走出一位司庫，經过聖壇，斜身一跪，站起就走，好像行色匆忙的信士一

样。水晶烛台，安安静静，挂在半空。唱經堂点着一盞銀灯；偏殿、教堂的陰暗部分，有时候發出一声嘆息，加上关栅栏門的声音，在高聳的穹窿底下，又变成回声，响来响去。

賴昂步伐严肃，在墻边徘徊。他覺得人生对他从来沒有这样好过。再有一会兒，她就来了，她一定是一付俏皮模样，心神不宁，偸眼张望背后看她的男女，——穿着她的有花边道道的袍子，举着她的金絲眼鏡，蹬着她的玲瓏小靴；种种装飾，他見也沒有見过，显出貞节将要失去的难以言传的魅力。教堂好似一間广大的綉房，迎她进来。穹窿弯下身子，在陰影里头，听取她的爱情的自白。花玻璃窗明光閃閃，就为照亮她的脸，而香爐燃燒，就为香云繚繞，她像天使一样出現。

然而就是不見她来。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望着一扇蓝玻璃窗，上面画了一些提筐携籃的船夫。他集中注意力，望了許久，計算魚鱗和小領紧身短袄的鈕孔的数目，思想却漫無目的，四下寻找爱瑪。

守衛站在一旁，心里直生这人的气；他居然独自观賞礼拜堂。在守衛看来，他行事荒唐，近乎剽窃，几乎瀆聖了。

但是石地起了絲綢綷縩的响声，半空露出一頂帽子的边沿、一件小黑披風……是她！賴昂一躍而起，奔了过去。

爱瑪面無血色，快步走来。她遞給他一张紙道：

“看吧！……啊！不！”

她急忙縮回手，走进聖母堂，靠住一张椅子跪下来，开始祷告。

年輕人气忿不过她这一时的虔誠，然而見她在幽会地点，仿佛安大路席的一位侯爵夫人[7]，一心一意都在祈祷，倒也感到一点風趣，沒有多久，却又不耐煩了，因为她祷告下去，沒完沒了。

爱瑪在祷告，或者不如說是努力在祷告，希望上天迅速帮她作出决定来；她为了得到神助，就望着光輝的聖龕，吸着插在大瓶里的开白花的南芥菜的香味，心和教堂的靜默打成一片；結局心倒越發乱了。

她站起来。他們正要走出，就見守衛急忙凑近道：

"太太想必不是本地人吧？太太有意观光观光教堂嗎？"

練習生喊道：

"不要！"

她回答道：

"为什么不？"

因为眼看貞节要守不住，她只好求助于聖母、雕像、墓冢、任何机緣。

于是"順序"看起，守衛把他們一直領到靠近广場的入口，手杖指着黑石头鋪成的一个大圓圈，上面沒有銘記，也沒有花紋，摆出一付庄严的模样道：

"这兒就是昂布瓦斯大鐘的鐘口。鐘重四万磅。全欧洲沒有第二只。鑄鐘的工人一开心，閉过气去，死了……"

賴昂道：

"走吧。"

老好人往里走，回到聖母堂，伸出胳膊，做了一个概括的解释姿势，神气比乡紳带你看他的墻边果木还足：

"这塊石头底下，埋着彼耶·德·柏来塞、法奈納和布里薩卡的領主、普阿圖大元帅和諾曼底总督，一千四百六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死于孟来里之役[8]。"

賴昂咬嘴唇，跺脚。

"右面这位貴人，全身鎧甲，騎着一匹前腿举起的馬，是他的

孙子路易·德·柏来塞、柏奈法耳和孟牧外的領主、莫勒如里耶伯爵、莫尼男爵、御前大臣、功勛騎士，也是諾曼底总督，碑文写着：死于一千五百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个星期天；下面雕的这个男子，样子像要进坟，和本人长的一模一样[9]。雕塑死人雕塑到这步田地，世上找不出第二份了，是不是？”

包法利夫人举起单眼鏡細看。賴昂看見一个口如悬河，一个冷若冰霜，执意作对，覺得自己心灰意懶，呆呆望她，話也懶的説了，手势也懶的做了。

絮絮叨叨的向导繼續下去：

“旁边这个女人，跪在地上哭，是他的太太狄婀娜·德·普阿皆、柏奈塞伯爵夫人、法朗地魯瓦公爵夫人，生于一千四百九十九年，死于一千五百六十六年[10]。左边抱小孩子的这个女人，是聖母娘娘。現在轉到这边看：这兒就是昂布瓦斯的坟墓。他們两个人全是卢昂的紅衣主教和大主教。那一位是国王路易十二的一位大臣[11]。他給了礼拜堂許多好处。他在遺囑里給穷人留下三万金艾居。”

他娓娓講来，嘴也不停，又把他們推到一間堆放栏杆的偏殿，挪开几个栏杆，露出一块笨重东西，很可能是一座雕坏了的石像。他嘆一口大气道：

“这当年放在英吉利国王和諾曼底公爵、‘獅心’利查的陵墓[12]。先生，都是卡尔文信徒把它毁成这个样子[13]。他們不怀好心，把它埋在大主教宝座底下的地里。看，大主教回府，就走这座門。我們过去看看有毒蛇的花玻璃窗[14]。”

但是賴昂連忙从衣袋摸出一块銀幣丢給他，揪起爱瑪的胳膊就走。守衛目瞪口呆，不明白为什么提早賞錢，因为还有許多东西值得外乡人观光。所以他喊道：

"喂！先生。宝塔！宝塔！……"

賴昂道：

"不看啦。"

"先生不該不看！宝塔有四百四十尺高，比埃及的大金字塔才低九尺。整个兒是鉄鑄成的，宝塔……"

賴昂拔脚就跑；因为他覚得他的愛情，两小时以来，眼看在教堂就要变成石头，現在又要化成一道烟，穿过那个半截管子似的、长方鳥籠似的、有孔烟筒似的东西（居然不嫌难看，架在礼拜堂上头，倒像一个异想天开的鍋匠，在做什么古怪試驗）[15]，不知去向。她道：

"我們去什么地方啊？"

他不回答，繼續快步走去；包法利夫人已經把手指泡在聖水里了，听見背后气喘吁吁，夹杂手杖頓地的有規律的响声。賴昂轉回身子。

"先生！"

"什么事？"

原来是守衛，胳膊底下抱着二十来本装釘好的大書，頂住肚皮，怕掉下来。全是"关于礼拜堂"的著述。賴昂跑出教堂，咕噥道：

"渾蛋！"

一个野孩子在广場玩耍。

"去給我找一輛馬車来！"

小孩子像皮球一样去了四風街；于是他們面对面，单独在一起待了几分鐘，全有一点窘。

"啊！賴昂！……真的……我不知道……我該不該……"

先是娇声娇气，故作媚态，接着就又摆出一付庄重的神

气道：

“这很不相宜，你知道嗎？”

練習生反駁道：

“有什么不相宜？巴黎就这样做！”

这句話仿佛無可駁辯的論据，說服了她。

馬車还不見来。賴昂直怕她再进教堂。馬車終于来了。守衛站在門檻，朝他們喊道：

“再怎么也該走北門出去！看看‘复活’、‘最后审判’、‘天堂’、‘大衛王’和‘火焰地獄的罪人’。”

車夫問道：

“先生去什么地方？”

賴昂推爱瑪上車道：

“随你！”

笨重的馬車出發了。

它下了大桥街，走过艺术广場、拿破仑碼头、新桥，在彼耶·高乃依的雕像前面停住[16]。

車里發出声音道：

“走下去！”

馬車又走动，穿过拉·法耶特十字路口，走下坡路，一直奔到車站[17]。同一声音喊道：

“不，照直走！”

馬車走出柵栏門，不久就来到林蔭道，走进大榆树，放慢速度。車夫揩揩額头，皮帽夹在腿当中，把車吆到草地一旁水边横道外头。

它沿河走着碎石縴路，島屿落在后头，靠瓦塞耳这边走了許久。

但是它猛然放快速度，馳过四塘、扫特鎮、大壩、艾耳玻夫街，在植物园前，第三次停了下来[18]。声音越發暴躁了，喊道：

“走啊！”

它立刻就又上路，走过聖·賽外尔、居朗第耶碼头、磨石碼头，再度过桥，走过校場，来到广济医院的花园后面：花园里有些穿黑上身的老年人，沿着綠藤迷漫的望台，在太陽地散步。它走上布如乐意路，馳过苟馬路，兜了一圈立布代岭，一直来到德鎮岭[19]。

它往回走，漫無目的，由着馬走。有人在聖·波、萊斯居尔、嘉尔刚岭、紅塘和快活林見到它；有人在癩病医院街、銅器街、聖·罗曼教堂前面、聖·維維言教堂前面、聖·馬克路教堂前面、聖·尼該斯教堂前面、——海关前面、——下老三塔、三烟斗和紀念公墓見到它[20]。車夫坐在車座上，不时望望小酒館，懊恼万状。他不明白，这两位乘客犯了什么轉运迷，不要車停。他有时候想停停看，馬上听見背后狂喊怒叫。于是他不管两匹駑馬流不流汗，拚命抽打，也不管顚不顚，心不在焉，由着它东一撞，西一撞，垂头丧气，又渴，又倦，又愁，簡直要哭出来了。

碼头上，貨車和大車之間，街头，拐角，市民睜大眼睛，望着这个內地罕見的怪物發楞：一輛馬車，放下窗帘，一直这样行走，比坟墓还严密，像船一样搖晃[21]。

有一回，时当中午，馬車来到田野，太陽直射着包銀的旧灯，就見黃布小帘探出一只光手，扔掉一些碎紙片，随風散开，远远飄下，好像白蝴蝶落在絢烂一片的紅三叶田上一样。

最后，六点鐘左右，馬車停在保如瓦新区一条小巷，下来一位妇人，面网下垂，头也不回，照直走了下去。

2

包法利夫人回到客店，一看驛車不在，大吃一惊。伊外尔等她等了五十三分鐘，不見她来，只好出發了。

其实，她也不是非回去不可；不过她有話在先，説她当天黃昏到家。再説，査理在等她回来；她心里已經起了那种唯命是从的胆怯感觉；对于許多妇女，犯了奸淫，这种感觉就是懲罰，也就是贖罪。

她連忙收拾行李、算賬，到院子雇了一輛輕便馬車，又是催促，又是鼓励，时时刻刻向馬夫打听：用了多少时間，走了多少里路，終于在甘閣普瓦入口，追上"燕子"[22]。

她一坐到她的角落，立刻閉上眼睛，直到挨近岭下，才又睜开。她远远望見全福，站在馬掌鋪前瞭望。伊外尔把馬勒住，女厨子聳身立在窗口，鬼鬼祟祟道：

"太太，你得馬上去郝麦先生家一趟，有急事告訴你。"

村子靜靜落落，就和平日一样。街角有些玫瑰紅小堆冒热气，因为眼下到了做果酱的时期，永鎮家家在同一天釀造。但是大家称道藥房前面那一堆。不但分外大，而且也特别考究，按説制藥室也应当压倒寻常人家，公众需要也应当压倒个人爱好。

她走进藥房，就見大扶手椅翻倒，連《卢昂烽火》也扔在地上，摊在两只杵当中。她推开过道門，望見郝麦一家大小，全在厨房，个个拿着叉，系围裙系到下巴，周围有沙糖、方糖、装满一顆一顆紅醋栗的棕色罎子，桌上有天秤，火上有鍋。玉斯旦站直了，搭拉着头，藥剂师喊道：

“誰叫你到堆置間找它的?”

“怎么的啦? 出了什么事?”

藥剂师回答道:

“什么事? 我們在做果酱,已經煮上了,可是湯太多,眼看要流到外头,我叫他另取一只鍋来。他也不知道是不起劲呀,还是偸懶呀,走到我的实驗室,把挂在釘子上的堆置間的鑰匙拿了下来!”

藥剂师这样称呼房頂底下一間小屋,里头全是他的職業上的器皿和商品。他常常一个人待在里头,一待就是几小时,不是貼标签,就是倒瓶子,就是再捆扎。他不簡簡单单把它看成一間堆房,而是看成一間眞正的內殿,出去的全是他亲手制成的形形色色的藥品:丹藥、丸藥、煎藥、洗藥和水藥,到四乡宣揚他的大名。誰也不許进去;他尊重它尊重到了这般地步,亲自打扫。总之,藥房店面是他滿足自尊心的地方,人人可得而入,然而堆置間却是郝麦隱居所在,他在这里聚精会神,玩味所好,凡事都从自己出發。所以玉斯旦輕举妄动,在他看来,便是絕大不敬。脸比紅醋栗还紅,他重复道:

“是啊,堆置間! 鎖着酸类和苛性鹼类的鑰匙! 去取一只备而不用的鍋! 一只有盖的鍋! 一只我自己也許永远不用的鍋! 我們医学实驗,奥妙入微,样样重要! 家伙! 一定要分清界限! 家用东西就根本不該用在藥学上! 这就像拿手术刀宰塡肥的子鷄一样,就像当官的……”

郝麦夫人道:

“你先平平气!”

同时阿达莉揪住他的大衣:

“爸爸! 爸爸!”

藥剂师繼續發作道：

“不！走开！走开！媽的！倒像开杂貨店，簡直就像！好，来吧！什么也不尊重！砸吧！摔吧！放走螞蝗！燒掉蜀葵！藥瓶腌黃瓜！绷带撕烂了！”

愛瑪道：

“不过你有話……”

“等一等！——你知道你惹了多大亂子？……你就沒有看見，左边犄角，第三槅架的东西？說呀，回話呀，哼唧一句話出来呀！”

年輕伙計結結巴巴道：

“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好！我呀，我知道！你沒有看見一只蓝玻璃瓶子[23]，黃蜡封口，里头装着白粉，我亲自在外头写着：危险！你知道里头是什么嗎？砒霜！你去碰这个！到旁边去拿一只鍋！”

郝麦夫人合起双手，嚷道：

“旁边！砒霜？你簡直要我們統統毒死！”

孩子們又是哭，又是叫，好像他們已經覚得腸子疼的不得了。藥剂师繼續道：

“要不然就是，毒死病人！你莫非是希望我站到刑事庭的罪人席？看我上断头台？难道你不知道，我輕車熟路，不也照样小心操作？想到我的責任，我都胆战心惊！因为政府迫害我們，管制我們的可笑的法規活活就是悬在达莫克来斯头上的一把宝剑[24]，挂在我們的头上！”

愛瑪不再指望問清要她来做什么了，藥剂师又是喘，又是急，一句紧跟一句道：

“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恩德！我像父亲一样照料你，这就是你的酬謝！因为不是我，你在什么地方？你做什么？誰供你飲食、教育、衣著？誰供你种种便利，将来体体面面，置身于社会之中？可是为了这个呀，你就該吃苦耐劳，像人家說的，手上长胭子。Fabricando fit faber, age quod agis[25]。”

他在气头上，引証起拉丁文来了。他要是懂得中文和格陵兰文的話，他也会引証的。因为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心中所有，傾囊吐出，就像大洋一样，遇到狂風暴雨，不但露出岸边的馬尾藻，就連海底的沙砾也露出来了。他接下去道：

“我可眞后悔不該照管你！我頂好还是讓你像从前一样，回到你生长的脏地方，过穷日子！你呀一輩子不会有出息，頂多也就是放放牛！你沒有一点点才分学科学！你連貼标签也干不好！你待在我家，养尊处优，倒像一个教士、一只大肥公鷄，光会吃喝玩乐！”

但是爱瑪不耐煩等下去，轉向郝麦夫人道：

“有人叫我来……”

这位太太神色悲伤，打断道：

“啊！我的上帝！我怎么对你說才好？……是一个坏消息！”

話沒有說完，藥剂师就打断她，吼声震天道：

“倒空它！洗干净！拿走！快呀！”

他抓住玉斯旦的衣領，搖了两搖，就見衣袋掉出一本書来。

年輕人弯下腰拾。郝麦比他快，搶过来一看，眼睛瞪圓，下巴也搭拉下来。他分成两截，慢慢讀道：

“《夫妇……之爱》！啊！好極了！好極了！漂亮極了！还有圖！……啊！太不像話啦！”

郝麦夫人走过来看。

“不！别动！”

孩子們想看看圖。他气烘烘道：

“出去！”

他們出去了。

他起初迈开大步，来回乱走，手指挾着打开的書，轉动眼睛，看上去，又像气悶，又像肿胀，又像中風。随后，他一直走到学徒跟前，交叉胳膊，当前一站：

“小坏蛋，原来你样样恶習都有啊？……当心滚到泥坑！难道你想也不想，这本坏書会落到我的孩子的手里，刺激他們的头脑，損伤阿达莉的純潔，敗坏拿破仑！眼看他就要长成大人了。至少，你拿得稳，他們沒有看到？你能不能保証……”

爱瑪問道：

“不过，先生，到底你有沒有話同我講……？”

“我有話講，夫人……你的公公死了！”

老包法利飯后中風，的确在前天去世了；査理过分担心爱瑪感情重，央求郝麦先生，把这可怕的消息婉轉通知她。

他說什么，他也仔細想过；他要措詞工整、潤澤、富有节奏，成为一篇周密和轉折、准确和委婉的杰作；但是忿怒战胜了修辞学。

爱瑪一看听不到細情，离开了藥房；因为郝麦先生又数說起来了。不过他現在平下气来了，一面拿他的希腊小帽扇風，一面用严父的口吻唧咕道：

“并非我完全不贊成这本書！作者是医生。里头有些科学知識，人知道也是好的；我敢說，一个人也应当知道。不过，迟些日子，迟些日子！起碼也要等你自己长大成人，气質稳定下来才成。”

查理在等爱瑪回来，听見門环响，走上前去，伸出胳膊，两眼含泪，向她道：

“啊！我的亲爱的朋友……”

他慢悠悠弯过身子吻她。但是她碰到他的嘴唇，想起另一个男子，摩挲着脸，顫抖起来。她同时回答他道：

“是啊，我晓得……我晓得……”

他掏出母亲的来信給她看：信上說起丧事，沒有一点假惺惺哀慟的意思。他和几位旧日袍澤，在都得鎮一家咖啡館举行爱国聚餐，过后倒在門口街上死了。她唯一的遺憾是他沒有接受宗教扶助。

爱瑪拿信还給他。过后开上晚飯，她照顧人情，装出不要吃的样子。但是經不起他再三劝，她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吃起来了，而查理坐在对面，沒有动静，显出一付哀毁的姿势。

他不时仰起脸来看她，一看就是老半天，目光充滿悲伤。他有一回嘆气道：

“我眞想再見他一面！”

她不作声。她最后明白自己非說話不可了，就問：

“你父亲多大年紀？”

“五十八岁！”

“啊！”

她沒有話了。

他过了一刻鐘又道：

“我的可怜的母亲？……她如今怎么办？”

她做了一个不知道的手势。

查理看她默默無言，以为她在难过，唯恐加深她的痛苦，压制自己不再說下去。他于是丢开自己的痛苦，問道：

“你昨天玩的开心？”

“开心。”

桌单拿掉，包法利沒有站开，爱瑪也沒有；她常看他这种单調的形象，怜悯心也逐漸消失了。她嫌他寒酸、軟弱、無能，总之，是一个道地可怜虫。怎么样才去得掉他？漫漫长夜，就完不了！有什么东西像鴉片气味一样在麻醉她。

他們听見一根棍子在門道頓地板响。原来是伊玻立特給太太送行李来了。

他用假腿好不容易画了一个四分之一的圓圈，才把行李放下，滿头的紅头髮在淌汗。她望着可怜人向自己道：

“他已經忘了一干二净！”

包法利在錢包紧底摸一个小錢；伊玻立特站在眼前，如同当面譴責他的不可挽救的無能一样，可是他似乎并不感到耻辱，望着壁爐上賴昂的二月蓝道：

“你这把花眞好看！”

她信口答道：

“是啊；是我方才买的……一个女叫化子卖給我的。”

查理拿起二月蓝，小心在意，聞着香气，哭紅了的眼睛也凑到上头。她赶快搶过来，放到水杯里。

第二天，包法利老太太来了。她和兒子哭了許久。爱瑪借口有話吩咐，走开了。

过了这天，他們也該一道談談丧事了，就带了女紅盒子，坐到水边花棚底下。

查理直在想念父亲；他納悶自己对他感情会这样重，先前他以为自己爱他，也不过極其平常罢了。包法利老太太也在想念丈夫。往常最坏的年月，也像值得留連。日子久了，成了習慣，

自然而然，也就沒有怨望，只有悼念了。針縫来縫去，可是不时有一大顆眼泪，順着鼻梁往下流，有一时还在半道停住不流。

愛瑪却在想念：不到四十八小时以前，沒有別人，只有他們自己待在一起，心蕩神馳，恨不得多生几只眼睛对看才好。这一天追是追不回来了，她試着回忆当天最細微的末节。不过婆婆和丈夫的存在拘束她。她希望什么也听不見，什么也看不見，沒有东西扰乱自己回味爱情，因为尽管集中力量，默思冥想，外来的感觉眼看就要把它挤掉了。

她在拆一件袍子夹里，周圍全是零幅、断綫；老太太低着眼睛剪裁；查理穿着他的布头拖鞋和他当便服用的棕色旧大衣，两只手插在衣袋，也不言語；白尔特系着小白圍裙，拿起她的小鏟，在旁边小径刮沙子。

忽然就見布商勒乐先生走进了栅栏門。

他們"遭逢大故"，他效劳来了。愛瑪回答，她相信不要添置东西。商人并不認輸，說：

"对不住，我有两句話，希望私下談談。"

接着就放低声音：

"关于那件事……你知道？"

查理紅脸一直紅到耳梢。

"啊！对……当然。"

他心慌意乱，轉向太太道：

"你好不好……我的亲爱的？……"

她似乎領会他的意思，因为她站起来了。查理又对母亲道：

"沒有什么！也不过是家里一些鷄毛蒜皮的事。"

他不願意她知道借据的事，怕她訓他一頓。

勒乐先生一見沒有別人，就单刀直入，恭喜愛瑪有遺产承

继，接着就談了一些不相干的事：墙边果木呐，收成呐，还有他本人的健康，总是"不好不歹"，"好上一陣，坏上一陣"。說实在的，話由人說，可是他卖足了力气，什么也賺不到手，就連抹面包的牛油也吃不起。

爱瑪尽他講去。两天以来，她正悶的要死！他繼續道：

"你現在大好啦？眞的，你丈夫当时那份焦急，我可看見啦！他是一个好人，别看我們之間有点誤会。"

她問什么誤会，因为査理瞞她，沒有講起关于貨物的爭执。勒乐道：

"你再明白不过！就是你一时兴会，想要的那些旅行箱子啊。"

帽子压着眼睛，一双手搭在背后，他笑吟吟的，吹着口哨，做出一付令人难堪的神气，盯住她看。他疑心什么不成？她神不守舍，非常杌陧。可是他临了却改口道：

"我們又和好啦。我有一个新安排和他商量。"

"这就是延长包法利立的借据。当然，先生可以便宜行事；不过这样一来，他就不必在这方面操心了，特别是現在，他手上有許多事要办。"

"其实，他讓别人担当，好比說，讓你担当，也好多了；你有了代理人权力，方便多了，我們也好在一起打一些小交道……"

她听不懂他的意思，偏偏他又不作声。勒乐随后談到生意，就說：太太不买他点东西也不成。他回头給她送一塊青素呢来，十二公尺长，正好做一件袍子。

"你身上这件只好家里穿穿。出門作客，你該另来一件才好。我一进門，头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眼睛尖着呐。"

他不是派人送衣料，而是亲自带来。过后他又带尺来量；又

找别的借口来，每回試着做出热心、效命的样子，或者学郝麦的説法，趋奉唯謹的样子，总在爱瑪耳边来上一言半語，提醒代理人权力問題。他絕口不提借据。她也不往这上头想；查理在她复元初期，露出两句口風，可是她一脑子事由，早不記得了。再説，銀錢事項，她有意避而不談；老太太想不到她会这样不关心，把她的轉变看成她病中信奉宗教的結果。

但是她一动身，包法利再也想不到，爱瑪立刻显出她的实际的常識。应当多方打听，驗明抵押物品，看看是否需要拍卖或者清算。

她随口引用专門名詞，說起“程序”、“未来”、“預見”这些輝煌的字眼，不断夸大承繼的困难，最后有一天，她掏出一张委托書样本給他看，上面写着“經营、处理他的事务，举行一切債款，签發所有票据，償付全部銀錢等等。”勒乐的指示，她算利用到了。

查理天眞烂漫，問她这张字据哪兒来的。

“居由曼先生那边。”

她显出异常的鎭靜，繼續道：

“我不太信任他。这些公証人，就沒有好名声！也許应該請教……我們就只認識……唉！誰也不認識！”

查理沉吟了一下，回答道：

“除非是賴昂……”

不过写信不抵事。她建議她走一趟。他不要她去。她一定要去。两个人搶着表示好意。她最后用假模假式的反抗口吻嚷嚷道：

“得，我求你啦，我一定去。”

他吻着她的額头道：

“你眞好！”

第二天，她乘"燕子"去了卢昂，向賴昂先生請教；她一住就是三天。

3

这三天才是眞正的蜜月，又丰滿，又雋永，又輝煌。

他們住在靠碼头的布劳涅旅館，待在里头，閉了窗版，鎖上了門，地上撒遍鮮花，冰鎮果露清早就送过来。

将近黃昏，他們乘了一只遮蔽严密的游艇，到一座小島用晚飯。

沿着船塢，这时正好听見一片嵌抹船縫的工人敲打船身的响声。柏油烟在树木空当，裊裊上升；太陽是緋紅顏色，照耀河面，就見大油漬上下蕩漾，好像佛罗棱薩的古銅奖章在漂浮一样。

他們穿过停泊的船只，游艇上部輕輕擦过长而又斜的纜索。

城里的喧嚣——大車的滚动、語声的嘈杂、甲板上的吠声，不知不覺就听不眞切了。她摘下帽子，他們在小島上岸。

他們坐在一家酒館的低厅里，門口挂着黑网。他們吃煎胡瓜魚、奶酪和樱桃。他們睡在草地，躲到白楊树底下吻抱。他們未尝不希望，一生一世，住在这小地方，就像两个魯濱遜一样，心曠神逸，覺得这里福天洞地，不啻是世外桃源。他們不是头一回看見树木、蓝天、青草，也不是头一回听見水流、微風在枝叶之間吹拂，不过毫無疑問，他們从来沒有加以贊賞，好像大自然先前并不存在，或者只在他們的欲望滿足之后，才开始美丽一样。

他們夜晚回去，沿着島屿行駛，两个人待在船心，躲在陰影

里，不言不語。方桨在鉄棒中間吱嘎响动，仿佛节奏計的敲打，表示靜默，同时舵在船尾，不停不息，輕輕拍着水响。

有一回，月亮出来，他們不免搜索詞句，加以形容，觉得充滿詩意，悒郁感人；她甚至于唱着：

“你可記得，有一夜，我們搖船”等等。

她的柔和的歌声，散到水上，風带走顫音，从賴昂身边掠过，他听上去，仿佛翅膀扇动。

她坐在对面，靠着板壁，月光照进一面开着的窗版。她穿一件黑袍，褶幅摊开，如同一把扇子，衬的她更瘦，更高。她仰起了脸，合着手，眼睛望天。有时候，柳树影子完全遮住了她，忽而她又出現了，月光溶溶，恍若仙子。

賴昂坐在她的脚边，手底下碰到一条虞美人紅的緞带。

船夫端詳了一会兒道：

“啊！这也許是前一天我搖的那群人的。有男有女，一群年輕荒唐鬼，带着点心、香檳、短号，样样齐全！当中有一位先生，又高，又漂亮，一溜短髭，特别逗眼！他們一来就說：‘来吧，給我們講講别的……阿道耳弗……道道耳弗……’我想他就叫这个名字吧。”

她哆嗦着。賴昂挨到旁边問道：

“你难过？”

“沒有什么。一定是夜晚的寒气。”

老水手以为說話討客人欢喜，就慢悠悠道：

“看样子，有的是女人迷他。”

他說过这話，唾唾手掌，又打起桨来。

可是好景不长，終有一别！分离是凄凉的。

他有信可以交罗萊嫂子轉；她教他用两个信封装信，她的偸

情打算，清楚明白，不由他五体投地，佩服之至。她最后吻他道：

“那么，你可以讓我完全放心啦？”

“当然！”

他随后独自回家，在街上寻思道：“可是她为什么那样关心代理人权力这个問題啊？”

4

沒有多久，賴昂在朋友面前，神气十足，不但疏远了他們，就連業务也丢开不管了。

他盼信来；信来了，他左看右看，看个不完。他写回信，他用全部欲望和回忆的力量喚起她的形象。那种再見她的心願，非但不因为別离淡薄，反而越来越强，他熬耐不过，有一天星期六早晨，溜出了事务所。

他在岭上望見盆地教堂的鐘楼，还有它的馬口鉄做的旗子，随風旋轉，就像百万富翁荣归故里一样，心头涌起一股喜悅之情，里头有詩意，也有感慨。

他围繞她的住宅徘徊。厨房閃出一道亮光。他等候窗帘后头露出她的影子。什么也沒有出来。

勒福朗絲瓦太太一看見他，就大喊大叫，觉得他“高啦，瘦啦”，不过阿尔代蜜絲不这样想，觉得他“壮啦，黑啦”。

他像往常一样，在小間用飯，不过只有一个人，沒有稅务員；因为畢耐等“燕子”等累了，决定提前一小时用飯，如今他准五点鐘用晚飯，可是照样一来就說：“破車到晚了。”

賴昂下定决心去敲医生的門。太太在臥室，要一刻鐘以后

下楼。老爷似乎高兴又見到他；但是他一整黃昏不見动静，第二天又是一天待在家里。

第二天黃昏，很晚了，他才在花园后头小巷，单独見到她；——小巷，像和另一个男子一样！赶上雷雨，电光一閃一閃的，照着他們在一把雨伞底下談話。

他們难割难舍，爱瑪道：

"宁可死！"

她边哭，边在他的胸前扭来扭去：

"再見！……再見！……我什么时候再見到你啊？"

他們走开了又回轉来吻抱；这一回，她答应他，不拘什么方法，她不久会想出一个长远的机会，自由相会，起碼也要每星期一次，爱瑪相信有办法。而且她滿怀希望。她就要有錢了。

所以她給臥室买了一对寬道道的黃窗帘，勒乐先生早就对她吹嘘便宜来的。她梦想有一条地毯，勒乐說："这又不是月中桂"，彬彬多礼，决定帮她弄一条来。他成了她的左右手。一天里头，她尽叫人找他；他听說她找，丢下手边的事，馬上奔了过去，不出一句怨言。大家也不明白，罗莱嫂子为什么天天在她家用午飯，甚至于还私下看望她。

也就是在这期間，就是說，交冬前后，她对音乐似乎有了热烈感情。

有一天傍晚，査理听她弹琴，同一琴譜，她一連弹了四次，一次比一次生气，然而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却喊道：

"眞好！……好極了！……你不該停下来！弹吧！"

"嗐！不成！糟不可言！我的手指全像长了銹一样！"

第二天，他求她"再弹点什么給他听"。

"好吧，你要听，我弹給你听！"

查理承認她有一点生疏。她弹錯琴鍵，东碰碰，西碰碰，最后干脆住了手：

“啊！沒有救！我应該跟人学琴去，不过……”

她咬了咬嘴唇，接下去道：

“二十法郎一次，太貴啦！”

查理似笑非笑，蠢模蠢样道：

“是啊，的确……有一点……其实，少出些錢，我看，也許一样好学；因为有些艺术家，别看沒有名气，往往就比名流高多了。”

爱瑪道：

“你打听打听看。”

第二天，他回到家，一付狡黠模样打量她，临了憋不住，还是把話說出来了：

“你有时候可眞固执！今天我到巴尔佛骰尔来的。好！李耶雅尔太太对我講：她那二位小姐，在慈悲修道院学琴，教一次两个半法郎，还是一位有名的女教师！”

她聳聳肩膀，索性琴也不弹了。

但是她从鋼琴旁边走过（万一包法利也在旁边的話），她就嘆气道：

“哎！我可怜的鋼琴！”

你去看望她，她少不了告訴你，她早已放弃音乐不学了，由于环境关系，現在也不可能再学了。她得到外人的同情。眞可惜！她那样有才分！有人甚至于同包法利談起，还說他不該不讓她学，特别是藥剂师：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一个人有天分，說什么也不該耽擱。再說，你想想看，我的好朋友，放太太去学琴，以后你的孩子的音

乐教育，不就替你省下来了嘛！我認为母亲应当亲自教育子女。这是卢梭的見解，也許眼下还有一点新，不过我拿稳了，迟早会盛行的，就像母亲喂奶和种牛痘一样。”

所以查理再度談起学鋼琴的問題。爱瑪一听这話，就酸溜溜回答道：頂好拿它卖掉。这架可怜的鋼琴，曾經多次滿足她的虛荣心，如今卖掉，在包法利看来，就像她亲手处死她的某一部分一样，他說：

“万一你願意的話……偶尔学一次鋼琴，話說回来，也不見其就大破費。”

她就这样設法得到丈夫允許，每星期进城一趟，会晤她的情人。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人以为她弹琴很有进步。

5

她每星期四去，从床上爬起来，悄不作声，穿好衣服，就怕惊醒查理，来上两句閑話，說她不必太早出門。她打扮消停，走来走去，要不然就站在窗前，瞭望广場。曙光在菜場柱子的空当轉动，藥房的窗版关着，招牌上的大写字母，衬着黎明的灰白顏色，隐約可辨。

鐘針指到七点一刻，她去了“金獅”，阿尔代蜜絲打着呵欠，过来給她开門。炭埋在灰烬里头，阿尔代蜜絲为她剔紅了。爱瑪一个人待在厅房。她不时走到院子。伊外尔不慌不忙套車，勒福朗斯瓦太太戴着睡帽，探出小窗口，交代任务，絮絮叨叨，对他解說过来解說过去，换了别人，早不耐煩了，可是伊外尔一边套車，还一边在听。爱瑪的靴跟打着院子石头地响。

他用过他的早点，披上他的粗毛斗篷，点起他的烟斗，拿起他的鞭子，終于安閑無事，坐到他的座位。

"燕子"悠悠走去，第一古里有四分之三，随地停留，等旅客上車。有的站在路旁，院子栅栏門前，守候它来；有的头一天約好了，由着車等；有的甚至于还在家里床上；伊外尔連喊带叫，駡过不算，还走下車来，拚命砸門。冷風吹进車窗的裂縫。

四条长凳不空，車走快了，苹果树一棵接連一棵，一閃而过；两道长沟，盛滿黄水，夹着大路；大路越靠近天边，越显的窄小。

爱瑪对这条路，拐弯抹角，沒有一个地方不熟，知道过了一家牧場，就有一根桩子，再下去又是一棵榆树、一座谷倉、或者一間路工小屋；有时候，她甚至于閉上眼睛，过一会兒再睁开了，奇怪到了什么地方，但是还有多少道路要走，她再清楚不过。

砖房終于到了眼边，地在車輪底下起了响声，"燕子"穿过两旁花园，人在开口的地方望到几座雕像、一座葡萄台[26]、几棵剪齐了的罗汉松和一架秋千。紧跟着一眨眼工夫，城出現了。

城像圓剧場，一步比一步低，雾气籠罩，直到过了桥，才乱紛紛展开。再过去又是曠野，形象单調，越远越高，最后碰上灰天的模糊的基綫。全部風景，这样从高望去，平平静静，像煞一幅画。停錨的船只，堆在一个角落；河順着綠岭弯来弯去；长方形的島屿，如同几条大黑魚，停在水面，一动不动。工厂的烟筒冒出大团棕色的烟，随風飘散。教堂的頂尖突破浓雾，清越的鐘声有冶鑄厂的轟隆轟隆的响声伴奏。馬路的枯树，站在房屋中間，好象成堆的紫色荆棘一样。雨洗过的屋頂，由于市区有高有低，光色参差不齐。有时候，吹来一陣劲風，浮云漂向聖·卡特琳岭，仿佛空气凝成波涛，冲击岸边絕崖，先是气势汹汹，轉瞬就又銷声匿迹了。

想到这些群居生活，她就头昏眼花，心也臌胀胀的，仿佛活在这里的十二万人，照她揣想起来，个个热情澎湃，同时都在冒汽。空間扩大她的爱情，市声一片模糊，拿喧豗装了进去，她又朝广場、林蔭道、街头把喧豗倒了出来。諾曼底的这座古城，在她看来，成了一座其大無比的京城、一座等她进去的巴比倫。两只手靠住車窗，她吸着吹来的微風。三匹馬奔馳，泥里的石头嘎吱在响，車在搖晃，伊外尔老远就喊路上小貨車閃开，同时在居由默树林过夜的資产者，乘着家里的小馬車，安安詳詳下岭。

車在城門跟前停住；爱瑪脱下木头套鞋，換过手套，理好披肩，在二十步开外，走下"燕子"。

全城正苏醒过来。[27]有些伙計戴着希腊小帽，擦亮店面；有些妇女，屁股頂着籃子，隔一会兒，在街角吆喝一声。她貼墙走，眼睛望地，黑面网拉下来，喜孜孜的，笑容滿面。

她怕人看見，平时不走最近的路。她鑽进不見陽光的小巷，渾身是汗，从国家街的街口，噴泉附近出来。这里是剧場、咖啡館和妓院地区。常常一輛大車，載着晃晃悠悠的布景，从她旁边走过。有些系围裙的伙計，在盆树中間，往石地撒沙子。她聞見洋艾酒、雪茄和牡蠣的气味。

她轉过一条街，看見一个人，帽子底下露出一圈一圈头髮，認出了他。

賴昂在人行道上繼續行走。她一直跟到旅館；他走上楼，开开門，进去……热烈的吻抱！

吻过以后，話像激流一样，滔滔不絕。他們互相傾訴一星期来的愁悶、憂慮和盼信的焦灼；但是如今，統統烟消云散了，他們面对面望着，开心笑着，恩恩爱爱叫着。

床是一张船形桃花心木大床。天花板挂着素紅緞幔帐，低

低下垂，兜着敞口床头；——世上没有比这再美的了，紅顏色衬着她的棕色头髮、她的白色皮膚，同时她羞答答的，縮攏两条光胳膊，脸藏在手心。

房間暖和，地毯没有声息，陈設輕狎，光綫柔和，似乎一切专为顚鸞倒鳳而設。太陽进来，箭头帐竿、銅床鈎、火篦的大球，馬上發出亮光。两只玫瑰紅大蚌壳，放在壁爐上两枝蜡烛当中，举到耳边，可以听見海嘯。

他們多爱这間亲密的卧室！装璜虽然有一点过时，但是充满欢愉。他們过一个星期再来，發現木器照样待在原来的地方，有时候，她上星期四忘記的头髮針又在鐘座底下看到。他們围着一张独腿紫檀小圓桌，在爐边用午飯。爱瑪把肉切成薄片，給他放在盘子，一边千娇百媚，卖弄風騷。香檳酒倒进精致的玻璃杯，沫子濺上她的戒指，她笑了起来，清脆动听，渾無拘束。他們两下色授魂与，如胶似漆，錯把旅館当作家園，要在这里活到老死，宛如一对神仙夫妇，永远少艾。他們說起"我們的房間"、"我們的地毯"、"我們的扶手椅"；她甚至于說起"我的拖鞋"，——这是賴昂的礼物，天鵝毛沿口。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她的腿太短，悬在半空，于是没有后跟的玲瓏拖鞋，就只套在她的光脚的脚趾。

女性生活的不可言传的美妙，他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玩味。他从来没有經見过这种雅致的語言、这种考究的服装、这种睡鴿似的姿态。他欽佩她的灵魂的高深和裙子的花边。再說，她不正是一位社交之花、一位有夫之妇！总而言之，一位眞正的情妇！

由于性情多变，一时幽邃，一时快活，一时絮叨，一时緘默，一时激憤，一时冷淡，她激逗出来的欲望，在他也是無穷的，不喚

起本能，就唤起回忆。她是所有传奇小說里的情人、一切剧本里的女主人公、任何詩集泛指的她。他在她的肩头又看見了《土耳其嬪妃入浴圖》的琥珀顏色；她有封建时代女庄主的細长腰肢；她也很像《巴塞罗納的面色蒼白的妇人》，但是首先她是天使[28]！

他常常一边看她，一边覺得他的灵魂离开自己，变成波浪，順着她的脑壳往下流，不由自主，流进她的白净的胸脯。

他坐在她前面的地上，一对胳膊肘搭在膝盖上，仰起脸来，笑眯眯打量她。

她朝他弯下身子，仿佛神魂顚倒，話也說不出来了，唧唧噥噥道：

"别动！别說話！看着我！你的眼睛像有什么东西出来，那样甜，那样讓我好受！"

她叫他"孩子"：

"孩子，你愛我嗎？"

她簡直听不見他的答話，因为他的嘴唇很快就上来封住了她的嘴。

鐘上有一个居比东[29]小銅像，一脸媚相，弯起两只胳膊，托住一个镀金花环。他們笑他笑了許多次。但是临到非分手不可，他們覺得样样严肃了。

两个人面对面，一动不动，再三重复：

"下星期四見！……下星期四見……"

她伸出两只手，猛然摟住他的头，驟風急雨一般吻着他的前額，喊一声"再会！"奔下楼梯。

她走到剧場街，在一家理髮館整理头髮。天黑了；鋪子点亮煤气灯。

她听見剧場搖鈴，召集演員上戏；她看見对面走过白脸的男

子和装束过时的女子，从后台門进去[30]。

这間小屋本来太低，加以假髮和生髮油之間，生着熊熊的爐火，显的特别暖和。她聞着鉄的气味，还有那双給她梳理头髮的油手，很快就昏昏沉沉，披着她的梳头衣服，蒙矓了一小会兒。伙計常常一边給她梳头，一边問她要不要化装舞会的門票。

她終于走开了！穿街越巷，来到"紅十字"，早晨她把木头套鞋藏在长凳底下，現在又取出来穿上，挨着不耐煩的乘客，坐到她的座位。有的乘客在岭下就下了車，只她一个人留在車上。

每拐一次弯，遥望城里灯火，也就一次比一次多，仿佛一大片通明的水汽，浮在杂乱的房屋上空。爱瑪跪在垫子上，茫然望着这照花了眼的景象。她嗚咽了，叫着賴昂，朝他送去一些情意綿綿的話和随風而逝的吻。

有一个乞丐，拄着拐杖，不顧山路崎嶇，在驛車中間奔走。肩膀蒙着一堆破布。一只旧獺皮帽，沒有頂子，圓圓的仿佛一个脸盆，扣住他的脸，可是他一摘掉，就見眼皮地方，来了两个血窟窿。肉裂成一道一道紅条条，毒水下来流到鼻子，一路凝成綠痂。黑鼻孔痙攣似的往里吸气。說話先要仰起头来傻笑；——于是他的淡蓝瞳仁，不住朝太陽穴滚过去，一直滚到脓疮外沿。

他跟在車輛后面，唱着一首小歌：

小姑娘到了热天，

想情郎想的心酸。

下边唱到飞鳥、太陽和綠叶。

有时候，他光着头，冷不防来到爱瑪背后。她叫一声，就往后退。伊外尔寻他开心，叫他赶聖·罗曼集摆一个摊子，要不然就笑嘻嘻問他，他的情人一向可好。

常常車正在走，就見他的帽子突然塞进車窗，另一只胳膊抓

住脚凳，車輪泥水再濺，他也揪牢不放。他的声音先是哀婉，如同嬰兒啼哭一般，慢慢变尖了，在夜晚拖长，好像一个人說不出来为什么伤心，抽抽噎噎，听不眞切哭些什么，可是透过鈴鐺的响声、树木的吹动和空車的轟隆，隐隐传来什么力量，扰乱爱瑪的心情，好像一陣旋風进了深渊一样，沉入她的灵魂深处，又把她带到無边無涯的憂郁世界。不过伊外尔覺出一边偏重来了，掄起鞭子，使劲抽打瞎子。鞭梢抽到他的烂疮，他摔在泥里，疼的扯嗓子乱叫。

“燕子”的乘客終于睡着了，有人张开嘴，有人低下头，不是靠住邻人的肩膀，就是胳膊穿进車上的皮带，随着馬車的顚动，摇来晃去。灯在車外摆来摆去，照着轅馬的屁股，透过巧克力顏色的布帘，撒下一片紅血似的影子，籠罩着这些安静的男女。爱瑪一陣紧似一陣凄凉，穿着衣服，直打寒噤，越来越覺得脚冷，心像死了一样。

査理在家等她回来；“燕子”星期四总是姗姗来迟。太太終于回来了！她勉强吻抱了一下小女孩子。晚飯沒有預备好，沒有关系！她原諒女厨子。現在似乎全尽这丫头做。

丈夫看出她面色蒼白来了，常常問她，她覺不覺得难过。爱瑪說：

“不难过。”

他反駁道：

“可是你不覺得你今天晚上怪气？”

“哎呀！沒有什么！沒有什么！”

甚至于有些天，她一到家，就先上楼，去了臥室。玉斯旦湊巧也在，潜着脚步，奔走伺候，比一个精明的宫女还要得心应手。他理齐火柴、蜡烛盘和一本書，放好她的睡衣，摊开被窩。她說：

“好，行啦，去吧！”

因为他站在一旁，两手垂直，眼睛睁开，就像忽然綺梦来到，千絲万縷，把他纏在里头一样。

第二天陰沉可怕，以后几天，还要难熬，因为爱瑪急于重温她的幸福，大有刻不容緩之势，——而且正因为熟門熟道，一点就着，越發貪得無厭，所以她熬到第七天，見到賴昂，就尽情繾綣。他的热情表現首先是惊奇和感激。爱瑪享受这种爱情，出以审愼和集中方式，体貼入微，想出种种花样支持，唯恐有一天閃下了她，不翼而飞。她常常声音柔和，悒悒寡欢，对他道：

“啊！你呀，你要把我丢了的！……你要結婚的！……你要和别人一样的。”

他問道：

“那些别人？”

她回答道：

“还不都是男人。”

然后她做出娇嗔的手势，推开他道：

“你們全是負心的貨！”

他們有一天，心平气和，漫談人事無常，她随便說起（为了試驗他的妒忌，或者也許由于一种过分强烈的吐露心情的要求）往日，她在他之前，爱过一个男子，“拚不像你！”她赶快补上一句，还用女兒的終身賭咒，說：“沒有發生关系。”

年輕人信以为眞，問起他的职業。

“我的朋友，他是一位船长。”

这不兔去任何追究，同时不也抬高她的身分？——因为一个男人，天性好斗，听慣恭維，居然受她支配，無形之中，也就說明她的魅力。

可是練習生听了这話，很嫌自己卑微。他羡慕肩章、勛章、官銜。她一定喜欢这类东西，从她爱揮霍的習慣上就看出来了。

其实爱瑪有許多异想天开的事，还沒有說出口来，例如她来卢昂，希望能乘一輛蓝色提耳玻里，駕一匹英吉利馬，有一个穿翻口长靴的馬僮馭馬。勾起她这种怪想法的是玉斯旦，他求她收他当一名跟班来的。短少这輛馬車，并不减輕她每次赴幽会的快感，然而增加回去的酸辛，也是真的。

他們一道談起巴黎，她临了总嘀咕道：

"啊！我們住在那边，要有多好！"

年輕人摸着她的头髮，柔声柔气問道：

"难道我們不快活？"

她道：

"是啊，的确快活，我把話說的沒有边兒啦：亲亲我！"

她待丈夫也可爱多了：給他做"阿月渾子"奶酪，晚飯后弹迴旋舞曲。他把自己看成最走运的人，爱瑪日子也过的無憂無慮的，可是有一天黄昏，他冷不防問道：

"教你弹琴的，是不是朗玻乐小姐？"

"是她。"

查理接下去道：

"好！我方才在索耶雅尔太太家里看見了她。我同她談起你来，她說她不認識。"

她像遭了雷殛一样，不过还装出一付無事人的模样，回答道：

"啊！想必是她忘記我的名姓啦！"

医生道：

"不过卢昂也許有几位朗玻乐小姐教鋼琴吧？"

“很有可能。”

然后連忙道：

“可是我有她的收据，可不！你看。”

她走到書桌跟前，翻遍抽屜，攪乱紙张，临了头昏脑胀，还是不見踪影，查理再三劝她住手，犯不上为了这些無聊收据，自討苦吃。她道：

“嗐！我会找到的。”

果不其然，到了下星期五，他在存放他的衣服的黑小間換靴子，發現在一只靴子的皮和袜子之間，有一张紙，他取出来讀道：

茲收到三个月教琴費及杂費共六十五法郎。音乐教师費莉西·朗玻乐。

“家伙！这怎么会在我的靴子里头？”

她回答道：

“想必是从放賬单的旧紙盒里掉出去的。紙盒放在架子的边边上。”

从这时起，她的生活只是連串謊話，好像面网一样，用来包藏她的爱情。

这变成一种需要、一种癖好、一种快感，糟到这步田地，她要是說她昨天在一条街道的右側行走的話，必須听成她在左側行走。

有一天早晨，她像平时一样，衣著相当单薄，去了卢昂，可是才一动身，天空忽然飘起雪来了；查理正在窗口看雪，望見布尔尼賢先生坐了杜法赦先生的包克到卢昂去。他于是跑下楼梯，拿了一条厚披肩，拜托教士，一到“紅十字”，就遞給太太。布尔尼賢前脚才进客店，就打听永鎮医生太太在什么地方。女店家回答：她很少来过。临到黃昏，堂长在“燕子”里遇見包法利夫

人，对她說起他的窘迫，不过似乎也并不怎么看重，因为他馬上改口恭維一位布道师，在礼拜堂講演，效果很好，闊太太全爭先恐后来听。

他不追根究底，难保将来别人不管閑事。她这样一想，觉得每次还是在“紅十字”下車的好，本村正經的男女上下楼梯看見她，也就不起疑心了。

但是有一天，勒乐先生遇見她走出布劳涅旅館，挎着賴昂的胳膊。她怕起来了，以为他会张揚出去的。他不那样蠢。

可是三天之后，他走进她的房間，把門关好，說：

“我等錢用。”

她說她付不出。勒乐嗐声嘆气了一大陣，提起他过去待她的种种好处。

查理签的两张借据，的确，爱瑪直到如今，只付过一张。至于第二张，她請商人换成两张，付款日期还放的老远老远的。他說起这話，从衣袋取出一张欠付的貨单，例如窗帘、地毯、沙發料、几件衣服和一些梳洗用的零星东西，一共約模有两千法郎。

她低下了头。他接下去道：

“你沒有現錢，可是你有房产呀。”

他說起欧馬耳附近一所破烂房屋，根本收不到什么进益，座落在巴恩鎮，从前屬于老包法利卖掉的一所小田庄。因为勒乐瞭如指掌，就連公頃数目、邻居姓名，也都知道。他說：

“我要是你呀，还清債，还有多余。”

她說找不到受主；他說有希望找到。她問怎么样她才能作主出卖。他回答道：

“难道你沒有代理人权力？”

她听到这話，就像一陣清風吹来一样。爱瑪道：

“你把賬单留給我。”

勒乐回答道：

“哎呀！操这份心干什么！”

下星期他又来了，自称自贊，說他千辛万苦，終于發現了一个人，叫朗格罗瓦的，許久以来，就在覬覦那所房产，不过沒有說出买价来。她喊道：

“什么价錢也成！”

正相反，必須等候，試探試探这家伙。为了这事，值得走一趟，她既然去不了，他願意代劳，当面和朗格罗瓦講定。他一回来，就講：买主出到四千法郎。

爱瑪听見这消息，眉飞色舞。他接下去道：

“老实講，出价够高的啦。”

她立刻收到一半議价。商人看見她要付賬，又向她道：

“这样一笔大款，你一下子用光，天地良心，我看了可眞难过。”

于是她望着鈔票，想着这两千法郎作成不計其数的幽会，不由就期期艾艾道：

“怎么！怎么！”

他装出一付老好人的模样，笑道：

“哎呀！随便什么，全好記賬的。家里的事，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他一边盯着她看，一边捏住两张长紙，在指甲中間滑来滑去。他最后打开皮夹，掏出四张期票，每张票面一千法郎，放在桌上。他說：

“你签一个字，錢就留着用吧。”

她覺得太不像話，叫起来了。勒乐先生厚着脸皮回答道：

"我把多出来的差額給你，你也好說不是成全你？"

于是拿起一管笔，就在貨单底下写了一句："兹收到包法利夫人四千法郎。"

"你卖破房子的尾数，半年可以收进，我再把末一张期票的日期挪到付清之后，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爱瑪計算来，計算去，繞在里头，有一点繞不出来了，耳边听見叮叮当当，就像金幣撑破口袋，在花地板上围住她响个不停一样。勒乐最后解释：他有一位朋友，叫万薩的，在卢昂开了一家銀行，可以照这四张期票的数字，先行代付，等他那边付过了，扣去实际欠款，他会亲自把多余的差額給太太送过来的。

但是他送来的不是两千法郎，而是一千八百法郎，因为朋友万薩（按照規矩），作为佣金和回扣，扣下了两百法郎。接着他就漫不經心的样子，要一张收据。

"你明白……交易上……有时候……写上日期，費心写上日期。"

梦想可以实現了，爱瑪眼前展开一片好景。不过她也相当小心，留下一千艾居不用，按期付清头三张期票；可是第四张偏巧在星期四送来，査理凄凄惶惶，耐下心来，等太太回家解释。

她先前沒有告訴他这张期票的来历，只是怕他操劳家事；她坐在他的膝盖上，疼他，哄他，一桩又一桩，列举欠了賬也非买不可的东西。

"其实你也看的出来，买了这么多东西，要价不算太高。"

査理無路可走，想来想去，只得再求勒乐帮忙。他对天賭咒，說他一定息事宁人，只要老爷另立两张期票就成。一张是七百法郎，三个月付清。他預作綢繆之計，給母亲写了一封求告的家書。她不写回信，亲自来了；爱瑪問他有沒有从她那方面挤出

錢来，他回答道：

“錢有。不过她先要看賬。”

第二天，天才破晓，爱瑪就跑到勒乐先生那边，求他另写一份賬，不要超出一千法郎；因为她拿出四千法郎的賬单来，就得說出她已經付过四分之三，那样一来，势必非承認变卖房产不可。交易是商人从中拉成的，直到后来，人才知道。

买的东西虽然件件便宜，老太太还嫌浪費。

“你不好不用地毯？为什么要換椅套？我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张扶手椅，还是为老年人預备的，——至少我母亲是这样来的，她可是一位正經女人，我告訴你。——世上人不見其个个有錢！再有錢，也經不起乱花！我要是像你这样貪舒服，就要脸紅的！可是我上了年紀，倒正需要将息……看啊！看啊，修改衣服！摆闊！怎么！綢夹里，两法郎一公尺！……其实紗布就挺好，才半法郎一公尺，还有八个苏一公尺的！”

爱瑪仰靠在长椅上，尽最大可能，平心静气回答道：

“哎呀！老太太，够啦！够啦！……”

老太太偏不住嘴，継續教訓她，預先斷定他們会流落到救济院的。說来說去，都是包法利不該。幸而他答应取消那张代理書……

“怎么？”

老太太回答道：

“啊！他賭了咒的。”

爱瑪打开窗戶，喊查理来。三面对証，可怜人只好承認是母亲逼的。

爱瑪跑开了，很快就又回来，气焰十足，拿一张厚紙遞給她。老太太道：

“我謝謝你。”

她一丢就把代理書丢到火里去了。

爱瑪笑了起来，笑声又尖，又响，又长：她又精神失常了。查理喊道：

“啊！我的上帝！哎呀！媽，你也不对！你来了就跟她吵！……”

母亲耸耸肩膀，硬説“这全是假招子”。

可是查理第一次反抗，我話护衛太太，老太太听不下去，不肯待了。她第二天就走，他試着留她，她站在門口回答道：

“不必，不必啦！你爱她，胜过爱我，你对，这是天性。反正，好不了！你等着看吧！……当心身子！……因为我不会冒冒失失，再像你説的，来跟她吵的。”

查理得罪了母亲，可是在爱瑪面前，照样十分尴尬。他不信任她，她决不隐藏她的怨恨。他左求右求，求到后来，她才勉强同意收回代理人权力。他亲自陪她到居由曼先生的事务所，另立一份代理書，和先前的一份完全一样。公証人道：

“我明白。一位科学工作者，分不出心，照管瑣碎的实际生活。”

查理听了这句奉承話，覚得心下一寬：經过恭維，他的弱点改头換面，象另有崇高的任务在身上了。

下星期四，她来到旅館他們的房間，和賴昂在一起，是怎样的热情奔放！又是笑，又是哭，又是唱，又是舞，要冰鎮檸檬水喝，要香烟吸，他嫌她放肆，可是又覚得她娇嬈动人，出塵絕世。

他不知道她的內心起了什么反应，越来越使她追逐人生的享乐。她变的好生气，爱吃嘴，喜刺激。她和他在街上散步，揚

起头来，她说，不怕出事。不过有时候，她猛然想到遇見罗道耳弗，却也畏縮起来了；因为他們虽然永远分手，她覚得她还沒有完全摆脱他的影响。

有一天黄昏，她不回永鎮来。查理急的走投無路，小白尔特沒有媽媽，不肯睡覚，抽抽噎噎，心也要哭出来了。玉斯旦赶到大路张望。郝麦先生走出了藥房。

最后，等到十一点鐘，查理不見她回来，再也耐不下去了，駕起他的包克，跳上去，抽打牲口，早晨两点鐘左右，到了"紅十字"。她不在。他心想練習生也許見到她，不过他住在什么地方？查理幸而記起他的上司的地址。他奔去了。

天才破晓。他在一家門首，看見几个牌子，就去打門。沒有人开門，他問的話，有人喊着回答，还直駡那些夜晚攪扰别人的人們。

練習生住的房子沒有門鈴，沒有門环，也沒有門房。查理握起拳头，拚命砸窗版。过来一位巡警；查理心虛了，只好走开。他自言自語道：

"我眞叫傻；毫無疑問，劳尔冒先生留她用晚飯来的。"

劳尔冒一家人已經离开卢昂了。

"她大概是待下来看护都柏洛意太太。哎呀！都柏洛意太太死了有十个月了！……她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灵机一动，走进一家咖啡館，要"年鑒"看，很快就找到朗玻乐小姐的名字，她住在皮纏街七十四号。

他走进这条街，爱瑪本人正好从另一头出来；他不是吻抱，而是扑到她身上，一边喊着：

"誰留住你啦，昨天？"

"我生病来的。"

“什么病？……住在什么地方？……怎么会的？……”

她摸了摸额头，回答道：

“在朗玻乐小姐家。”

“我晓得是她家！我正要去。”

爱瑪道：

“不必去，她方才出的門；不过以后再有这类事，你放心好了。我回来晚一点点，你就急成这样，你明白，我就心不安，不敢出門走动啦。”

話說在前头，以后再赴幽会，她可以毫無顧虑，为所欲为。所以她也就由着性子，加以充分利用。只要心血来潮，想看賴昂，馬上她就随便找一个借口，去了卢昂。他想不到她来，这一天沒有在旅館等她，她到他的事务所找他。

开头几回，欢乐异常。但是沒有多久，他說出了实情，就是他的上司極不贊成有人打攪。她道：

“算啦，走吧！”

于是他溜出来了。

她要他穿一身黑，下巴留一撮尖鬍鬚，模仿路易十三的肖像。她想認識他的住处，看过以后，嫌它貧气；他一听这話，臊紅了脸，她滿不在乎。随后她劝他买些和她家里一样的窗帘，他嫌浪費，她笑道：

“哈！哈！你舍不得你的宝貝錢啊！”

賴昂必須回回向她报告：从上次幽会起，他这期間，都做了些什么。她問他要詩、一首为她写出来的詩、一首献給她的情詩；第二行韵脚，他搜遍枯腸，也配对不出，結局就从紀念册上抄一首十四行詩交卷。

他这样做，不是由于虛荣，而是由于討她的欢心。他不辯駁

她的見解；他接受她的一切爱好；与其說她是他的情妇，倒不如說，他变成她的情妇。她有温存的語言和銷魂的吻。这种恶趣，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实际上出神入化，到了無形迹可求的地步，奇怪，她从什么地方学来的？

6

賴昂下乡看她，常在藥剂师家用晚飯，覺得应当还請才对。郝麦先生回答他道：

"願意之至！再說，我老待在这里，快要长锈了，也該活动活动。我們去看看戏，吃吃館子，玩它一个痛快！"

郝麦太太一听他有意去冒那些無名的危险，心惊胆战，情之所至，低声阻拦道：

"啊！好人！"

"好，还有什么？你以为我經年待在藥房，一天到晚聞气味，就不糟蹋我的身子啦？可不，这就是妇女們的特征：她們妒忌科学，然后就反对最正当的娛乐。沒有关系，我一定来，我說不定哪一天就来卢昂，我們一道把洋錢用光算数。"

这样的話，藥剂师先前并不出口；然而他如今看中快活的巴黎派头，認为最得風气之先，所以也像他的邻居包法利夫人一样，向練習生再三打听京城風俗，甚至于話里搀上切口，来唬……資产者，說"窝"、"摊"、"时样"、"摩登"、"柏奈达路"、还有，不說"我去了"，而說"我顛兒了"[31]。

所以有一天星期四，爱瑪意想不到，会在"金獅"的厨房遇見郝麦先生，穿着旅行衣服，就是說，披一件誰也沒有見过的旧斗

篷，同时一只手提了一只小箱，另一只手提了一只藥房的脚爐。他唯恐公众見他不在，大惊小怪，所以沒有同任何人講起他的計划。重游旧地的想法，毫無疑問，使他意兴盎然，因为他一路上就話不絕口。他不等車停，連忙跳下，寻找賴昂；練習生推托不去，經不起郝麦先生强拉，还是把他拉到諾曼底咖啡館去了。藥剂师大搖大摆，走进咖啡館，帽子不摘，以为在公共場所露出光头，十分土气。

爱瑪等賴昂等了三刻鐘，不見他来，跑到事务所找他，照样無影無踪，猜来猜去，莫明其妙。她罵他無情，怨自己心軟，額头貼住玻璃，气悶了一下午。

已經两点鐘了，他們面对面，坐在桌子前。大厅空空落落；爐管是棕榈树模样，枝叶鍍金，在白天花板上散成絢烂一片；靠近他們，玻璃窗外，太陽地里，有一个小噴泉，淙淙琤琤，流在大理石水池；池里有水芹和石刀柏，当中爬着三条龙虾，昏昏沉沉，躺在一堆側臥的鵪鶉旁边。

郝麦开怀暢談，乐哉陶陶，可是使他有了醉意的，与其說是美酒盛饌，不如說是豪华气派。不过喝到波馬尔葡萄酒[32]，他却有一点飘飘然了，甘蔗酒煎鷄蛋端来的时候，他正在發揮关于妇女的有伤風化的理論。最打动他的就是入时。他醉心于服装优雅和家具高貴的房間。至于形体，他并不討厭矮个子。

賴昂望着挂鐘，中心如擣。藥剂师喝着，吃着，說着，無限快活。他忽然道：

“你在卢昂，一定很感寂寞。其实你的对象住的也并不远。”

看見对方脸紅，他問下去道：

“好，坦白吧！你能否認你在永鎮……？”

年輕人期期艾艾，不知所云。

“你在包法利太太家，不是追……”

“追誰？”

“丫头！”

他不說笑；但是賴昂，虛荣心压倒了一切謹愼，冒冒失失，就絕口否認了。再說，他只爱棕色头髪女人。藥剂师道：

“我同意；她們比較淫蕩。”

他于是俯在朋友耳边，列举辨別女人淫蕩的标志。他甚至于掉轉話鋒，大談人种学：德意志女人悒郁，法兰西女人輕佻，意大利女人热烈。練習生問道：

“黑种女人呢？”

郝麦道：

“这是艺术家的雅好。伙計！两小杯咖啡！”

賴昂不耐煩了，終于說道：

“我們走吧？”

“Yes.[33]”

不过他走以前，要見見老板，夸奖两句酒菜。年輕人一听这話，就說有事，希望借机溜掉。郝麦道：

“好啊！我护送你走！”

他一边陪他在街上行走，一边同他說起他的太太、他的子女、他們的未来和他的藥房，講它先前如何不景气，經他历年整頓，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走到布劳涅旅館前面，賴昂出其不意，丢下了他，跑上楼梯，發現他的情妇焦灼惶惑，百無聊賴。

不提藥剂师还好，提起他来，她就冒火。然而錯不在他，他举出种种理由解說：难道他不認識郝麦先生？难道她会相信他喜欢和他在一起？但是她不理他，轉开了身子；他拉她回来，跪

在地上，摟住她的腰，一付懒娇的可怜相，充满色情和哀求。

她站直了，眼睛冒火，睁大了望他，模样不但严肃，簡直有些可怕了。接着她就泪眼模糊，紅眼皮搭拉下来，把两只手給了他。賴昂正在吻手，就見进来一个茶房，回稟先生：有人找他。她說：

“你还回来？”

“对。”

“什么时候？”

“这就回来。”

藥剂师一見賴昂就道：

“我用的是計。我想你不高兴看人，还是帮你打断了的好。我們到柏里都那边喝一杯嘉呂斯[34]去。”

賴昂引天作証，他非回事务所不可。藥剂师听見这話，就打趣公文、訴訟手續道：

“去他媽的居雅斯和巴尔陶耳[35]吧！誰拦着你？大丈夫，說走就走！去柏里都！看看他的狗：有趣極了！”

他看練習生总是执意不肯，就改口道：

“我也到你的事务所去。我看报等你，要不然就翻翻法典也好。”

爱瑪的憤怒、郝麦先生的絮叨、或許还有午飯的飽脹，把賴昂已經折騰的迷迷糊糊了，現在經他这样一来，簡直失了主张。他像受了蠱惑一样，听見藥剂师重复：

“去柏里都！馬耳巴呂街，也就是两步路。”

自己又有懦弱、愚蠢和推动我們去做自己最不要做的事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三面夹攻之下，到底还是讓他拉到柏里都去了。他們在他的小院看見他，监督三个伙計，喘着气，轉动一

架醸造塞測水的机器的大輪子。郝麦帮他們出主意，吻抱柏里都，要嘉吕斯喝。賴昂一連二十次想走；可是另一位揪住他的胳膊，对他講：

"一会兒工夫！我这就走。我們到《卢昂烽火》，看看报社的人。我介紹你認識陶瑪散。"

他总算甩掉了他，一口气跑到旅館。爱瑪已經不在了。

她怒火冲天，方才离开。她如今恨他。在她看来，爽約是一种侮辱。她想多找一些借口，索性摆脱掉他：他沒有英雄气概，軟弱，庸俗，不及女人有力，而且吝啬，又胆小如鼠。

接着她就心平气和，下了最后結論：毫無疑間，她冤枉了他。不过揶揄我們心爱的人，总要或多或少，形成彼此之間的隔閡。偶像是碰不得的：一碰之后，就有金粉留在手上。

他們的談話越来越和爱情無关。爱瑪給他写信，离不开花、詩、月亮、星星，——热情衰退之后的自然資源。一个人借重种种外援，試想弄旺了它。下次幽会，她一眼望去，尽是無边風月；事后她也承認，毫無惊人之处。爱瑪覚得扫兴，可是一种新的希望又很快起而代之，回到他的身旁，分外心热，分外情急。她脫衣服，說脫就脫，揪开束腰的細带，細带兜着她的屁股，窸窸窣窣，像一条蛇，溜来溜去。她光着脚，踮起脚尖，走到門边，再看一回关好了沒有；一看关好了，她一下子把衣服脫的一絲不挂，然后，——脸色灰白，不言不語，神情严肃，貼住他的胸脯，渾身打顫，久久不已。

但是在这冷汗涔涔的額头上，在这期期艾艾的嘴唇上，在这一双心神不屬的瞳仁里，在这两只胳膊摟抱之中，賴昂覚得像有什么东西不顧死活，迷离惝恍，凄慘悲切，神不知鬼不覚，輕悠悠来到他們中間，要把他們分开一样。

他不敢盘問她；不过他見她經驗丰富，心想她过去一定經过各色苦乐的考驗。一样風情，从前傾倒，現在他有一点害怕了。而且他反抗她的一天大似一天的統治。这种持久的胜利使他怨恨爱瑪。他甚至于企圖停止爱她；可是她的小靴一咯噔，他覚得自己把持不住，就像醉鬼見到了烈酒一样。

的确，她对他的关心从菜肴的精美，直到服装的俏丽和視綫的纏綿，無所不包，無微不至。她从永鎮来，怀里揣着玫瑰，見了他，朝他脸上一丢。她担心他的健康，指点他的行为。她要他一心和她相好，希望得到上天协助，往他的頸子挂了一个聖母像牌。她仿佛一位賢母，問起他的朋友。她对他道：

"别見他們，别出去，就想着我們自己；爱我！"

她希望自己能监視他的生活，又想派人到街上尾随他。旅館附近，总有一个流氓似的人招呼旅客，他不会不肯的……不过她的自尊心不許她这样做。

"嗐！活該！他騙我呀，由他去！难道我在乎？"

有一天，他們散的早，她独自在馬路溜躂，望見她的修道院的墻壁；她坐在榆树影子里一条长凳上。当年有多安静！那些不能言喻的恋爱心情、她試着照書本虛构出来的心情，她如今又多向往！

她的新婚期間、她騎馬在森林的漫游、跳迴旋舞的子爵和歌唱的拉嘉尔狄……都又在她的眼前出現。賴昂犹如别人，她忽然覚得同样遙远。她向自己道：

"可是我在爱着他啊！"

有什么关系！反正她不快乐，也从来沒有快乐过。何以人生总不如意？何以她信賴的事物，时刻腐朽？……可是假如有一个强壮、美丽的男子的話，天生英武，慷慨激昂而又細致入微，

天使的形象而又詩人的心，抱着七弦琴，演奏哀婉的喜歌，响徹九霄，何以她就不会凑巧遇到？哦！永远扑空！再説，也不値得追寻；处处是謊！声声微笑隐伏着因膩煩而起的呵欠，回回喜悦隐伏着詛咒，任何欢乐免不了饜足。最香的吻，在你唇上留下来的，也只是一种实現不了而又向往更甜蜜的銷魂境界的热望。

空中蕩漾着鏗鏘的响声，修道院的鐘敲了四下。四点鐘，她覺得自己好像有生以来，就一直坐在这条长凳似的。不过一分鐘能容納千变万化的热情，正如小小地点能容納群众一样。爱瑪一心一意活在她的热情里，仿佛一位大公爵夫人，不拿銀錢擱在心上。

但是有一回，家里来了一个紅脸、秃頂的男子，举止猥賤，説是卢昂的万薩先生差来的。他穿一件綠长大衣，别針别住旁边的衣袋；他取下别針，插在袖子上，恭恭敬敬，遞来一张紙。

这是她立的一张七百法郎的借据，勒乐嘴上説的好听，結局还是給了万薩。

她打發女佣人去看他。他不能来。

来人一直站着，左张张，右望望，金黄顏色的粗眉毛遮住他好奇的視綫，看見女佣人徒劳往返，就一付天眞的模样問道：

"我拿什么話回万薩先生？"

爱瑪回答道：

"好吧！告訴他……我沒有錢……下星期才有……他等着好了……是的，下星期。"

来人不發一言，提脚就走。

但是第二天正午，她收到一份拒付通知書，上面貼着印花，还有滿紙大字的"哈朗律师、比实承發吏"字样。她看見这张公文，害怕极了，慌慌张张，急忙奔往布商家里。

她在他的商店找到他，他正在捆扎一个小包。他道：

"好啊！有事見教？"

勒乐并不因为她来，就打断工作。一个十三岁上下的女孩子在旁相帮；她有一点駝背，又是伙計，又是厨子。

然后他在前走，木头套鞋呱打呱打，蹬着地板，把包法利夫人带到二楼，請进一間窄窄的小屋，里头有一张大松木書桌，桌面放着几本賬簿，横里压着一根上了鎖的細鉄棍。靠墻堆着一些零头印花布，底下隐隐約約露出一只保险箱，但是容积不小，似乎盛的不止是票据、銀錢。原来勒乐先生兼营当鋪生意，里面放的有包法利夫人的金表鏈和泰里耶老爹的耳环。可怜人走投無路，临了拍卖家什，又到甘岡普瓦盘了一家空無所有的小杂貨鋪，害粘膜炎死掉，脸比四周的蜡烛还黄。勒乐坐到他的大藤扶手椅上，一边道：

"你有什么事？"

"看啊。"

她拿公文給他看。

"好！我有什么办法？"

她一听这話，忿忿不平，提醒他不轉讓她的期票的約言。他承認說过这話：

"不过我也是走投無路，叫人逼的。"

她道：

"那，以后呢？"

"唉呀！很簡单嘛：法院的裁判，再来一个扣押……完事大吉！"

爱瑪恨不得打他一頓。她忍下这口气，和顏悅色問他："有沒有方法疏通疏通万薩先生？"

“好啊！疏通万薩；你不曉得这个人；他比什么人也心狠。”

不过勒乐先生必須在中間为为力。

“你听我講，我覚得，截到現在为止，我对你够客气的啦！”

他打开一本賬簿道：

“看！”

然后，手指朝上指：

“看……看……八月三日，两百法郎……六月十七日，一百五十法郎……三月二十三日，四十六法郎……四月……”

他住了口，好像怕說錯了話一样。

“我还不提起你的丈夫立的期票，一张七百法郎，一张三百法郎！还有你那些零星賬，連本带利，算也算不清，根本就是一篇糊塗賬。我可再也不上这个当啦！”

她哭，甚至于喊他“好勒乐先生”。可是他統統推到“万薩这个狗东西”身上。而且他一个小錢也沒有，現在就沒有人还賬，可把他坑苦了，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开鋪子的，就沒有力量放賬。

爱瑪無話可說；勒乐先生在咬笔毛，見她默不作声，不用說，心不安了，因为他接下去道：

“起碼也得有一天，只要我多少有一点进項……我才可以……”

她道：

“其实，巴恩鎮的尾数一到……”

“怎么？……”

听說朗格魯瓦还沒有付清买房子的錢，他似乎很吃一惊，然后声音甜甜的道：

“你說，条件是……？”

“唉！条件随你！”

他于是閉住眼睛想了想，写了几个数字，一边說他很不合算，这是折本生意，他在賭性命，一边写了四张期票，每张二百五十法郎，各自相隔一个月到期。

“但願万薩答应！其实，决定的事，我不反悔！我这人頂誠恳不过。”

他接着就手指了几件新貨給她看，不过依他看来，不会有一件合太太意的。

“这件衣料，我說七个苏一公尺，保不褪色，好啊！大家搶着买！你明白，我才不拿眞話告訴他們！”

說出欺哄別人，他想，她就一定相信他为人正直了。接着他又喊她回来，讓她看一幅三公尺多长的花边，他最近拍买来的。勒乐道：

“多好看！現在用的人才多，搭在沙發背上，非常时兴。”

他拿蓝紙卷起花边，放在爱瑪手心，比变戏法还快。

“你倒是告訴我……”

他接下去道：

“啊！过后再說吧。”

轉回身子往里去了。

当天黃昏，她就催促包法利給母亲写信，要她把繼承的錢財的全部尾数，尽快給他們匯来。婆婆回信說，錢沒有了，清算已經結束，他們除掉巴恩鎮房产之外，每年还有六百法郎进項，到时她会匯来的。

包法利夫人一看婆婆那方面沒有指望，就給两三家病人送賬单，收診費，看見这个法子有效，不久就大用起来。她在賬单后头，总当心加上一句：“拙夫性傲，万勿向其道及……尙祈原宥……”有人写信抱怨；她劫去来信。

她为了弄錢，卖掉她的旧手套、旧帽子、废銅烂鉄，無所不卖，講起价来，錙銖必較，——她的农民的血使她連蝇头小利也在所必爭。城里遇見便宜貨，心想别人不收，勒乐先生一定会收，她就买下来。她还买鴕鳥羽毛、中国磁器和木箱。她向圣福、“紅十字”女店家勒福朗絲瓦太太借錢，不管张三李四，見人就借。最后，她收到巴恩鎮的錢，付清两张期票，另外一千五百法郎又到日子了。她再續下去，永远續下去！

有时候她的确也試着計算来的，可是她發現数字庞大無边，連自己也信不过，于是她再計算，很快就糊塗了，只好丢在一旁，再也不去理睬。

家里如今才叫凄凉！供应商人，走出大門，个个脸上带怒。手絹拖在灶头；小白尔特穿着破袜子，郝麦太太覺得太不像話。万一查理陪小心，偶尔說上一言两語，她就蛮不講理，回答一句：不是她錯！

为什么这样大發脾气？他認为全是她的神經旧病的緣故；他怪自己自私，不該拿病看成过失，心里抱歉，直想跑过去吻她。他向自己道：

“不必了，我会惹她討厭的！”

他于是待下来了。

他用过晚飯，独自在花园散步；他把小白尔特放在膝盖上，打开他的医学杂志，試着教她認字。小孩子从来沒有經过文字教育，沒有多久，就愁眉苦脸，睁大眼睛，啼哭起来。他只好又来哄她，倒出噴壶的水，在沙地开河、或者掰断小女貞树的枝子，当作树栽在花圃：花园到处是青草，所以并不特别难看。賴斯地布都瓦的工錢，他們有許多天沒有付！随后小孩子冷了，要她的母亲，查理道：

"叫姨姨好了。你知道，乖乖，媽媽不要人吵她。"

轉眼入秋，落叶又已紛紛，——同她两年前生病，一般光景！——到底什么时候才好的起来啊？……两只手搭在背后，他繼續行走。

太太待在房間。沒有人上去。她整天待在臥室，昏昏沉沉，衣服几乎不穿，有时候还点起她在卢昂一家阿尔及利亚商店买来的宮香。丈夫夜晚就知道挺尸，她不要他睡在一旁，装模作样，最后硬把他貶到三楼。她看些荒誕不經的小說，里头不是穷奢極欲，就是流血杀人，一看就看到天亮，常常心惊肉顫，大声喊叫。查理跑进屋来看她。她說：

"啊！走开！"

别的时候，她想起奸情，欲火烧身，又是气喘，又是心跳，無可奈何，过去打开窗戶，吸冷空气，迎風抖散她的过于沉重的头髮，仰观星星，希望会有貴人相爱。她思念他，思念賴昂。她这时候恨不得捐弃一切，換取一次幽会，得到滿足。

幽会成了她的节日。她要排場！他一个人应付不了开消，她就大大方方来补足：几乎回回如此。他試着要她明白：換一个地方、一个比較便宜的旅館，他們一样会快活的，可是她举出理由反对。

有一天，她从提包取出六把鍍金小銀匙（卢欧老爹送她的婚礼），求他为她立刻送到当鋪。賴昂害怕連累名声，不高兴去，不过还是去了。

事后他細想一过，覚得他的情妇行为乖异，就此分手，也許不見其就錯。

的确也有人給他的母亲写了一封匿名长信，警告她：他"与一有夫之妇相好，前途堪憂"。老太太影影綽綽，就見眼前站了

一个败家精，就是說，那个隐在爱情深处的怪物、妖妇、叫不出名目的害人精，馬上通知他的上司都包卡吉律师。律师办这种事，再精明不过，找他談了三刻鐘話，希望他看清是非，悬崖勒馬。这种曖昧行为将来要給他的事業带来損害的。他求他断絕关系；万一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該为他着想，为都包卡吉着想！

賴昂最后發誓，不再去看爱瑪；他沒有做到，——一想这个女人可能給他招惹麻煩和教訓，还不算同事早晨围着爐子的打趣，他就責备自己，不該沒有做到。再說，他就要升为第一練習生：是严肃的时候了。所以他放弃旧習慣、激昂的情緒和想像：——因为个个資产者，年輕时候，血气方刚，就算是一天、一小时也罢，都自以为抱有海闊天空的热情，会干出轟轟烈烈的事業来。最庸俗的登徒子念念不忘于东方皇后；个个公証人心里全有詩人的残膏剩馥。

如今一見爱瑪貼住他的胸脯，忽然嗚咽上来，他就厭煩；他的心好像那些只能忍受某种音乐的人們一样，已經辨别不出爱情的妙趣，听見一片嘈杂，只是淡然置之，昏昏思睡而已。

他們太相熟了，顚鸞倒鳳，并不又惊又喜，欢好百倍。她膩味他，正如他厭倦她。爱瑪又在通奸中間發現婚姻的平淡無奇了。

可是怎么样才能把他甩掉？这种幸福她虽然覺得鄙不足道，不过習慣成自然，或者習惡成性，她不唯安之若素，而且一天比一天迷恋，也正因为竭澤而漁，幸福反倒成为無水之池了。希望落空，她怪罪賴昂，好像他欺騙了她一样；她甚至于希望禍起蕭墻，造成他們的分离，因为她沒有勇气作分离的决定。

她并不因而就中止給他写情書，因为她認为一个女人应当永远給她的情人写信。

但是她在写信中間，見到的恍惚另是一个男子、一个她最热烈的回忆、最美好的讀物和最殷切的願望所形成的幻影。他在最后变的十分眞实、靠近，但是她自己目夺神移，描写不出他的确切形象：他仿佛一尊天神，众相紛紛，隐去眞身。他住在天色淡蓝的国度，月明花香，絲梯悬在陽台上，摆来摆去。她觉得他近在身旁，凌空下来，一个热吻就会把她活活带走。紧跟着她又跌到地面，心身交瘁；因为这些爱情的遐想，比起淫欲無度，还要使她疲倦。

爱瑪如今即使一無所为，也时刻感到劳累。她經常收到传票、貼印花的公文，正眼看也不看。她还眞想不活了，要不然就睡过去，再也不醒过来。

四旬斋狂欢节[36]，她不回永鎮，黃昏去了化装跳舞会。她穿一条絲絨长褲和一双紅袜子，梳一条打結辮子，一頂小三角帽戴在一只耳朵上。她跟着双管喇叭的瘋狂的响声跳了整整一夜。大家拿她作中心，围了一个圈子。早晨她在剧場迴廊，發現自己和五六个扮成卸船女人和水手的男子待在一起；他們是賴昂的同事，說要去用消夜。

附近咖啡館，人山人海。他們在碼头望見一家頂不像样的小飯館，主人把他們带到五楼一間小屋。

男子聚在一个角落嘀咕，毫無疑問，是在磋商开消。他們是一个練習生、两个医学生和一个商店伙計：这就是她的伴侶！至于妇女，爱瑪一听她們的声調，馬上看出她們十九屬于末流社会。她胆战心惊了，抽开椅子，低下眼睛。

别人都在用飯。她吃不下去，額头滾烫，眼皮痠痛，皮膚冰凉。她觉得舞厅地板，随着千百只脚的有节奏的起伏，还在她的脑子里跳动。五味酒的气味，加上雪茄的烟霧，熏的她暈头轉

向。她暈过去了：大家把她抱到窗口。

曙光正在上升，聖·卡特琳方向，灰白天空有一个大紅点子，还在往大里放。鉛色河水，随風蕩漾；桥上沒有人；街灯熄了。

她終于淸醒过来，想起白尔特在女佣人下房睡覺。但是过来一輛滿載长鉄条的大車，順墻传来鉄条顫动的响声，要把耳震聋了。

她急忙溜开，脫去服装，告訴賴昂：她有事先要回去。她終于一个人待在布劳涅旅館。連自己在內，她什么也忍受不了。她巴不得变成一只鳥，返老还童，飞到什么遙远的仙境。

她离开旅館，穿过馬路、荀广場和关厢，快步行走，来到一条两边全是花园的大路。空气新鮮，她安靜下来了；群众的面孔、假面具、对舞、蜡烛架、消夜和那些妇女，好像霧去云开一样，全都逐漸消失了。她来到"紅十字"，走进三楼有《奈耳塔》版画的小屋，合身躺在床上。下午四点鐘，伊外尔喊醒她。

回到家来，全福指着鐘后一张灰紙給她看，上面写着：

茲經判决执行……

判决什么？不錯，昨天送来一张公文，她沒有看懂，所以讀到今天这一张，看見这样的字句，她活像遭了雷殛一样："遵奉聖諭，依照法令，包法利夫人必須……"她跳过几行，就見上面写着："限期二十四小时，不得拖延"。——什么意思？"淸偿全部八千法郎"。再往下去，她还讀到："过期不付，当即依法执行，扣押其家具与衣物"。

怎么办？……限定二十四小时；就是明天！她寻思道：毫無疑問，勒乐又想吓唬她了；因为她一下子看穿了他的种种策略、他的殷勤的目标。所以看見数字庞大惊人，她倒放心了。

但是她一味买，一味欠，一味借，一味出票据，續票据，每次到期又往上滚，結局就是：她給勒乐先生准备好了一笔資金，他急不能待，直盼用在他的投机买卖上。

她装出一付沒有事的模样去看他。

“你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嗎？不用說，是开玩笑！”

“不是。”

“怎么会的？”

他慢条斯理轉过身子，交叉胳膊，向她道：

“我的小太太，你以为我单为行好，供貨供錢，真就白白供你供到世紀末日？放出去的賬，我应該收回来，我們要公道！”

她說她欠也欠不了这許多。

“啊！多也是它！法院承認！有判决書！有通知書！再說，不是我要这样做，是万薩要这样做的。”

“你能不能……？”

“嗐！無法可想。”

“可是……不过……再想想看。”

她放下正文不談，只談她事先一無所知……出乎意外……勒乐揶揄似地鞠躬道：

“怪誰？我像黑人一样吃苦卖力气，你这期間，寻欢作乐。”

“啊！用不着教訓！”

他反駁道：

“这永远沒有害处。”

她胆怯，她央求，甚至于拿她又白又长的玉手放在商人的膝盖上。

“請吧！人家会以为你有心勾引我呐！”

她喊道：

“你这个無賴！”

他笑道：

“哈！哈！你倒冒起火兒来啦！”

“我要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人。我要告訴我丈夫……”

“好吧！我呀，也有东西給你丈夫看！”

勒乐从他的保险箱取出一张一千八百法郎的收据：万薩預支現金的时候，她写給他的。他接下去道：

“你以为这可怜的好人，真就不明白你的小偸行为嗎？”

她比挨了一棍还厉害，整个瘫痪下来了。他在窗戶和書桌之間走来走去，三番四次說着：

“啊！我要給他看的……我要給他看的……”

随后走到她跟前，柔声道：

“我知道，这不好玩；不过話說回来，也沒有人为这死掉。旣然这是唯一使你归还我的錢的办法……”

爱瑪揉搓手道：

“可是我到哪兒去弄錢啊？”

“得啦！你有朋友，还在乎什么？”

他盯住她看，眼睛又亮，又怕人，她連里連外打起哆嗦来了。她道：

“我答应你一定归还，我签字……”

“你签的字，我有的是！”

“我再卖……”

他聳肩膀道：

“算了吧！你卖不出什么东西来！”

他对准接連舖面的小洞喊道：

“阿奈特！别忘記十四号的三块零头布。”

爱瑪看見女佣人露面，明白是撵她走的意思，就問："停止訴訟，要多少錢。"

"太迟了！"

"可是我带几千法郎、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大半还你，又怎么样？"

"哎呀！用不着，沒有用！"

他輕輕朝楼梯口推她。

"我求你了，勒乐先生，再寬几天限！"

她嗚咽了。

"嘿！眼泪也使出来啦！"

"你是朝死路逼我！"

他关了門道：

"管我屁事！"

7

第二天，承發吏哈朗律师带了两位見証人，来到她家，她硬着头皮，由他記录扣押的物品。

他們先从包法利的診室看起，骨相学人头作为"开業工具"，不在登記之列；但是厨房的盘子、鍋子、椅子、蜡烛台、她的臥室的摆設架的种种摆設，他們一一点过。他們检査她的衣服、床单和桌布一类东西，还有梳洗間；她的生活仿佛一具进行剖驗的尸首，連最秘密的角落也露到外面，尽这三个人上上下下飽看。

哈朗律师穿一件薄青燕尾服，挽一条白領带，鞋底下的带子綁的死紧，不时重复道：

"可以看嗎，太太？可以看嗎？"

他一来就叫喚道：

"眞好！……漂亮極了！"

然后他拿笔蘸蘸左手的犄角墨水瓶，又写下去。

他們記完起居房間，走上擱楼。

她这里有一张書儿，里头鎖着罗道耳弗的書信。他們一定要她开开。哈朗律师意有所会，微笑道：

"啊！来往信件！不过，对不住！抽屜里有沒有别的东西，我得看看仔細。"

他于是輕輕举起信紙，斜着一抖，好像会有金幣抖出来一样。她看見这只大手，紅手指柔柔的活像蛞蝓一样，捏住这些曾經讓她心跳的信紙，止不住心头火起。

他們終于走了！她怕包法利撞上，打發全福到外头守望，准备拿話騙开。全福看見他們走了，也就进来。留下来的看管人，她們赶快藏在房頂底下的小屋；他答应不出来走动。

一整黃昏，她覚得查理愁眉不展。爱瑪焦灼不安，偷眼看他：脸上的皺紋活生生就像一张訴状。她的眼睛落在有中国屏風的壁爐上、大窗帘上、扶手椅上、总而言之，样样曾經帮她消磨岁月的什物上，她起了疚心，或者不如說是起了巨大的遺憾，——不但不消灭热情，反而激起热情。查理把脚擱在火篦上，安詳無事，撥弄爐火。

看管人待在躲藏的地方，不用說，有一时待膩了，出了一点响声。查理問道：

"上头有人走动？"

她回答道：

"沒有！有一扇天窗沒有关，風刮动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她去卢昂，訪問她知道名姓的个个銀行家。他們不是下乡，就是旅行去了。她不灰心，凡是她能見到的銀行家，她就开口借錢，說她到了非借不可的地步，保証归还。有的当面笑她；个个不借。

下午两点鐘，她跑到賴昂住的地方。她叩門，門不开。他最后露面了。

“你有什么事？”

“我打攪你啦？”

“沒有……沒有……”

他說房东不喜欢房客招待女人。她回答道：

“我有話和你講。”

他掏鑰匙，她拦住他。

“不必！到那边我們住的地方去。”

他們于是去了布劳涅旅館。她一走进房間，就喝了一大杯水。她脸上沒有一絲血色。她向他道：

“賴昂，我要你帮忙。”

于是捏紧他的手，摇他道：

“听我講，我需要八千法郎！”

“你瘋啦！”

“还沒有！”

她立刻說起扣押和她的窘境；因为查理完全不知道；她的婆婆恨她，卢欧老爹又無济于事；可是这笔錢少了又不行，他、賴昂，帮她奔走奔走看……

“你怎么指望……”

她喊道：

“你可眞沒有种！”

他听了这話，蠢头蠢脑道：

“事情不像你說的那样严重。也許有一千艾居，对方就不鬧了。”

正是这个緣故，更該設法；一千艾居找不到，决不至于。再說，她作不了担保，賴昂可以作。

“去吧！試試看！非錢不可！快！……哎呀！試試看！我会更爱你的！”

他去了一小时回来，显出一付正經其事的脸相道：

“我找了三个人……沒有用！”

他們面对面，坐在壁爐两角，不言不語，一动不动。爱瑪又是頓脚，又是聳肩，他听見她唧噥道：

“我要是你呀，一样找的到！”

“到哪兒去？”

“你的事务所！”

她看着他。

她的火热的瞳孔显出一种魔鬼似的胆量，眯縫着眼，模样又淫蕩，又挑唆；这勾引他犯罪的女人的意志，頑强無比，虽然喑哑無声，也有力量鼓动年輕人。他害怕了，防止她細說下去，打着額头，喊道：

“毛賴耳今天夜晚回来！我想，他不会不借的（他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大富商的兒子），我明天給你送来。”

他說这話，心想她听了会喜出望外的，可是爱瑪的神色，并不热烈欢迎。难道她猜出了他是扯謊嗎？他臊紅了脸，継續道：

“不过你要是下午三点鐘还不見我来的話，心肝，就别等我了。对不住，我該走了。再見！”

他握她的手，觉得毫無生气。爱瑪已經沒有气力感受了。

鐘打四点；她站起来，想回永鎮，机器人一样，服从習慣的动力。

天气晴朗；这是三月的明亮而又寒冽的好天，白茫茫的天空，只有太陽照耀。有些卢昂居民，穿了节日服装，瀟洒自如，漫步街头。她走到礼拜堂广場。晚祷方过，群众挨挨挤挤，涌出三座拱門，好像一条河流过三个桥洞一样，守衛站在当中，一动不动，賽过一塊石头。

她不由想起那一天，她又是焦急，又是滿怀希望，走进高大的教堂；当时一眼望去，正殿还不及她的爱情深长。她繼續行走，一溜歪斜，眼泪在面网底下直淌，头昏脑胀，眼看就要軟瘫下来。一輛馬車的車門正好开开，里头有人喊道：

"当心！"

她收住脚步，讓过一輛提耳玻里，当轅一匹黑馬，一位貂皮紳士赶車。这人是誰？她認識他……馬車向前馳去，轉眼不見了。

这人就是他、子爵！她轉回身子；街空空的。她又难过，又伤心，靠住一堵墙，免的跌倒。

她再一想，她看錯了。其实，她就不清楚。里外东西統統把她抛掉不管。她像在幽险的深淵里乱滚，眼看就要毁灭，所以来到"紅十字"，望見那位善心的郝麦先生，簡直喜不自胜了。

他看着一大箱藥品装上"燕子"，手里拿着一条綢手絹，里头是給太太买的六塊干粮。郝麦太太很喜欢这些包头巾似的又小又重的面包，抹上咸牛油，在四旬斋吃；这是哥特人传到今天的吃食，也許是十字軍时代的發明，从前放在桌子上，两旁是桂皮酒罎子和大塊猪肉，照着火把的黃光，雄壮的諾曼人以为看見的

是伊斯兰教教徒的头顱，狼吞虎咽，大吃一頓。藥剂师太太的牙齿很坏，不过也是一派英雄作風，像他們一样啃着。所以郝麦先生每次进城，总要到屠杀街大面包房买些，給她带回去。他看見爱瑪，搀她上車道：

“看見你，我很高兴！”

接着他拿干粮挂在网条上，光着头坐好了，交叉胳膊，摆出一付拿破仑似的思維的姿态。

但是临到瞎子像平常一样，又在岭下露面，他就嚷嚷道：

“这种生活方式，罪無可逭，我不明白，政府怎么还会容忍到現在！应当把这些坏蛋关起来，强迫劳动才是！說实話，进步走的是蝸牛步子！我們活在野蛮时代！”

瞎子伸出他的帽子，在車門旁边摇来摇去，如同一只离开釘子的布袋。藥剂师道：

“他害的是瘰癧！”

他見过这可怜虫，不过他装出第一回看到的模样，低声說着角膜、不透明角膜、巩膜、面孔这些字眼，然后用严父口吻問他道：

“朋友，这可怕的毛病，你害了有多久啦？别凈在酒館喝酒啦，頂好还是节制节制飲食吧。”

他劝他喝上等葡萄酒、上等啤酒，吃上等烤肉。瞎子一直在唱歌，而且那付神气，簡直就像白痴。郝麦先生最后打开他的錢包道：

“好，这里是一个苏，找我两个里阿[37]。我的建議别忘了，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伊外尔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开怀疑这些办法有效驗。可是藥剂师担保用他配的一种消炎膏治好他。他把地址也給了可怜

虫：

"郝麦先生，挨近菜場，一問就曉得。"

伊外尔道：

"得啦！不頂事，你也就是給我們作戏看。"

瞎子往下一蹲，头朝上仰，轉动他的淡綠眼睛，吐出舌头，两只手摸搓胸脯，好像一只餓狗一样，發出一种低沉的嗥叫。爱瑪好不討厭，背轉脸，拿一枚五法郎的輔幣朝他丢了过去。这是她的全部財产。她覚得这样扔了倒也痛快。

車又走动了，就見郝麦先生忽然探出窗外喊道：

"不要吃淀粉質、乳質一类东西！拿羊毛貼身穿，拿杜松子的烟熏有病的地方！"

爱瑪熟悉眼前景物。它們一个連一个，漸漸轉移她的痛苦。她疲倦到了極点，回到家来，心灰意懶，呆呆瞪瞪，快要睡着了。她自言自語道：

"要来的就来吧！"

而且誰知道？时刻都有出現奇迹的可能，凭什么不？勒乐就許死掉。

早晨九点鐘，广場那边，人声嘈杂，吵醒了她。一大群人围住菜場，讀着柱子上张貼的大告示。她望見玉斯旦蹬上界石撕它。可是就在这时，猎警抓住了他的肩膀。郝麦先生走出藥房；勒福朗絲瓦太太站在人群中，模样像在講說什么。全福边喊，边进来道：

"太太！太太！太可恨啦！"

可怜的姑娘，慌里慌张，遞給她一张才在門口撕下来的黄紙看。爱瑪一眼就看淸上面写着：出卖她的全部动产。

她們于是不声不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她們主僕之間沒

有相瞞的事情。全福最后嘆气道：

“我要是你的話，太太，我会找居由曼先生的。”

“你看行？”

这句問話的意思是：“你和听差好，清楚底細，莫非主人有时候說起我来的？”

“行，去吧，有好处的。”

她穿上她的黑袍子，戴上她有黑星星的帽子；她怕人看見（广場总有許多人），繞到村外，走河边小径。

她气喘吁吁，来到公証人栅栏門前；天色沉沉，飘着一星半点的雪。

代奥道听見鈴响，穿着紅背心，来到台阶上，一看是她，上前开門，好像迎接一位熟人一样，并不問长問短，就請进飯厅去了。

壁龕里擱着一棵仙人掌，底下有一个大磁爐，必必剝剝在响。墻紙是櫟树枝叶，上面挂着黑木框子，里头是斯特本的《艾斯麦拉耳妲》和邵班的《波提乏》[38]。早飯开好了，两只銀火鍋、水晶門球、花地板和家具，样样透亮，一塵不染，干干净净，好像英国人的房間一样。窗戶四角鑲的是花玻璃。爱瑪心想：这才叫作飯厅，我要的正是这样一間飯厅。

公証人进来，左胳膊压住他的棕櫚树叶圖案便服，右手摘下他的栗子顏色絲絨小帽，又迅速戴好。小帽偏右，高高在上，底下露出三根金黃头髮，从后脑向前盘，兜住他的禿脑壳，繞了一匝。

他先請她就座，然后一面坐下用早飯，一面連声道歉，說他失礼。她道：

“先生，我求你……”

“夫人有事見教？我在听着……”

她对他說起她的情形。她即使不說，居由曼律师也知道，因为他和布商私下有勾当，遇到有人拿东西押款的时候，布庄总有資金供他用。

所以他比她还清楚这些票据的悠久历史：起先微不足道，用不同的名姓签訂，期限延长，到期又不断續下去，捱到最后一天，商人把拒付的票据聚在一道，委托他的朋友万薩出面，追索欠款，因为自己不希望当地居民把他看成豺狼。

她叙說中間，免不了咒駡勒乐几句，公証人听見她駡，不时来一句無关痛痒的話支应。他吃他的排骨肉，喝他的茶，下巴縮进他的天蓝領带。一条小金鏈子連起两个金鋼石别針，别住他的領带。他显出一种古怪的微笑，样子又甜，又模棱两可。他看見她的鞋湿，就道：

“靠近爐子……脚再高些……蹬到磁上头好了。”

她怕把磁弄脏了。公証人用一种交际口吻道：

“东西好看，無往而不相宜。”

她听了这話，就試着拿話打动他，可是說着說着，自己动了感情，什么家庭貧困娄、艰难娄、需要娄。他明白这个：像她这样一位上流女子！他并不中止用飯，可是身子完全轉向她，膝盖蹭着她的小靴，小靴底朝爐子弯着，一边还在冒汽。

但是临到她問他借一千艾居，他先是閉紧嘴唇，接着就講：他从前沒有帮她料理財产，非常遺憾，因为即使是一位女流，也有种种方法拿錢發財。格呂木尼泥炭矿也好，哈弗地皮也好，都是絕好的投机机会，百無一失。她想到自己会一定大發其財，心里很气悶。他接下去道：

“你先前为什么不来舍下呀？”

她道：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嗯？难道我就那么讓你害怕？正相反，应当訴苦的是我！我們几乎連認識都説不上！可是我非常关心你：我希望，你不会再不相信了吧？”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餓狠般吻着，然后留在膝盖上，意兴盎然，玩弄她的手指，一面对她説着种种媚言媚語。

他的平板的声音，囁囁嚅嚅，好像一条小河在流一样；他的瞳仁射出一个亮点子，透过他的閃爍的鏡片；他的手伸到爱瑪的袖筒，撫摸她的胳膊。她覚得一股粗气吹她的脸。这人討厭到了極点。她跳起脚来向他道：

“先生，我在等着！”

公証人的脸，突然之間，一点血色也沒有了。他問道：

“等什么？”

“那笔錢。”

“不过……”

可是禁不住欲火如焚，只好認賬道：

“好吧，有！……”

他不管便衣会不会脏，朝她跪着走了过来。

“求求你，待下来！我爱你！”

他摟她的腰。

爱瑪立刻脸紅了。她一面神情可怕，往后倒退，一面嚷道：

“先生，你丧尽天良，欺負我这落难的人！我可怜，但是并不出卖自己！”

她出去了。

公証人一惊之下，楞楞瞌瞌，眼睛死盯着他的漂亮的綉花拖

鞋，——这是情妇送他的礼物。綉花拖鞋最后安慰住了他。再説，他怕这事鬧下去，不可收拾。

她健步如飞，逃到大路山楊底下，自言自語道：

"多渾賬！多下流！……多無耻！"

借不到錢的失望，加强貞节受了侮辱的气憤。她想到上天一意同她为难，反而驕傲起来了：她从来沒有这样高看自己过，也从来沒有这样小看别人过。她起了战斗的心思。她还眞想打男人們一頓，唾他們的脸，踏成粉碎。她快步朝前走去，脸色蒼白，渾身哆嗦，怒不可遏，泪眼望着空空落落的天边，好像陶醉于滿腹的憎恨一样。

她望見她的住宅，覺得一陣痳木上来，再也走不过去，但是又非过去不可；而且往哪兒逃？

全福在門口等她回来。

"怎么样？"

爱瑪道：

"借不到！"

两个人説起永鎮上可能救她的各色人等，説了足足一刻鐘。但是全福每説一个人名，爱瑪就駁道：

"不行！他們不肯的！"

"可是老爷就要回来！"

"我知道……你先讓我一个人待一会兒。"

她全試过了。現在她只有束手待毙；等査理回来，她只好对他講：

"走开。你脚踩的这条地毯已經不是我們的了。家里一件家具、一个别針、一根草，都不是你的。可怜人，害你破产的就是我！"

他听了这話，嗚咽一大陣，眼泪再流一大堆，最后惊惶已过，他会饒恕的。她咬住牙，咕噥道：

"是啊，他会饒恕我的，可是他有一百万献給我，我也不原諒他認識我……决不！不！"

包法利比她强，想到这上头，她就怒火冲天。其实她說出来也罢，不說出来也罢，迟早今明，他不会不知道的。这样看来，她非等待这可怕的場面不可，非忍受他的寬洪大量不可。她想再去求求勒乐，不过有什么用？写信給她父亲：太晚了；也許她現在后悔沒有依順公証人。她听見小巷馬蹄走动。是他；他在开栅栏門，脸色比石墙还白。她一步跳下楼梯，連忙逃往广場。村长太太正在教堂前面和賴斯地布都瓦閑談，看見她走进稅务員的住宅。

她跑去告訴卡隆太太。两位夫人走上搁楼，躲在晾的衣服后头，地位恰好望見畢耐屋里。

他独自待在房頂底下的小屋，正在拿木头仿制一个奇形怪状的象牙摆設：由月牙和一个套一个的空球組織成功，方尖碑似的竪直了，沒有絲毫用处；他如今做到末一环节，眼看就要告成！金黄木屑从他的工具飞出，在制作室的光影之間，好像快馬疾馳，蹄鉄底下爆出来的火星一样。两只輪子嗚隆嗚隆在轉。畢耐一脸微笑，下巴朝下，鼻孔张开，似乎終于沉醉在美滿的幸福里了。这类活兒，表面困难，娛乐娛乐心灵，完成了，人也就心滿意足，不再想它了。毕耐的幸福，毫无疑問，只是这类平庸的活兒的产物。

杜法赦太太道：

"啊！那不是她！"

但是旋床太响，她們听不見她說什么。

最后，两位夫人仿佛听到法郎两个字，杜法赦太太耳語道：

“她付不出捐稅，求他許她緩付。”

另一位太太道：

“像是！”

她們望見她走来走去，看看墙边的飯巾环、蜡烛台、栏杆柱头的圓球，同时畢耐心滿意足，摩弄鬍鬚。杜法赦太太道：

“她来是不是要他定做什么东西？”

她的女邻居反駁道：

“他什么也不卖！”

稅务員的样子仿佛在听，可是睜大眼睛，又像听不明白一样。她講話的姿态又动人，又可怜。她走近了，胸脯忽上忽下。他們不言語了。杜法赦太太道：

“她是不是在勾搭他？”

畢耐連耳梢也紅了。她抓住他的手。

“啊！太不像話！”

毫無疑問，她作出非礼的建議，因为稅务員——可是人家勇敢，在保陈和呂陈打过仗[39]，为法兰西而战，还列在“請奖名单”之中，——忽然退的老远，好像看見一条蛇一样，喊道：

“夫人！你眞这样想？……”

杜法赦太太道：

“这种女人就欠鞭子抽！”

卡隆太太問道：

“她哪兒去啦？”

因为她們說話中間，她已經不見了；她們后来望見她貼大街走，好像要去公墓一样，又朝右轉，彼此乱猜一陣，也猜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她走到奶媽家，就道：

"罗莱嫂子，我出不来气！帮我解解带子[40]。"

她躺在床上只是哭。罗莱嫂子給她盖上一条围裙，站在一旁，等她説話。老实女人見她始終不回答，走开了，坐到紡車跟前紡麻。她以为是畢耐的旋床响，唧噥道：

"嗐！停了吧！"

奶媽納悶道：

"誰得罪她啦？她来这兒做什么？"

她跑到这里，活像家里出了煞神，把她吓跑了一样。

她仰天躺着，动也不动，眼睛直瞪瞪的，好像白痴一样，死看东西，可是看到的，只是一片模糊。她望着墙上的剝蝕、头对头冒烟的两塊劈柴、一个在头上梁縫走动的长蜘蛛。她終于集中思想，記起……有一天，和賴昂……唉！許久以前……太陽照耀河面，鉄綫蓮香气扑鼻……于是回忆如同湍流一样，很快就把她带到昨天。她問道：

"几点鐘？"

罗莱嫂子走出房間，朝天色最亮的方向，举起右手手指，慢慢騰騰回来道：

"快三点了。"

"啊！謝謝！謝謝！"

因为他就要来了。一定会来的！他会弄到錢的。不过他想不到她在这里，也許去了那边；她吩咐奶媽跑到家去，把他带过来。

"快呀！"

"我的好太太，我去！我去！"

她現在奇怪她开头会沒有想到他；昨天他賭了咒：不会爽約

的。她看見自己像是已經到了勒乐那边，掏出三张支票，往他的書桌一丢。事后还得捏造一篇鬼話，向包法利解释。什么鬼話？

奶媽去了許久，不見回来。可是草屋里沒有鐘，愛瑪心想，也許是自己把时間扯长了。她放慢脚步，围着园子走动；她沿着篱笆，走进小径，又連忙走回，希望老实女人走别的路回来。最后，她等累了，起了疑心，又不相信，恍恍惚惚，不晓得自己在这里待了一世紀，还是一分鐘，坐在一个角落，閉住眼睛，堵住耳朵。栅栏門嘎吱在响；她一躍而起，可是罗莱嫂子不等她开口，先对她道：

"你們家沒有人！"

"怎么？"

"哎呀！沒有人！老爷在哭。他在喊你。他們在找你。"

愛瑪一言不發，喘着气，眼睛向四下张望，同时庄稼女人，怕看她的脸相，心想她瘋了，出乎本能，直往后退。她猛打自己的額头，叫了起来，因为她想到了罗道耳弗：这像一道大亮光，閃过沉沉的夜晚一样。他那样好，那样体貼，那样慷慨！再說，即使他一时不想帮她这个忙，她也有法子逼他这么做的，她只要眼睛一瞟，他們的愛情就活过来了。这样一想，她就去了徐赦特。她看不出同样的事，方才她在公証人家，怒不可遏，現在她却跑着送上門去，根本沒有理会这是卖淫。

8

她边走，边問自己："我說什么？我先說什么？"她一路走下去，望見灌木、树木、岭上的黃刺条、远处的庄园，仿佛旧友重逢，

又有了她的初恋心情。她的可怜的心，也枯木逢春一般，欣欣向荣。暖風吹拂她的脸，雪在融化，一滴一滴，从树芽落在草上。

她像先前一样，走进草坪的小門，来到正院。边沿两排繁茂的菩提树，窸窸窣窣，长枝摇来摇去。狗在狗舍吠成一片，响声震天，不見有人出来。

她走上有木栏杆，又直又寬的楼梯，来到有灰塵的石板地过道，好像修道院或者旅館一样，并排开着几座屋門。他的房間在最后紧里左手。她拿手指擱到門扶手上，忽然感到軟弱無力。她怕他不在里头，簡直希望他不在，然而这又是她唯一的指望、最后的机会。她停一分鐘定了定神，想着时間紧迫，只好一鼓作气而入。

他坐在壁爐前面，两只脚放在框子上，噙着烟斗吸烟。他一看是她，連忙跳起来道：

“嗐！是你！”

“是呀，是我！……我想，罗道耳弗，請教一个主意。”

她用尽气力，可是再也說不下去。

“你沒有变，还是那样可爱！”

她伤心道：

“唉！不可爱，我的朋友，因为你就沒有擱在心上。”

他听了这話，找話解释他的行为，不过一时編不出适当的借口，就拿汎汎的話来道歉。

他的語言、尤其是他的声音和他的形体，打动了她，她听到后来，装出相信——或者也許眞就相信：他們破裂的原因是一个秘密，关系第三者的名誉、甚至于生命也成了問題。她伤心的样子望着他道：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受够了苦！”

他用一种达观的口吻回答道：

“人生就是这样！”

爱瑪接下去道：

“自从你我分手以来，人生待你总还好吧？”

“啊！不好……也不坏。”

“你我永不分手，也許好多了。”

“是啊……也許！”

她凑到跟前道：

“你相信？”

她嘆气道：

“哎呀！罗道耳弗！你不知道……我多爱你！”

于是她握住他的手，他們也就手指交揉，待了一时，——仿佛第一天，在农業展覽会上！自尊心不要他心軟，他正在自相挣扎，就見她倒进他的胸怀，对他道：

“沒有你，你怎么指望我活的下去？享惯了福，不享就不成！我可眞叫伤心啦！我以为我会死的！改一天，我再一五一十講給你听。可是你呀，躲着我……”

因为三年以来，他由于男性特有的天賦的懦怯，小心在意避她。爱瑪拿头一动一动，做出娇憨的模样，比一只动情的母猫还要妖媚，繼續道：

“你实說了吧，你爱看別的女人；哎！我懂，好啦！我原諒她們。你勾引她們，就像你从前勾引我一样。你是男子，你！有种种条件得女人欢心。不过我們再好下去，对不对？我們会相爱的！看，我笑了，我快活！……你倒是說話呀！”

她娇滴滴的，确实惹人心疼，眼里盈盈一顆泪珠，顫顫索索，好像花蕚含了一滴雨水一样。

他把她抱到膝盖上，拿手背撫摸她光溜溜的头髮。一綫最后的陽光照到她的头髮，映着黃昏的亮光，仿佛一枝金箭閃耀。他弯下头去；他临了用嘴唇尖，輕而又輕，吻着她的眼皮。他問道：

“可是你哭来的！为什么？”

她反而嗚咽起来了。罗道耳弗以为她的爱情爆發了；他見她不作声，錯把沉默当作害羞的最后表示，嚷嚷道：

“啊！饒恕我！我只喜欢你一个人。我是又恶又蠢！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你怎么啦？你倒是說出来呀！”

他跪下来了。

“好吧！……我破产啦，罗道耳弗！你借我三千法郎！”

他一点一点往起站，同时脸上显出一种严重的表情道：

“不过……不过……”

她急速講下去道：

“你知道，我丈夫把他的財产統統交給公証人經管；他卷逃了。我們借錢；病人不付診費。其实，清算沒有結束；我們往后还会有錢的。不过今天缺三千法郎，人家就要扣押我們的动产；就在如今，就在眼前。我信的过你的友誼，所以就来了。”

罗道耳弗脸色变的十分蒼白，寻思道：啊！她来是为了这个！

他最后显出非常安詳的神气道：

“亲爱的夫人，我沒有錢。”

他不是說謊。他要是有錢的話，不用說，他会給的，虽然急人之难，一般說来，并不愉快：摧残爱情的方式很多，不过連根拔起的狂風暴雨，却是借錢。

她先是望他望了几分鐘。

“你沒有錢！”

她重复了好几次：

“你沒有錢！……早知道这样的話，我也不来受这場最后的羞辱了。你从来沒有爱过我！你比别人好不了多少！”

她出卖自己，把話扯远了。

罗道耳弗打断她的話，說他本人也正“短錢”。爱瑪道：

“啊！我可怜你！是啊，一百二十分可怜你！……”

于是眼睛望定兵器上一管發亮的銀綫短銃道：

“可是人要是穷呀，銃把子不会鑲銀！”

她指着布耳时計[41]，繼續道：

“也不会买鑲介壳的鐘！也不会給馬鞭来一串鍍金的銀叫子！”

她摸着这些銀叫子。

“也不会給他表上来一串小玩艺鏈子！嗐！他什么也不缺！屋里还有一頂酒橱；因为你爱你自己，你过舒服日子，你有一所庄园、几家田庄、几座树林；你騎馬打猎，你远游巴黎……单单就是这个……”

她抓起壁爐上的袖口鈕扣，喊道：

“这頂小的小玩艺兒，就能变出錢来！……嗐！我不要你的！留着好了。”

她拿两个鈕扣丢的老远，小金鏈碰在墙上，断了。

“可是我呀，为了博你一声微笑、一个青睞，听你說一句‘謝謝’，我什么也会給你，什么也会卖掉，作苦工，沿路乞討！而你安安詳詳坐在你的扶手椅，好像你先前还沒有讓我受够罪？沒有你，你明白，我会快快活活过日子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跟誰打賭来的？可是你从前爱我，你从前这样講……方才还

这样講……啊！还不如把我攆走的好！你亲我的手，手現在还是热烘烘的。你就在这地方，在这地毯上，跪在我面前，發誓爱我一輩子。我相信你：整整两年，你带我作着最香甜、最綺丽的梦！……嗯？我們的旅行計划，你記得不？啊！你的信，你的信！撕碎了我的心！如今我看他来了，投他来了，他又有錢，又快活，又自由！求他搭救一把，随便什么人也会帮忙，苦苦央求，把恩情統統献給他，他推开我，因为这要破費他三千法郎！"

罗道耳弗口气充分鎮靜，——这种鎮靜就像盾牌一样，掩护抑制下去的忿怒，回答道：

"我沒有錢！"

她出来了。墙在摇晃，天花板往下压她。她又走进悠长的林蔭道，絆在随風散开的枯叶堆上。她終于走到栅栏門前的濠沟；她急着开門，在門閂上碰断了指甲。然后百步开外，她气喘吁吁，眼看就要跌倒，只得站住。她于是扭轉身子，又瞥了一眼無动于衷的庄园：草坪、花园、三座院子和正面的全部窗戶。

她呆呆瞪瞪站了許久，覚不出自己是在活着，只有脉跳她听出来了，仿佛震聋了耳朵的音乐，在田野响成一片。脚底下的土比水还軟；犁沟在她看来，成了掀天的棕色大浪。回忆、观念，大大小小，同时涌出，活躍在她的脑內，好像一道烟火放出無数的火花一样。她看見她的父亲、勒乐的小屋、他們的旅館房間、一种不同的風景。他覚得自己要疯。她一害怕，努力收斂，但是情形混乱，也是眞的；因为她不記得她落到这般地步的原因了，就是說：金錢問題。她感到痛苦的，只是她的爱情，覚得她的灵魂通过这种回忆抛弃了她，就像受伤的人临死覚得生命从流血的伤口走掉一样。

天黑了，烏鴉在飞。

她恍惚看見天空，突然有了火球出現，好像閃亮的子弹一样，在下降中間炸开，旋滚向前，融在树枝之間的雪里。个个火球当中，都有罗道耳弗的脸。火球越来越多，越来越近，鑽进她的身子，全不見了。她認出点点灯火，远远在霧里閃耀。

于是她的遭遇，仿佛一座深渊，来到眼边。她喘不过气来，胸脯活像要裂开了一样。她的心头接着涌起舍身的念头，她几乎喜不自胜了，跑下岭来，穿过牛走的便桥、小径、小巷、菜場，来到藥房前面。

沒有人。她打算进去；但是門鈴一响，会有人来的。她于是溜过栅栏門，屏住气，摸着墙，一直走到厨房門口。爐台上点着一枝蜡烛。玉斯旦穿一件衬衫，端走一盘菜。

“啊！他們在吃晚飯。等等再說。”

他回来了。她敲玻璃窗。他出来了。

“鑰匙！上头那把，放……”

“什么？”

他看着她，奇怪她的脸会沒有一絲血色，衬着夜晚黑黝黝的底子，分外显的白。他覺得她异常美丽，幽灵一样庄严。他不明白她的意思，預先感到有什么祸事要来。

但是她放低声音，声音又温柔，又有融化的力量，連忙道：

“我有用！給我。”

板壁薄薄的，飯厅传来叉子和盘子的响声。

她假說老鼠吵她睡覺，要藥弄死老鼠。

“我得回稟一声老爷。”

“不必！别走！”

然后神情淡漠，又道：

“哎！你犯不着去，我这就告訴他。来，給我照亮！”

她走进通实验室的过道。墙上挂着一把鑰匙，标明“堆置間”。

藥剂师等急了，喊道：

“玉斯旦！”

“上楼！”

他跟着她。

鑰匙在鎖眼轉动；她一直走向第三槅架，她記得明明白白，抓起蓝罐，拔掉塞头，伸进手去，捏了满满一把白粉，立时一口吞下。

他扑过去拦她，喊道：

“别吃！”

“别吵！当心人来……”

他难过的不得了，打算叫喚。

“不要說出去。小心連累你的主人！”

她走开了，忽然心平气和，差不多就像完成了任务那样恬适自在。

查理听見扣押的消息，心慌意乱，赶回家来，爱瑪正好出門。他喊，他哭，他暈了过去，但是她不回来。她有什么地方好去？他差全福四处寻找，郝麦那边、杜法赦先生那边、勒乐那边、“金獅”那边，不見踪影；他一陣一陣心焦，看見自己名誉扫地、財产蕩尽、白尔特前程黯淡！什么緣故？……一句話也沒有！他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鐘。他最后再也等不下去了，以为她去了卢昂，来到大路上，走了半古里，不見一个人，又等了一会兒，这才回来。

她先回来了。

“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說給我听？……”

她坐在她的書桌前面写信，慢条斯理封口，添补日期和时間，然后以一种庄严的口吻道：

“你明天再看；从現在起，我求你一句話也不要問我！……是的，一句話也不要問！”

“可是……”

“哎呀！走开！”

她合身睡到她的床上。

她覚得嘴里有一股辛辣味道．醒过来了。她影影忽忽望見査理，又閉上眼睛。

她带着好奇的心思，看自己会不会难受。是啊！还沒有动静。她听見鐘走、火响、査理立在床旁呼吸。她寻思道：“啊！死眞算不了一回事！我睡过去，就全完了！”她喝了一口水，朝墻翻轉身子。

那种可怕的墨水气味一直有。她呻吟道：

“我渴！……哎呀！我好渴呀！”

査理端水給她，問道：

“你到底怎么啦？”

“沒有什么！……打开窗戶……我出不来气！”

她忽然覚得噁心，几乎来不及到枕头底下掏手絹，就吐出来了。她赶快道：

“拿开！扔掉！”

他問她話；她不回答。她躺平了，不敢移动；单怕一动，就又嘔吐。但是她覚得从脚到心像冰一样寒冷。她唧噥道：

“啊！現在开始啦！”

“你說什么？”

她拿头輕輕摇来摇去，充满痛苦，上下牙床一直张开，好像有什么很重的东西压住她的舌头一样。临到八点鐘，她又嘔吐起来了。

查理注意到脸盆紧底，有白粒似的东西，貼住磁面。他重复道：

"怪事！奇怪！"

但是她以一种坚定的声音道：

"不，你弄錯啦！"

他于是輕輕拿手放在她的胃上，差不多是撫摸着。她尖声一叫，把他吓的直往后退。

接着她就哼唧，起初声音低微。她的肩膀直抖，脸比床单还白，痙攣的手指摳着床单。她的脉搏不匀，現在几乎細到听也听不出来了。

脸是淡蓝颜色，好像在金屬水汽当中凝成的一样，汗水直往外滲。牙齿乱响；眼睛睁大，迷迷茫茫，向四下望。任憑問她什么話，只是摇头，甚至于微笑了两三次，哼唧的声音越来越响。她不要叫喚，可是不由自己，还是低声叫起来了。她認为自己好多了，馬上就会起来的。但是她渾身抽搐；她喊道：

"啊！难受死人，我的上帝！"

他跪到床前道：

"說呀！你吃了什么？看在上天的份上，回答我！"

他看着她，一往情深，她先前像沒有見过。她以一种微弱的声音道：

"好，那……那边！……"

他跳到書桌跟前，打开信封，大声念道："什么人也不要怪罪……"他停住不念，拿手揩揩眼睛，再念下去。

"什么！救命！来人呀！"

他能重复的只有这两个字："服毒！服毒！"

全福跑去找郝麦；郝麦在广場骧的家家听見，勒福朗絲瓦太太在"金狮"都听見了；有人起来說給邻居知道：全村活活鬧了一整夜。

查理在屋里打轉，心惶意乱，期期艾艾，几乎站立不住，撞家具，抓头髮，藥剂师作梦也想不到会看見这种恐怖場面。

他回家給卡尼外先生和拉里維耶尔博士写信。他头昏脑胀，一連起了十五次草稿，还写不好。伊玻立特去了新堡；玉斯旦拚命踢包法利的馬，踢到后来，馬跑不动，只有一口气了，只好丢在居由默树林岭。

查理想翻医学辞典，字句跳动，看不清楚。藥剂师道：

"心放靜！只要服上一些猛烈的解毒藥就成。是什么毒藥？"

查理給他看信。原来是砒霜。郝麦又道：

"好！应該化驗一下才是！"

因为他知道，遇到中毒事件，必須化驗；查理不懂他的意思，回答道：

"啊！对！对！救救她……"

他說过这話，回到她一旁，倒在地毯上，头靠住床沿嗚咽。她向他道：

"别哭！用不了多久，我就不再折磨你啦！"

"你为什么服毒？你憑什么非服毒不可？"

她回答道：

"我的朋友，应該这样。"

"难道你不快活？难道是我不好？可是我尽我的力来的！"

"是……对……你是好人，你！"

她慢慢拿手放在他的头髮上。这种甜蜜的感觉加重他的憂愁；就在她比从前显的更爱他的时候，他却反而非丧失她不可，想到这上头，他就肝腸寸断，覚得全部生命都在崩潰。他想不出办法挽救；他不知道怎么着手，也不敢着手，因为单只立刻做出决定的迫切需要，就十足使他不知所措。

她想，一切欺詐、卑鄙和折磨她的無数欲望，都和她不相干了。現在，她什么人也不恨了。她的思想陷入迷离境地；人世的喧囂，爱瑪听見的，只有这可怜人的間歇的啼哭，柔和，模糊，好像隐隐約約的交响乐的最后回声一样。她支起胳膊肘道：

"把孩子給我带来。"

查理問道：

"你不覚得更难过，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女佣人把孩子抱来。她穿着长睡衣，露出两只光脚，神情严肃，差不多还在作梦。她滿脸惊奇，望着凌乱的房間。桌上点着蜡烛，照花她的眼睛，不住眨动。不用說，蜡烛讓她記起新年或者四旬斋狂欢节的早晨，也是点着蜡烛，老早就喊醒她，抱到母亲床头，接受礼物，因为她說：

"媽媽，东西在哪兒？"

她見大家不作声，又說：

"我看不見我的小鞋[42]！"

全福朝床抱她，她却一直望着壁爐那边。她問道：

"是奶媽拿走啦？"

包法利夫人听見奶媽两个字，想起她的奸情和她的灾殃，不由轉开了头，似乎另有一种毒藥，比嘴里的毒藥还猛，惹她噁心。

白尔特站在床上。

"啊！嫣嫣，你的眼睛多大啊！脸多白啊！看你净出汗啦……"

母亲望着她。小孩子后退道：

"我怕！"

爱瑪握住她的小手吻；她掙扎不肯。查理在床后嗚咽，喊道：

"够啦！把她抱走吧。"

随后病势緩和一时，看上去，她也不像先前那样难过。他听見她每說一句不关重要的話，每出一口比較匀靜的气，就以为有了希望。最后，他看見卡尼外进来，扑到他的胸怀，哭道：

"啊！是你！謝謝！你眞好！現在好一点了，来，看看她……"

同業的看法完全两样，像他自己說的，不必兜圈子，他干脆就开嘔吐剂，把胃打扫干净。

她很快就吐起血来了。舌头也更紧了。四肢抽搐，一身棕色点子，捺捺她的脉搏，滑溜溜的，仿佛一根綳紧了的綫，又仿佛一条将断未断的琴弦。

接着她就發疯一般喊叫連天。她詛咒毒藥，謾罵毒藥，哀求毒藥尽快發作；查理比她还痛苦，一劝她喝藥，她就伸出僵硬的胳膊推开。他站直了，手絹掩住嘴唇，喉嚨呼呼在响，眼泪直流，哽不出声，連脚后跟也在聳动。全福在屋里乱跑；郝麦一动不动，只是大声嘆气；卡尼外先生虽然照样刚强，也开始心乱了。

"活見鬼！……可是……她也用过清除剂了。病源一消灭……"

郝麦道：

"后果就該消灭；理所当然。"

包法利喊道：

“救救她！”

藥剂师还在提供假定：“也許这是一种有利的發作”，卡尼外不理他，正要使用雅片解毒剂，就見传来一陣馬鞭的响声。玻璃窗全在搖晃。一輛柏林式驛車[43]，駕了三匹馬，渾身是泥，直到耳朵，飞也似的，从菜場拐角，冲了过来。原来是拉里維耶尔博士到了。

天神出現也不見其会引起更大的騷动。包法利举起两手；卡尼外赶快住手；郝麦不等医生进来，先就摘下他的希腊小帽。

他屬于畢莎[44]建立的伟大外科学派、目前已經不存在的哲学家兼手术家的一代，爱护自己的医道，如同一位热狂的教徒，行起医来，又热情，又明敏！他一發怒，整个医院發抖。学生尊敬他到了这步田地，牌子才一挂起，就尽力学他，这样一来，人在附近城鎮，又看見他的棉里“麦里滿斯”长斗篷、他的寬大的青燕尾服。硬袖解开，下来盖住一点他的胖鞠鞠的手——一双非常美丽的手，从来不戴手套，好像为了加快救治病人一样。他看不起奖章、头銜和科学院，又仁慈，又慷慨，周济穷人，不相信道德，却又力行道德，簡直可以看成一位聖者了，如果不是头脑細致，别人怕他就像怕魔鬼一样的話。他的目光比他的手术刀还要鋒利，一直射到你的灵魂深处，不管是托詞也好，害羞也好，藏在底下的謊話統統分解出来。他这样活在人民当中，充滿和易可亲的庄严气概——一种覺得自己饒有才能与財富的意識和四十年勤劳、無可非議的生涯形成的庄严气概。

他一进門，望見爱瑪张开口，仰天躺在床上，臉像死人一样，就皺眉头。随后他一边好像听卡尼外解释，一边拿食指放在鼻孔底下，重复道：

“好，好。”

但是他的肩膀慢慢上耸。包法利注意到了。两个人你望我，我望你；这个人虽然看惯了痛苦，也忍不住流下一滴眼泪，落在他的胸饰上。

他想把卡尼外带到外間。查理跟着他。

“很严重，是不是？貼芥子膏怎么样？我不晓得怎么才好！想想办法，你救过那么多人！”

查理拿两只胳膊围住他的身子，眼睛望他，样子又凄惶，又哀求，簡直要在他的胸前昏倒。

“好，我的可怜孩子，拿出勇气来！沒有法子救。”

拉里維耶尔博士走开了。

“你这就走？”

“我还回来。”

他像有話吩咐車夫，卡尼外也走出来了，一样不高兴看爱瑪死在自己手上。

藥剂师在广場追上他們。他天性离不开名人。所以他懇求拉里維耶尔先生賞光，到他家里用飯。

他馬上叫人到“金獅”去取鴿子，到肉庄去取所有的小排骨肉，到杜法赦家去取奶酪，到賴斯地布都瓦家去取鷄蛋。藥剂师亲自帮着預备；郝麦太太一边系牢罩衫带子，一边道：

“先生，你得原諒才是；因为在我們这小地方，头一天不先关照一声……”

郝麦細声細气道：

“高脚玻璃杯！”

“在城里的話，我們起碼可以弄到带餡兒的猪蹄子。”

“少废話！……博士，請。”

用过几口以后，他觉得应該提供一些詳細情况：

“起初我們發現她咽喉呈干燥状态，后来腹部上半剧痛，嘔吐不止，呈昏睡状态。”

“她怎么会服毒的？”

“我不知道，博士，我簡直不晓得她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砒酸。”

玉斯旦这时正好端了一摞盘子，听見这話，不由哆嗦起来。藥剂师問道：

“你怎么啦？”

年輕人一听問話，唏哩嘩啦，把东西全摔到地上。郝麦贼道：

“蠢猪！笨牛！傻瓜！死驢！”

但是他猛然克制自己，回到原来的話題道：

“博士，我决計化驗，首先我小心从事，拿一只細管擱到……”

外科医生道：

“頂好是拿你的手指擱进她的喉嚨。”

他的同業默不作声，因为方才已經为了他的嘔吐剂，私下飽受訓斥，所以这位好好先生卡尼外，治蹺脚时，說話滔滔不絕，气焰不可一世，今天極其謙虛，一付称贊的模样，不断微笑。

郝麦作到东道，自尊心有了满足，心花怒放，包法利的悲痛促成他的幸福，在他心上，模模糊糊，激起一片快感。而且他有博士在座，特别兴奋。他卖弄渊博，东拉西扯，說起芫菁、于巴斯树[45]、芒色尼耶树、蝰……

“我甚至于讀到，有些香腸，燻过了头，人吃了就会中毒，博士，好像中电一样！我們有一位大师、著名的卡代·德·嘉西古

尔[46]、我們藥剂学方面的重鎮，曾經写过一篇了不起的报告，就提到来的！”

郝麦太太又出来了，端着一个燃燒酒精的搖搖晃晃的机器；因为郝麦講究在飯桌上熬咖啡，而且事前經他亲手炒好，磨好，調好。他献糖道：

“Saccharum[47]，博士。”

他随后把子女全叫到底下，希望听听外科医生对他們的体格的意見。

最后，拉里維耶尔先生准备走了，郝麦太太請他检查检查她丈夫。他的血变稠了，每天用过晚飯，他就打盹。

“嗐！妨害他的不是血[48]。”

这句双关語，沒有人理会，医生笑微微的，开开了門。可是藥房挤满了人，他就沒有方法摆脱杜法赦先生，担心太太害肺炎，因为她好对灰烬唾痰；还有畢耐先生，一来就餓；还有卡隆太太，皮膚有針扎的感觉；还有勒乐，常常头暈；还有賴斯地布都瓦，害風湿症；还有勒福朗絲瓦太太，鬧胃气病。最后，三匹馬出發了，人人嫌他不够和气。

布尔尼賢先生捧着聖油，走过菜場，引起公众的注意。

郝麦根据他的原則，把教士比作死人气味招引来的烏鴉。他一看見教士，就心身不暢，因为道袍讓他想到寿衣，他憎恨前者，有一点由于畏惧后者。

不过他面对他的所謂使命，并不退却，所以就又陪卡尼外回到包法利那边，——拉里維耶尔先生走前，再三囑咐卡尼外这样做来的。不是太太反对，他会連两个兒子也带过去，經經大事，将来留在脑海，也好成为一种教訓、一个榜样、一付严肃的圖画。

他們走进房間，里面充滿悲慘的仪式。女紅桌子蒙了一条

白飯巾，上面一只銀盘，里头有五六个小棉花球，旁边是一个大十字架，一边点着一支蜡烛。爱瑪的下巴靠住胸脯，眼睛睁的老大，两只可怜的手搭在床单上，姿势又难看，又柔和，好像快死的人，直盼早拿尸布盖好自己一样。查理停住哭泣，脸色仿佛石像那样白，眼睛好像炭火一样紅，面对着她，站在床尾，同时教士一条腿跪在地上，咿咿唔唔祷告。

她慢悠悠轉过脸来，一眼望見教士身上的紫飘带，忽然有了笑容，不用說，她在無牵無挂之中，又体会到了早年的神秘感受，看到了正在开始的天国形象。

教士站起来取十字架；她好像一个人渴了一样，伸长頸項，嘴唇貼牢基督的身体，使出就要斷气的全部气力，亲着她从来沒有亲过的最大的爱情的吻。接着他就誦"愿主慈悲"和"降恩"，右手拇指蘸蘸油，开始塗抹：先是眼睛，曾經貪恋人世种种浮华；其次是鼻孔，喜好温和的微風与动情的香味；再次是嘴，曾經张开了說謊，由于驕傲而呻吟，在淫欲之中喊叫；再次是手，爱接触滑潤东西；最后是脚底，从前为了满足欲望，跑起来那样快，如今行走不动了。

堂长揩揩手指，拿蘸油的棉花球扔到火里，过来坐在病床旁边，告訴她：現在她应当把她的痛苦和基督的痛苦打成一片，等候上天怜愍。

劝告完了，他試着拿一枝祝福过的蜡烛，放在她的手心：这象征天上的光輝，她眼看就要包在里头了。爱瑪太軟弱無力，手指攏不过来，不是布尔尼賢先生，蜡烛就掉在地上了。

但是她显出一种平靜的表情，脸色不如先前那样白，好像仪式治好了她一样。

教士看出这种現象，說給包法利听，甚至于对他解释：主有

时候認为有利于人，就延长寿命。查理記得她有一天領受聖体，也像这样快要死了。他寻思道："也許还有指望。"

說实話，她看看四周，慢条斯理，好像一个人作梦才醒一样，然后声音清清楚楚的，要她的鏡子。她照鏡子照了許久，直到后来，流出許多眼泪，这才不照。她于是仰起头来，嘆了一口气，又倒在枕头上。

她的胸脯立刻迅速起伏。舌头完全伸到嘴外；眼睛轉动着，仿佛一对玻璃灯在逐漸發暗，終于熄灭了。不是肋骨拼命抽动，她已經可以說是死了。全福跪在十字架前；就連藥剂师也曲了曲膝盖；卡尼外漫無目标，望着广場。布尔尼賢又在祈祷，脸靠床沿，黑长道袍拖在背后地上。查理跪在对面，胳膊伸向爱瑪。他握她的手，握的紧紧的，她一心跳，他就哆嗦，好像一所破房子在倒坍，把他震哆嗦了一样。喘吼越来越急，教士的祷告也越来越快，和包法利的哽咽打成一片，有时候又像全不响了，只有拉丁字母喑喑哑哑，咿咿唔唔，好像哀祷的鐘声一样。

人行道上忽然传来笨重的木头套鞋和手杖戳戳点点的响声。一个声音起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开始在歌唱：

小姑娘到了热天，
想情郎想的心酸。

爱瑪坐了起来，好像一具尸首中了电一样，头髮披散，瞳仁睜大，呆瞪瞪的。

地里麦子結了穗，
忙呀忙呀大鐮刀，
拾呀拾呀不嫌累，
我的小南弯下腰。

她喊道：

“瞎子！”

于是爱瑪笑了起来，笑着一种疯狂的、絕望的獰笑，相信自己看見乞丐的丑脸，站在永恒的黑暗里面吓唬她。

这一天起了大風，

她的短裙失了踪。

一陣痙攣，她又倒在床褥上。大家走到跟前。她已經咽气了。

9

說死就死，快的什么似的，不說相信，单是領会，活着的人就很难一下子做到，所以看見人死，先来的总是目瞪口呆。可是査理不同了，一見她断气，就扑到她身上喊道：

“再見！再見！”

郝麦和卡尼外把他拉到臥室外。

“要节哀才是！”

他掙扎道：

“是，我懂事，我不会鬧出事来的。不过，放开我！我要看看她！她是我的太太！”

他哭着。藥剂师道：

“哭吧，順其自然，你就舒坦啦。”

査理变的比一个小孩子还軟弱，由他們拉到底下厅房。郝麦先生跟着也就回家去了。

他在广場遇見瞎子。瞎子希望弄到消炎膏，逢人打听藥剂师的住处，一直摸索到永鎮。

“去你一边的吧！倒像我手上没有别的事一样！啊！活該，过后再来吧！”

他急急忙忙进了藥房。

他要写两封信，給包法利配一付安神藥水，捏造一套隐瞞服毒的謊話，写成文章，送給《烽火》登出来，还不提永鎮的男男女女，等他出来問消息：原来是她做“华尼拉”奶酪，錯把砒霜当糖用了。郝麦假話說完，又回到包法利家。

他發現只他一个人（卡尼外先生才走），坐在扶手椅里，靠近窗戶，白痴似的，盯着厅房的石板地看。藥剂师道：

“現在你該規定一下举行仪式的时間。”

“做什么？什么仪式？”

然后，声音畏縮，結結巴巴道：

“哎！不必，是不是？不必，我要留着她。”

郝麦一看話不对头，拿起摆設架上的水瓶，去澆天竹葵。查理道：

“啊！謝謝。你是好人！”

藥剂师的举动引起滿头滿脑的回忆，他一难过，不再說下去了。

郝麦心想談談园艺，可以分散分散他的悲伤，就說：植物需要湿潤。查理低下头来，表示贊成。

“其实，春暖花开的日子，眼看也就到了。”

包法利道：

“啊！”

藥剂师無計可施，輕輕掀开玻璃窗的小帘。

“看，杜法赦先生过来啦。”

查理活像一架机器，重复他的話道：

“杜法赦先生过来啦。”

郝麦不敢同他再談丧葬事宜；最后还是教士劝他，起了效驗。

他把自己关在診室，拿起笔来，嗚咽了半晌，这才写道：

我希望她入殮时，身穿她的新嫁衣，脚著白鞋，头戴花冠。头髮披在两肩。一棺两椁：一个用橡木，一个用桃花心木，一个用鉛。我不要人和我談話；我会硬挣起来的。拿一大幅綠絲絨蓋在她身上。这是我的希望。就这样做吧。

包法利的浪漫观点，两位先生看了，非常惊訝。藥剂师馬上就去劝他道：

“这幅絲絨，我看未免多余。再說，开消……”

查理喊道：

“管你什么事？走开！你不愛她！出去！”

教士挽起他的胳膊，兜着花园散步。他談起人間东西無补于事。上帝極其伟大，極其仁慈；我們就該平心靜气，服从他的意旨，簡直就該感謝才是。查理謾駡起来：

“你的上帝呀，我恨透了！”

教士嘆息道：

“你还有反抗的心情。”

包法利走远了。他迈开大步，靠近墙边果树行走，咬牙切齿，朝天投出詛咒的視綫，但是沒有一个树叶摇动。

細雨蒙蒙，查理光着胸脯，临了也打冷战了，走进厨房坐下。

赶到六点鐘，广場传来旧鉄的响声：“燕子”到了。額头貼着玻璃，他看乘客一个接連一个下来。全福在客厅地上給他鋪了一条褥子，他往上一躺，睡过去了。

郝麦先生虽然达观，却也尊重死人。所以他不和可怜的查

理記仇，黃昏又守尸来了，带着三本書，还有一个活叶册子，写笔記用。

布尔尼賢先生也在。床已經挪到外头，床头点着两枝大蜡。

藥剂师嫌空气沉靜，沒有多久，就編了两句悼念的話，哀怜这“不幸的少妇”。教士回答，如今只有帮她祷告，才是正經。郝麦接下去道：

“不过，二者必有其一：或者她是蒙主召归（如教会那种説法），那她根本就用不着我們祷告；或者她是至死不悟（我相信这是教士的詞令），那……”

布尔尼賢打断他的話，粗声粗气駁他，説不管怎么样，都应該祷告。

藥剂师反对道：

“不过上帝既然知道我們的一切需要，祷告又有什么用？”

教士道：

“什么！祷告！难道你不是基督徒？”

郝麦道：

“对不住！我佩服基督教！首先，解放奴隶，在社会树立起来一种道德理論……”

“不仅这个！所有經文……”

“嗐！嗐！説到經文，看看历史吧；人人知道，耶稣会教士竄改經文来的[49]。”

査理进来，走到床前，慢慢騰騰，掀开幔帐。

爱瑪的头歪靠右肩膀。嘴张开了，脸的下部就像开了一个黑洞一样。两个拇指还弯在手心。眼睫毛上仿佛撒了一層白粉。眼睛开始消失，像是蜘蛛在上面結网来的，盖着一种細布似的粘粘的白东西。尸布先在胸脯和膝盖之間凹下去，再在脚指

尖头翘了起来，查理覺得像有無限的体积、絕大的重量压在她身上一样。

教堂的鐘正打两点。他們听見河水潺潺，从望台一旁流入黑暗。布尔尼賢先生不时大声擤鼻涕；郝麦的笔在紙上吃吃直响。他道：

“好啦，我的好朋友，对景伤情，你还是走开吧。”

查理一走，藥剂师和堂长又辯論起来了。一位說：

“讀伏尔泰！讀霍尔巴赫！讀《百科全書》！”

另一位說：

“讀《葡萄牙犹太人的書信》！讀前任文官尼考拉写的《基督教辨》[50]！”

两个人爭执不下，面紅耳赤，同时說話，誰也不听誰說話。布尔尼賢想不到对方会这样狂妄；郝麦奇怪对方会这样愚蠢。两个人就要破口对駡了，忽然看見查理又出現了。有什么东西不断吸引他上楼。

为了看她看的清楚，他待在对面，凝神观看。也正由于凝神观看，他已經不覺得痛苦了。

他想起关于感应的故事、关于催眠术的奇迹；他向自己說：精誠所至，就許能起死回生。有一次，他甚至于朝她弯过身子，低头呼喚：“爱瑪！爱瑪！”声急气粗，蜡烛的火焰也讓吹到墻上搖晃。

天蒙蒙亮，包法利老太太就来了；查理吻抱她，悲从衷来，又哭了一場。她像藥剂师一样，試着劝他撙节丧葬費用。他不但不听劝，反而大生其气，她也就只好罢休。他甚至于要她立刻进城去买必需的东西。

查理独自待了一下午；白尔特交給郝麦太太照管；全福和勒

福朗絲瓦太太在楼上房間守灵。

当天黄昏，他接見吊客。他站起来，握着你的手，說不出話，随后大家挨挨挤挤坐下，在壁爐前围成一个大半圓圈，低下头，交叠着腿。他們一边搖腿，一边不时大声嘆息。人人無聊到了極点，可是誰也不肯先走。

郝麦在九点鐘又来了（两天以来，大家净在广場看見他了），带来一堆樟脑、安息香和香草。他还带来一瓶含氯的藥水[51]，消除秽气。女佣人、勒福朗絲瓦太太和包法利老太太兜着爱瑪，轉来轉去，这时正好給她換完衣服；她們拉下又长又硬的面网，一直蓋到她的緞鞋。全福嗚咽道：

"啊！我可怜的太太！我可怜的太太！"

女店家嘆息道：

"看呀，她还是那样好看！誰不說，她这就要坐起来呀。"

她們接着就弯下身子，給她戴花冠。

头非举高一点不可，但是头一举高，就見嘴里流出一股黑水，好像又在呕吐一样。勒福朗絲瓦太太叫喊道：

"啊！我的上帝！袍子，当心！"

她轉向藥剂师道：

"帮帮我們的忙！怎么！你还害怕！"

他聳肩膀駁她道：

"我，害怕？有你說的！我念藥剂学的时候，我在市立医院看到的死人，那才叫多！我們在解剖教室配五味酒！死人吓不倒哲学家；我常常說起，我簡直有意思把我的身体送給医院，供科学研究用。"

神甫一到，就問起包法利的情形；听完藥剂师的回答，他講：

"你明白，刺激还太近！"

郝麦一听这話，就恭喜他不象别人，有丧失娇妻的危险。他这話引起一場关于教士独身的爭論。藥剂师說：

“因为男子不要女人，就不合乎自然！有人犯罪……”

教士喊道：

“不过，老天爷！一个人結了婚，你倒說說看，怎么可以保守懺悔的秘密啊？”

郝麦攻击忏悔。布尔尼賢加以辯护，說它有恢复本性的效果，举出盗賊忽然变好的种种逸事作証明。有些軍人走进懺悔間，覚得眼睛上有鱗掉下来[52]。夫立堡有一位教士[53]……

他的同伴睡着了。房間的空气太浊，他覚得有一点气悶，过去打开窗戶，惊醒了藥剂师。他对他道：

“来，聞聞鼻烟！吸吸吧，人就清醒了。”

老远什么地方，狗不断在吠。藥剂师道：

“你听見狗叫唤了嗎？”

教士回答道：

“据說，它們聞的到死人的气味。好像蜜蜂一样，聞到死人气味就会离开蜂窝。”

郝麦沒有駁斥这些偏見，因为他又睡着了。布尔尼賢先生比較壮实，呢呢喃喃，嘴唇繼續动了一些时，不知不覚，下巴一搭拉，丢开他的大黑書，也就呼嚕呼嚕打起鼾来了。

两个人相对而坐，肚子撅出，脸皮浮肿，眉头皺紧，紛呶不已，終于在人类同一弱点之中携手了：尸首的模样像在睡覚一样，他們一动不动也比尸首强不了多少。

査理进来，沒有惊动他們。这是末一回。他对她告别来了。

香草还在燃烧，浅蓝的氤氲漂到窗口，和进来的雾混合起来。天上有几顆星宿，夜很柔和。

大滴蜡烛油落在床单上，好像眼泪一样。查理望着蜡烛燃烧，可是望久了黄焰的亮光，眼睛疲倦了。

緞袍如同月光一样白，波紋似的閃閃爍爍。她穿在里头，就像人沒有了一样。他覺得她离开身体，迷迷蒙蒙，化入四周的什物，和寂靜、黑夜、过往的風、升起的潤澤的香气成为一体。

他忽然看見她在道特的花园，坐在荆棘篱笆前面的长凳上；过了一时，又在卢昂的街上，又在他們的門口，又在拜尔斗的院落。他还听見男孩子們，快快活活，在苹果树底下，連笑带舞。房間充滿她的头髮的香味，她的袍子在他的胳膊底下，綷綷縩縩，發出火花一样的响声。这件袍子还是那件袍子！

他用了不少时間，这样回忆过去的种种欢乐，她的体态、她的手势、她的声調。他是一陣一陣难过，無終無了，源源不絕，仿佛潮水上涨，坌涌一片。

他起了可怕的好奇心：他一边心跳，一边慢慢騰騰，拿手指尖掀起她的面网。但是他不看犹可，一看吓的叫了起来，惊醒另外两位。他們把他拉到底下厅房。

全福随后上来，說他要一把头髮。藥剂师道：

“剪好了！”

她不敢剪；他拿起剪子，亲自去剪。他直打哆嗦，两鬢扎了好几个伤口。最后，郝麦硬起头皮，乱剪了两三剪刀，給她的美丽的黑头髮添了几塊空白。

藥剂师和堂长繼續进行工作，中間免不了睡一时，但是每回醒来，就你怪我，我怪你，誰也不放过誰去。于是布尔尼賢在房間洒聖水，郝麦拿一点含氯的藥水倒在地板上。

全福事前在五斗柜上，給他們摆好一瓶白酒、一塊干酪、一大塊点心。所以临到早晨四点鐘左右，藥剂师熬不住了，嘆气道：

"說眞的，我想加加养料！"

敎士勿需乎他求，出去做完弥撒回来，他們就又吃，又碰杯喝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还咯咯笑着：人在某些憂愁阶段之后，不由兴起一种泛泛的快活感覚，所以敎士喝到末一小杯，拍着藥剂师的肩膀道：

"我們会有一天互相了解的！"

他們在底下門道遇見工人进来。于是足足两小时之久，査理不得不忍受鉄錘敲打木板的响声。他們把她放进她的橡木棺材，再装在另外两付棺材里头，但是外椰太寬，又得拿一条褥子的毛絨塞滿空当。最后三付棺盖刨平了，釘牢了，焊好了，就把灵柩放在大門前面。大門开直了，永鎮的男女开始集合。

卢欧老爹来了。他望見黑布[54]，在广場暈倒了。

10

他在出事三十六小时之后，收到藥剂师的信。郝麦先生照顧他的情緒，信上含糊其辞，他看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头子看完信，先像中風一样，倒了下去。后来他明白她沒有死，但是又可能死……他最后穿上工人服，戴上帽子，給鞋套上刺馬距，飞也似地出發了。卢欧老爹一路焦灼万状，气喘吁吁。有一回，他什么也看不見，只好下馬；他听見周围全是声音，覚得自己快要疯了。

天破晓了。他望見三只黑母鷄在一棵树上睡覚；这是凶兆，他吓哆嗦了。于是他向聖母許願，送敎堂三件祭披，从拜尔斗公墓，光脚走到法松鎮的聖堂。

他一进馬洛默，就喊店家，一肩膀頂下店門，跑到荞麦口袋跟前，拿一瓶新苹果酒倒进酒槽，然后喂飽了馬，又跨上他的小馬。馬拚命跑，四个鉄掌冒出火星来了。

他向自己道：不用說，会把她救活过来的；医生一定有法子救她。他想起先前听人說起的种种治病的奇迹。

接着他觉得她又像死了一样。她仰天躺在前面大路当中。他拉住繮繩，幻影不見了。

他来到甘岡普瓦，一連喝了三杯咖啡壮气。

他心想信上写錯了名姓。他摸索衣袋，信摸索到了，可是不敢打开看。

他最后揣想，这也許是一个玩笑，——有人报他的仇，淘气小子寻他的开心。再說，她要是眞死了的話，他会沒有一点感觉？然而的确沒有！田野和平日沒有什么两样：天是蓝的，树在搖摆；走过一群羊。他望見村鎮。大家就見他伏在馬背，風馳电掣，拚命打馬，肚带有血在滴。

他醒过来，倒入包法利的胸怀，哭道：

“我的女兒！爱瑪！我的孩子！是怎么一回事，說給我听……”

另一位也抽抽噎噎回答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是禍事就是了！”

藥剂师分开他們：

“这些可怕的細情，听了也沒有用。我回头告訴先生好了。看，人越来越多了。好，放稳重！想开些！”

可怜的包法利表示鎮靜，重复了几次：

“是……要勇敢。”

老头子喊道：

“好！老天在上，我一定勇敢，我送她一直送到头。”

鐘响了。一切齐备。应当出發了。

他們并肩坐在唱經堂周围一个小間里，看三位唱經队队員，不停脚步，在前面走来走去，唱贊美詩。蛇形風管嗚嘟嗚嘟在响。布尔尼賢先生全身披挂，尖声歌唱，膜拜聖龕，举高两只手，伸出一双胳膊。賴斯地布都瓦拿着他的鯨骨杖，在教堂轉来轉去。灵柩靠近經桌，停在四排蜡烛中間。查理直想站起来，吹灭蜡烛。

不过他也努力激起篤信的心情，希望将来有一天再見到她。他想像她許久以来，就到远处旅行。但是他再一回想，她就在棺材里面，不但休想活轉，而且就要下葬，心头立刻涌起一种絕望、悲惨、冷酷的忿怒。有时候他以为自己失了感覚。他一面責备自己沒有心肝，一面欣賞他的痛苦減輕。

大家听見一根包鉄棍子，一板一眼，頓石板地响，声音从里發出，在教堂一側停住。一个穿一件寬大棕色上装的男子，好不容易跪了下来。原来是“金獅”的伙計伊玻立特。他換上他的新假腿。

一个唱經队队員，兜着正殿，請求布施。銅錢一个又一个，在銀盘里面响动。包法利带怒丢了他一枚五法郎輔幣，喊道：

“快！我难过！我！”

队員深深一躬謝他。

歌唱、跪拜、起立，簡直沒完沒了！他記得初来期間，他們有一回，一同參加弥撒，坐在右边靠墙一面……鐘又响了。椅子乱动。杠夫在灵柩底下放过三根杠子。大家走出教堂。

玉斯旦这时在藥房門口出現，不过面無人色，步履蹣跚，忽然就又进去了。

人站在窗口看出殯。查理領头先走，挺直了腰。他装出一付勇敢模样，看見有人从小巷或者大門出来，加入行列，就点头

示意。六个杠夫，一边三个，迈开小步，微微气喘。教士、唱經队队員和两个唱經的小孩子，吟誦“我从深处”[55]，声音抑揚高低，散在田野。有时候他們走进小路拐弯，看不見了，不过大銀十字架总在树木之間举着。

妇女跟在后头，披着風帽朝下翻的黑斗篷，拿着一枝点亮的大蜡烛。查理听見祷告重来复去，看見蜡烛絡繹不絕，聞見蜡油和道袍的噁心气味，覚得自己軟綿綿沒有气力。一陣清風吹来。裸麦和油菜發綠；露珠在道旁荆棘籬笆上顫抖。天边是一片欢乐的声音：一輛大車在車轍走动，远远传来鞭子噼啪的响声；一只公鷄啼个不住，要不然就見一匹馬駒，跳跳蹦蹦，逃到苹果树底下。晴空飘着几点玫瑰色紅云；淡蓝浮光籠罩着蝴蝶花盖住的茅屋；查理走过，認出一所一所院落。他記得有些早晨如同今天一样，他看完病人，走出院落，回去看她。

黑布棺罩綉了好些眼泪似的白点子，不时被風吹开，露出灵柩。杠夫走累了，放慢脚步。灵柩忽高忽低，仿佛一条小船，一个浪头打来，上下摆动。

公墓到了。

男子継續行走，一直走到草地有坟穴的地方站住，围成一个圓圈，听教士講話。紅土拋在坟穴四周，又悄悄順着四角，不断流了下去。

随后四条繩子放好，杠夫把灵柩推到上头。他看着它往下墜。总在下墜。

最后听見一声撞响，繩子就吱吱喳喳又拉上来。于是布尔尼賢拿起賴斯地布都瓦遞給他的鉄鏟，一面右手洒聖水，一面左手使劲推下一大堆土去；石子碰着棺木，發出可怕的响声，听起来好象永恒的回声一样。

教士把聖水洒壶遞給他旁边的郝麦先生。他一付庄重的模样搖了搖，又遞給査理。他連腿跪在土里，掬起滿把土往里扔，一面喊着："再会！"一面送过吻去；他爬到坟穴跟前，要和她埋在一道。

大家把他拉开了。他沒有多久，也就安靜下来。他也許跟別人一样，模模糊糊，感到結束的滿足。

出殯回来，卢欧老爹像無事人一样，吸着烟斗；郝麦看在眼里，心下覺得很不应該。他还注意到畢耐沒有露面，杜法赦听完弥撒，就"溜之大吉"，公証人的听差代奥道穿一件蓝燕尾服，"倒像找不到一件青燕尾服，可是話說回来，这是風俗！"他从这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說起他的观察心得。大家歎到爱瑪，同声惋惜，特別是勒乐。他自然也送殯来了。

"可怜的小太太！她丈夫要多难过！"

藥剂师接下去道：

"不是我，你知道，他会結果了自己的性命的！"

"那样善良的一位太太！上星期六，我还在我的鋪子見到她，你說說看！"

郝麦道：

"我沒有时間，不然的話，我会准备几句話，到她的坟上演說的。"

査理回到家，脫掉衣服。卢欧老爹换上他的蓝工人服。这是新做的，他一路常拿袖子揩眼睛，脸上也有了顏色。一脸的土，眼泪流过，留下一道一道印子。

包法利老太太和他們在一起。三个人全不言語。老头子最后嘆息道：

"你記不記得，我的朋友，我有一回到道特，正赶上你丢掉你

的头一位太太。当时我直安慰你！我有話講；可是現在……”

接着他就臌起胸脯，长嘆了一声：

“啊！你明白，这下子我完啦，我看見我女人死……后来又是我兒子……今天，又是我女兒！”

他决計馬上就回拜尔斗，說他在这房子睡不着覺。他甚至于拒絕看一眼他的外孙女。

“不！不！我受不了。你替我好好吻吻她！再会！……你是一个好孩子！再說，我永远不会忘記这个……”

他打着自己的屁股道：

“別害怕！总有你的火鷄的。”

但是他走到岭上，却又轉回身子，如同从前在聖·維克道小路和她分手，轉回身子一样。太陽落在草原，光綫斜射过来，村庄的窗戶仿佛着了火似的。他拿手放在眼前，望見天边有一圈墙，里面的树木，左一堆，右一堆，夹在白石头当中，活像一束一束黑花[56]。他繼續行路，緩緩走去，因为他的小馬跛了。

查理和母亲虽然劳累，黃昏守在一起，談了許久。他們說起先前的日子和将来。她搬到永鎮住，料理家务，母子不再离开。兒子的感情，多少年来，溜出她的手心，如今回到身边，心喜可知。她又是机警，又是心疼。半夜到了。村鎮和往常一样，靜靜悄悄，只有鐘响。查理醒过来，总在想她。

罗道耳弗整天在树林打猎消遣，安安逸逸，睡在他的庄园；賴昂在那边，也睡着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却沒有睡。

松树中間，有一个男孩子，跪在坟头哭泣。他在黑地里，胸脯一起一伏，抽抽搭搭，上气不接下气，难过的什么也似的，比月光还柔，比夜色还深。

栅栏門忽然嘎吱在响。賴斯地布都瓦方才忘記带走他的铁鏟，現在寻找来了。他認出是玉斯旦爬墙：偸他的馬鈴薯的罪犯，总算有了下落。

11

查理第二天接回小孩子。她要她的媽媽。大家回答她：媽媽出門了，会带玩具給她的。白尔特問起好几次，不过时間一久，也就不往这上头想了。包法利看見孩子快活，反而伤心，还有藥剂师的慰唁，听了心煩，却又非听不可。

銀錢事务不久就又开始了，勒乐先生又唆使朋友万薩出面；查理認可惊人的数字，因为屬于她的家具，再小他也不答应变卖。母亲气的不得了。他比她的气性还大。他完全变了。她丢下他走了。

于是人人来找便宜。朗玻乐小姐索討半年学費，虽然一課鋼琴爱瑪也沒有上过（别瞧她拿出那张收据給包法利看：原本是她們两个人串通好了的）。租書处索討三年租費。罗莱嫂子索討二十来封信的寄費；查理問她細情，她不漏一絲口風：

“啊！我知道什么呀！反正是她寄的。”

查理每付一次債，总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一次又一次，就沒完沒了。

他討取拖延未付的診費，人家拿他太太的信給他看，他只好連声道歉。

全福如今穿太太的衣服，不是全穿，因为他留下几件，放在她的梳洗間，他进去观看，就把自己鎖在里头。全福差不多和她

一样高低，查理望見她的背影，常常神魂顛倒，喊道：

“喂！别走！别走！”

可是代奥道在聖灵降临节把她拐跑了。她离开永鎮，偷去留在衣橱的全部东西。

就在同一时期，寡妇都普意夫人送了一份喜帖給她，宣布“她的兒子、伊如斗的公証人、賴昂·都普意先生，和崩德鎮的萊奥卡狄·勒玻夫小姐举行婚礼”。查理給他写信道喜，并說：“我可怜的太太在世的話，听到你的喜訊，該多快乐呀！”

有一天，他在家里漫步閑走，上到擱楼，覺得鞋底踩到一个細紙小球。他打开讀到：“拿出勇气来，爱瑪！拿出勇气来！我不希望害你一輩子。”原来是罗道耳弗的信，掉在木箱夹縫，一直待在地上，天窗的風新近又把它吹到門口。查理张大了嘴，一动不动，站在从前爱瑪站的地方，当时她万念俱灰，直想寻死，脸色比他現在的脸色还要慘白。最后他在第二頁底下看到一个小小的“罗”。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起罗道耳弗的殷勤、他的忽然不見和以后有两三次遇到，他的杌隉神情。不过書信的尊敬口气引他往好处想。他自言自語道：

“他們也許是鬧精神恋爱。”

再說，查理不是那种追根究柢的人；他看見証据，反而退縮。他的妒忌若有若無，比起他的浩大痛苦来，也就微不足道了。

在他看来，男子不膜拜她，就不可能。个个男子，毫無疑問，都想要她。他这样一想，越發覺得她美。他对她起了一种持久、疯狂的欲望。欲望無边無涯，加强他的絕望，因为現在失去一切实現的可能。

好像她还活着一样，他討她的欢心，迁就她的喜好、她的見解；他买了一双漆皮鞋，系白領带，髭上洒香水，学她簽發票。想

不到她死了以后还败坏他。

他追不得已，一件一件卖掉銀器，接着就又卖掉客厅的家具。間間屋子成了空的，只有臥室、她的房間，絲毫不动，还和先前一样。査理用过晚飯，来到臥室，把圓桌推到壁爐前面，拉近她的扶手椅。他坐在对面。有一枝鍍金蜡烛台点着蜡烛。白尔特在他旁边，往画兒上塗顏色。

可怜人見她穿的那样破烂，好生难过。靴子沒有靴带，罩衫从肩膀底下一直撕到屁股，因为女佣人根本就不管她。但是她长的又温柔，又可爱，小脑袋朝前一歪，温文尔雅，美丽的金黃头髮搭在她的粉紅脸蛋，他感到無限喜悅，好像酒釀坏了，有松香气味一样，欢乐搀有悲伤。他帮她修理玩具，用硬紙板剪小人，縫补囡囡的破肚皮。他要是見到女紅盒、一条拖在外头的緞带、或者甚至于一根落在桌縫的針的話，他不由就沉吟起来，模样非常憂郁，連她也变的像他一样憂郁。

如今沒有人看望他們了。因为玉斯旦逃到卢昂，进杂貨鋪当伙計；藥剂师的孩子越来越不理小姑娘，郝麦先生也不在乎友誼延长，他們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了。

他的消炎膏沒有能医好瞎子。瞎子回到居由默树林岭，对旅客講藥剂师徒劳無功，講到后来，郝麦进城，躲在“燕子”的窗帘后头，不敢見他。他恨透了他；名誉攸关，他千方百計除他，还安装了一座隐蔽的炮位打他：显出他不但足智多謀，而且心术险恶。一連六个月，人在《卢昂烽火》可以讀到这样措詞的短論：

每一个去畢伽底肥土沃野的人，一定会在居由默树林岭上，看見一个乞丐，脸上长着可怕的烂疮。他糾纏你，迫害你，簡直等于征收旅客一次路捐。难道如今还是中世紀野蛮时代，流浪人参加十字軍远征，带回来的癞疮和瘰癧，我們也許公开展覽？

要不然就是：

法律禁止流浪，可是我們的大城市的近郊，依然布滿成群結队的乞丐。人还見到踽踽独行的乞丐，他們不見其就最不危险。我們的市府官长在想着什么？

郝麦还捏造了一些聳人耳目的逸聞：

昨天，一匹受惊的馬，在居由默树林岭……

接下去就講遇見瞎子，发生了意外事件。

結果是官府把他关起来了。可是官府又把他放了。他又开始，郝麦也又开始。这变成一場角斗。他胜利了；因为他的仇敌被关在一家收容所，受到終身禁閉的处分。

成功增加胆量。从这时候起，县里压死一条狗，烧掉一座谷倉，毆打一个女人，他一知道，就永远根据爱护进步和憎恨教士的心情，立刻公开給大家知道。他比較公立小学和教会小学，指摘后者[57]。他看見貼补教堂一百法郎，气忿不过，提起聖·巴托罗繆慘案。他揭發弊竇，散布警句：他自己这样講。郝麦做的是破坏工作；他变成危险分子了。但是新聞天地太小，不足以發揮他的大才，他需要来一部書、一部著作！于是他編了一部《永鎮統計一覽，附風土調査》。統計学把他带到哲学。他关怀重大問題，例如社会問題、下等阶級的教化、养魚法、树胶、鉄路等等[58]。他羞于作一个資产者。他擺出艺术家風度，吸起烟来了！他买了两尊彭帕杜尔風格的时髦小雕像，装璜他的客厅。

他不放弃藥房；正相反！他晓得最新發明。他注意提倡巧克力的大运动。他头一个把可可和补力多介紹到塞納河下游州。他热烈鼓吹普外馬骰的水电鏈[59]，自己就戴一条；晚上他脫法兰絨背心，露出金螺旋綫，裹的又密又严，賽过一个西徐亚人，金碧輝煌，如同一位东方王爷[60]，人在里头也张望不見，可是郝麦太

太看在眼里，目瞪口呆，觉得自己加倍崇拜他了。

他对爱瑪的墓碑有奇妙的見解。他最先建議，立一根半截石柱，外加一件飘洒的衣服；后来他又建議，立一座金字塔；最后又是一座圓亭式样的維斯塔神庙……要不然就是“一堆荒景”。他把垂柳看成憂郁的唯一無二的标志[61]，所以計划尽管改来改去，但是关于垂柳这一点，他决不讓步。

查理和他一同到卢昂一家石厂，挑选墓碑，——还有一位画家作伴。他是柏里都的朋友，姓渥夫里拉尔，一路净說双关語。查理看了一百多种圖样，又估計了一番价錢，最后，二次去卢昂，决計采用皇陵式样，主要两面全雕了“一位司命神，拿着一根灭了的火把”。

至于碑銘，郝麦覚得就数“行人止步”漂亮；他想不出别的；他搜索枯腸，不断重复“行人止步”……最后忽然想到“勿践賢妻”[62]，查理采用了。

奇怪的就是，包法利一边不停想念爱瑪，一边却在忘記她。他想尽方法来保留她的形象，可是他觉得这形象照样溜出了他的記忆。他为这事直恨自己。其实他夜夜梦到她；梦也永远一样：他走到她跟前，然而就在摟抱的时候，她在他的胳膊中間变成了塵土。

大家看見他天天黄昏去教堂，去了一星期不去了。布尔尼賢先生甚至于看望过他两三回，后来也就随他去了。而且郝麦說，老头子心地越来越偏狹，越疯狂。他大罵时代精神，每半个月，临到講道，必定提起伏尔泰临死的情形，大家知道，他是吞自己的糞死的[63]。

包法利虽然省吃节用，离还清旧債，却还远的很。勒乐拒絕改期。扣押就在眼前了。事到如今，他只好写信給母亲求救。

母亲答应拿她的财产作抵押，不过信上狠狠数說了爱瑪一頓；她要一条全幅沒有偷去的披肩，酬謝她的牺牲。查理不肯給她。他們失和了。

她首先提出和解，向他建議接小女孩子过去，陪她作伴。查理同意了。但是临到动身，他又舍不得她走。这一回，母子决裂到底，挽救不来了。

亲戚关系越淡，他的心也就越集中爱女兒了。偏偏她又讓他不放心，因为她有时候咳嗽，脸蛋有紅印子。

对面是藥剂师的家庭，又兴旺，又快活，事事如意。拿破仑帮他进行实驗；阿达莉給他綉了一頂希腊小帽；伊尔瑪剪圓紙片，盖蜜餞罐；富兰克林一口气背完九九表。他是最快乐的父亲、最走运的人。

錯啦！有一种野心私下折磨他：郝麦热中十字勛章。他不缺乏資格：

第一，霍乱流行时期，曾經奋不顧身，热心服务；第二，自費刊印种种造福公众的著述，例如……（他提起他的报告，題目是“論苹果酒及其釀造与效用”；还有关于瘤毛木虱的研究，送到法兰西学院；他的“統計”，甚至于他作藥剂师的考試論文）；还不提“我是好几个学会的会員（他只是一个学会的会員）”。他打一个轉身，喊道：

“单說踊躍救火，我也該得！”

于是郝麦逢迎当道。州长先生竞选[64]，他私下大帮其忙。他最后卖身求荣，無所不至。他甚至于給国王写了一封請願書，求他“主持公道”；他称呼他“我的好国王”，把他比成亨利四世。

每天早晨，藥剂师接过报紙，急忙打开，在任命栏寻找他的名字，只是任命不見下来。他最后等不及了，拿花园草地修成勛

章的宝星式样，上头来两个小条，也是草做的，代表緞带。他交叉胳膊，围着这塊草地散步，默念政府無能，世人負义。

爱瑪常用的一张烏木書桌，查理由于尊重起見，或者由于从緩查看的一种快感，就沒有打开她本人的抽屜看过。最后有一天，他坐在書桌前面，轉动鑰匙，推开鎖簧。賴昂的書信全在里头。这一回，沒有疑問了！他一直看到末一封信，搜索个个角落、件件家具、只只抽屜、张张画后，又是嗚咽，又是嗥叫，心煩意乱，如顛如狂。他發現一只匣子，一脚踢破。情書散了一地，当中有一张罗道耳弗的画像，凝目相望。

大家奇怪他为什么那样情緒低落。他不出門，不見客，甚至于拒絕去看他的病人。大家講他："关在家里喝酒。"

有时候，好事者聳起身子，从花园籬笆上头往里张望，大吃一惊，就見这位先生，鬍鬚老长，衣服齷齪，容貌猙獰，边走，边号啕大哭。

夏季黃昏，他带領小女兒，来到公墓，直到黑夜才回，除去畢耐的天窗，广場沒有亮光。

不过他的痛苦的感受并不完整，因为旁边沒有人和他在一起分担。他看望勒穪朗絲瓦太太，为了能談談她。但是女店家只有一只耳朵听；她像他一样，也有苦恼，因为勒乐先生的"利商車行"，最近終于开办了。伊外尔在办貨方面，卓有声誉，要求加薪，还威胁她，要加入"对方"。

有一天，他到阿尔格意市場，去卖他的馬，——他的最后的財路，——遇見罗道耳弗。

狹路相逢，两个人全脸白了。爱瑪出殯的时候，罗道耳弗仅仅送去他的名片，所以一見之下，就期期艾艾先表歉意，随后有了胆量，居然請他（正当八月，天气炎热）到酒館去喝一瓶啤酒。

他靠住桌子，边說，边嚼他的雪茄；查理坐在她爱过的这张脸形的对面，出神遐想。他覺得像又見到她的什么东西一样。实在意想不到。他眞想作罗道耳弗。

另一位繼續閑談庄稼、牲畜、肥料，看見話有了空当，唯恐对方提起隐情，赶紧就找无聊的話来堵塞。查理并不在听；罗道耳弗也覺出来了，单从他的脸色的变动，就看出了回忆正在来往。查理漸漸脸紅了，鼻孔抖动，嘴唇哆嗦，甚至于有一陣，气忿塡胸，死盯罗道耳弗看。罗道耳弗似乎感到恐怖，話也中断了。但是沒有多久，脸上又显出原先那种凄惨的無精打采的神情。他說：

"我不生你的气。"

罗道耳弗默不作声。查理两只手抱住头，好像無限的痛苦全都倒咽下去了一样，奄奄一息，低声道：

"是啊，我不再生你的气啦！"

他甚至于添上一句伟大的話、有生以来，他說过的唯一的伟大的話：

"錯的是命！"

罗道耳弗覺得一个人在他这种地位，說这种話，未免忠厚，簡直好笑，有一点下賤。

第二天，查理坐到花棚底下的长凳上。陽光从空格进来；葡萄叶的影子映在沙地；素馨花芬芳扑鼻；天是蓝的；芫青环繞开花的百合嗡嗡在飞。查理覺得气悶，仿佛一个年輕人，心里迷迷茫茫，涨滿了爱情的潮汐。

小白尔特一下午沒有見到他。七点鐘找他去用晚飯。

他閉住眼睛，张大了嘴，手里拿着一股又黑又长的头髮，头仰靠着墙。她道：

"爸爸，你倒是来呀！"

她以为他在逗她玩耍，轻轻推了他一下。他倒在地上。原来是死了。

三十六小时以后，由于药剂师的要求，卡尼外先生跑来加以解剖，但是什么也检验不出。

全部什物出卖，只有十二法郎七十五生丁多下来，留给包法利小姐投奔祖母一路使用。老太太当年去世；卢欧老爹瘫了，一个远房姨母把她收养下来。姨母家道贫寒，为了谋生，如今把她送进一家纱厂。[65]

自从包法利死了以来，一连有三个医生在永镇开业，但是经不起郝麦拚命排挤，没有一个站住了脚。他的主顾多的不得了。当道宽容他，舆论保护他。

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

---

1 茅庐(Chaumière)或者大茅庐(la Grande Chaumière) 是巴黎一个著名舞厅，创于一七八七年，地点在拉丁区，大革命后，成为学生聚会的一个中心，一八五五年停业。

2 卢森堡(Luxembourg)是巴黎一个有名的公园，在拉丁区。

3 作者在上卷第二章告诉我们，她的眼睛"由于睫毛的缘故，棕颜色仿佛是黑颜色"。在其他各章，都说"眼睛是黑的"。

4 «奈耳塔»(la Tour de Nosle)是大仲马和嘉雅尔代(Gaillardet) 合写的一出五幕散文剧(1832)。

5 "慢悠悠"有的版本作"放快步子"。

6 "玛利亚娜舞蹈" 的玛利亚娜应当是莎乐美，一般市民误会成玛利亚娜。左门是圣·约翰门，门楣雕着他受难的经过。

7 安大路席(Andalousie)是西班牙南部通称。«安大路席女人» 是缪塞的一首歌(1829)，风行一时，因而诗里的侯爵夫人也就出了名。

8 彼耶·德·柏来塞(Pierre de Brézé)约生于一四一〇年，一四五八年在

诺曼底作总督。

9 路易·德·柏来塞(Louis de Brèzè)的墓碑是一件著名艺术品，共分两层，上层是骑马雕像，下层是白玉平卧雕像。

10 狄娴娜·德·普阿皆(Diane de Poitiers)是路易·德·柏来塞的续弦夫人，丈夫死后，从一五三六年起，成为亨利二世的情妇。

11 昂布瓦斯(George Amboise; 1460—1510) 的墓碑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杰作，叔侄二人一前一后，跪在坟上。

12 "狮心"查理，即理查一世(1157—1199)，尸体埋在别处，心由卢昂礼拜堂保存。

13 一五六二年，耶稣教教徒拆毁卢昂礼拜堂，许多雕像遭受损坏。

14 毒蛇 (Gargouille)见于圣·罗曼的传说，据说卢昂在七世纪有毒蛇为患，由主教圣·罗曼杀死。 花玻璃窗绘制圣·罗曼生平事迹，是一五二一年作品。

15 木制包铅的宝塔，建于十六世纪，一八二二年，遭电烧毁；一八二七年重建，改为铜铸，直到一八七七年，这才完工；一八四八年，曾经一度停工。在小说这段期间，宝塔四周搭了架子，正在重修，所以才有这样一段描写。

16 法国十七世纪大悲剧家高乃依是卢昂人。他的雕像在桥中心。

17 左岸西车站，在塞纳河之南。

18 马车在南郊兜了一个大圈子。

19 马车过河而北，又在西郊兜了一个大圈子。

20 右岸城市本部和东郊各地。

21 六小时走不了这些道路的。地名也不见得正好全是顺路。作者显然在夸张这段文字的艺术效果。

22 "燕子"回到永镇，经常总在下午六点钟左右。而前章说包法利夫人回到客店，已经"六点钟左右"了。伊外尔即使等她"五十三分钟"，按说她也不会在半路赶上"燕子"的，因为从卢昂到永镇，驿车要走三小时，出发总在下午三点钟与四点钟之间。 作者在下卷写包法利夫人回去的时间，往往和"燕子"离开卢昂的时间不相符合。参阅包坡 (Léon Bopp) 的«包法利夫人诠解» (Commentaire sur Madame Bovary) 第三八七页、第四〇七页、第四〇九页与第四一六页。

23 法令规定，装毒药须用蓝瓶，以便识别。

24 达莫克来斯 (Damoclès)是公元前四世纪叙拉古的廷臣，日常称颂国王有福，国王让他试作一天国王。他在饮宴中间，发现头上有一根马鬣，系着

一把沉重的脱鞘的宝剑，惊惧失色，不敢称孤道寡下去了。

25 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夫匠者，心无二用，以工得名。"

26 诺曼底的富裕农民，喜欢在花园堆一座高土台，再在上面搭葡萄架。

27 H．L．在«法兰西文学史杂志»一九一〇年四月号指出："燕子"早晨将近八时离开永镇，要走三小时才到卢昂，不可能"全城正苏醒过来"。

28 浪漫主义时期艺术作品的影响。土耳其嫔妃（odalisque）本意是宫女。巴塞罗纳是西班牙的商港。法国画家安格尔（Ingres；1780—1867）有一幅«土耳其嫔妃入浴图»。«巴塞罗那的面色苍白的妇人»指西班牙画家缪利姚（Murillo；1617—1682）的«喂奶的民妇»一画而言。当时诗歌好拿"天使"这种字眼歌颂妇女。

29 居比东（Cupidon）是罗马神话里的爱神（童子）。

30 H．L．又指出，"燕子"下午六时回到永镇，离开卢昂的时间，不可能迟到天黑、点灯、上戏。

31 柏奈达路（Bréda street）应当是柏奈达街（rue Brêde），用英文，不用本国文，表示时髦。街在巴黎歌剧院区（第九区），一八二二年开辟，土地属于私人柏奈达，曾经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时髦地点，现在改名亨利·莫尼耶（Henri-Monnier）街。

"我颠儿了"：借用北京土话。

32 波马尔（Pomard）在第戎之南，红葡萄酒非常名贵。

33 英文，意即"是的"。

34 嘉吕斯（garus）是一种开胃的饮料，嘉吕斯是发明者的姓。

35 居雅斯（Cujas；1522—1590）是法国法学家。巴尔陶耳（Bartole；1313—1357）是意大利法学家。

36 四旬斋第三周星期四。

37 里阿（liard）是一种旧铜币，值四分之一苏。

38 斯特本（Steuben；1788—1856）是德国画家，一八三九年，根据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画成«艾丝麦拉耳妲和瓜席莫道»。

邵班（H．F．Schopin；1804—1880）是法国画家。波提乏是一个埃及妇人，见于«旧约»«创世记»。

39 保陈（Bautzen）和吕陈（Lutzen）全在德国东南。一八一三年，拿破仑在这里击退俄罗斯和普鲁士联军。

40 十九世纪前半，"束腰"带子一般都在后背打结，必须别人帮忙解开。

41 布耳（Boulle；1642—1732）是法国的木器制造商，供应宫廷，闻名一时。

42 她以为是圣诞节，四下寻找礼物：通常"小鞋"里面放圣诞礼物，搁在壁炉旁。

43 一种四轮马车，轿式，玻璃窗，前后有座。

44 毕莎（Bichat；1771—1802）是法国解剖学者，对近代医学发展，很有贡献。

45 芫青有发泡作用。于巴斯树（upas）是一种有毒汁的树，产在爪哇一带。

46 卡代·德·嘉西古尔（Cadet de Gassicourt；1731—1799）是法国药学家，留有笔记多种。

47 拉丁文，意即"沙糖"。

48 "血"（sang）与"感觉"、"意义"或者"官能"（sens）在法文同音。拉里维耶尔用了一个同音双关语，取笑郝麦。

49 并非事实。耶稣会教派创立于一五三四年，«圣经»早已流传于世。法国王室复辟，该会教士接踵而至，设立学校，发展组织，扩大反动阵营的势力。以进步分子自命的郝麦当然时时加以攻击。

50 «葡萄牙犹太人的书信»（Lettres de quelques juifs portugais）是法国教士盖奈（Guénée；1717—1803）的作品（1769），反驳伏尔泰对«圣经»的攻击。尼考拉（Nicolas；1807—1888）是法国天主教作家。

51 "含氯的药水"应当是次氯酸钾、氯化钾和水的混合物，法国通称为雅外耳水（l'eau do Javel）。

52 典故出于«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好象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意即看见了真理。

53 夫立堡（Fribourg）在瑞士，是天主教的一个重要据点。

54 丧事的标志。

55 "我从深处"（De Profundis）见于«旧约»«诗篇»一百三十。基督教用来为死人祷告。

56 永镇公墓。

57 法国教育事业，以往完全由教会包办，一八三三年，国会通过一项法规，规定每乡必须设立一所初级小学，每县必须设立一所高级小学，每州必须设立一所师范学校。教会提出"自由"口号，企图恢复包办，形成绝大的论争。一八四五年，王国政府迫于形势，封闭耶稣会设立的学校。

58 社会问题主要是工人和农民问题。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七年，农产物歉收。贫困的小农群趋破产。同时资本家进行残酷的剥削，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困的现象。罢工经年不断。空想社会主义者脱离实际，提出广泛

的、无所不包的社会改造计划。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错以为下等社会(穷人)道德败坏，需要加强教化，改善监狱，提高文化程度。

法国一向不注意人工养鱼，当时河、沼极需鱼的繁殖。

树胶和下文提起的巧克力，都是殖民地的产物。大力使用树胶，远在一八四〇年以后。

法国从一八二七年起，开始兴建铁路，进行迟缓，巴黎和卢昂之间的铁路，在一八四三年还需要投资，才有可能完成。一般乡鄙地区，对铁路怀有畏惧的心情。

59 水电链是普外马骰 (Pulvermacher)利用电池做出来的平流电链，供医疗使用。水电链出现于一八五二年，宣传能治百病，轰动一时，还得到巴黎医学学会的赞扬。

60 “东方王爷”(mage)就是上卷第二章说起的三王节的“王”。耶稣降生，他们从东方来朝拜，见于«新约»。

61 垂柳是浪漫主义观念，诗人缪塞(Musset)在«吕西» (Lucy)一诗说：“我亲爱的朋友，我死的时候，在坟地给我栽一棵柳树。”

62 “行人止步”和“勿践贤妻”的拉丁原文是Sta, viator amabilem conjugen calcas，完全抄袭德国十七世纪初叶麦尔席 (Francois Mercy)将军的碑铭：“行人止步，勿践英雄”(Sta, viator heroom calcas)。

63 并非事实。伏尔泰死前十天，已经不用食物。教会争取他忏悔，没有做到，怨恨之余，当时就有教士捏造他临死吃粪，耸人听闻。

64 政府官员当时兼作国会议员。一八四七年，反对党要求王国政府停止州长参加竞选，政府拒绝接受。

65 由于童工工资非常低廉，当时资本家喜欢雇用童工。

动词一直是过去时，从这一句起，直到末一句，作者改用现在时。白尔特进工厂作童工，该有八、九岁了。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